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清真指南

〔清〕 马 注

余振贵 标 点

宁夏人民出版社

2 030 4633 7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清真指南

〔清〕马 注 著

余振贵标点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银川

2 030 4633 7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清真指南

〔清〕马注 著

余振贵 标点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250千
印数：1——13,750册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郭光华 李树才
封面设计：邢士元 版式设计：李茂华
责任校对：杨旭东

ISBN 7—227—00248—9／K·22 定价：4.65元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丁毅民

主　　编　杨怀中

副 主 编　余振贵　刘景隆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力　马塞北

刘景隆　余振贵

杨怀中　杨继国

纳国昌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出版前言

回族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口居第三位，地域分布仅次于汉族，经济文化也比较发达。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对丰富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宝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族人民在开发祖国边疆的事业中，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也都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广泛搜集并整理回族的历史资料，对全面深入地研究回族历史，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调动回族人民投身祖国“四化”大业的积极性，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大量回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对增强我国与世界伊斯兰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友谊和了解，实行对外开放，促进我国与上述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积极作用。

从学术上看，开展对回族古籍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对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了解伊斯兰

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正确理解民族和宗教的关系，特别是伊斯兰教和我国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关系，探索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撰写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中国回族历史上的文字资料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加之在有清一代历次回民大起义中散失又比较严重，从而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困难。因此，为了抢救和保存回族历史资料，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搜集有关回族历史的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其他各种文本的资料和口碑资料，其内容包括回族历史典籍、人物传记、家系谱牒、文物碑刻、有代表性的伊斯兰教研究资料、门宦教派资料以及近代回族报刊等等。所收资料的年限，上起唐宋时期，下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对这些资料，我们将进行统一编目、鉴定，然后择其精华，分别做校勘、标点、汇编、注释等工作，组织出版一套《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中国回族古籍的内容非常丰富，但限于我们的力量和水平，只能一步一步地分阶段进行整理和出版。近几年内，我们打算集中力量先整理出一批有影响的回族历史文献，争取早日出版，以飨读者。

在为这套丛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甘肃

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兰州大学图书馆、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资料室、宁夏图书馆、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许多关心和从事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区许多党政领导同志，也对这项工作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实际帮助；特别是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人民出版社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对该套丛书的编选、整理和出版发行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在此，我们谨向上述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丁毅民

一九八六年十月

点 校 说 明

《清真指南》是中国伊斯兰教重要典籍之一，全书共十卷，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成书。该书未刊印以前，在各地穆斯林中已有传抄，刊印之后，曾风行一时，为各地伊斯兰寺院、经堂竞相采用，作为学习伊斯兰知识及汉语言文字的重要教材，因此，该书在中国穆斯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著者自称，鉴于“儒习罔闻”，“正教久湮，异端左道，眩惑人心，著为是集，经号指南。”全书由译、著两个部分组成：“集群经而摘其粹”，是译述部分；其它有关宗教哲理、教义和民俗方面的论述及诗文，则属于著作部分。

《清真指南》的主要内容为“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死生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其卷一大部分是序文，辑入了著者好友的许多诗文，有助于后人对著者生平的了解。尤其《郁速馥传》一文，较翔实地反映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从《海内赠言》中的众多题诗，则足以窥见著者离滇出走，万里风尘开展学术交流，行踪遍及大江南北的求知经历。另外，《进经

疏》、《援诏》二文，是著者向清朝皇帝进献《清真指南》一书的奏疏；《请褒表》一文，乃为著者请求清帝援例褒扬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再度上书。

卷二和卷三主要阐述了伊斯兰的天人性命之说，这两卷的要义又概括为卷七的《人赞》。卷四和卷五则探讨了敬慎持身之道，这两卷的主要宗旨又略备于《宗戒》篇。

卷六是杂论，约一百条，通过问答方式解释了疑难问题，对前四卷论述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卷八也是杂论，其中《登霄传》和《魔鬼传》篇，形象生动地刻划了天国地禁的种种奇境，以及使魔鬼现身说法，让其暴露它的一切鬼蜮伎俩。而《教条八款》，则一一列举并剖析当时穆斯林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不少情况为以前伊斯兰学者所未涉及到的新内容，这是著者继承王岱舆以来的经学撰述传统，在译述范围中所进行的引人注目的发展。

全书原为八卷，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著者增作《天宫赋》、《原道跋》，加上后来的《问答》三十一章及《遗珠序》遂，作为《清真指南》卷九。其中《遗珠序》别有见解，当为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云南武定地区传入“革兰得”教派，流行甚广，著者认为这是旁门左道，为维护伊斯兰正统，曾协助地方人士呈请武定府严加取缔，

同时请求滇省当局通令全省查禁。事后作者详细记载了全案处理经过，并将过去所拟定的《教条八款》更订为十条，名为“诫律”，以官府名义颁行全省。上述内容后来以“左道通晓”的标题，附刻于《清真指南》卷九之后，补作该书的卷十。但“左道通晓”前并未标明“清真指南卷十”字样，因而这篇文稿作为全书卷十，是出于作者本意，还是刻书人有意为之，已不可考。

据许多材料表明，《清真指南》传布的范围，似乎远超出于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中叶，四川阆中、安庆、北京和南京一带，都曾有抄本流传。至于该书的刻本，计有道光八年（1828年）成都马大恩刊本，同治九年（1870年）广州濠畔街清真寺刊本，光绪十一年（1880年）成都宝真堂刊本。

清代伊斯兰著名经学家马德新（复初）依据“是者存之，非者革之，繁者删之，简者就之，杜虚诞不经之谈，归大中至正之道，俾学者易于从由，教者难以惑乱”的原则，对《清真指南》进行整理，辑为《指南要言》四卷，有昆明刊本流传，至今原版仍保存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

本书著者马注，回族，字文炳，号仲修，云南金齿（今保山）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生，据说是元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十五世孙，故自称“圣裔”。幼年家境贫穷，孤苦困陋，母亲吴氏带着他和其兄马澄，

依赖耕织谋生。马注虽然频遭逆境，但“十五而业文章，学为经济”。公元1657年（南明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明流亡滇中建国，他以“经济之才”见称于时，被推荐为“锦衣侍郎”。但是不到两年时间，他就开始了“辟隐教读，笔耕自膳”的生活。在三十岁以前，他专门攻读儒书，著有《经权集》和《樗樵集》两部文集，惜未能流传下来。

三十岁以后，他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专攻伊斯兰教的经典、古籍。康熙八年（1669年）左右，他觉察到吴三桂在云南的种种自立活动，预感云南会就此卷入动乱，因此离滇北上，取道贵州，去四川、陕西、河北、北京等地，一面寻访伊斯兰学者，一面在各地设学讲授，所到之处，人们尊之为“仲翁马老师”。北京当时是全国文化中心，人才萃集，群星灿烂，马注接触到不少名人高士，扩大了视野，昔日热衷于以文章致力于仕途的志向逐渐淡漠，从而潜心钻研伊斯兰教奥义，产生了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交游的影响，以及生活道路的颠沛，使他对社会和人生哲理有了更深切的领略，从而将多年研究心得，编著成《清真指南》一书，大约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即他本人四十四岁时，已完成初稿。

次年九月，马注离京南归，取道山东、江苏、浙江，继又辗转到达陕西，晋谒咸阳王陵。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 秋离开西安，在阆中度过岁末，次年二月从四川返回云南故里，结束了“二十余年海上游”的漂泊生涯。南归途中，马注继续广泛交游，将《清真指南》稿本就教于有识之士，如山东马延龄、南京马之骐、刘三杰（刘智之父）、袁汝琦、广陵古之瓒、湖南皇甫经、陕西舍起云诸人，他们都是闻名的回族穆斯林学者，不但对文稿给予评审，而且纷纷赠诗勉励。

马注息隐家乡之后，根据各地友人意见，继续对《清真指南》进行增补订正。康熙四十九年，他已七十一岁高龄，尚写作《左道通晓》。此后，关于他的活动记载几无所见。根据他的记述，当时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而又精通汉文的人毕竟很少，因而康熙皇帝在鑾城登清真阁看见一部阿拉伯文本《古兰经》，很想了解其内容，曾通令寻访翻译人材，但结果是无有能胜任者。康熙二十一年，吐鲁番呈进《古兰经》，应诏而来者，仍能诵而不能解。因此马注遂凭藉自己对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典著作的广泛涉猎和精深研究，从《清真指南》中“纂辑真理，抽绎切要，缮呈御览”，但却得不到封建皇室和士大夫们的丝毫重视，倒落得个“裘脱芒穿，点金无术”，不得不“匍匐归滇，躬耕胼胝，坐困穷愁”，大约在1711年左右忧郁而逝。

然而，马注遗下的《清真指南》并没有因此湮没无闻。相反，由于其材料丰富，包括中外伊斯兰教的历

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而且取材审慎，研究精湛，每一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每一见解且都引证阿拉伯文典籍以为申述论据，同时全文词藻丰富，句式多样，且讲究韵律，读起来琅琅上口，中间又夹以大量比喻、典故，充满宗教神话色彩，因此，在有清一代，就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名著。不但穆斯林研究伊斯兰教学问离不开它，就是非穆斯林的学人要进窥伊斯兰文化的究竟，也必须读马注的这本书。

为了抢救和保存这部中国伊斯兰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并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穆斯林群众提供一部系统全面而真实可信的参考资料，我们以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镌的“粤东省城濠畔街清真寺藏版”刊本为蓝本，对《清真指南》进行了点校，并以简化汉字横排方式重新排版印刷，以飨广大读者。

下面就点校中遇到的问题作一说明：

1.点校本完全忠实于原作，基本保持了其本来体例、篇章、目次。如原书目次上一卷的《自叙》，在正文里又称为《指南叙》，为维持原貌，故依旧不变。又如，按原书卷九的目次，《天宫赋》一章应排在该卷第二部分，而实际上原书则将正文排在第六部分，现为尊重原作，故只将目录按正文顺序稍作调整，使名实相符，而不作别的更动，也不另出注。再如卷八所收的

《教条八款》，其中并列了两个第五款，从体例来看似有不妥，但为了忠于原作，仍保持不变，只是提请读者注意。

2.对原文里的夹注，一律收录其中，但为与原文有所区别，故用小字排印。对于后人所加的少量边注，因内容重复，为避免画蛇添足之嫌，故一概删除。

3.对原书中的繁体字、异体字除一律改为简化体汉字外，还对明显误刻的错字予以直接改正，并对似是而非的字加方括号〔〕，以引起读者注意。对原刊本中某些漏刻的字，经查阅其他刊本后亦无从考证，则以□字标识出来。

4.对原刊本中出现的常用译名写法，如“谟民”，因不合群众习惯，故统一按照约定俗成的办法，改成现实生活中常用的“穆民”一词。其它译名亦照此办理。

5.原刊本中，在阿拉伯文、波斯文译名及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下面加以黑线。我们认为由于时代原因，古今译名及人名、地名在写法上有相当差距，为维护原意，避免歧见，因此对重要名词下的黑线仍予以保留，原来漏划的还加以补充。但对有些常用名词，如“嫫民”（穆民）下的黑线则予以删除。

6.由于历史原因，原刊本中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因循官方口吻用了不敬之词，同时，全书在许多方面亦渗透了封建时代时影响。为保持历史面貌，故一

律不予更动，希望读者自行鉴别。

7.因标点者水平有限，差讹之处难免，请有识之士不吝批评、指正。

在本书整理标点过程中，宁夏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图书馆、甘肃省档案馆、宁夏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办公室曾给予热情支持。宁夏社会科学院中东伊斯兰国家研究所铁维英同志承担了全书二十余万字的抄写核对工作。此外，卢鸿志、王幗燕、张亚兰等同志亦积极参与提供资料及核对工作，故特志卷首，表示深切的谢意。

余振贵

一九八七年五月

再次重刻《清真指南》序

太荒之初，经籍已有，相传日久，著作□多。大率本天经地义之理，启发人之心性，开化人之愚迷，使能诚心研究，穷其底蕴，不惟生前顺理，抑亦可以超升上界。斯书之功德，不亦大乎！维圣裔马仲修公阐扬教化，既于经、理、学、道无不精入奥妙，而吾教诸集又复详加摘粹，取其要以为指归焉。

仲修老先生曾历掌黔、蜀等省大学，公余之暇，细将汉文发明经学著成《清真指南》一部，共十本，计十万余言，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天地之秘，鬼神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说，罔不巨细毕备。余幼时入寺附学，曾蒙业师马老夫子亲授此书，后旋失去，心甚怅之。忽于同治戊辰复睹是书，如获异宝，不惜重资购得全部，因与寺内同志□诸君子捐资重刊。惟虑其中篇有遗漏，字有差讹，于是刘君占翔讬马君晴峰转向白君理堂借得原本全部，以备校对。今版告成，特请哈君尧阶、萧君辅廷校订无讹，此书可谓全璧矣。或有少年失于经学者，诚能置此书子案上，随暇披阅，虽未能深窥奥旨，亦可领会大意。如遵而守之，为吾教

中心明性定之人矣，岂曰小补之哉！

同治八年岁次己巳仲秋，后学保安吉谨识

重刻《清真指南》叙

粤稽清真道脉之流传东土，由来久矣。上历隋唐宋元，屡著褒封。自前明洪武初敕修天下清寺，特加优奖，延至本朝，恩礼渥隆。逮我圣祖仁皇帝出狩蠡城，登清真阁，一见天经，即频诏进讲。入历代来，我教以人文蔚起，武功尤盛，荷蒙旌典，共沐殊荣。似见圣恩加厚我教，与夫隆重天经之至意，并无涯也。予曩因重刻《天方典礼》、《性理》、《清真大学》、《五功释义》、《卫真要略》、《至圣实录》等书暨《天方三字经》、《字母解义》两集，而于其中天人性命之旨、日用当行之说，已即各部简端详叙之。兹镌圣裔马文炳先生所著《清真指南》一书，亦欲印刷流布，公诸同志，又何须乎多赘？而卒有不容不赘者，夫理与欲不两存，义与利不并行，间闻前刻诸书，竟有同人携以他售，攫取多金者，殊出于意料外也。前之人方多端诱掖，深具婆心，俾夫流俗波靡，共拔迷途，谕以本末源流，同臻彼岸，而顾以谋理者转而徇私，尚义者转而图利，是不能尊经，而反亵经，其于吾不惜重资镌印广传之初心，谓之何哉？是刻也，分门别类，朗若列星，伏愿我同人互相

劝励，沉心钩求。果能实力奉行，不惟无负真主之造化与圣裔之指南，其即有以仰副圣朝之恩庇乎！予将拭目以俟之。

皆

道光八年五月上浣　汉南云峰马大恩撰

目　录

再次重刻《清真指南》序（保安吉）……（1）
重刻《清真指南》叙（马大恩）……（1）

卷之一

八箴……（1）
指南序马承荫……（2）
指南叙保天佐……（3）
自叙……（6）
海内赠言……（9）
进经疏……（16）
援诏……（18）
请褒表……（20）
郁速馥传……（22）

卷之二

客问十六答……（29）

真慈 …… (43)
体认 …… (47)
本用 …… (53)
天命 …… (59)
前定 …… (66)

卷之三

穷理 …… (71)
格物 …… (77)
性命 …… (84)
四行 …… (93)
天仙 …… (96)
神鬼 …… (104)

卷之四

认主 …… (110)
五课即五时朝拜 …… (114)
课施 …… (122)
戒持即钦月斋 …… (133)
因教三十二章 …… (138)
世纪 …… (156)
本来 …… (168)

卷之五

格论凡一百五十章（人神应禁一切天条）……(172)
忠孝……(210)
宗戒十六条……(222)

卷之六

问答一百章……(229)

卷之七

八赞……(278)
独一……(278)
大能……(281)
普慈……(284)
调养……(288)
独慈……(292)
天国……(298)
地禁……(303)
判理……(307)
圣赞……(311)

卷之八

登霄说……(322)
魔鬼传……(343)

教条八款 …… (352)
禁解 …… (364)
讨白 …… (366)
条目凡一百一十款 …… (367)
授书说 …… (368)
跋 …… (371)

卷之九

遗珠序 …… (373)
补遗 …… (375)
认己 …… (377)
附答三十一章 …… (390)
天宫赋 …… (411)
原道跋 …… (415)

卷之十

左道通晓 …… (418)
诫律十条 …… (428)
端学习 …… (428)
择教领 …… (429)
敦礼让 …… (430)
助婚丧 …… (431)
清常住 …… (432)

待远客…… (433)
厚师礼…… (434)
慎蒙童…… (435)
洁饮食…… (435)
重丧礼…… (435)
附典礼二则 …… (438)

清真指南卷之一

八 箴

内洁　盥手　净几　诚诵
慎思　遵行　广化　珍重

篇中二十万余字，有引真主之明命者，见明命如见真主；有引圣人之谆谕者，见谆谕如见圣人；有引天仙之司职者，见司职如见天仙；有引先贤之劝诫者，见劝诫如见先贤。集真主、圣人、天仙、贤人之言，故谓之经。经者径也，譬若山之路，河之梁，海之舟。迷者欲觅天境，必资是径。经云："凡人立念习学，其欲挽回异端，归向真主，其人将受七十位圣人之赏。"又云："凡人诚讲一时，胜侍奉主二万年之功；诚听一时，胜侍奉主七百年之功。"韶华易迈，转眼成愁。正道罔闻，虽生犹死。因检昔日纂录删述全书，勉付厥梓，递相传阅，用公同志，勿负造化之全恩云。

康熙龙飞二十二年癸亥孟春元旦书于金台一枝楼
烟波钓叟天壤逸民文炳识

指南序

予先大人以提督西粤，戎务之暇，辄与一二师学咨论教典，追研精义，是时予虽龄稚而习闻焉。如秦之李秉旭，楚之马明龙、鲁之常永华，李延龄，吴之马君实、马之骐、马承益，粤之皇甫经，中山之舍起云，燕之马化蛟，渊源实学，道脉真传，东土之不多得者。虽教化丛兴，地不乏人，惜无著书遗世，徒以心援，失学拘儒，南辕北辙，于是教之所及者及之，教之所不及者，则不及之。若岱舆王先生回儒博学，墨翰精通，释杖玄丹，应身垂教，虽未及见其人，而《真诠》一集神游海宇，功在万世，非其文，吾不知其人也。辛酉冬，予因应诏金门，退朝之暇，过圣后而望焉，见案头置有《清真指南》一书，视之乃知为圣后数年所集。词明义彻，言必引经，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死生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天国地禁，瞭于指掌。俾善者不能无望，恶者不能无惧，智者不能无警，愚者不能无悟。规讽曲喻，殚厥心思，虽未足以尽天经之万一，而望洋知海，已得晓其大观，非继岱舆而有功者乎？昔黄帝作指南车而破蚩尤，剡舟楫以通巨海。大道汪洋，阴霾易蔽。圣后惧正教久湮，异端左道眩惑人心，著为是集，经号《指南》，遵而守之，可以

指一人，亦可以指千万人。推而广之，可以指一世，亦可以指千万世，是大有功于经教者也。

圣后号仲修，字文炳，滇迤西金齿人，至圣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元咸阳王赛典赤十五世孙也。幼习儒业，而博经训，诣京为圣人请褒。予因慕其人，而尤慕其文也，故为之叙。

康熙辛酉仲冬望 前授昭仪将军伯阿思呢哈番
教弟马承荫撰

指南叙

士君子达则以一身荷天下之任，穷则以一心系道脉之重，虽不同者其事，而同者其心。心者，理欲之关，君子小人所由辨也。君子嫉恶，小人嫉善，嫉恶者恐其妨善，嫉善者恐其妨恶。仲尼志笃兴周，周流都邑，采风问俗，而道不见用于当时，美刺贞淫，见于风雅，麟经褒贬，以终己志，惟封人始能知之。孟轲敷陈仁义，与世相违，卒与万章之徒辩道终身。世态波迁，东流不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真主谕云："自从造化盹鸦，吾未曾观看一次。"然则居此而不沉溺者几人哉！雁过长江，飞声愈急；猩贪醉饮，不顾危亡。士君子遨游海内，裘脱苎穿，穷经晰理，舌敝喉干，不过为

斯人惜性命，海浪作舟航。奈月满长空，萤光自烛，风回大地，扇羽为凉，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自远，予未尝不冷观而窃笑也。老子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中庸》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朝闻道，夕死可矣"。真主谕云："我之近人，比人之筋命近人更还至近"。然则心离则道离，心在则道在。真主无一刻远人，人自远真主。故曰："心者，理欲之关，君予小人所由判也。"君子不因天堂而办功，不以地狱而止罪，小人反是。故成之难，而败则易。

不佞僻处西蜀，虽有海内名师，间关阻越，惟是风马牛不能相及。间读章句，未探深旨，虽亦有闻，譬若持杓欲竭沧海，滴水难消夏渴。恒欲奋天池而广蛙见，和白雪以访钟琴，奈孀母垂堂，堕篪互恋，乾坤虽浩，难免管窥之诮尔。丁卯冬，适圣裔仲翁马老师自燕旋滇，道经阆中，课拜之暇，出《清真指南》以示予，展卷披阅，顿忘世务。初读之而销人昏气矜气，再读之而涤人轻心怠心。乃知道有三程：常道、中道、至道也。常道如人之身，中道如人之心，至道如人之命。有身无心，谓之木偶；有心无命，谓之行尸。今予得其心命矣。命有三时：生来、现在、死去也。生来谓之源，现在谓之客，死去谓之归。知死而不知生，则忘其源；知生而不知死，则忘其归。今予得其归源矣。理有三枢：隐显、内外、有无也。识隐显则知内

外，识内外则知有无。知显而不知隐，谓之昏；知内而不知外，谓之狭；知有而不知无，谓之愚。今予得其枢理矣。认有三柄：真一、数一、体一也。非真一不显数一，非数一不显万有。若离数一以言真一，则真一不显；离真一以寻万有，则万有不著。真一为原主，数一为原种，万有为全能。经云："你认得自己，便能认得造化之真主。"今予得其认一矣。北人乘马，南人乘舟，反其所习，不坠则溺。习贤为贤，习圣为圣。今使予得希贤仿圣，如乘千里之驹驰骋于平原广野，驾凌波之舰冲风于巨海汪洋，皆先生有以惠之，又何虑蛙见管窥，自限其域？仲敏云："天地不大，还是眼小；眼也不小，还是欲大。"诚能斩却外魔，揭开心障，等天地于微尘，化古今为一刻，寻求正道，参悟真主，则老氏之偏，释氏之迷，又正教所宜悯而宜恤者。

噫，先生距予嘉陵五千余里，脂车在即，使予心有恋恋焉。幸得朝夕聆诲，示书抄录，使予阆中后人穷经而问难者，亦如予之与先生，是又先生之甘棠遗爱，去思而不忘也。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仲春，西蜀后学保天佐调元顿首拜撰

自 叙

天下事有可以理推者，有不可以理推者。可以理推者，现在之事；不可以理推者，未来之境。然则卒不可以理推乎？特人未知悟尔。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曝须于碣石，暮宿于孟诸，洋洋乎自以为此外无复有天地。及其化巨鹏，奋翎翮，翱翔乎杳冥之上，乃知天地之高也。道亦同然，惟自足则不能复进于高明。所谓以管窥天，曰天在是所，见者小尔。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子思曰："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以圣人之所不知而欲求其知，非天经之指示，真主之真言不可。《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试思物从何有？造物者谁？溯本穷源，必得物理之妙。

天经，物主之书也。以物主而言物，若士之论文，农之论稼，乌有不可信乎？不信是无明德者也。无明德则不能明明德，不能明明德，则不能格物致知，不能格物致知，则不能止于至善。前人云："极目高峰顶，湖山景倍多。"盖天地之外有天地，虚空之外有虚空，犹天下不可以比国，国不可以比家，家不可以比身。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放之则包罗天地，卷之则不满寸衷。"盖心无

尽，虚空亦无尽也。画谱云："远山无树，远水无波。"论丹青，则愈远愈渺；论世界，则愈远愈宽。以宽之所有较狭之所见，以主之大能较人之微想，陋矣。蝙蝠日伏夜飞，与之论白昼，则痴；蜉蝣朝生暮死，与之论昏夜，则诎。若因其未见而言无昼夜，可乎？龙从角听，蝉以翼鸣，即现前莫测机关，况造化玄机，先天作用？若离经以问难，执一以求理，是犹登高者不以梯，渡海者不以舟，鲜有不坠溺者矣。前人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鸥。"此见道真语。试问笼破鸟飞，水流鸥散，君在何处着足？及至此间，茫然无措。清真至理，以人生为客商，以尘世为市集，以性命为资本，以交友为经纪，以心术为权衡，以善恶为货买，以死亡为归宿，以升赏为富贵，以降罚为贫贱。客商一定回家，借物终还原主。何所营而来？何所营而往？韶光荏苒，逝者如斯。名利有时而尽，恩爱有时而穷，死亡不可预度。智识之人若探海寻珠，得者便登彼岸，岂可虚延岁月，如梦如痴？

余早年幼失经训，二亲早捐。十五而业文章，学为经济。二十而涉宦途，游情诗赋。二十五而访道德，锋棒禅玄。三十而著《经权》，期留青史，亦已编成书，自谓修齐治平，得其至理。及三十五而访闻经教，知天命之从来，日夜钻研，始觉前辙茫然，身心无济。于是因闻得悟，领诲明师，或见或闻，著为《指南》一集，

登堂入室，贤愚便览。虽其中之得失余不自知，然未尝不可为泛汪洋者东西之一助。知我者，其惟斯书乎！罪我者，其惟斯书乎！大道苟明，又岂敢避罪我而负知音？

唐天宝元年春，上以为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圣道虽同，行于西域，而东土未闻焉，乃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建寺长安，赐名清教寺，崇奉圣教，以导其众。玄宗朝复敕改唐明寺。宋靖康二年，差指挥佥事阿讨剌督工重修。元中统时，敕命余祖伯颜淮安王督修。至元年间，余祖赛典赤咸阳王奉敕重修，奏请敕赐清真。明洪武初，大将入都，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乃天方先圣人之遗典，东土无解其文者，命翰林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译之，通上下，彻幽微，历法始备。置回回司天监，推议历法，掌察天文，占日月星辰气色之变。衙书百字，褒颂圣德。二十四年春，命余祖赛哈智咸宁侯建净觉、礼拜二寺于金陵、长安之地，以事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主。敕云："朕闻君子之道行，是为万幸；君子之道不行，是为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滞于一时。"余每反复斯言，未尝不掩卷太息。武宗皇帝崇事圣典，迈于前辙，而经传未译，儒习罔闻，得非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滞于一时乎？

道不宏，则入而自闭其门也。偕舆王先生奋起吴俗，惧道不彰，著为《真诠》一集，可谓清夜鸣钟，唤醒醉梦；苦药针砭，救济沉疴。

逮我大清数十年来，经教渐开，西学接踵，际圣天子俯躬询道，穷理若渴，未必非清真之幸也。奈旗旃屡诏，而华西博学惜难兼之者，於戏！道不公于君父，则臣子之职有亏。明德亲民，皆学者性分中事也。余小子注，托迹金台，聊借一枝，每以不获上报君亲为憾，凿壁分光，期欲共炤照。不过如太仓粒米，海水涓滴，取以供人，以显造化之恩，滋养之本。投饴饮流，聊具此心。鬻水江涯，为观者笑。有识者，其勿以人废言可也。噫！日月易迈，人生能几？屈指余年，四旬有四。设主加我以年，恩我以遇，得尊经而缮布之，以教天下万世，不负造余之主，此又余之后望也。幸冀高明，起而教我。

康熙癸亥天中谷旦，圣裔马注识

海内赠言

马廷瑞古砀教领

至人辞世已千秋，瑞绕天方紫气浮。
七万含灵通圣讳，六千蝌篆露真修。
功垂万世图烟熄，德迈三才崇羽愁。

四十余传闻仲子，蚩泥又见活人舟。

马之骐金陵明经

六书聊倩译清真，钳舌相看不易陈。
故掷夭桃泻春意，欲通消息捕鱼人。
理当至妙书须火，毒雾犹蒸可废针。
从此石开衡宝焰，太阿专待客来寻。

其二

孤另无干曰真一，却于数一示机权。
双池宝砚开能有，一滴生泉宠圣贤。
大笔运时妍媸备，妙灵鉴日鬓眉全。
明明绮蹙两乾坤，几个人窥半点玄。

郑士昌金陵博文

文章海内几如君，标旨天经阐静真。
倚马才名开后学，图麟家世绍前勋。
一帆短棹君程远，万里遐思我梦频。
归到故园衡泌乐，莫辞锦字寄江陵。

马通宇西安明经

认主须凭认己躬，己躬既证更参穷。
始终天地权衡内，生灭人神掌握中。

贯彻微尘非渺细，包罗宇宙岂宽洪。
要知永活纯清净，超越形容不类空。

李延龄山东明经

至人出世在天方，瑞满乾坤草木香。
仙拥玉鞍悬石古，神愁金碧倒流狂。
指分圆月奇征异，顶覆灵云紫气芒。
绳武至今闻仲子，传灯指上日同光。

古之瓒广陵明经

历尽名区独著书，笔端锋誉满皇都。
裁成子弟中原满，散尽文章腹未虚。
岂是乡关无乐土，却缘知故尽鸿儒。
他年归到长生府，为慕童颜玉弗如。

杨国柱燕中教领

昔年陶令赋归来，门掩黄花一径开。
只为中州多掌故，致教天末负英才。
云横楚岭滇山杳，雁度秦峰蜀水回。
衰白自怜仙分薄，何能相伴出燕台？



皇甫经楚南明经

赛公典赤治南滇，四百余年绩未湮。

西述天方恢圣祖，东传教道沟中原。
六王绍业勋仍在，八相调梅事可攀。
十五传来歌仲子，指南赢得水同涓。

刘三杰上元广学

二十余年海上游，上方烟雾掌中收。
闲探日月囊中物，笑指乾坤水上沤。
天国已闻传妙偈，人间何羡有千秋。
南针不向迷人指，愧杀无缘空白头。

郑之璧江宁八十翁

江南客送滇南客，情意相投不忍别。
嗟我已如草上霜，盼君自是天边月。
情言不尽再行行，血泪难收空默默。
莫遣浮云锁翠微，行旌闪处肠千结。

蔡鹤鸣保宁广文

西方圣子自南归，门拥银鞍鼓角吹。
云簇马头天地狭，山横人面日星卑。
峨峰未许留嘉客，蜀水何堪洗是非。
幸有遗经存阆苑，墨车何用路岐悲。

舍起云关西明经

未入名园便觉香，只因风度御垣墙。
山缘客隐名偏秀，水被龙潜誉更长。
百战边庭功已尽，一湾墨砚福无疆。
知音此别知谁健，云在高峰水在江。

王兴文济宁明经

知音欲去难为别，才驻行骖又靡舟。
万里云山君路杳，一江风月我心忧。
知机野鸟翔还集，爱国孤臣去复留。
幸有南针留后学，鸿名不记有千秋。

袁汝琦金陵明经

先生明月腹中藏，照尽妍媸未损光。
只为乾坤纯黑暗，故随天毂出东皇。
光分日耀星辰灿，职任丹青草木芳。
此过金陵沾晚照，余辉不记有沧桑。

杨天虬广陵后学

折柳登程傍晓堤，樵楼更罢曙星低。
愁听画角均成梦，笑聚青萍又解携。
出浦棹声空外杳，隔江帆影雨中迷。
知音此别程程远，水赴东南月度西。

杨荣业金台明经

先生伏策滞京华，烽燧连年未忆家。
治国已传经世略，修天复著指南车。
墨田不住空山雨，笔树犹开象外花。
此去天涯留胜迹，莫缘身计恋桑麻。

马化蛟金台明经

天使奇男欲著书，故教兵革滞皇都。
迢遥去国八千里，逆旅经秋二十余。
道括西天辉圣祖，教传东土振迷途。
指南破雾同天寿，委信乾坤一丈夫。

自惜

久辞蓟北入滇南，带得残经马上删。
推倒太行伸兔笔，拨开云雾唤莺还。
理当至妙云空谷，道得真传月满栏。
愧我六旬天未老，梦魂犹自忆燕山。

其二

当今圣主慕真传，丹诏频颁迹未千。
万里孤忠春梦杳，九重何啻隔天渊。
秦书屡上嗟裘敝，燕墨频磨悼砚穿。
自是熊飞知遇晚，垂竿犹恋钓鱼滩。

傒启祐栋川孝廉

山城凝雪山路深，寒林古木气萧森。
千峰万峰当面立，朵朵芙蓉翠欲滴。
与君神交十数载，千秋知己空相待。
天涯邂逅在此间，松柏亭亭青不改。
贤王孙子至圣裔，襟怀落落不可羁。
名高万里争投辖，曾携书剑谒天衢。
根厚由来枝自芳，阐幽发秘在指南。
一灯再续传吾道，辉映当为百代光。
嗟君此去意如何，抱璞怀人感慨多。
柳条欲折未忍折，骊歌一歌难再歌。
北阙上书寝不报，丈夫挟策岂终老。
况君落笔春华生，王公孰不相倾倒。
十年磨剑笑封尘，雾隐愈文豹始真。
盛朝辟有招贤路，何生悲歌负此生。

马体仁昆明教领

几叩金门欲献疏，丰阿和璞觉知无。
千秋事业三更梦，万世功名一部书。
幸有圣明垂旭照，何忧寒谷不春苏。
南针若得留青眼，一任登临藐太虚。

艾延年江川儒学，昆明八十叟

一鉴高悬万象新，笔端难写上林春。
花开红紫分高下，水绕东南画古今。
无影寺中传妙偈，有情枝上报寒温。
老夫学得丹青手，也向虚空点太清。

马绥泰古梁后学

君昔天人裔，怀珍入帝都。
欲明天上学，广读世间书。
理晰乾坤奥，功参造化初。
传灯留普照，万古振迷途。

进 经 疏

敕加西域至圣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臣赛义特马注谨奏，为纂辑真经、抽译切要、缮呈御览事。

窃臣天末废人，世受国恩，处圣明之世，无益于主，于康熙八年进京，随旗训读一十八载，行止坐卧，愧负君亲，著《经权》二集，期副上用。兵戈扰攘，贫不自支，自揣才疏运蹇，能者争先，是臣文武之途无望也。继奉圣旨宣讲臣教天经，纶音屡下，诏对乏人。臣叨西方圣裔，燃膏继昼，编辑成书，欲献上览。一叩阍于密云，再叩阍于德州，继迎驾于江北，疏屡上而机不

遇，裘脱芒穿，点金无术，自揣名微力薄，朝野天渊，是臣瞻天之策无望也。不得已匍匐归滇，躬耕胼胝，以延岁月。复闻圣谕博采遗书，用充栋府，皇上爱道日切，臣躯离阙渐远，虽有秘录要典，焉能入献我后？怀珍自惜，慕主如焚，自揣贫老路遥，徒步难移，是臣叩阙之想如梦也。臣虽边远，时聆圣恩仁覆海内，恤我回民如天如地，如日如春。华西一体，痛痒相怜，普天顶祝，圣寿无疆，倾心感化，国祚永昌。臣生逢明圣之主，敢不披肝沥胆，缮经献呈？词虽粗陋，意本真经，果使言可济世，黜异扶儒，乞望圣恩宽臣斧钺，宥臣愚懵，用颁海内，使天下万世歧途僻道格面顽民，咸知有造化天地万物人神性命之真主，归真复命之正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人知生客死归，贤愚不免，天国地禁，非乐即苦。夙兴夜寐，履薄临深，进思累功，退思补过，臣焉不忠？子焉不孝？修齐治平，垂拱而化。皇上才虚八极，学富百王，诚泰山不辞土壤，江海不择秽流。非臣萤火之明敢烛大荒，涓滴之水能添巨海，不过如溪风潭月，雪鹤堤鹭。皇上圣德包荒，俯鉴臣悃，不以疏远加罪，寒微见诛，臣虽隐犹显，虽贱犹贵，虽死犹生。兹缘边远蚁衷，吁叩无门，仰天极之环枢，上陈御览。臣不胜惶恐悚惧，仰圣瞻天之至，谨具疏以闻。

援 诏

康熙十八年己未，皇上狩于蠡城，登清真阁，见架置天经，徘徊不忍去，诏寺人能讲者来，蠡人无有应诏者。二十一年秋，西域国臣以天经进，上谕礼部侍臣即传京师内外，诏能讲者来，皇上登景山以待。时日将晡，次日欲幸五台，及诏至，乃教领之能诵而不能讲者。侍臣复旨。上曰："今朕亦忙促，令彼暂回，以率伊众。俟游五台回，宣能讲者，勿虚朕望。"及旋，而诏不果。

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上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虽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抄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特谕，钦此。"臣闻玉之在石，不剖则藏；珠之在蚌，不剖则匿。道之散于天地，若美玉奇珍隐于深渊穷谷，非有和氏之珍赏，虽连城夜光，终于沉没。此皇上所以殷殷下询，采遗书于海内者。奈诏愈下，而书愈匿；问愈奇，而对愈诎。总以皇上圣哲

天纵，睿智生成，一言得失，荣辱攸关。臣闻东方有圣人焉，西方亦有圣人。东方治东，西方治西。执东方以论西方，则道不同，道不同则言必抵触。中古之后有书焉，太荒之初岂无经？中古言中，太荒言荒。执中古以论太荒，则事不详，事不详则纪必舛错。形世之中有物焉，妙世之中亦有理。形世言形，妙世言妙。执形世以论妙世，则理难测，理难测，则论必乖张。以不同、不详、不测之事，故降之以圣。圣不能明，降之以经。经者原始要终，纳天下于轨物，而认造化独一之主也。臣本愚懵，幼习儒业，虽循章句，未按深旨。读《大学》在明明德，致知格物。子思“天命之谓性，其为物不二”；鲁论“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夭寿不二，万物皆备于我”；《易》“无极生太极，帝出乎震”；《书》“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礼》“伸者为神，屈者为鬼”。大哉。圣贤之言亦已阐幽隐而开聋聩者矣。默思德从何具，物从何生。性如何命，不二何物，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夭寿何理，万物何备，无极何始，帝如何出，天如何开，地如何辟，人如何生，神如何伸，鬼如何屈，及悟此间，神痴目瞪。亦少涉猎经史，详阅诸家《灵枢》、《素问》、《洞古》、《楞严》、《星纬》、《河洛》、异域风鉴、皇极先天之书，究皆明其理之所以然，而未阐其道之所从出。即阐其道之所从出，又非灼见真知。如臣教真

经，一一皆奉主命，若君之谕臣，父之谕子，师之谕徒，登堂入室，精粗毕览。譬犹入人之大国，见其山川城郭宫室楼台、风景人物，便知为谁氏之天下。赏罚予夺，一由共主，非群下所能擅其威福。惟是经书浩繁，虽汗牛充栋，不能殚天经之万一；东土所习，又未得天房之万一；臣所习学，又未得东土之万一；此书释解，又未能达臣学之万一。要以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所未知。经之所有，臣不敢隐；经之所无，臣不敢增。夫亦曰：以管窥天，管中之天亦天也；以蠡测海，蠡底之海亦海也。食一脔而全鼎具，饮一滴而大海同。窃所惭者，朴而不华，简而不赅，俚而不文，总以言本天经，字用东土，不涉一词，涉一词则伪也。臣不敢涉伪词以背主，又焉敢涉伪词以媚君？不过如野人献曝，略尽微忱。惟皇上详阅而采择之，则臣教幸甚，华西幸甚。谨为应诏如左。

请褒表

敕加西域至圣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孙、臣赛义特马注谨奏，为敬援往例，请恩追封敕加褒美，以昭盛典，以垂万世事。

臣闻天生圣人，必有敕降真经，化导群迷，以通真主之意。自阿丹开天于西域，继生一十二万四千有零圣

人，其中有明命、兆命、觉命之三品，更降以一百一十三部真经。至梁中大通五年七月十三日，臣祖穆罕默德感神光之异，降生西方，生而神灵，长有圣德。奉真主命，天仙降天经三十部册，凡六千六百六十六章，计五十万一千一百零九字，二十三载经降始备。彻天地之原始，阐人神之秘密，究性命之从来，知万物之归宿，禁异端之邪讹，剖千古之疑误。册仅三十，自包括前圣一百一十三部真经，道集大成，功襄万世。隋开皇中，其教始流东土。唐贞观年，诏蒙褒赞，建寺长安。宋熙宁时，臣祖所非尔为阿思补哈喇国王入贡京师，神宗大悦，留住淮泗之间，封宁西域朝奉王，子赛严封莒国公，赛伏丁封昭庆王，孙苏祖沙封宁夷侯。绍熙二年遭和于金，卒以殉难。子坎马丁伪统兵营帅，孙马哈目封云中郡公，生瞻思丁。会元灭金，瞻思丁率部迎降，太祖欣其慕义，以为西域圣人之后得归辇毂，授职中书左丞相、咸阳王。子纳速剌丁封延安王，忽辛封雍国公，孙伯颜封淮王，伯颜察儿封奉元王，曾孙宋的纳封滇阳侯。子孙宗族，世蒙显爵，故圣裔始流中国，而回回人氏遍于东土。逮明太祖嘉其遗惠，宣恩西域，钦与世袭咸宁侯，敕赐清寺于西、南两京及滇南、闽、粤，御书百字，褒美清真。武宗与侍臣评论诸教，特蒙优奖。神宗诏修天下清寺，褒以封号，凡一应住持，恩及冠带，准免差徭，供职焚修，以事造化天地人神万物

之主。迄闯贼僭乱，入境凋残，圣谕皇封，名存实去。逮我皇上建中立极，华西一体，优蒙宠恤，德配昊天。每于经筵之暇，咨诹下询。斯诚超越百代，而独隆千古者矣。臣闻植木者培其本，疏流者扩其源，故孔子生于周而褒于汉，泰于唐而大于元，阙里宗裔，恩荣百世。若非圣明之主考其经书，稽其道德，则杨墨之道不分，而孔子之道不著。臣祖穆罕默德当异端蜂起之时，西方列土正道几息，苦身焦思，拨邪返正，教起百世之衰，道济人心之溺。书同文，行同轮，古今合辙，西方称为大圣。历唐以来，千有余载，经籍煌煌，遍于寰宇，遗黎遗孙供国正赋，荷本朝数十年知遇之隆。臣不忍使湮没无闻，罹不忠不孝之罪，谨将历代褒封钦嘉实据缮呈御览，伏乞皇上原臣忠孝之心，详查往例，恩赐同仁，遴选清真实学，儒回兼通，缮经呈进，以立一家法言，垂教万世，救正天下人心，皇上万机之暇以资御览，庶不负真主降经之意，皇上爱道之心。致知格物，归真复命。直与东鲁圣学并济，寰宇洪名；与日月俱长圣德，共乾坤永久。兹录备陈实迹，字多逾格，贴黄难尽，俯赐全览。为此具本，谨具奏闻。

郁速馥传

先生讳注，号仲修，字文炳，经名郁速馥，滇迤西

金齿人，西域大圣人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孙，阿丹九十五辈裔也。父讳师孔，母吴氏。初，吴母娠先生，梦彩凤入室，觉而乃诞，故乳名曰凤。与兄渥受业于虚白先生之门。虚白姓张，讳世明，与师孔同登乡试，明永历朝曾为礼部中书。众皆嬉戏，先生笃志好学，师甚异之。七岁而孤，祖之云公怜之倍切。未几，祖故，家计凋零。吴母孀居，纺绩治农，为先生学。十六试泮，十八而吴母故。治乱频仍，未尝辍学。明永历丁酉，建国滇中，为阁下扶纲所荐，擢之中书，旋改锦衣侍御。

顺治十六年己亥，滇、黔底定，先生僻隐教读，笔耕自膳，作《隆中吟》，赋联自遣，词曰："茫茫宦海，片时有许多波涛，饶三台八座，由人予夺。霎时间，梦觉黄粱，将功名富贵，撒手全抛。看破这机关，总世情只当虚舟飘瓦。　悠悠泉石，终日无纤毫系恋，凡剩水残山，任我逍遥。一旦里，吹鸣铁笛，纵得失穷通，闭眸不睬。唸得那滋味，将心事都付明月清风。"著《樗樵录》以写志，其意远，其词悠，其情旷，其志坚。劲而不屈，磨而不磷，和而不戾，哀而不怨。俯仰上下，抑扬古今。读其书，而使贪者廉，奸者化，薄者厚，愚者醒，非晚世语也。乙巳游武定，按武定去金齿一千六百里，居云南昆明县之西北，明建文出家于此府之狮子山。武人留之教育弟子。与观五何先生游，按观五讳星文，滇西洱浪穹人，博览洽闻，滇中名士。文益修，学益进，弟子益盛。著《经

权》二集，以授门人。时戊申秋，霖雨不止，狮石现，狮石即武定府狮子山所钟之石，俗呼狮脑石。凡此石出，则滇必变。太华崩，太华，山名，居昆明，凡此山崩，则全滇必变。彗星出，赤虹贯日。先生曰："天变在上，地变在下，上下交警，此不祥之征也。国将危而不去，与草木何异？"己酉春，乃离滇越黔，游楚，过中山而之燕。燕宗王闻而诏之，宗王，即宗人府掌印亲王。与之论兵法，谈天官时日，出《烟波钓叟赋》以示。先生曰："昔武王伐商，兵不满万，一战于牧野，而克纣亿万之师。周以甲子日昌，殷以甲子日亡。由此观之，胜负之权在德而不在众，兴亡之柄由主而不由人。机谋奇伏，时日天官可为有德者助，而不可为无道之资也。"王曰："善。"礼之甚厚。先生不欲以军旅自擅，赋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功高那见百年庐。锦城蝴蝶离宫殿，锦城即蜀省，昔张献忠火烧成都，布帛文锦遍满空中，故俗有黑蝴蝶之谣。汴水鱼虾绕市都。昔李自成水淹汴梁，城市皆为鱼沼。花竹秦台今是梦，秦王欲王滇中，为永历所据。衣冠明世昔成墟。永历抚有滇黔一十三载，至大清收服，中外一统，而明世衣冠尽作邱墟矣。古来多少王侯第，客舍于今问有无？客舍，黑婆圣人故事，解见《戒持》。"又云："祸福无门所自招，天云默默岂相饶。淮阴行短遭宫剑，楚项威残速自枭。二世不能承业远，始皇何用筑城遥。从来智巧翻成拙，试看螳螂捕草蜩。"退而与门弟子讲心性之学，从之者日众。

未几，滇变，西南鼎沸。当事欲任随征，以副参谋。先生曰："昔陈恒将伐鲁，孔子谓父母之邦不可不救，乃使子贡说恒，移师伐吴，一举而存鲁霸越，卒免鲁国之羞。今寇逆盘踞滇中，滇人迫于势之不得已而附之，破屋无完瓦，破国无完民，伯叔兄弟、亲戚故旧陷于水火而不能拯，反设计以阱之，虽功加九锡，于心何忍？吾闻智者不失身以趋利，仁者不杀人以求荣。时乎！时乎！非世之不能用予，乃予自不能用世尔。"爰是辑《清真指南》十万余言，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天地之秘，神鬼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说，巨细隐显。集群经而摘其粹，忘食废寝，以膏继日，形容憔悴，颜色枯槁。或有劝之者，先生曰："人生如贸易，付予资本来。及时营正务，苦乐亦何哀。悠悠岁易过，寿数焉云待。昔人谓：宁己瘦而天下肥。予蒙真主造化之恩，有眼当为主视，是视得其正也；有耳当为主听，是听得其正也；有舌当为主言，是言得其正也；有心当为主思，是思得其正也；有身当为主行，是行得其正也。视当正典，听当正教，言当正论，思当正理，行当正务，然后无负于主，无负于圣，无负于亲，无负于师，无负于天下后世、古今正教之人。譬之蚕丝、蜂蜜、花香、鸟啼，亦各还其造化之恩而已。"书成以示知音，进教者日继。时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滇、黔恢复，家诏飞蝗，先生日以圣教为忧，而进退不可

已，频蹙曰："人之求道，如病求医。夫医者，能知寒热温凉、老弱虚实者也。今吾教之人杂于三教九流、百家诸子，若浮沉迟数、洪濡芤弦杂于六经三部之中，而不使识者治之，殆无有日，进教之人失于指趋，南辕北辙，莫知所归。学者无真才而有妒心，首领为己而不为众，上不力行，下不率教，少凌长，贱犯贵，尊卑躐等，亲疏失次。顽惰之民不儒不回，习为伪业以伤风化，此不祥之道也。"于是作《请褒表》，上述千圣之宗，次陈历朝之典，阐扬正教，标题经旨，疏屡上而机未遇，囊罄裘敝，颜色益悴。先生曰："抱道不出，其咎在己。既已出而道不行，非人力之不周。吾之不遇皇上主也。皇上岂知我哉？"至是思归日切，阅经至《讨喇特经》中"尔之脚步若常游亲坟，则天仙脚步不时探你"，喟然叹曰："人生若朝露，百年亦何促。父母期我长，我长亲何处？漂泊二十年，荆棘生亲墓。豺狼聚其旁，那得亲者顾。昔我亲在时，倚闾望子归。今亲虽入土，心亦何尝故。扬名欲显亲，身显亲已去。玉食佩金貂，与亲无千与。岂知窀穸中，无可诉恐怖。思之倍惨伤，不觉泪如注。归与复归与，荏苒休虚度。尚有附郭田，可以赎亲过。或见我同胞，及时共朝暮。"题罢泪下。弟子留之，弗许。于甲子年九月出都。

噫，先生泛长江，过东鲁，由吴越，度中山，绕秦蜀而归滇矣。万里羊肠，思心砧碎。幸得聆先生之教，

遗稿盈箧，如还丹之在鼎，啄其遗粒，鸡犬皆仙。闻先生之教而不顺于主、遵于圣者，皆弃于先生者也；闻先生之教而不忠于君、孝于亲者，皆弃于先生者也；闻先生之教而不敬于师、信于友者，皆弃于先生者也；闻先生之教而不爱于亲、慈于众者，皆弃于先生者也。先生具诚顺忠孝敬信慈爱之心，而居龙潜豹隐之会，不为家国用，此主之所以厚先生也。使先生而垂绅搢笏，待漏金门，则无暇于教训弟子，著《经权》之要略；使先生而奔走御侮，捍敌疆场，则无以纂辑真经，开世人之聋聩；使先生而株守林园，隆山空老，则无以遨游海内，访明师于天下；使先生而专习本经，则无以博闻洽览，破诸家之迷误；使先生而怀居滇左，眷恋及门，则无以就安去危，保性命于乱世；使先生而言责官守，志满心骄，则无以周流都邑，阐圣教于天下。乃知损之为益，益之为损，一语一默，一动一静，皆真主默默有以使之。

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孟氏谓："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今先生竟苦其心，于世乱频仍、正教湮传之后，凿光问难二十余年，期欲为宇宙南针，泛无涯之苦海欲渡世人，不负性命时光所寄之重任。此所以不期遇而遇，不期闻而闻者，皆与先生有性命之约会，岂偶然哉！吾闻四霄之上，巨树之颠有鸟焉，其状如凤，其纹如锦，其声如簧，翅之大，不

知其几千百程也。振羽而天香飘，甘露降；一鸣 而群仙起，世鸡啼。此先生之所以为凤也。

清真指南卷之二

客 问十六答

乾坤一客店尔，尘世即其栈道。逆旅羁怀，人生能几？圣域贤关，皆由这里悟入，故曰“客问”。

客问：清真何始？

曰：清真之教，始于天房。天房居四极之中，又名天方，古默伽国也，经谓克尔白，即西域之真境。主降是房，以为古今人神之朝向，后因努海圣人洪水之灾，主命天仙将房取上。至倚卜喇希默圣人，因其旧制，复建此房。天仙取石，云影文观，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其寺以五色宝石砌成，沉香木为梁，黄金为阁，满寺墙壁皆用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透骨。至汉时，天降黑石一块，方丈余，乃地之中心，有日影可证。阿丹初生，受命于此。其城四百六十六门，每门两旁皆用白玉为柱，共有四百六十七株，前九十九株，后一百一株，左一百三十二株，右一百三十五株。雅丽壮观，甲于海内。由陆路本年可达东土。天房之教，始于人祖阿丹。阿丹，首出之君，即《通鉴》所谓盘古者。朱子云：“天地开辟，而盘古生焉。尊于天，圣于地。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西洋又名亚当，即天下古今共祖，故曰人祖。阿丹生而神圣，故能合天

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主。嗣后圣圣接踵，相与继述。至至圣穆罕默德出，而道弥彰明矣。按圣谱云："自阿丹人祖至于穆罕默德圣人，凡五十一代，计六千五百年。默克国王之后，倚卜喇希默圣人之圣裔，父讳阿布都弥乐希，母名阿米纳，生于梁中大通五年七月十三日，受钦命于唐贞观年间。二十三载，经降始备。寿六十三，感应万端，不可枚举。穆罕默德命立于未有天地之前，为万圣命之鼻祖；诞生于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后，萃万圣身之英萃；按天经谕：真主未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前，自止一之余光，先造化了无极之本来，乃至圣之灵光。由至圣之灵光造化一切圣书贤愚、天仙神鬼、水陆飞行之灵觉 以及诸天世界、日月星辰、土水火风、草木金石之本来，无不毕具。及圣人生于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后，若树巅之果，果从树生；命立于未有天地之前，若种树之果，树从果出。至圣为性命之原果，阿丹为形骸之原果。经谓："确然，他是一切命之阿丹。"圣人曰："我是争先之后人"。《易》云："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圣人乎？正符此义。受钦命于三百一十三位圣人之末，作万圣教之总领；受天经于一百一十四部之终，括万圣经之枢机。道集大成，包涵色妙；德化灵异，迥绝千古。故经云："自我圣封印之后，不复再有继之而为圣者。"志云："国人遵其教，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盖言其教之真，而守者专，实与私立其教而真伪难分者不同。盖诸教皆起于人物充繁之后，守之固可，不守亦可。惟吾教传自阿丹，在诸教未立之先；吾经降自阿丹，在诸经未有之先；吾字肇自阿丹，在诸字未著之

先。阿丹初生，一切行止语默，皆主之所命。以主所命，教其子孙，历代相传，以至于今。是吾人之教，依然阿丹之教也，依然真主之命也。惟教本主命，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尔。志云："圣人穆罕默德设其经三十部册，凡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第其经非圣人自作，亦非受之前圣者也。圣人为真主之所笃降，较诸往圣为尤隆。主之爱之重，故言之所示者亦深。是经殆真主所示圣人之言，圣人集之为经，以播之众人者也。

客曰：真主无象，不落声闻，尊经自何而有？

答曰：天仙在天，圣人住世。传之者天仙，受之者圣人。昔泥法格你问于圣人曰："我所问难，尔凭何典籍而传？"曰："凭天经而传。"曰："天经何传？"曰："凭传旨天仙而传。"曰："天仙何传？"曰："凭预定仙牌而传。"曰："仙牌何传？"曰："凭书仙牌天仙而传"。曰："天仙何传？"曰："凭受命仙笔而传。"曰："仙笔何传？"曰："体主命而传。"昔圣人忽思自己之教生寿短功少，前辈教生寿长功多，至复生相会之日，岂不愧乎？真主命下谕圣人曰："我实将经旨降于格德尔晚间，然尔未知格德尔晚之贵。凡人在此晚办功一夜，胜前辈一千个月。我命者白勒依勒率领一切天仙，在各处办功之人降安宁，直至东方发曙。"盖真主敕命仙笔将预定之事俱已写毕，未有天地之前，至圣人出世，遂命大天仙于格德尔晚降在第一重天上，待后遇事零降。圣人钦命自天，故降生于天地之中。真主笃爱圣人，故文则合天房之文，令天仙而时谕之，所谓循其知量而易以播传乎四方也。

客曰：然则，真主可见欤？

曰：见己身之性灵，则可以见真主矣。

曰：性灵安在？

曰：君之欲动、欲静、欲语、欲默，皆性灵之用。至其本体，则放弥六合，退守寸衷。若月印千江，同而不在；风来枕席，摸之则无。此一身之主尚不可见，而欲见造化性灵之主乎？夫天覆而地载，日升而月沉，阴卷而阳舒，春荣而秋实，万物消长，亘古如一，此皆真主之大能，分明认主之凭据。譬之楼阁池台，建者必有其人，若以楼阁池台即为所建之主人，则误矣。身体发肤，成于父母而养于天地，其夭寿穷通，男女贵贱，谁使之然欤？在胞饮血，出腹啖乳，五官灵明，百骸任役，似此至妙安排，或亲或己，兴废权衡，渺茫莫测，此皆真主之妙用，分明认主之确据。譬若丹青文理，画作必有其人，若以贮积丹青文理者即为画作之工人，是又误矣。在老曰道，在释曰佛，在孔曰儒，各是其是，逐教称尊，互相争论，无有宁波。若世乱民危，国无共主，有识者决不以一方之尊而当天下之至尊也。隋唐以前，异端蜂猬，叛违主命者遍于西土，圣人起而征之，迄今诸国悉遵教规。志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惟主，故无像也。若曰

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

客曰：不事天地而事真主，何也，敢问天地人物之所从生？

曰：譬之五谷，今岁一粒，明岁可得一合，后岁可得一升，再岁可得一石。推一粒之始，乃谷类之所从生也。万民之众，溯之百年，不过千人；溯之千年，不过百人；百人之前，不过数人；数人之前，不过一人；推一人之始，乃人类之所从生也。日月星辰，火风水土，本于太极；太极之初，本于无极；推无极之始，乃天地之所从生也。天地既有从生，则知天地非自有。既非自有，必不能永保不坏，长静不动，不藉天仙而自运，不假日月而自明，不资雨露而自润，不假种粒而自生，昼可为夜，春可为秋，乃毫难自主者，总不出真主赋物之全能。天地如此，人物又出天地之后，愈不可言自有。而谓能执掌乾坤，予夺生死，以渺小之技妄出大言，何异炼石补天，筑山填海？谬诞之罪，莫此为甚。故无始无终者，乃真主独一之有；有始无终者，乃天仙人神之有；有始有终者，乃水陆飞行草木金石之有。草木金石不同于水陆飞行，水陆飞行不同于天仙人神，天仙人神不同于造物真主。

客曰：何谓无始无终？

曰：真主运无极而开众妙之门。譬之工匠成物，必以造物之初为始，物毁之日为终，未有以物料之始终，即为匠作之始终。匠作既不同物，真主焉同万有？万有之恒，莫过于岁月。自朝而暮，自暮而朝，推太阳之朝暮，此一日之始终也；自盈而亏，自亏而盈，推太阴之盈亏，此一月之始终也；自寒而暑，自暑而寒，推阴阳之寒暑，此一岁之始终也。由一日以至于三十日，一月以至于十二月，一年以至于六十年，物极则返，数穷必周。岁月始终，可得而考。是知万有因岁月为始终，岁月因天地为始终，天地因真主为始终。真主既能成造天地万物，而又使之能有能无，能始能终，孰有如真主之永立与真主之权能？所谓无始无终者，属于真主。

客曰：何谓有始无终？

曰：真主造化天仙人神，清浊不等，性灵则一，缘其有色声香味一切有形之物，故付以眼、耳、鼻、舌、身、心。知觉如飞行，生长如草木。惟察识物理，分别善恶，不与飞行草木同伦，至死而生觉之性随灭。缘有形之有不能长有，惟灵慧之命与主长存。无目而能视，无耳而能听，无鼻而能嗅，无口而能言，无舌而能尝，无心而能思。其神倍灵，其用弥远。不然何以别善恶，分顺违，复生原体，兼满形神之苦乐？所谓有始无终

者，属于天仙人神。

客曰：何谓有始有终？

曰：羽毛鳞甲，形类万殊，知觉则一。虽生长如草木，视听如人神，然不能察识物理，分别善恶，至死而生觉之性随灭，不能与天仙人神同久。缘其无灵慧之命，所以有驱杀禽兽之理，而无赏罚禽兽之条。草木金石有生长而无知觉，感四行之变蒸，根本若死，生性随灭。所谓有始有终者，属于水陆飞行草木金石。设以生长之性同于知觉，知觉之性同于灵慧，灵慧之性同于真主，何异二氏空无，万殊一体？且其六道同根，轮回生死，妄议猜度，自误误人。非有敕降真经，鲜不若昏夜无灯，人人失足，及至天明，顾问行人，则叛道远矣。

客曰：然则二氏之教非乎？

曰：二氏之教，古之所谓杨墨也。杨墨之道，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虎狼一体，蛇蝎不伤，翠竹黄花，无非佛性，天下举而尊之。尊之者，谓其可以转人之死生祸福也。死生祸福，在二氏亦不能自主，而欲使转人之死生祸福，智亦陋矣。似银者锡，似金者铜，似玉者石，似珠者蚌。银之贵，百倍于锡；金之贵，千倍于铜；玉之贵，万倍于石；珠之贵，亿倍

于蚌；道之贵，何啻万亿？今人皆知金银珠玉之为贵，而不知独有一至尊无配之真主，岂心不若人，不知恶乎？心有二品：有圣心，有凡心。圣心包乎天地之外，凡心则拘天地之中。譬之井蛙，未见日月升沉，自觉天地有限，游于寸窟，娱乐逍遥。非天地止于盈尺，乃知见有以限之也。

客曰：二氏既非正教，儒者之道何如？

曰：宇宙间纲常伦彝、正心诚意、修齐治乎之道，理尽义极，无复漏遗，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非此则人道不全，治法不备。此儒道独隆于东土。第其始之所以来，终之所以往，造化本原，生死关头，一切不言。夫人生之理，生前谓之始，现在谓之中，死去谓之卒。儒者第言其中，而不言始卒，天下深观之士，不能无疑焉。于是祝发披缁之流乃得因其疑而乘之。后人不察，以为始卒之理实应如是，遂三教鼎立焉。人生之本，莫重于亲，莫尊于主。若释氏之弃父母而不养，舍身喂虎，割肉啖鹰，又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独不思盈虚消长，难逾其数，夭寿穷通，概不自由，必有一至尊至大执掌乎造化之微而无能逾越者主宰其间。丧心忘本，乃欲超升三界，称慈悲法门，其与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之说大相矛盾。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诚哉，是言也也。

宋儒起而阐明至道，以辟其妄，意亦良善□也。其未得真主之明命，至圣人之真传，徒以语言文字之所及则及之，语言文字之所不及，则不及之。昔孔子之对太宰嚭曰："西方有大圣人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丘闻其为圣人也。"

客曰：孔子生于周，圣人生于唐，他隔地远，两相悬绝。孔子之对，或云是佛？

曰：异哉！此俗子之见，非可语于至人也。吾教自阿丹没后，钦圣接踵。孔子，儒者之宗也。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设，知天地之终。且纲常人伦之大，陶唐而下，百氏争鸣。孔子扫除异端，赞述前圣，若云大圣是佛，此又异学之见也。况清真证圣，极为要典。穆罕默德不特天仙奉命，神鬼畏避，感应万端。开辟之初，经传纪载，预定朝代征瑞。及其降生，若合符节。所以古今称之为圣，天下信之为圣，圣人自任为圣。

客曰：中国圣人不闻真主之明命，何也？

曰：譬如麟、凤之生，世人未见，若因其未见而言无麟、凤，可乎？煌煌天语，降于西土。又若日月之光，瞽者不能得见，虽处照临之下，如同长夜，非日月无光，由瞽者自蔽。若夫狮、象限于南北，奇珍不产东

土。夫物亦有然者，而况于圣人乎？

客曰：圣人既本天命，人类复有从生，阿丹之始可得闻欤？

曰：按经云："真主造化了天地万物；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之形体，复以其本来真性，自命、智两源结成人祖之一身，然后四肢百骸，运动灵明。又自彼之左肋造化其妻，名曰好娲，夫妇相育，凡五百胎。及尔洪水，惟七十二人登舟，经云："阿丹初活，忧虑不宁，续生好娲，其心暂止。后奉真主命天仙作伐，结为夫妇。凡生五百胎，阴阳互娠，男女千人。复奉主命，差次婚配，生人日繁。魔鬼作祟，邪正不分，主命洪水淹没，惟顺命者七十二人同努海圣人登舟。船定之后，人物复孳，世传七十二胞。此古今人民之始也。所以夫妇之亲，实同一体，妇从夫出，理应听命，爱慕之情，俗称兄姊。万物生于土而复归于土者，性升而体降也。

客曰：古今既出一体，何为回汉各别而教理不同者，何也？

曰：缘开辟之后，人生日繁，教道四达，流被日远，认理或殊，向背各异，子孙之贤不肖故也。贤者务其正而大，不肖者务其偏而鄙。乃此地距天房数万里之东，去阿丹八千年之后，自伏羲始开文教，岂前人尽愚，至此始立？仲修曰：伏羲去阿丹未远，世世相传，必有真授。

岂必观河图而始知象数，察阴阳变化之理？特以证道之符合，立万世之法言尔。自阿丹首出，敕降有经，故天地之性、万物之理、生来死去、纲常伦彝、食息起居、百工技艺，无不悉备。其间不无见闻失实，然犹仿佛清真，惟事上帝。自玄释之论出，而上帝又不可考矣。上帝既不可考，则释氏之称日尊。玄门谓上帝乃海外光严妙药王之子，宋真宗祥符七年，以功德封玉皇上帝。释教谓光严妙药王，佛乃释迦弟子，其与《诗》之上帝临汝，《书》之昭事上帝，名同而实异耶。于是事佛，事仙，事神，事鬼，各拟臆见，使海内之士虽有才智，悉入牢笼，犹治丝而莫揣其端。孟氏有云："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孔道复几于杨墨，则清真之道又安得而著乎？清真既有其教，则阿丹当日之所以修齐治平立教垂训之要道自无不悉。譬若登山问樵，涉水问渔，辨玉分金，须访识者。

客曰：中国纪载：自盘古迨今，约四万余岁，而经谓数千年，何也？

曰：中国之书，不经秦火，可为公证。自太荒至于洪水，乃人祖三千年后事；由洪水至今，又四千余年。溯人类之原始，考经传之详录，其实不满八千年。且燧人制火，始教烹饪；有巢构居，始教营作；神农粒食，始教稼穑；黄帝制衣，始教蚕织，可验如此。以前人类稀少，与天地之始不远，不然，岂数万年之事转不若数千年之备乎？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吾不知矣"。又

云："作史者当自伏羲造端。"刘氏任意推载，以补邵子元会运世之数，俱未可凭；孔子删述六经，诸如此无稽之谈，悉削不道。盖谓传信不传疑，据经不据传。尝阅诸国实纪，虽间有以前之说，无非补其缺遗。噫，后天之有形有色，尚不能考其实际，先天之无声无嗅，岂能透其玄微？凡以臆见揣摩，未睹天房实录及尊经之指示者，所谓秋华未被春泽，夏虫不知冬凛也。

客曰：天地之间，惟人至贵，何为先万物而后人也？

曰：万物因人而设，譬若婴儿在腹，必先生乳。宇宙无人，天地亦属顽空。又若心为身宰，通体百骸皆心之用也。真主谕云："我不造化一物便罢，第造一物，本以为人。不造化人则已，但造化人，本为认我。穷通得失、疾厄魔缠、天寿生死，皆因试验尔等也。"圣人醒而不寐，视尘寰如戏局，凡诸所有，藉为修身之具，及其复命，功超上品；贤人寐而后醒，寻思梦中，惊恐再不复寐，及其复命，功同上品；愚人长寐不醒，视浮生为长住，贪图吝啬，无有宁期，及其命尽，若逃仆被擒，怕见家主，罪愆之报，不可具说。经云："尘世，迷人天堂，穆民监禁。"他日所无，今日有之，不足为喜；他日所有，今日无之，不足为忧。真主爱人之重，尊经示人之切，至圣得道之真，亘古及今，蔑有逾于清真之至理也。

客曰：吾诸夏国大人众，自唐尧至今，制度文章甲于海内，礼乐征伐无土不服，至道所出，岂独厚于西土？

曰：雷鸣而天下蛰，叶落而四海秋。物之属于形声者，愚人之知见；理之超于形声者，至人之参想。今愚人之见犹未了其所见，况至人之想又安能尽其所想乎？按天经总志，地有七海，西洋乃七海之一海，则今所谓四海者。又，西洋之发派，予阅《漂洋客纪》：自闽发棹，好风凡两月，穿西洋大海，历佛狼机、黑人、红毛各国，直抵大西洋。去国渐远，尽吾教人。其间风景人物、土产宫室、城郭兵马、器械衣服与东土无异。由彼而之天房，自海而江，自江而陆，又一年路，其间不知几国几都，几帝几王，据武喇特游哈只者，谓阿实格设梭儿丹波罗国，径五万余里；欣都司塔国，径十万余里；布花喇国，二万余里；白勒黑国，万有余里；我鲁济国，万有余里；白得思难国，七千余里；哆啰思滩国，万有余里；曳思干国，万有余里；安地罂国，五千余里；打思干国，四千余里。皆奉穆罕默德圣人之教。今此地居西洋之东，西洋又居西域之东，则我所谓西海者，又彼之所谓东海也。谚谓："西北多山，东南多水。"然居天房之西者，又见其东南多山而西北多水。推之南北，莫不皆然。计吾教之在东土，较之全土，其人不过万分之一。而东土之在天地，其地又不过千分之一。合天下之吾教，以较夫东土之三教九流、百家诸子，又不过百分之一。进而推之，计大地之在天

中，不过如沧海之一滴；天地之居于苦尔西之下，又不过如苦尔西中之一滴；苦尔西居于阿勒始之下，又不过如阿勒始中之一滴；阿勒始居于默勒枯特之内，又不过如默勒枯特中之一滴；默勒枯特居于傃壁世界，又不过如傃壁中之一滴；傃壁居于清净本然、无量全能、保养玄妙之中，又不过如清净本然之一滴，犹未足尽一滴之体。从学问中求精粹，于人类中觅高品，向天地间访正道，愈仰愈高，愈入愈深。今以世界中一微尘之身躯，而欲包涵色妙两界，分别真伪二途，参求独一真主，非有真经之指迷，大智之领悟，鲜有不落蚁穴蜂巢之见。隋唐以来，其教始流东土，非前此无教，至今始立。元明之际，其义大明，若日月之经天，江河之纬地。得其慈航，咸登彼岸。所谓登泰山而群峰小，仰日月而爝火冥。若夫麟凤狮宝多产其国，政清民服，道不拾遗，刑罚不设，贼盗不兴，此则圣教之流风善政，民日迁善，而莫知所之。至其五时之所以拜主，恭谨之所以养亲，忠爱之所以事君，谦抑之所以敬师，诚信之所以待友，和缓之所以接众，沐浴之所以洁体，斋戒之所以检心，天道与人道并行，今世与后世合辙。起古今之贤圣，无能测其高深；集宇宙之经书，不能及其至理。虽语焉而不精，笔焉而不详，即西游之名公巨卿，不能取其至理而彰明之。第纪于志而为之颂，曰西方极乐世界，而不知更有一极乐之境，以俟夫认主、拜主、遵主

之命而勿违犯者，永乐而长住焉。盖教本清则净，本真则正，清净则无垢不污，真正则不偏不倚。以无垢不倚之正道行于国中，若菽粟之与水火，锦绣之与金玉，饥者可以食，渴者可以饮，寒者可以衣，乏者可以用。今之名人智士不能施一巨眼而，独于玄释两途寻真觅道，何异而东走西，种桃欲李？

真慈

真主以无色相之光明，注于奴辈之心腔，复以有形色之万汇，显于山河大地，而后饮食衣服、百工技艺、人力生焉。譬之五谷花果播种于土，而滋味品类、红翠馨香、各呈其质。可知万物虽产于土，非水土之自能；万事虽出于心，非人身之自能。由是言之，则伏羲画卦，苍颉造字，容成作历，燧人创火，有巢构居，黄帝制服，神农尝百草，后稷辨五谷，易牙调滋味，师旷正音律，而谓彼之自能者，悖主矣。龙能腾，虎能噬，牛能触，马能踢，鸡能唤，犬能守，猿能攀，鼠能穴，蚕能茧，蛛能网，蚁能阵，蜂能蜜，形殊技异，食别音殊。譬之工匠作器，形汇不等，而方圆平直，小大长短，各适所用。睹物用之玩巧，可以知匠作之奇能，未有以匠作之奇能，称物用之本有。何以钟不生钟，鼓不生鼓，木马不嘶，石牛不吼？推及此间，则火热水冷，

金刚木柔，虽四物之本性，而所以使冷热刚柔者，不出真主赋物之全能。诸家不明造化之原根，谓无极生太极，太极不得不化而为阴阳，阴阳不得不化而生万物。推无极之前，则涣然无主。以天地为自然，贤愚为气质，死生为轮毂，聪明才智尽属己能。无怪庸夫愚妇以受造者为行造之主，认有像者为无像之宗，本末颠倒，表里臆测，醉生梦死，一任随波。信如此说，夫何菊不春开，桃不秋放，梅不夏华，莲不冬叶，亘古如斯，不能再更一时，再添一物？可知天轮循转，日月往来，四时代序，万物消长，岂无主而能尽工？虽阴阳不能自主。譬人一身，触于目者成色，触于耳者成声，触于鼻者成嗅，触于口者成味；无目则视不能见，无耳则听不能闻，无鼻则嗅不能辨，无口则味不能尝。色、声、香、味属于万物，乃眼、耳、鼻、舌之滋养；眼、耳、鼻、舌属于身体，乃视、听、闻、尝之借径；视、听、闻、尝属于性灵，乃真主造化之全品。设令耳视、目听、口闻、鼻尝反其所司，则不能。可知无极非主，非无极不能显真主之首命；太极非主，非太极不能显真主之巨能；阴阳非主，非阴阳不能显真主之妙用；万像非主，非万像不能显真主之全功；自性非主，非自性不能显真主之全恩。设能自主，试问梦寐无常，自性安往？虽有眼、耳、鼻、舌，渺不相关。

昔一钦圣行于山间，见一人俯伏于地，遂自讶曰：

“吾前去时，在此俯伏。今日转回，仍在此俯伏。不知何故？”时者白勒依勒天仙谓圣人曰：“此人在此办功已五百年。真主赐仙泉一井，以解其渴；榴树一株，日结二核，以充其饥。此人祈于真主，愿从叩头之时得归后世。真主准其求祈，谕此人曰：‘今凭我的恩慈，送尔于极乐天境。’此人对云：‘此非主之恩慈，乃吾办功所致。’真主责其自逞，谕曰：‘非我与尔五百年之寿数、仙泉、榴果，虽欲办功，尔其能哉？’随欲罚入地禁。此人闻言惊恐，因自悔罪，真主复准天堂。”圣人以手扪其躯，尸已陈腐。故经云：“凭我的主，认我的主。”又云：“若不是主喜人行在人喜主之先，何人敢遽言喜主？”譬之儿女顾恋父母，若不是父母顾恋行在儿女之先，今日安能有此纯孝？天经谕云：“若我喜他时，我是他耳、目、手、舌，然后他凭我听，凭我观，凭我取，凭我言。”譬若火之踪迹显于水则温，春之踪迹显于木则荣。然水无火则凉，木无春则枯。穆民能认真主，能喜真主，能拜真主，是以真主之恩认主、喜主、拜主，功不可骄，志不可满。虽使海水为砚，丘山为墨，草木为笔，大地为纸，不能纪真主之全恩；天地为躯，日月为寿，河沙为心，海浪为舌，不能赞真主之全恩。

藕默而帅师出征，见二人形貌相似，藕默而问曰：“尔二人何人？”二人对曰：“吾乃父子。”藕默而曰：

"即父子未必相似如此。"其父曰："吾昔同圣出征，其母有娠，未几去后妻故。及胜凯旋，见坟中豪气冲霄，心甚异之。次日复往，光射如前，因掘开冢墓，见此子啖乳于母腹之上，爰是取子掩墓，恸哭而归。闻空中谕云：'交付与我的，今凭着安宁交付与尔。若当日将伊母交付与我，今亦凭着全美的安宁交付与尔。'"由此观之，真主固是普慈，惟顺其正命，则生亦可望，死亦可依。若举不合义，行不合道，功不为众，事不为主，虽自身尚不可保，而况妻子乎？穆民身心内外时时倚附真主，不惟后世蒙主独慈，虽颠沛流离之际，急难危亡之时，隐恩慈于意见之所不及察。故功不靠主，功必废；名不靠主，名必衰；贵不靠主，贵必贱；富不靠主，富必贫；治不靠主，治必乱；安不靠主，安必危。昔至圣与诛获歹战，两军对垒，从者有惧色。圣人曰："吾骁如罕木泽，勇若尔哩，内卒精勇，外援强大，胜所必矣。"是日交战，伍将失道，至于大败，奔北绝食，天命三日不降。圣人自悔矜夸之罪，天命乃降。若夫汉高无尺土之封，以有天下，何始贱而终贵？二世据崤函之固，金城万里，卒灭一夫之手，何后弱而前强？曹兵以百万下江南，一火于赤壁，班超以三十六人，平鄯善三十余国。天命之去留，关人心之向背。强弱胜负，成败利钝，真主默默有以转移。惟托靠既实，终始可依。设以默助之能认为己能，默付之有认为己有，矜

夸之罪，不独世祸而已也。

体 认

逗雅有四部真经，一曰《乾坤万物》，二曰《古往兴废》，三曰《府尔歌你》敕降经名，四曰《身体性命》，《身体性命》又为三经之古籍。

人惟认得自己，则触境逢源，头头了悟。经云："真主按七重天地以造化奴辈之身体，按阿勒始以造化奴辈之心，从无色相之真光以造化奴辈之灵觉。"灵觉乃心体之光明，虽居心内，实超心外，若灯笼独照，表里皆明。才智技巧，聪慧颖悟，发于心思而应于物汇。若红翠馨香具于枝叶根茎，而枝叶根茎实含子种之内。阳和溥布，万物争荣；肃杀时临，乾坤减色。惟惺惺一粒，虽经零落，不同枯朽。由此观之，无身体不能证天地之玄妙，无心窍不能证阿勒始之光明；无灵觉，不能证真主之本然。证于天地者，包括之无外；证于阿勒始者，表里之光明；证于真主者，动静之全品。自其外者而观之，则天地为大世界，而人居其中；自其内者而言之，则人为大世界，而天地居其中。盖万物乃天地之精华，人身乃万物之精华，贤人乃常人之精华，圣人乃贤人之精华，心窍乃身体之精华，才智乃心窍之精华，以妈纳又才智之精华。才智乃当体之月，以妈

纳乃当体之日，学问乃当体之阿勒始，灵觉乃当体之主。月从日显，日从阿勒始显，阿勒始从真主显。可知无灵慧则不能学问，无学问则不能照察，无照察则才智皆为错用。加以嗜性之阴云，尘世之飘风，邪魔之外寇，虽有天地之文章、古往之劝诫、真经之醒令，纯皆黑暗。故经云："若心之五行一有亏损，他即为地狱受造。虽圣智贤愚，品逾牛毛，而当身古册，人人各具。"以此参之，主之付与人者甚重，而人以轻报之。良所谓自暴自弃，是未从当体而验之也。

当体之验有六。经云："天轮七重，每重相去五百年，而眼能烛之。"眼能烛，眼非肉眼，是谓真眼。既有真眼，宜寻思所以使我光明无碍、辨察天地万物之有形者为谁？则视宜感主。视不感主，何异青盲障翳、形色不分而目无真见？目无真见，则目已先死。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洪钟巨雷，虽阻以山川，间以城郭，蔽以墙垣，而耳能通之。耳能通，耳非肉耳，是谓真耳。既有真耳，宜寻思所以使我聪慧无碍、辨聆天地万物之有声者为谁？则听宜感主。听不感主，何异痈毒鼓听、声响不闻而耳无真聪？耳无真聪，则耳已先死。兰生幽谷，不见而知；龙涎獐脐，虽混以沉檀，杂以降速，和以片脑，而鼻能辨之。鼻能辨，鼻非肉鼻，是谓真鼻。既有真鼻，宜寻思所以使我呼吸无碍、辨嗅天地万物之有气者为谁？则嗅宜感主。嗅不感主，何异肺毒涕壅、

清浊反常而鼻无真嗅？鼻无真嗅，则鼻已先死。谈上下，论古今，明道德，辨是非，辛酸苦辣，咸淡甘甜，而舌能辨之。舌能辨，舌非肉舌，是谓真舌。既有真舌，宜寻思所以使我论谈咀啖、辨尝天地万物之有味者为谁？则舌宜赞主。舌不赞主，何异癫狂醉梦、滋味反常而舌无真味？舌无真味，则舌已先死。父母生我，天地育我，日月照地，万物滋我，行处任由，醒寐任取，寒热温凉，触体相关，梦入华胥，到人未到，而身能应之。身能应，身非肉身，是谓真身。既有真身，宜寻思所以使我动静如意、曲直周旋者为谁？则身宜拜主。身不拜主，何异疯瘫麻木、百节拘挛而身无用？身无用，则身已先死。上下古今，远近险易，巨细隐显，虚实有无，思而即得，无往不能，为眼、耳、鼻、舌之总关，实天地万物之宝库，而心能照之。心能照，心非肉心，是谓真心。既有真心，宜寻思所以使我语默任凭、辩谈天地万物之形声、气味者为谁？则心宜记主。心不记主，何异犬马鹿豕，同长养于天地之间，虽视听同人，食饮同人，冷暖同人，惊惧同人，行止同人，睡卧同人，而不能察识物理，分别正伪，任性恣欲，死而则已，而心无用？心无用，则心已先死。故经云："人莫患于心死，身死次之。"心如宝镜，欲即垢尘。理胜乎欲，嗜好潜消；欲胜乎理，光明自暗。惟平旦之气，与主切近。盖平旦之气，善怒未发，嗜欲未

亲，若雪霁晴空，光辉毕露，至人长保是气，处富贵而不淫，遇贫贱而能坚。寻真悟道，溯本穷源。所以以妈纳之光亮能辨物理，能察物欲；非日非月，所照者远；非天非地，所包者大。

圣谕云："我不见一物便罢，但见一物，便认得主。"盖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犹文字中有一字，必有一字之义。天地非一物而全，文章非一字而就。成文有人，则知造物有主。所以乾坤万物是一部真经。

桀、纣失业，汤、武开基；始皇北筑长城，实以助汉；项羽涌过淮阴，未出泛土而亡。兴废权衡，渺茫莫测。无常嗟叹，何曾放过一人？可知赏罚予夺、祸福死生，必有一执掌之真主。所以古往兴废，是一部真经。

造化之机、阴阳之变、性命之微、死亡之秘、祸福之柄、主仆之分、邪正之辨、仙神之奥、天地之大、万物之繁、古今之辽、色妙之尽、天国地禁、赏善罚恶之理，若非敕降真经，虽有圣智生知，不能参其万一。所以《府尔歌你》是一部真经。

天地为妆台，万物为器具，两世为镜袋，板德为镜子，真主为美人。无镜子，则美人不显；无美人，则镜子无用。镜子不即美人，因镜子为美人而造；美人不即镜子，因美人无镜而长有。晓得影不即人，非人无影，便可认造化之真主。所以身体性命是一部真经。

真主谕阿丹曰："我作证，委实万物中通无有主，

惟有真主。”何以谓之作证?何以谓之通无?何以谓之惟有?不必言化生万物之机密、保合万物之功用如何玄微,如何奥妙,但揭一我字,而真主之全体大用无不了彻胸中。铸金、银、铜、铁者,宛然人也,而能铸其视、听、言、动乎?造木、石、泥、砾者,宛然人也,而能造其饥思食、渴思饮乎?吾身未有铸之、造之者,而何以视、听、言、动活泼玲珑,遇亲知孝,遇长知敬,遇君知忠,遇友知让,善则喜,恶则怒,丧则哀,乐则乐,如此聪俊,如此灵明?孰生成是?孰主张是?此亦不外认己而有得也。又试思谋一事,立一意,如何作为,如何斡旋,及出其经纶,展其计略,则向之欲成者而忽败,欲得者而忽失,终日营营,徒自劳苦,吉凶悔吝,是谁定之?富贵贫贱,是谁司之?聪明灵巧,是谁使之?死生祸福,是谁宰之?此亦不外认己而有得也。进而推之,天地为谁而清宁?日月为谁而照临?山河为谁而流峙?四时为谁而更迁?万物为谁而生育?无我,而天地万物皆虚;离我,而真主之玄机妙用全隐。我本主造,主以我呈。水光月圆,精灵一色,是一非一,是二非二。从此证,即从此认人。惟未经参悟,则嗜欲情好引我而驰骋,声色货利诱我而奔忙。终其身于醉梦,竭其志于剧场。不识我为何物,造我者谁,若鱼游于水,不识为水;鸟翔乎空,莫测为空。世无真学问,自无真见识;无真见识,自无真议论。胥天下而习于优孟之衣

冠，渐堕于佛老之窠臼，性命根宗，梦梦渺渺，尚得谓之须眉男子，出类英雄。嗟乎！一经揣摸，潜心静会，则识镜一清，妍媸毕露，先天之灵光与后天之觉照而相射映。斯时也，不独分门列户、千蹊万径之为邪途，即种种事务，种种见闻，有纤毫之系吾心，扰吾神，以碍夫归原之路者，皆僻道也。愀然起，喟然叹，嗟呼！我有，主岂无？我实，主岂虚？我真，主岂假？向之衣珠行丐，谁知衣里藏珠；持灯乞火，原来灯即是火。操一机而千钧可发，握一权而万钧易举。大海虽巨，饮一滴而滋味相同；金鼎虽多，食一脔而调和如一。较之寻章摘句，何啻草木之荣华；齿颊波澜，无异过耳之音乐。故圣谕云："你认自己，便认得造化之真主。"认己不彻，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嗅香恶不为通鼻，辨滋味不为能舌，知冷暖不为奇身；若悬灯无烛，自先昏暗；虽绘彩炫人，不能持照。经云："穆民诚信真主，诚信天仙，诚信经书，诚信圣人，诚信后世，诚信前定，诚信死后复活，皆赖此持照之灯笼，是谓有以妈纳。"有以妈纳，自能以真主所赐之真光仍照真主。奈何目不视主之真经，耳不听主之诰谕，舌不赞主之清净，身不拜主之独一，心不信主之全能，分其视于繁华戏剧，注其听于唱咏歌弹，工其词于清声艳曲，劳其身于利禄功名，坚其心于子女玉帛，或为眼前一段，或为寂灭空无，虽寿逾百岁，一生虚度，

诚可慨夫！

本 用

本者，真主之本然也。用者，真主之全能也。本然显于己，谓之清真；全能显于物，谓之保养。故称本用。

问：无声无嗅，于穆不已，可以言真主之玄妙，与真主之永活乎？四时行，百物生，可以言真主之妙用，与真主之动静乎？发育万物，体物不遗，可以言真主之普慈，与真主之全能乎？色界之大，九重而止；妙世之广，无有止极。天仙、人神、万物数类不可胜数，真主无色像声闻、至清至净，无前后、上下、表里、方位、处所，不囿物，不同物，而不离于物，识者从何处认主？

曰：凡目之所得者，耳不能见；耳之所得者，目不能听；鼻之所得者，舌不能嗅；舌之所得者，鼻不能尝；手之所得者，眼、耳、鼻、舌不能司。会影以镜，会理以心。影非即面，非面无影；心非即理，理不离心。心者，众理之归，真主之真镜也。

盖真主之玄妙约有二品：曰本然之品，曰维持之品。本然之品，如本观、本听、原知、原言、自能、自为、永活、永立之类是也；维持之品，如造化人神万

物，禄养万生，命人死生贵贱、夭寿穷通，使人观听知言、喜怒悲伤、恐惧哀乐之类是也。

其本观之品能观人神动静之机微，观不以目，全是观，乃无所不观；本听之品能听人神声息之机微，听不以耳，全是听，乃无所不听；原知之品能知人神私秘之机微，知不以心，全是知，乃无所不知；原言之品能发人神万异之殊音，言不以舌，全是言，乃无所不言；自能之品能造天地人神万物，能不以肢，全是能，乃无所不能；自为之品不资器具，不假模式，为不以思，任凭要为，乃无所不为；永活之品不同物而始，始乎其始，不共物而终，终乎其终，活不以命，全是活，乃无所不活；永立之品有万物不增，立万物之不能立，无万物不减，能命死之复生，立不以足，全是立，乃无所不立。凡兹品类，皆属真主本然之动静。如香在麝，如声在钟，谓之原有，非同新生，乃至清至净、无始无终、无比无配、至玄至妙之本然也。

其维持之品，如造化天地人神万物，天轮之旋转，日月之往来，四时之代谢，水火之寒热，草木之荣枯，羽毛之飞行，鳞虫之变化，万种万性，万汇万形，食别音殊，体用各异。总备人极之用，而人不能保其长生，乃有死生贵贱，夭寿穷通。立前定以听自由，运无极而开众妙。使人观必凭目，无目则视不能明；听必凭耳，无耳则听不能闻；知必凭心，无心则知不能真；言必

凭舌，无舌则言不能清。若音律出于管弦，方圆成于规矩，钟磬铸于炉冶。非有匠作之奇能，必不能成物巧之妙用。喜怒悲伤，恐惧哀乐，一体天地之阴霾寒暑、风雷雨露，以成岁月。凡兹品类，皆属真主维持之动静。若月挂中天，朔望晦弦，凭太阳之照耀以为增减。故真主谕云："凭属我的吹与他，然后他凭我观，凭我听，凭我言，凭我取。"虽谓新生，总属原有。若无原有，自无能有。乃至大至慈，无巨无细，无表无里，至玄至能之维持也。维持亦有二品：曰本为之品，曰作为之品。本为之品，显自本然；作为之品，显自维持。其本然之动静，自原有而显，蕴露于能有；维持之动静，自能有而显，发露于圣命。盖谓真主原有本然之动静自显于已，而蕴含万理之总妙，以自显于已，故谓之本为，以蕴含万理之总妙，故谓之余光也，能有也，隐无世界也，首海也，墨池也，所称不同，其理一也；真主能有维持之动静显于圣命，故谓之作为，因包括万物之命性，故谓之大父也，大命也，大笔也，大智也，无极也，所称不同，其名一也。盖真主原有独尊，谓之清真；发显普慈，谓之保养。承显清真之品者，是能有隐无之世界；承显保养之品者，是至圣无极之大命；承显至圣无极之大命者，是一切人神万物性命之世界；承显一切性命者，是一切人神万物形体之世界。然清真之品，自与万物无干；保养之品，自能保养万物，恩育

诸有世界。诸有世界总有两等：曰隐无世界，曰现有世界。其现有世界亦有两等：曰形色世界，曰玄妙世界。形色乃不等之世界，玄妙乃品位之世界，隐无乃纯一之世界。其隐无世界预定了万理之总妙，无名目分别，踪迹显然；玄妙世界显了贤愚品位，名目等第；形色世界显了容貌形质，高下等级。形色乃有形之世界，玄妙乃无形之世界，隐无乃有形无形未显之世界。盖谓天地万物人极之形体，谓之形色；天地万物人极之性命，谓之玄妙；天地万物人神性命未显之总妙，谓之隐无。然形色世界以视、听、闻、尝可得，玄妙世界以视、听、闻、尝不可得。因形色乃明见之世界，玄妙乃未见之世界，隐无又未见未见之世界，真主原有又是未见未见之本然。欲使视、听、闻、尝司能测其津涯，窥其毫末，岂能得哉？所以天地万物人极之形体浊而有朽，因染于火、风、水、土之侵构，重重帐幔；天地人神万物之性命清而长在，原无喜怒愁恼，禀自清真隐无，蕴含万理之总妙，纯清无滞。思议参度，了不可得。真主清净本然，又是至玄至妙之至玄至妙。大抵清能透浊，浊不能贯清，所以光清于风，风清于水，水清于土。故陆行百里，水行千里，风行万里，光照无极。人不能见神鬼，神鬼不能见天仙，天仙不能见性灵。故论及形色之玄妙，不可以比玄妙之玄妙；玄妙之玄妙，不可以比隐无、能有、至极之玄妙；隐无、能有、至极之玄

妙，又不可以比真主本然之玄妙。真主本然之玄妙，是至极玄妙、玄妙玄妙、玄妙玄妙之至玄至妙，天仙人神之称赞解悟所不可及者。所以真主本然之玄妙，自能贯彻隐无、能有之玄妙；隐无、能有之玄妙，自能贯彻玄妙世界一切性命之玄妙；玄妙世界一切性命之玄妙，自能贯彻形色世界一切形体之玄妙。盖谓形色世界凡有一物，玄妙世界莫不以本然贯彻之；形色、玄妙世界凡有一物、一命、一性，隐无世界莫不以本然贯彻之；形色、玄妙、隐无一切世界凡有一物、一命、一性、一理，真主莫不以本然贯彻之。总谓形世之万物，玄世之万命，万性，隐无世之万理，譬若丹青成于画工，文章显于才士。盖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犹文字中有一字，必有一字之义。未有无画工而成丹青，无才士而显文章。文章不即才士，而不离才士，非才士自无文章；丹青不即画工，而不离画工，非画工自无丹青。成文以笔，寄道以人，所以人能弘道，道不远人。真主谕云："随其处所，真主同于尔等也。"又谕云："委实真主之本然，是贯彻万物者。"昔有瞽者，问曰于有目，曰："日之大如盆，其光如灯。"他日扣盆以为日，揣灯以为光，识者笑之。此知之不切，以耳为目，虽处照临之下，如同长夜。故见同于众，不为明目；听同于人，不为聪耳；知同于俗，不为灵心。

真主之本然动静，相同于人，如筋切命，如舌连

心，一息间断，则身命两离。盖真主之本然动静切于身命，而人茫然者，皆缘这浮情绊子结住了眼、耳、鼻、舌、身、心。譬如眼贪色，则听不聪；耳贪声，则视不明；口贪味，则义不分；手贪取，则利不公；身贪眠，则功不成；心贪世，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见道不真。因这些绊子一个结就一个，灾祸帐幔重重遮蔽。真主谕云："他们是聋的，哑的，瞎的，所以他们不解。"又如蝼蚁居七重塔底，觅禄治生，奔忙一世，未尽塔底之限，虚生浪死，逐队随波，岂知塔外之宽洪？须要知天地人神万物，皆以色妙而有。色者，形体也；妙者，性命也。一切形体无生，赖之一切性妙；一切性妙，赖之一切命灵；一切命灵，赖之至圣之大命；至圣大命，赖之真主与活之动静；与活之动静，赖之真主永活之动静；永活之动静，赖之真主本然也。今吾人又是色世中性命之一物，将观听知言、生死贵贱一切踪迹，以证夫真主之使人观听知言、生死贵贱，是真主之动静同我矣。再以使人观听知言、生死贵贱一切恩典，以证夫真主之本观本听、原知原言、自能自为、永活永立，是真主之维持同我矣。再以本观本听、原知原言、自能自为、永活永立一切动静，以证夫真主之至动至静、至玄至妙，是真主之本然同我矣。盖真主之本然动静、一切机微，虽简尽世竹，笔尽世兔，难可穷纪。其于于穆不已，体物不遗，乌能罄其玄微哉！

天 命

问：何谓以妈纳？

曰：天命之明德是也。

问：何谓天命？

曰：承领是也。

问：何谓承领？

曰：修此德而全此命也。《真诠》曰：以妈纳乃明德之本源。朱注解："德者，己所独得，亦人之所同得。"然人各有品，所得不同：天仙跟随的以妈纳，圣人爱护的以妈纳，穆民承领的以妈纳，迷人等待的以妈纳，谗人黜退的以妈纳。天仙有顺无违，如海内明晶，故谓跟随；圣人戒慎恐惧，如妆台明镜，故谓爱护；穆民习学循规，如借贷受托，故谓承领；迷人望人指点，如失路迷津，故谓等待；谗人永无赦宥，若失印叛员，故谓黜退。诸家不明受命之原根，或言性善，或言性恶，或言善恶兼，理气空无，未有定论，而天命之旨隐矣。真主谕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美端庄里，然后将他归于低中之至低。"端庄者，命也；至低者，身也。命有清浊，品逾牛毛，圣智贤愚，先天已判。性有二等：一曰真性，二曰生性。真性与命同源，乃仁、义、礼、智之性，所得先天；生性因形始具，乃火、风、水、土之性，所得后天。生性亦有二等：一曰阴阳之性，二曰父母之性。阴阳之性乃前定大海，囿于万变不同之时光；父母之

性乃气禀清浊，染于万变不同之习俗。若水灌林园，随物变化。均色也，而有青、黄、赤、白；均味也，而有苦、辣、酸、甜；均性也，而有温、平、寒、热。若尧之与丹朱，舜之与瞽叟，周公之与管蔡，下惠之与盗跖，孰非天命，而性不同者，何欤？若必欲人人合辙，是犹泥胎木托，表里皆同，木马木牛，内符外异，岂足以见造化之全能？传谓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性亦同然。桃核生桃，李核生李，河淡海咸，江流泉注，此可以验真主之前定。虽染于时令风土，不过如南桔北枳，蜀锦吴绫，形味略殊，大约由主人之迁就。

或曰：性命切于人身，至隐至微，何以分之为二？

曰：譬若雨之于云，雨非云也，非云无雨；烟之于火，烟非火也，非火无烟；光之于日，光非日也，非日无光；阴之于阳，阴非阳也，非阳无阴；性之于命，性非命也，非命无性。分之则有先后，合之则为一体。真主付与以妈纳之真光，显于性命之本然，又是至玄、至妙、至隐、至微之特恩。若火之踪迹显于水则温，春之踪迹显于物则荣。然水无火则凉，物无春则枯。惟反其受命之原来，则识镜一清，真光毕现，先天之灵明与后天之觉照，譬若甘蔗浆中，滋味各显。缘经云："真主造化无极之全体，乃至圣清净之命。"譬如造糖之人，从头一滚取出洋糖，二滚取白糖，三滚取红糖，四滚取浑水糖，五滚取黑体糖，六滚所存渣脚。列圣之命如洋糖，贤人之命如白糖，穆民之命如红糖，罪人之

命如浑水糖，背逆之命如黑体糖。天仙神鬼之命亦从这蔗汁中次第而取。至于渣脚，上浮而轻清者，取为生灵草木之命性，下沉而重浊者，取为金石水土之性。故经云："至圣之命确然，他是一切命灵之阿丹。"真主以重任寄于天地、山川，不敢承领。惟人勇敢应承，尊大主命，天地、山川，乃指天仙神鬼、禽兽水族等类而言，解见"因教"。列于四班，叮咛告谕，仲修曰："人生有五时三会：一、原无之时，二、命有之时，三、命连身体之时，四、命离身体之时，五、复活之时。命有之时，会于妙世；命连身体之时，会于色世；复活之时，会于后世，即俗所谓三生者。然妙世有命无体，不属声音，虽有灵觉，譬之良工不能造无材之器，太师不能奏无形之乐。主命天仙取阿丹脊骨中之尘星，即古今圣智凡愚之子种，与古今圣智凡愚之命配，列于四班，受主呼唤。谕曰："莫非我不是保养你们之主么？"于是，应否各半，此时定古今的颠逆。譬之轰雷震地，有耳能闻，皓日当空，明者自见，惟聋聩者无与焉。故诗云："一轮明月七万天，大家明暗各相掩。要知他日长生乐，定是当年近主边。"然后以妈纳具于穆民之心。真主谕云："你们不知以妈纳是什么，虽然我把他转做光，凭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穆民得此真宝，方能认识真主，诚信后世。先天而为受命之根，中天而发遵命之花，后天而结复命之果。知来知往，知显知微，若灯烛之于昏夜，日月之于高天，虽时阴霾蔽暗，自是长明。此普慈中寓有独慈恩典。穆民承此内外全恩，如持重宝行于险路，步步犹虞（犹豫），自能完璧归主，复蒙独慈。所谓承领以妈纳者，属于穆民。

穆民既为承领以妈纳之人，则一切主命皆性灵前

约，世态波迁，尘缘易垢。圣人云："指掌管我的主发誓，的实你们一人的以妈纳也不能端正，须要心正。心也不能端正，须要舌正。舌也不能端正，须要行为正。"凡人遵行一切特讨挖特讨挖译曰"附余"，除天命、圣行、当然之外，凡行一切好事、能利人利物者。及附余斋拜施舍，止算十分之一。若遵行一件天命，竟得九分。因天命真主所命，撇则有罚；附余先贤所行，遵则有赏，撇亦无罚。天命为一切功课之首端，即遵行一切天命，如把钦月斋、散天课、游哈直译曰天房，孝养父母、接绪亲戚止算十分之一，若交还纳妈资，竟得九分。因纳妈资是头一件天命，真主所喜，列圣力行，认实之光亮，归信之原根，坟内之明灯，考算之支对，过桥之路引。纳妈资为一切功课之首端，如遵行五时纳妈资及一切天命、特讨挖、附余、斋拜、施舍，止算十分之一，检点饮食，竟得九分。因饮食乃滋生之源，必其营谋合义，功课方能受准。若一口不洁不明之物，或隐昧，或窃取，或巧诈，或虐索，或增利，或博奕，虽办功殷慎，主命天仙将一切功课勾抹，仍送火狱。饮食又为一切功课之首端，如检点饮食，交还一切天命及特讨挖、附余、斋拜、施舍，止算十分之一，你叶特译曰举意虔诚竟得九分。因你叶特为真伪之源，如或沽名钓誉，妄自矜夸，或作或辍，外是内非，嬉戏谈笑，衷无至诚，主命天仙

将一切功课勾抹，仍送火狱。你叶特又为一切功课之首端，如或虔诚你叶特、检点饮食、交还一切天命、特讨挖、附余、斋拜、施舍，止算十分之一，野格你定信竟得九分。因定信乃虔诚之本，盖信不定则意不诚，意不诚则拜不真，拜不真则一切食饮、天命，特讨挖、附余、斋拜、施舍、赞念皆成伪果。野格你又为一切功课之首端。北狄入楚，楚人遗之胡桃，择其大而轻者，碎之无肉，众皆笑之。盖千瓣之花无实，高耸之稻无浆。

天经谕云："的实一切眼不瞎，然是他格勒卜瞎了。"因格勒卜乃心之第二重，以妈纳书于其上，良性光所显。他们有格勒卜，然后凭他参悟。异端左道，眩惑人心，若行商遇劫，以保者稀。故降经差圣，直指迷途，使有耳者能听，有目者能视，有心者能思，有身者能行。以能听、能视、能思、能行之耳、目、心、身，而不能励精勉学，顾谋主命，复还原品，何异自缚其足，欲超高远；自蔽其目，欲辨东西？故经谓："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寻学为开茅，念习为布种，廉耻为清净，计较为培养，工夫为时节，忍耐为寒暑。日复一日，种自发露。形于萌蘖者，为赞念；形于枝干者，为拜礼；形于花叶者，为嘉言；形于红翠者，为品级；形于馨香者，为声闻；形于果实者，为结末。故物有三时：春种，夏华，秋实。身亦有三时：记想者，身之

春；赞念者，身之夏；力行者，身之秋。是兹物类，不能同等。

故以妈纳之动静不能一致，名虽正教，身心无涉。若木偶而衣，勉充人类，仪表虽同，其实非人，不得谓之穆民。其次，口虽赞念，舌不关心，若纸花满瓶，灌之不活，妍媸虽同，终不结实，不得谓之穆民。其次，念拜虽工，心怀狡谲，若奸佞立朝，阴戕国政，貌似可亲，实如鸩酒，不得谓之穆民。其次，办功虽慎，悖逆君亲，若石圃栽莲，灌之欲活，其功虽殷，其花日萎，不得谓之穆民。其次，要誉施舍，骨肉寒心，若市狗悬羊，表里弗一，剜肉医疮，无益有损，不得谓之穆民。其次，贫难忿怨，富足骄奢，无礼无义，不忍不慈，不得谓之穆民。其次，居上不宽，处下不敬，惟逞己能，不知有主，不得谓之穆民。穆民之称，在承顺以思略目。天经谕云："凡人，主上把他色德而在以思略目上开明，他就在主的光上。"若人从以思略目光上无分，他就为背逆之黑矿。凡人把色德而在背逆上开了，就在邪魔引诱、私性搅杂的位分。色德而，第一层心，名以思略目，译曰"令行禁止"。仲修曰："予按经云，心有七层，以象七天。每一层天有一个行星，每一层心有一个宝矿。行星以运四时，宝矿以任万事。第一层正道之矿，名色德而，此矿居心之皮，邪魔每扰无间，人从此处看守，则以思略目之门开，邪道之门闭。第二层明德之矿，名格勒卜，真主

将以妈纳书于此重，所以穆民凭此参悟。第三层恻隐之矿，名使阿伏，凡喜爱人，恻隐众生，不能越过这第三层。第四层照见之矿，名府哇得，此矿所见之事不假。第五层喜主之矿，名哈白特，此中再无别喜，惟独喜主。第六层妙世之矿，名数外打，此矿是主上奥妙的泉眼，机密的宝库，凡妙世开明与尊前知识，朗然透彻。第七层光显之矿，名母核折，此矿是主上一切动静之光耀，显著此中。”是兹等类，虽同拜礼，不过要誉沽名，妄希天宠。若二人疾趋于道途，一人被逐，一人追赶，其行虽同，其心则异，虽闻劝诫亦知儆醒，及为物欲所侵，依同醉梦。又如无灯之人与有灯同行，忽遇歧路分程，无灯自暗。此皆不学之故。圣谕云：“精通之言，乃精通者之失物。彼一见之，必然收取，珍重而恐复失。然不居奸邪者之心，以其非彼故物也。”

盖学不明，则无以坚志；道不明，则无以察理；心不诚，则无以认一；舌不赞，则无以征信；身不行，则无以立功。虽同人类，身心已死。是兹窄狭，设遇无常，如囚禁锁，忧畏难堪，罪愆之报，不可具说。第一罪有学之人身不行道，不行于同教，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同教；第二罪有财之人不能供膳孝所，教化一方，使人不以道，不能教化一方；第三罪搬唆之人阴嫉良善，辩乱是非，使道不行。有财者吝，如是等辈，同于瘟疫，撄之者毙。伤残之状，复如春华满林，忽遇狂风骤雨，摧折枝蕊，采为薪樵，仅供膳火，而以妈纳之生气息

矣。故承领以妈纳者，不同于护善；等待以妈纳者，不同于承领。等待如失路之人欲人指引，承领如负欠之人望人追究。所以尧舜千善，不如桀纣一善；桀纣千恶，不如尧舜一恶。是赖名言教谕，急力追讨；譬之火隐石中，非镰不发，珠藏蚌内，无锯不开。设中弃不中，才弃不才，何异坐视火焚？难免尸位之咎。故教有三等，以舌教、心教、命教；听亦有三等，以耳听、心听、命听。舌教者，飘人之耳；心教者，贯人之心；命教者，契人之命。耳听者，过而不留，春风槁木矣；心听者，居而能遵，春风荣树矣；命听者，纳而能化，膏雨渥畴矣。故教以心命，听以心命，然后经不虚降，圣不虚差，天国不虚设，地禁不虚有，承命而来，奉命而往，原始要终，直达真境。盖以妈目释曰教领担一方之任，其所以训导燮理，关切非轻，勿谓肥甘自膳，仅养妻子。后世公判之期，又非独学者有财之罪，试问训导何人？在以妈目不能辞其责也。

前定

问：好歹属主前定，又云真主独悯念贫人。既悯念贫人，何前定之不一，而有夭寿穷通、富贵贫贱、饥寒饱暖、祸福安危种种不同之异变？若云自取，焉属前定？既由前定，何能自取？

曰：前定如大海，自由如舟楫，事因若风涛。无大海自无舟楫，是前定不离自由；无舟楫不显大海，是自由不出前定。譬之五色、五声、五味为前定，变化五色、五声、五味者为自由。前定如梁柱，自由如装修，变化如粉饰。无梁柱自无装修，无装修自无粉饰。粉饰不离装修，装修不离梁柱，梁柱不离匠作，匠作不离主人，分之不离，共之不合。

曰：前定之说既得闻命矣。真主造化前定，愿闻其概。

曰：真主运无极而开众妙之门。无极者，仙笔也，是笔蒙真主之观看。笔不能受，分为两歧：一属于性，一属于命。性命之变，不可胜穷，然后圣智凡愚、天仙神鬼、水陆飞行、草木金石之本然先天已具。经谓："如白蔗浆中取出许多滋味，成者自成，败者自败。"后自性命之余浊化为至宝，是谓太极。是宝蒙真主之观看。宝不能受，分为两开：一属于水，一属于火，水火相构，变幻无端。天地为庐舍，日月为丹药，万物为良材，四行为作用，四时为良工，阴阳为良相，天仙为良将，然后草木金石、水陆飞行、天仙神鬼、圣智凡愚之本然后天毕露。经谓："欲识先天真种子，眼前一一发根苗。不是匠作舒能手，长短焉能各适宜。"盖色声香味乃草木金石之本然，无草木金石，则色声香味不显。赤白青黄、清浊高下、馨香臭秽、苦辣酸

甜，物之原有不能减，物之原无不能增，此草木金石之前定也。羽之属风，风之族不可胜纪；鳞之属龙，龙之族不可胜纪；毛之属虎，虎之族不可胜纪；陆之属虫，虫之类不可胜纪。羽飞于天，鳞潜于水，毛行于山，虫穴于土，反其所能，不化则死，此水陆飞行之前定也。仙凭光造，纯清不违；神凭火造，遇物则焚；鬼从阴生，妨功嫉善。天仙在天，神居歌扶，鬼盈世间，是兹三品。若海咸河淡，流而不同；风共钟声，两体各别。反其所任，如移泰山，此天仙神鬼之前定也。圣人醒而不寐，乃爱护以妈纳；贤人寐而后醒，乃承领以妈纳；迷人似寐似醒，乃等待以妈纳；谗人长寐不醒，乃黜退以妈纳。虽同居共止，品逾牛毛，此圣智凡愚之前定也。

〔问〕：自由若何？

曰：深山老树合抱之材，虽美无济；墙花路柳，千无完枝。五谷之属，种非其时，或为鸟啄，或遇虫咀，或苗而不秀，秀而不实，黄金罹败子之手，宝玉积焚屋之下，此草木金石之自由也。家禽野鸟、海鲵池鱼虽同寄于山木之间，遭逢不一，虎豹豺狼终罹猎手，千足之虫毙于盲人之足，此水陆飞行之自由也。仙无赏而办功，鬼知罚而不悔，神之善者与天仙为邻，恶者同鬼祟共伍，此天仙神鬼之自由也。盗跖竞富，颜子安贫，巢由洗耳河边，视富贵如探汤，夷齐饿死首阳，恶不义如

鸩毒，忠良死节，邪曲偷生，此圣智凡愚之自由也。

曰：自由可属前定欤？

曰：自由不出前定。昔尔哑哼勒功业过于天仙，学识贤于列圣，位居仙首。见御前金牌之上书倚卜里私乃主仇敌，仙首曰："倚卜里私谁也？愿往诛之。"真主谕云："我知之事，尔所不知。"后以高傲被贬，永堕下极，乃知倚卜里私即己名也。何则？盖真主从七层狱火造化倚卜里私之形体，譬之火石沉于江湖，与他石无异，及接以煤铁，则本体之火自燃。升之也，实罚之也；罚之也，实用之也。又如自鸣钟按时则鸣，烟火树触景而发，非有灵明者运其机巧而谓二物之自能，是必抚掌大笑。天经谕云："我在地狱上造化许多人神，他们有眼不凭他观，有耳不凭他听，有心不凭他思，他们是聋的、哑的、瞎的，所以他们不解。"是自由不出前定也。天经谕云："委实我欲造化一代位之人，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之形体。"是时，群仙拟议，以为此人有欲。真主谕云："我知之事，尔等不知。"后因麦果被罚，永住尘世。何则？盖真主用五土造化阿丹，实以有形之体治有形之世。譬若鹏飞万里，自落窝巢；宦客行商，终归故里。罚之也，实升之也；升之也，实用之也。天经谕云："我若喜他时，我是他耳、目、手、舌，然后他凭我听，凭我观，凭我取，凭我言。"是前

定不离自由也。

曰：真主能更转前定，何如？

曰：更转亦属前定。非前定自无更转，非更转不显前定。《府尔歇你》尊经，主命仙笔书于未有天地人物之前。至圣穆罕默德生于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后，二十三载更转万变，一字一事若合符节。尔撒圣人行于郊原，忽有呼其名者，圣回顾之，见一人立于破窑，上身赤露，下隐败垣。圣曰："尔欲何为？"曰："仆身无一缕，家无粒粟，愿圣代祈真主，少宽衣食。"圣允其求。久之，行于城市，见向之贫人身戴枷锁，因问其故，皆曰："彼强暴杀人者。"圣遂自悔，因悟此人之祸，缘我妄祈。彼二圣者虽圣哲天纵，睿智生成，犹不能挽其毫末，而况区区萤火之明、蚊蜢之智乃挽造化之玄机，回天运之未然，不犹夸父追日，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耶？故云：好歹属主前定。

清真指南卷之三

穷 理

问：理穷而后道明，道明而后识定。清真认主之教与三教何别？

曰：儒知而言浑，玄知而不切，释不知而自认。

〔问〕：何谓知而言浑？

曰：孔子五十知天命，其言则性与天道。畏天命，畏圣人之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子思：“天命之谓性，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既言命出于天，性本于命，不测无二，读此书者，即宜因教寻道，因道悟性，因性顾命，因命知天，因天思主。不二何物？不测何能？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使天下万世知有造化性命之真主，归真复命之正道。若身出于亲，养于天地，而成于真主，有此身者，即宜因身思亲，因亲思天，因天思主。身从何来？思从何出？造化从何有？奈何天子惟祀天地？诸侯惟祀山川？大夫惟祀五祀？士庶惟祀祖先？夫以天下之共覆共载，尚不宜人人而祀之，况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主，又焉能显自于天下？使

凡具性命者，若身之于亲，至诚念想，以为报本感恩之地。岂其无知醉梦，各拟臆见，祈仙祈佛，媚鬼媚神，欲使天下万世不惑于异端左道，背本忘真，不可得矣。身有父，国有君，二则乱矣。况各祀所祀，各求所庇，犹治丝而莫揣其端绪。要知天地如舟航，万物如装载，下民如客商，天仙如船役，真主如主人。主人不即船役，船役不即客商，识者必不错认。经云："天仙九品，上职者传明命，握死生；中职者旋天地，转日月；常职者掌风雷，司雨露，细及昆虫草木，悉属防守，无饮食嗜好违犯，奉公守正。"神者，次于人极天仙，男女、死生、饮食、嗜寐、顺违、功课亦与人同。鬼祟属于纯阴，长居在地，邪而不正。要知人魂不即神鬼，神鬼不即天仙，天仙不即真主。

惟《书》有云："幽则鬼享之。"将何以事真主，酬天仙，报天地？又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上帝不即郊社，犹天子不系天下。夫不事上帝而事郊社，犹不臣天子而臣诸侯。不事上帝，失下民之悃；不臣天子，失臣下之职。盖天子有势分之隔，上帝则人人可事也。《鲁颂》云："周公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一则曰天，一则曰帝，是上帝不可与天同等。天乃受造之天，受造者属于有形；帝乃行造之主，行造者本于无声。无声乃无始之有，有形乃有始之有。无始之有能为有始，有始之有不能为无始。

盖无始之有能成造一切天地，天地赖其倚顿；能变迁一切国土，国土赖其兴衰；能滋养一切群生，群生赖其伺察；能予夺一切性命，性命赖其有无；能赏罚一切善恶，善恶赖其升降。《易》云："乾元统天，为君为父。"又言："帝出乎震。"震乃太极之一端，是上帝自后天而有，太极又居上帝之先。然则，由无极而成太极者谁欤？紫阳解之以为帝者，天地之主宰。理难二是，必有一得。似此至要关头，莫能核实勿惑。小民务释从玄，渺渺未有定见。总不悟孔子之所言"天非覆育万物之天，乃造化天地万物之天，"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春秋以来，邪说暴行，异端猖炽，孔子作《春秋》以正纲常，尊真天以破迷教。盖以为万物之主，莫尊于天。天者，理也，理极则无出乎其上，不然何以谓之命？何以谓之性？何以天命便成性？子思所学，必蕴孔氏真传，孟轲而下，鲜有能知。即若昭昭撮土；卷石一勺，据未有天地山水之前作何形像？盖无极生太极，太极本无极也。无极为大能，太极乃原种，万物之理，自微而显，反之本身，便是造化天地一个样子。子思溯本穷源，追思赞叹。注解一处而言，不惟不识子思所学，亦不能开万世心眼。故曰："儒知而言浑。"浑则浅者，不能易人，故二氏得而乘之。

老子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名，运行日月；大道无情，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夫寓屋知主，受物知人，不知强名，何以立教？须要知天地之大，如何生育？日月之恒，如何运行？万物之繁，如何长养？“强名曰道”，道者，导也，路也。譬若国之法，军之令，可遵可行，乃造物之权能，而不可言造物之原主。今试置婴儿于道途，虽受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能保其自生乎？即在父母襁负之中，犹有饥寒疾苦之患，何况路处？又如工匠作器，必有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然后物物有则。今规矩准绳既无灵明知觉自为方圆平直，必假匠作，匠作又居器皿之外，不属规矩准绳，可知真主不系大道，大道不系天地万物。不知其体，惟知其用；用非即体，体非即用。人〔夫〕无源之水，不能自流，无本之花不能自发，且其视造化为荒唐，藐乾坤以无主，普天称帝，元始为尊，或言三清一气，或言金阙化身，若世乱分崩，同〔罔〕知共〔其〕主，故曰“玄知而不切”。

不切，则智者不能无疑，故释教得而抑之。以为上帝犹朝于佛，佛能造化天地万物，诸天世界皆牟尼之化境，沙数恒河，应身说法。彼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闻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夫佛乃梵王之子，生于周初，欲了生死，雪山苦行四十九年，得成圆觉，遂自矜傲，以为天上天下，惟我独尊。既知有我，我从何来？生我何人？覆我何物？我若自主，了无生死，既有生死，何能自主？当日为其所难，今日不能为

其所易，从前说法，种种皆虚。以色见我，我居何处？以声闻我，我居何所？如如不动；动者何人？了了长存，来去何所？似此至要玄关莫能测实，而谓寂灭、空无，因妄而有，幻合此身，弃亲如土，乃欲超越四行，了脱生死，何异水中取火，木里求金？故曰："释不知而自认。"自认则愚者不能无信，故迷道得而宗之。儒、玄不察，亦委下风。世道波迁，弊端益甚。

夫天之降生圣人也，有真主之明命，故能别圣品之崇卑；有天仙之传令，故能得真主之真言；有天经之指迷，故能参造化之终始。自阿丹之生也，钦差三百一十三位圣人，敕命天仙降天经一百一十四部。悉天地之原始，阐人神之秘密，究性命之从来，明万物之归宿。昭著西方，炳若星日，圣圣相传，道同辙合。自佛氏起于天竺，珷玞乱玉，鱼目混珠。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乡原。恐其乱德也。"若非灼见真知，鲜不众唯亦唯，众趋亦趋。或曰："孔子知而不言，何也？"曰：孔子迷〔述〕而不作，不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一腔实学见于《周易》，虽文武周公无以过之，况七十门徒又焉及孔子所知？故曰孔子之所言天，非覆育万物之天，乃造化天地万物之天也。不然，天与地偶，何不言地而独言天？此理昭然，不辩而知。经云："真主自证，再无别有，惟有真主；人祖我证，再无有主，惟有真主。"真主自证，证主之能命有无；人祖我证，证我之受命终

始。能命有无，故能成造天地万物，实与天地万物无干。凭天地万物，足以自证其大能。受命终始，则有男女贵贱，夭寿穷通，概不自主。参己身之动静，足以证真主之全品。先天无色相，证于真主之本然；后天有形神，证于真主之妙用。此清真之至理也。至理不察，则德无能明；德无能明，则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则家不能齐；家不能齐，则国不能治；国不能治，则天下不能平。盖天下同此德也。夫妇之愚，能知能行，以其有己身之作证。经云："凡人认得自己，始认得造化之真主。"是理不明，所谓信道不笃，虽有万行，若雨时之水，易盈易涸，本末先后，错乱颠倒。故明德之本，莫先于认主，君亲次之。

天下知主命之当遵也，故臣不敢不忠，子不敢不孝，弟不敢不恭，友不敢不信。动必以礼，行必以义，持身必以廉，愤发必以耻，驭众必以仁，待下必以宽，所欲必与聚，所恶必勿施，是谓顺命。顺则天堂之征，死归极乐，与天仙为邻，永享其福。反是则奸悖矫谲，暴戾贪淫，薄刻之举，苛厉之行，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是谓逆命。逆则地狱之兆，死归极苦，与鬼祟相伴，永受其殃。人知死之不免，非乐即苦，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夙兴夜寐，以事真主，进思累功，退思补过。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不教而善，不化而行。家有不齐？国有不治？天下有不平乎？故回之与儒，教

异而理同也。惑于异端，则子不能似父，弟不能似师，况千载而下，真传或隳，即朱程数儒，未足以尽孔氏所学。清真教本主命，不假思议，不系搀杂，开辟以来，如绳贯珠。释氏之学，杂于回儒，若甘草甘遂，共之必反。玄门道在一天，为神者师，而不能复命归真。三教之理，各执一偏。孟氏有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今之儒者，多习杨墨，是又儒门之异端。诚能阅我真经，洗其宿染，则几于道矣。

格物

真主谕云："我不造化一物则已，第造一物，本以为人。"圣人云："我不见一物则已，第见一物，便认得主。"《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敢问物如何格？曰：物之大者莫过于天地。上而日月星辰、风雷雨露、霜雪雹电；下而山川湖海、草木金石、羽毛鳞甲，此物之现于天地而人所共见者。然万物不能自立，必赖于两仪，两仪必本于太极，太极必本于无极，无极必本于真一。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性之原果，两仪乃万形之原本。形不离性，性不离命，命不离理，理不离真一。真一有万殊之理，而后无极有万殊之命，太极有万殊之性，两仪有万殊之形。譬如一部文章，千行万字，起伏纵横，莫不有至理妙义

安藏于章句点画之间，然后发而为体，为式，为声，为韵、为姓氏品级、高下贵贱、小大长短，得于心而应于手，运于笔而挥于纸。表里精粗，巨细隐显，莫不鳞列星布，谆诲指掌。凡墨翰之洞切，则知为文士之才能。设谓文章非文士所作，乃自然而成，是必抚掌大笑，以为言之谬诞。法象之巨，万物之繁，岂无主而能自成乎？

或曰：真主化生万物，即付以万性、万命、万理，而独具于人。人之品若是其贵，人之灵若是其甚欤？

曰：宇宙无人，天地亦属无用矣。经云："真主要展扬自己，造化了阿丹。"又谕云："凭属我的吹与他，只为在他里要隐藏认实之宝。"以故造化之原，天地之秘，仙神之奥，性命之微，万物之理，莫不尽付于人。论色世，则天地为一大世界，而人居其中；论身世，则人为大世界，而天地居其中。譬之镜能烛万物之影，物过而影不留于镜；心能格万物之理，理得而物不染于心。所操者约，所应者广，所得者显，所知者微。天地为宫阙，日月为庭燎，列宿为镶嵌，金石为珍藏，风雨为洒扫，雷霆为号令，四时为传递，云霓为锦幔，山岳为屏设，河海为池沼，花木为文彩，水陆为珍馐，邪魔为舆仆，率土为臣民，仙神为使令，贵贱为剧场，物用为戏具，万有为画谱，普天为妆台，至人为镜子，真主为美人，两世为镜袋。故真主谕云："我不

造化人则已，但造化人，本为认我。”认影以镜，认主以心。心有七层，以象七天。每一层天有一个行星，每一层心有一个宝矿。即若第一层天，太阴星；第二层天，水星；第三层天，金星；第四层天，太阳星；第五层天，火星；第六层天，木星；第七层天，土星。心亦有七层：第一层心，正道之矿；第二层心，明德之矿；第三层心，恻隐之矿；第四层心，照见之矿；第五层心，喜主之矿；第六层心，妙世之矿；第七层心，光显之矿。行星以运四时、宝矿以任万事。周身为国土，百骸为臣民，五官为司守，学问为甲兵，才智为文臣，嗜性为武将，真经为律令，心腑为京畿，命灵为皇王，以妈纳为帝师，天仙为觉兆，圣人为导引。所以轰雷不惊孺子，蛇蝎不毒婴儿，莫不有至神至奥默诲醒令，隐隐于欲发未发之先。故真主谕云：“在每一个栈道里，我是他引领护送之人。凡疑难消息，我显与他，我指点开他的蒙蔽。”大哉，真主！隐恩慈于默默，示进退于冥冥；仰不能测其高，俯不能度其深，前不能究其始，后不能穷其终；探之如吹影，思之若镂尘；如灼目之电光，醒耳之音乐，过鼻之香风，入口之滋味，得心之梦境；如月在手，若香满衣，似有而无，似无而有；左右前后，上下表里，杳不可得，玄妙玄玄妙，思之难可寻。

或曰：既人为真主之镜，何用五土造化阿丹？

曰：因土能生万有之物，人能阐万有之理；土虽卑

而任者重，人虽微而寄非轻。真主谕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美端庄里，然后归于低中之至低。"端庄者，命也；至低者，身也。身有五官，外应万物，内函万理。入目者色，青以娱肝，白以娱肺，黄以娱脾，赤以娱心，黑以娱肾；入耳者声，角音和肝，商音和肺，宫音和脾，征音和心，羽音和肾；入口者味，酸以益肝，辛以益肺，甘以益脾，苦以益心，咸以益肾；入腹者食，木谷宜肝，藤谷宜肺，草谷宜脾，肉谷宜心，水谷宜肾。是有万物不可无五官，有五官不可少万物。以身应物，则物繁而身简；以物应身，则身微而物该。设使五官易其位，百物移其司，则不能也。故肝主木而应春，其位东，于身为筋而力生焉；心主火而应夏，其位南，于身为舌而言发焉；肺主金而应秋，其位西，于身属鼻而气通焉；肾主水而应冬，其位北，于身属耳而听闻焉；脾主土而应于四季，其位中，于身为形而色润焉。人身之内各分其职，万有之物各从其类。设使五脏易其司，南北易其方，四时更其令，又不能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问造化五色之源，则谁为之点染？音不过五，五音之变，不可胜听，问造化五音之源，则谁为之泄露？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问造化五味之源，则谁为之和调？谷不过五，五谷之用，不可胜食，问造化五谷之源，则谁为之于种？六十六种物性之寒，六十种物性之热，五十四种物性之温，

六十八种物性之平，天地一物，人身一用，造化一理。大哉，真主！隐恩慈于万汇，产百物以滋生，使灾伤疾患得蒙治疗，老羸癃残咸登寿域。思不能赞其全，想不能模其似，广不能测其大，细不能窥其微。不囿物，不同物，而不离于物。感之形逐影，应之声在钟。以为远也，视之无形；以为近也，听之无声。若寻春于花，花非即春；觅钟于风，风非即钟。无方位、处所、气质、时光，而不离于人者。若筋之同命，舌之连心，一息间隔，则身命两离。

或曰：羽毛鳞甲之族，如卵生者禽，胎生者兽，湿〔显〕化诸物亦有运动知觉，较人之性命何别？

曰：凡兹禽兽、昆虫、草木、金石，于后天而显化其有者，悉属阴阳之代书，不同于天仙人神，因其无灵慧之命，各具一能。惟其一能，则任性自专，若金之性刚，木之性柔，水之性活，火之性燥，土之性浊。虽视听如人神，而不能察识物理，分别善恶，所以有驱杀禽兽之理，而无赏罚禽兽之条。虽属代书，实从能有。能有自原有而显，若无原有，自无能有。大哉，真主！任耕者牛，任骑者马，司晨者鸡，守夜者犬，捕鼠者猫，供织者蚕，酿蜜者蜂；驼高而卧负，象高而悬蹄；寒蛰促织，布谷呼耕，蚁移知雨，鹊垒知风。虽鸟兽昆虫之物，莫不有知觉，堪怜依人，为趋避祸福吉凶之状。大哉，真主！石虫土蜎，各遂滋养；昔尔滋喇依勒天仙奉主命

取穆洒圣人之命，圣言于天仙曰："你奉主命取我，我故之后，家眷谁为禄养？"天仙复奉主命，令穆洒圣人将礼拜寺内一石剖开，见二虫，口内各衔青草一叶。复喻云："似此石内之物，谁为保养？"又书云："蚯蚓无飞腾之技，上食槁壤，下饮黄泉。"**蚁肝蚊胆，机密能通。不然，何以南柯虚枕，夫和妇顺，**昔有一人能通昆虫之音者，偶卧大石之上，闻蝼蚁语其类曰："昨遇一道人，言三日后此处当有大灾，可速徙之。"至明，果为主人建屋，掘石平基，视之皆空穴矣。又一生卧槐树之下，梦至一城，见城额书"槐安国南柯郡"六字，继为国王驸马，夫妇和偕，极其优俪，后因罪犯被斩。及觉，乃知为梦。因悟槐树之下必有奇情，掘之见一蚁穴，城郭宛然，众拥一尸，掘土殡之。**比屋重楼，主失臣亡？**咏蜂诗云："一主当朝万姓归，百花取蜜送琼扉。笙歌彻夜家家乐，失主离巢处处飞。铠甲不闻原野弃，刀枪长见贴身随。微蜂尚识存忠义，愧杀欺君卖国贼。"**寒冰鸟覆，兆周室之将兴；**诗雅：姜嫄出祀于郊，见大人迹而履其拇，随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爰娠而生后稷。置之寒冰，飞鸟下覆；但置平林，狼哺乳之。此周人所生之始也。**枯井鸠飞，感圣人之天纵。**大圣穆罕默德事，解见圣赞**慈鸟反哺，**慈鸟，鸟名，亲老毛脱，则反哺之。汉李密《陈情表》云："臣无祖母，无以有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乌鸟私情，愿乞终养。"**鸿雁孤鸣，**鸿雁，鸟之节义者。失偶不配，行则孤飞，夜则独宿。咏鸿诗云："哀哀鸿雁不离群，岂期失偶过天心。影度长江疑旧侣，风翻梧叶倏惊魂。夜静轮更沙上宿，秋凉只体度天门。愧杀于今孀雪妇，桃花人眼过西邻。**鹦泣上林，**昔明皇登位，见宫中鹦鹉，尽释之。后驾崩，使臣过陇山，见群鹦枝集，问使臣曰："上皇安否？"使臣曰："圣驾崩矣。"群鹦互相顾盼，哀鸣不已。故《乐府》诗云："只因圣德同天覆，犹在

枝头念上皇。”燕触孤冢。昔有孀妇者，闺处刺绣，以红绒缚梁燕之足。次年燕复来，则孀妇已死，绕屋长鸣。家人曰：“得毋〔无〕寻吾主母乎？今死矣。”随引至坟，哀鸣数匝，触坟而死。如是之情亲意切，不失其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伦。所可悯者，鹳诉驴鸣，苏赖妈纳圣人时，有二鹳巢为主人取其子飞诉圣前。圣人曰：“吾已祈于真主，倘再取尔子，命雷击之。”鹳归，见主人复登梯取子，二鹳认为雷击必矣。未至半梯，闻户外有乞丐，下梯取一币与之。与毕，复登梯而取其子，则雷已散。复诉于圣人，圣人曰：“雷已将击，因彼有施舍之功，主赦之矣。”驴鸣亦苏赖妈纳圣人事，解见《格论》。驼吼獐泣，昔大圣穆罕默德与外道战，身入重围，默祈真主，若出困地，宰一骏驼，以济贫赎愆。后果出围，圣择一骏驼，缚而将宰，驼吼，诉于圣人曰：“耶！欹差的圣人，似乎你之难以我赎罪，今我之难又将何赎乎？”于是圣人命将驼解释，易钱散穷，嘱于众撒哈白曰：“自此，凡因病患灾难而举意宰牲者，推之情理，皆属不可。惟施济之功，至捷至当。”獐泣，亦大圣事，解见《圣赞》。虽形殊音别，情属可矜。奈之何以嗜杀为常，残忍无忌？经云：“妄杀之条，以妈纳随刃而出。”虽清真食饮宴会不与释道同流，而廉洁顺命之士，食必究其源，理必审其当。一宰一割，必当正用，则生顺死安。譬若朝廷大宴功臣，充厨水陆，百味珍馐，裂土分茅，分所应受，较之聚盗为寇，劫掠资生，心术既异，禄养难同。故真主谕云：“我不造一物则已，第造一物，本以为人；不造化人则已，第造化人，本为认我。”若夫异端左道、叛主背恩之人，膏粱文绣，认拜不知，诚所

谓借寇兵而资盗粮，倾肥甘于沟壑。格物格理，不可不知。

性　命

问：清真言认拜之道是矣，但不知德如何具？命如何有？性如何赋？体如何成？邪正如何分？生如何来？死如何去？

曰：真主自止一之特恩，独予穆民之信认，而后明德明；从无色相之光明，造化灵觉之本来，而后灵命具；复从火风水土造化色相之本体，而后形骸全。有体无命，若乾坤无日；有命无明德，若日无光。体从命显，命从明德显，明德从真主显。天经谕云："天地不能载我，惟穆民之心。"故板德属主之镜。所谓明德者，不落声闻，不属造化，不系搀杂，无色相，无始终，回光不夜，慧烛长明，得则永得，失则永失，实由止一光明，传灯逐照，千烽万炬，从此发辉，虽经明灭，自与止一无干。譬之寻春于花，花非即春；觅香于风，风非即香。分之不离，共之不合。故经谓："我把他转做光，凭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所以穆民能认真主，是以所赐之真光仍照真主；迷人不能信认，皆缘无此真赐。若无果之花，同于普慈，虽经灌溉，终不结实。譬如月照乾坤，有水者露；风摇万物，不稿〔槁〕必苏，大

约不出真主之预定。故经谓："穆民方能有此明德；能保守明德者，方称穆民。"所谓灵命者，属主清净，无饮食寤寐，忧患悲恼，疾厄生死，有始无终，惟知一主，实由清净本然建立万有。天经谕云："如我把人端庄了，从属我的命上吹与他。只因在他里边，要隐藏认实之宝。"譬如宝印印物，千张万册从此发迹。设欲认迹为印，更欲转印他物，不惟体用不分，更且痴人说梦。所以真主能造化天仙人神，天仙人神不能造化一物之灵觉。

人之灵觉，论妙世，由土水火风、金石草木、禽动飞潜、鬼神天仙看至人品谓之升。因与命世切近，乃万物中高中之至高。形骸者，乃阴阳互合，变化成体，有男女老少，美恶长短，富贵贫贱，饮食寤寐，疾厄生死。譬若画工画画，必资颜料五彩，而后妍媸丑俊、蹙貌欢容、绮罗文绣、浓淡青黄各呈其质，而后画工乃备。然画工能画画，而不能使人行兽走，花香鸟啼。所以父母能孳生儿女，而不能使夭寿穷通，男女贵贱。譬之五谷花果，播植于土，而色香滋味，品汇万殊。乃真主赋物之全能，寄于火风水土。在天地亦不过因其物而长之，荣枯时节，亘古莫易。故经云："万物之性命，在主执掌中。"万物不能自立，惟主清净之本然独能自立。

人之形体，论色世，由天仙神鬼、飞潜禽动、草木金石、火风水土看至人品谓之降。因离妙世至远，乃万物

中低中之至低。天经云："的实主造化人于母腹中，一点精水，四十日成血，四十日成肉，再四十日，主命天仙写其衣禄干办、善恶无常，然后将属主命的吹在他里。"譬之自鸣钟，刻刻动转，自不知其动，按时即鸣，毫无差爽，岂不有灵明者调停其机关而使之然乎？昔筛赫隐于穷谷，郡宰召欲见之期以朝会而暮至。郡宰曰："何宴也？"曰："吾山下有涧，水涧无舟，既而舟至，有舟无人，候之良久，并无渡者。不意舟自来，渡后自去，是以来宴。"郡宰曰："尔欺我哉！岂舟竟自有，而复自渡者？"筛赫曰："舟既不能自有，天地岂能自生？舟既不能自渡，天地岂能自运？"况人神万物，等逾牛毛，夭寿穷通，错综万状？所以真主不离万物，若离万物，则万物皆毁；灵命不离身体，若离身体则身体皆死。无万物不能显造化之全工，无身体不能显灵命之妙用，无灵命不能显真主之全品。真主既造化天地人神万物，独以全体显之于人，以示人之可贵；以全理具之于人，以示人之可重；以全恩加之于人，以示人之可爱；以全任寄之于人，以示人之可托。天经谕云："我将命历三十六千色妙世界，在每一世界设一下程，隐一至宝，直至那日把他凭代位送到身体至低世界，将下程珍宝同行，亦不使一人见。"譬之爱子钦臣，远令他方，必为长途预备。虽历尽天涯，逍遥自得，而各国之风土人情、珍玩器具无不了彻胸

中，其知识见量，自不与株守者同比。天经谕云："我在一切栈道里，是他引领护送之人。从一切隐藏宝贝中，在色世用的，赐与带去；在归我用的，我为存留。凡疑难消息，我显与他，我指点开他的蒙蔽。所以归来时道路，在他上才容易。"人承是恩，须参性命之原根，从何而有？造化性命，所为何事？譬若牛耕马驾，犬夜鸡晨，各司其任，然牛、马、鸡、犬无灵慧颖悟，犹能服劳伺守，顺主人之命，问谁为之驱使？经云："后世取公之日，真主惟以畜类顺违之间，足为尔等证也。是时谕于违命者曰：'真主岂不曾命牛马诸物受尔等之降伏乎？'众皆曰：'然'。复谕曰：'诸物曾违犯尔等乎？'对曰：'未也'。'然则尔等为何违犯真主？'自此一问，皆无言矣。复谕于顺命者曰：'尔等命诸牛马耕负，可曾不行？或行，亦曾不如尔等之命乎？'对曰：'未也'。复谕曰：'尔等能一一皆如主命乎？'顺人至此亦无言矣。"夫顺命者，尚且愧其不能尽如主命，即如主命，犹惧罚以惩其微罪，况逆命之人，其哀惧追悔，惨恸悲伤，至此何益？吁嗟，悲哉！人为物灵，况降经差圣直指迷途，而不能了彻生死，复先天之约会，则当体之灯已暗，照物之明先亏，彻底昏盲，终成醉梦。

或曰：死生之道既得闻命矣，邪正之术何分？

曰：缘命世有四班，故身世亦有四等。若种之在

土，不能易黍为麦；花之在枝，不能变白为黄。一、穆特买胤纳，此圣人之性。圣人之性，光明无垢，宁定不迁，习主清净，得蒙亲授。按经云：圣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一班，无做中的位分。因近主尊前，始初凭"我岂不是调养你们之主"的那句敕命，动静多显，照临之下，得了调养。及至身世，应受主的提拔，一闻敕命，将似火镰的言语打在心石上，那喜主的火，从命的丝绵点着，将本然全施。虽亦有尘世之经营，那记想主的心肠，譬如一点油沉于海底泥内，与海水总不相合，有时脱身浮于海面，将无边海水踹于脚下，任海中有无限珍宝，总无系恋。倘得一点油，自然契合相挽。若得真火从此中点着，将自己全然施了。人之本然，亦是海中一点，属主的命，即若油在今世的海里，若得后世的吉庆与恩典的另一点油相挽一处，再得真主显然之火，把自己一个本然尽施。所以说习主清净，得蒙亲授。二、穆勒嘿默，此贤人之性。贤人之性受主醒诲，排难解纷，不虑而知，语默动静与主通彻。贤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二班，虽与首班相间，离主未远，起初凭"我岂不是调养你们之主"的那句敕命尚盛心中。及至身世，继凭尘世之波澜，邪魅之飙风，错节盘根，然受主调养的滋味，在他命的口中尚未失去。及受主的醒诲，敕命到心，不思而得，不虑而知。以虚假上认得的实，从的实上知是虚假。能知自己行为好歹，人心真伪。凭至道清净之水，中道培养之力，常道照耀之光，将以妈纳真种调养得时，开花结实。到了自己的全品，就得相对头一班的照临，虽不属于他们，也就同于他们。譬如种子下在土内，按时调养，从水旱灾蝗无虞，一粒转为数百粒，然亦不能变荞为稻，变麦为黍，虽非原种，亦同原种。三、涝挖买倚，此常人之性。非属无过，过而能改，埋怨追悔，再不复作。常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三班，虽闻呼唤，离主渐远，然从靓主之恩光

犹未自蔽，因他在三班之末，四端之首。然亦有三品：在乎中者，跟随喜主；在乎右者，跟随良性；在乎左者，跟随好欲。及至身世，亦有三等：喜主之人，教到主喜；良性之人，教到善事；好欲之人，教到罪孽。喜主之人亦有二等：一、从始至终，罪恶无染；二、始任自性，忽蒙真主思〔恩〕拔，凭圣教之真丹，将似铜铁的干办化为真金。譬如种子在土，始初调养未到，后经和风甘雨，虽然瘦小，一粒犹能数十粒。若是人力、天工两无所济，便自枯槁。故经云：“一半同吉庆人归，一半同薄福人归。”

四、暗马勒倚，此愚人之性。愚人之性，为恶降管，至死不迁，虽闻劝诫，不能醒悟。愚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四班，离主已远，虽闻呼唤，心内涉疑。缘造化命灵之时，乃由常人之余光降次而造，如前所喻黑体糖。黜退以妈纳，永无恕饶者。及至身世，亦有三等：一等属于外教，薄福黜退之人乃异端左道，不信正教之人；一等属于正教，薄福黜退之人乃不行正教，信随异端左道之事；一等属于正、偏二教，薄福黜退之人乃阴贼良善，颠倒是非，构讼起争，以快心志。或曰：“真主造化是等，何善恶之不均？”曰：“金凭火炼，玉以石攻，志不在火、石，要以成金玉之全品。譬之五谷果品播植于土，其枝干花叶未尝不经人力之栽培，雨露之滋养，小大长短，馨香红翠，妆成锦绣乾坤，及至根枯枝萎，叶落花残，无非取其子粒，始完造化之全功。孟子谓“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类拔萃，谓之结果。”孔子云：“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或曰：性命何晰？

曰：先天为命，后天为性。譬如种之与果，总是一般，人之性亦是。命之果在种时叫做命，在取果时就为性。天经谕云：“此后的实他们都归子我。”归主之命乃是心命，与真性相连，总谓之本然，所得先天；在

牵连身体之时叫做自性，因染于火风水土，在身命相配之后，所得后天。先天阳也，后天阴也，阳则无形，阴则有体。譬若笙箫管笛，吹之则鸣；日影风声，因形始露。所以命清体浊，命阳体阴，阴阳互合，而生男女。

心者，男也，男则似父，而微若乎母。惟其似父，故喜清而恶浊，乐阳而厌阴，贵高而贱下，趋吉而避凶。因本于真主之清净、妙栈之真有，故当醉梦而时醒，遇昏瞶而自察，逢过愆而知悔。龙腾豹变，蝉脱蜕飞。惟囿于嗜好之贪染，则魔随隙入，互相勾引，故阴气盛而阳气衰，心随性迁，命因体绊，忧愁思虑，恐惧悲欢，嗜想贪爱，在在牵扰，而心不得其正。心不得其正，则火具心生，焚其真宝。天堂之隔日远，不能认其归路，犹鸿毛而赘以铅铁，鲜有不坠溺者矣。

性者，女也，女则似母，而微若乎父。惟其似母，故贪得而恶失，厌贫而乐富，安居而不迁，好逸而忘善。因染于幻体之污浊，故当正务而逡巡，遇施舍而悭吝，逢祸患而不知，珠沉玉溺，镜暗灯昏。诚参于清净之从来，色栈之幻有，则回光独耀，魔无隙侵。故阴气衰而阳气盛，性随心正，体因命勤。虽食息起居，穷通贵贱，颠沛流离，时时悔悟，而性得其正。性得其正，则天乐性生，真光自露，地狱之隔日远，方能认其归路。犹金石而载之轻舟，鲜有不上浮者矣。

天经谕云："我将命从命世高品送至身体至低世界，途路遥远，爱恶之人众多，恐在一切邪道被爱恶所羁，忘却于我，从尊前所得恋爱上疏远。若我吹的踪迹要同着他，恋爱我的滋味从命的口中决不失去。"恋爱，谓之真心，被羁谓之欲性。理胜乎欲，则化奸为直，如御猛将，冲锋破敌，可建巨功。故经谓："乘纳夫私仙马，可到至高品位。"浩然之气，塞乎两间。欲胜乎理，则化直为奸，如从叛逆，煽祸株连，身蒙重罪。故经谓："自性邪魔乃当身之仇敌，蹶者、趋者是气，而反动其心。"故灵命之滋养凭学，学不足，则心无力，心无力，则不能制其嗜性，如犯驾之马，奔腾骤驰，驯之不易；嗜性之滋养凭食，食不足，则身无力，身无力，则不能坚其心志，如凌云之鸟，羽翼未齐，飞之则难。

或曰：嗜性既反正命，然则率性之道何如？

曰：性有二品：一真性，二禀性。真性与命同源，所谓仁、义、礼、智之性；禀性因形始具，乃火、风、水、土之性。经云："真主造化命智本源，乃一巨笔。"是笔蒙真主之观看，笔不能受，分为两歧，一属于命，一属于性，是谓真性。真性如珠藏蚌，禀性如蚌含珠，虽同体共命，贵贱各珠，惟凭正道之开示，而后真光乃露。又若木中取火，火具木中，是木中亦有真火，若为世火所侵，则火亦能焚木，本体之真火安在？所以嗜性能伤真

性。真性如源泉之水，其体本清，其味本洁，乃历城市既远，则人物之污秽染其清洁，是岂水之性哉？夫使率而果得其真，如尧舜之仁，汤武之智，伊尹之任，伯夷之清，下惠之和，孔子之时，率之则光风霁月，共之可容，道可行而教可兴；使率而不得其真，若桀纣之暴，始皇之残，商鞅之酷，盗跖之贪，王莽之乱，秦桧之奸，率之则烈火激水，遭之焚溺，道不可行而教不可兴。不知尧、舜、汤、武、伊尹、伯夷、下惠、孔子所存乎者心，而所制乎者性，如剑柄在手，群丑威服；桀纣、始皇、商鞅、盗跖、王莽、秦桧所纵乎者性，而所丧乎者心，如主人醉梦，纵犬噬人。所以经云："宰倒自家牛，天下皆宾服。凿石见真瑜，石屑非即玉。"又云："心为宝镜，灵命即其光明，嗜性乃为铁垢，垢胜则光减，光胜则垢灭。"惟凭学问之琢磨，才智之参想，明德之分辨，方可复命归真，永登天境。故经云："人从嗜性可贬之动静死去，然后从心间受夺之动静复活。"决然嗜性是纵恶者。设非真主提拔，圣教调养，焉能从自性拨转？所以性近习远，近则与天仙为俦，远则与禽兽不远。若夫丹朱不习于尧，舜不习于瞽叟，象不习于舜，周公不习于管蔡，盗跖不习于下惠，虽有圣父肖子，善弟贤兄，人定不能胜主。进而求之，倚布喇希默之于父，穆罕默德之于叔，努海之于妻，阿锡叶之于夫，正道之得失，天命之予夺关之。清真教本主命，

德具先天，圣人不过因其道而裁成辅相之。若由嗜性，所谓徇纳夫私。纳夫私，此僻道也。

四 行

问：《易》言五行，而清真独谓四行，此理何如？

仲修曰：何以言之？

曰：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故其用也。木主春而位东，其方震，其声角，其色青，其味酸。于身为肝，其藏血，其神魂，其液泣，其充筋，其华爪，其候目，其声呼，发而为仁；火主夏而位南，其方离，其声征，其色赤，其味苦；于身为心，其养血，其藏神，其液污，其候舌，其声言，发而为礼；金主秋而位西，其方允，其声商，其色白，其味辛。于身为肺，其养皮，其藏气，其神魄，其液涕，其侯鼻，其声哭，发而为义；水主冬而位北，其方坎，其声羽，其色黑，其味咸。于身为肾，其养骨，其神志，其液唾，其候耳，其声呻，发而为智；土主四季而位中，其方坤，其声宫，其色黄，其味甘。于身为脾，其养形，其藏意，其液涎，其候口，其声猗，发而为信。故木主于春而生于亥，凋于秋而死于庚；火主于夏而生于寅，衰于冬而死于癸；金主于秋而生于巳，休于夏而死于丙；水

主于冬而生于申，耗于土而死于戊；土播四气，生于丙而耗于卯，是为万物之母。

仲修曰：如子之言，仅知其用，而不知其体也。盖五行生克之理，清真造化之根。生克谓之后天，造化谓之先天，先天有根，然后后天有理。

曰：可得闻欤？

曰：真主不凭一物而造化天地万物，始于无极，成为太极，化为水火。火中储气，水里含尘，轻清为天，重浊为地。地之上水，水之上气，气之上火；火清于气，气清于水，水清于土。其为体也，土浊而水活，水行于土，土不碍其为水，水清于土矣。故镇静者土之体，发育者水之用。其在身也，肌骨属土，精血属水。血行于肌，肌不碍其为血，血清于肌矣。故镇静者肌之体，润泽者血之用。水活而气周，气充于水，水不碍其为气，气清于水矣。故流动者水之体，浮载者气之用。其在身也，精血属水，呼吸属气，气行于血，血不碍其为气，气清于血矣。故周流血之体，运行气之用，气薄而火热。火行于气，气不碍其为火，火清于气矣。故磅礴者气之体，温暖者火之用。其在身也，呼吸属气，暖热属火。火一处不周，则气一处不行，火行于气，气不碍其为火，火清于气矣。故温暖火之体，周行气之用。四行凑合，两仪始立，万物始生，人身始备。天地以象体，日月以象目，五质以象脏，周天以象骨，四时以象气，

五音以象声，五土以象色，草木以象毛，江河以象脉。灵明体仙神，运动体飞行，生长体草木。先天有命，后天有性；命乃原种，性乃真果；果不离种，非种无果。种有品级，等逾牛毛，然后圣智凡愚、顺违善恶征于性而发于用。故经云："欲识先天真种子，眼前一一发根苗。"此造化之根原，先天之至理也。

然五行之中，金不能生水，犹水不能生金。未有金时，金属于土，及经工人采炼，然后五金乃出。试问帑藏库局亦有能生水者乎？帑库既不能生水，则生水者非金之能可知。设谓乾为金，乾者天也，天不能自生，亦不能自运，其高靡穷，表里皆火，若能生水，何以今日生而明日不生？此处生而彼处不生？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祷雨桑林，甘霖始降。其生水者，又非金之能可知。土之于木，若母之与子，于从母生，乃水土之寄任，两无偏胜，物乃始生。设无有土，即植李于江湖，种桃于池沼，不惟不生，而且腐烂。掘地取泉，开山觅石，园圃町畦，河隍潢塹，非金不能克，何得谓水独生木，而木独克土？其生克者，又非水水之能可知。若夫支干以纪岁月，乃值日之权宜，吉凶消长，毫无干涉。以渺小之技，欲夺造化之全能，何异测海以蠡，补天炼石？且其仅行于东土，而不能行于西土。若礼乐文章，识者不无增损，此后天之理也。至若火胜水竭，水胜土濡，木胜金缺，金胜火灭，土胜木

折，物有时而穷，气有时而竭，此阴阳盛衰之理也。其所以命生克消长、有无变幻，总不出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主。以故真主保养贯彻诸天世界，而诸天世界不碍真主之光，愈清愈净，无比无衡，所以为单另独一之主。人禀真主之余光，虽囿四行，实超万汇。故血肉身躯本于父母而终归大地，视听闻言发于心思而终归真主。心之所至，无远无近，无上无下，无精无粗，无巨无细，无古今，无难易，无阻隔，无限量，无有穷尽，此真主之余光也。人惟全真主之余光，则四行非我有，万物皆虚幻，来时种子从天降，去后依稀月满中。

天仙

天仙迥与神鬼各别，长居在天，传主明命，捷于心目，纯清无染，纯阳无阴，无饮食，无昏睡，无嗜欲，无违犯，奉公守正，与世同体，性灵不灭，亦有复生焉。

真主造化一切天仙，在一切天地各有司职，惟取四大天仙为首。第一，者白勒依勒天仙，经云：此仙乃上方一切天仙之领袖，大众功课之班首，额上生有毫光一点，直透青霄之上，身有大翅，故又名飞仙。奉主明命，传降一切经书及教规礼体、赏善罚恶、救济危难兴废等事。自阿丹人祖至于穆罕默德圣人，敕降一百一十四部真经，教殊而理一，时异

而事同，字别而同归，因革损益，千古合辙。若非天仙传命，虽有圣智生知，必不能参造化之始，穷万物之终。以故天仙乃万汇中纯清之至灵，上天下地略无阻滞。或为冰人沐浴，冰人，媒妁之称。昔阿丹、好娲于阿里法特山复聚之后，主命者白勒依勒天仙与二人成婚配之礼，复奉主命将沐浴之礼降与二人。人祖沐浴既毕，问于天仙曰："主所谕之命，吾已遵行，可有回赐否？"天仙曰："凭尔七窍所有之毫毛，每一根成就一年功课的回赐，按遍体所流之水，每一点造化一位天仙办功，直至世尽，回赐皆属于尔。"人祖曰："似此恩赏，惟赐于我，或亦赐于我之后代否？"天仙曰："尔之后代，凡归信之人，交合后沐浴者，回赐亦与尔同。"经云："水到一窍，一窍即净，真主恕饶即到一窍。"否则，一行一动，地皆声喊。故曰"天命"。或为牵羊易子，昔倚布喇希默圣人一心近主，总无我相，于是梦主命谕："你将心爱者做古尔巴你着。"圣人默思，我惟爱子倚思马嗳勒，年九岁，因而计之子。子即欣然顺命，绝无难色，惟告其父曰："但宰我时，须蒙我两眼，恐惊我归主之诚。"于是携子至阿里法特山首。正宰之间，刃三割而不下，忽空中黑暗，闻有羊声。圣人视之，乃者白勒依勒天仙奉主命赐一羊以代之。当此之时，父既能割其爱子以顺天谕，子又能顺其父命以尽天命，此真所谓古尔巴你。古尔巴你者，其义乃一"近"字。凡近主之人，必须斩断爱欲，去除我相，丝毫无染，方得近主而复还其本原。故曰"天命"。或为传降圣嗣，昔圣母默勒娴为童女时，偶于闺中沐浴，见盆内若有人影，及视见一美男立于窗外。圣母惊问曰："吾深闺严密，从无人至此，尔何人也？"曰："吾者白勒依勒天仙，奉主命传降尔嗣。"圣母曰："吾童贞清净，焉能有子？"天仙曰："为主要有即有，不由于人。"忽然不见。于是圣母随娠尔撒，生而神灵，圣智莫测。奉真主命，天仙数降真经名，《引知礼》，化导群迷。西洋称尔撒

为天主，讳耶稣。称圣母为天主母，讳玛理讶。释教又称圣母为观音，以尔撒为童子，实同名异，迄今披发跣足，乃沐浴遗迹。或为悬石登霄见《登霄传》，一一皆奉主命，毫无自专，此天仙之首仙也。第二，弥咯依勒天仙，奉主明命，掌管风雷雨露、江河湖海、山川社稷、旱涝饥荒等事。所行文卷，在于舍尔巴月十五日晚，一年交换。以故阴阳之变迁，四时之代谢，万物之消长，亘古如一。若非天仙司职，虽有人力经营，不能勷其万一。以故天仙乃万汇中纯清之至能，远近巨细，略无阻难。或为洪水淹没，经云：人祖三千年后，魔鬼作祟，邪正不分，子孙多从外道。惟努海圣人凭天经劝谕，不能醒悟，反肆欺侮，迷叛益甚。圣人默祈真主，望绝迷教之路。真主命下，谕圣人曰："我凭洪水淹没，其水从尔炉内所发，此水至热，尔速造船。"船毕，圣人语其妻，欲同登舟，其妻执迷不信。主命者白勒依勒天仙将普世子种，是物取一对入于船内。其船三层，上人，中禽，下兽。又命天仙将天房从地而起。圣人同顺命七十余人登舟，圣妻端守炉灶，火急水滚，沸于炉内，洪水随发，地如筛底，水涨六月，桅顶指天，人尽淹没。主命水归本位，圣人同七十余人下船，人物复孳。此洪水溉天之原。《书》谓降水者，洪水也。或为海干得胜，或为火化莲池，海干，尔撒事；莲池，倚布喇希默事。解见五课。或为风扬婆面，昔打乌德圣人登殿，有一老妪告屈，圣人问曰："尔有何屈？"曰："缘有湿面，趁日晒干，不意为风揭去。"圣人曰："人若亏尔，我为处治，风乃无形之物，非我可处。"老妪哭回。出遇圣子苏喇马纳，问于老妪曰："尔缘哭为何？"老妪回诉告风之事圣王不准。圣子命老妪同回，启于父王曰："老妪之事，父虽不能拘风，何不

告祈真主，岂不知真主能拘万物？”圣人猛醒，默祈真主，果然风至，现一人形。圣人曰：“尔因何揭去妇面？”风对曰：“因有众商，至于海中，船忽泄漏，众等哀告真主，求赐平安，愿输己财，施散贫者。真主准其求祈，命我揭去妇面，与彼敛船。”圣人即遣官役至于海边，寻此客商，果如所奏。命将所出之财以偿妇面。故经云：“无一可以回真主之怒，则除是克己济贫。”盖济贫能阻一切灾祸。**一一皆奉主命，毫无自由，此天仙之首仙也。第三，倚思喇飞勒天仙，奉主明命，手执一箫，直至世尽，太阳西出，形如黑旗，行至中天，然后西没，此坏天地之显迹。**仲修曰：“日月本东行，天轮西转，日月迟而天轮速，不得不西。”至此，则天数之数尽，而轮不旋矣。故日月得以由其本辙。所以西出复西没者，天数之余健尔。经云：“人际此时，虽悔无益。”若商声起于西方，万物岂能复润？**真主命下，令吹第一声，天开如浮云。第二声，普世俱陷。**天经谕云：“我把天开的时候，星散的时候，山行的时候，七重青霄，如扬尘相似。我命大风将地刮如水平，凡有命之物，俱化为土。”**第三声，万物从土复活，**经云：“如是地平之后，凡四十年，主命生一大海，将海作雨，连下四十日，浸满世界，人人从土复活。仙箫复吹第三声，一切天仙人神、水陆飞行性命从孔吹出，各附其体，然后知自己所从为。故经云：“人能不睡，便能不死。人能睡而不醒，便能死而不活。”**以候御问。此真主赏罚奴辈之日，虽有圣智神通，无能施其技巧。以故天仙乃万物中纯清之至神，刚柔坚厚，略无移时。或乃云台三折，**昔一邪王欲起高台，上接青霄，以五十万众，兴工七十余年。尔撒祈于真主曰：“邪王无道，生民涂炭，愿主勿遂其志。”**主命天仙将台击为三截，震声震地，人皆暴死。及尔苏醒，语音各别。

乃与其同音者，迁于四方，邪党遂灭。此声音不同之始。或乃风灭邪王，阿得倚揽故事，解见《地禁》。或乃天宇震动，上古人寿千岁，有一邪王名舍打忒，年四百岁，财富甲天下，君臣迷侈，欲造宫殿，上仿八座天堂，择地四百二十里，兴工五百万，监官五百员，精兵一万，兴造三百余年。金砖铺地，银砖为垣，珊瑚珍宝为亭，金银为树，乳汁为河，鸟雀飞鸣于上。工毕，王乘金车宝辇，围护一百二十万众，各执异械，欲登宝殿。行至中堂，见一人阻路，告于王曰："吾有寄物，被一人骗赖。"王曰："骗物者谁？"曰："吾奉主命，将命寄于尔之身腔，今已七百余年，特来取讨。吾非凡人，乃尔滋喇依勒天仙。"于是王命遂殒。霎时空中大震，王属暨官军，工役五百余万尽皆毙死。或乃地陷悭贪，昔穆洒之侄假鲁纳富压倾国，虽斋拜不缺，惟施舍一事，不遵主命。穆洒屡劝弗从，受主怒恼，从拜礼时，将假鲁纳地陷。一一皆奉主命，警验下民，毫无自主。此天仙之首仙也。第四，尔滋喇依勒天仙，奉主明命，掌管一切人神性命。经云：四霄之上，主生一株仙树，经云："此树乃者白勒依勒天仙所止之处。其树以赤金化生，枝以牙骨宝石化生，叶以珍珠化生。树之大，惟主可知。"古今人神姓名各占一叶之上，取命天仙昼夜端守。但有一叶飞落于尔滋喇依勒天仙之前，即知此人命绝，对案查勾。视其叶上光亮围绕，预知好人，属于天堂，以好容善取其命；视其叶上黑暗围绕，预知歹人，属于地狱，以歹容恶取其命。复有看守牌文，经云："上方有一仙牌，永远不坏，主命仙笔将古今人神姓名等记于上，命一仙掌管，真主每日观牌三百六十度。观牌之意，或众生为善为恶，或善转为恶，或恶转为善。左右善恶。

经云："人身有两位天仙书记善恶，右边记好，左边记歹。"昔泥法格你问于圣人曰："二天仙居于何所？纸笔何来？"圣人曰："人之肩窝即其居所，二天仙魂命即是纸笔，直至命尽，书记乃止。"天经谕云："他两个是看守你们的，你们心间举念，我为主能知。"**非若六道循环，虚妄谬诞，丹汞接补，欲求长生。**佛书云："人生善恶，死则六道循环。神魂在体，如借屋居住。"自无始以来，身躯积如丘山，虽父母不过幻合因缘，一妄而有。六道之中，恐或父母；十方之内，皆我慈父。以故尊卑颠倒，贵贱不分，世法平等，无有高下。玄门炼丹炼汞，接阴补阳，期欲飞升，与世同久。试问古往今来，何曾一人不死？此皆虚妄谬诞，识者不可遽信。**设遇无常，何能暂止？以故天仙乃万汇中纯清之至明，普天率土，略无遗忘。或尔鸟击战将，**昔一邪王，自称为主，因恭天房壮丽，兴象兵数十万，欲往夺之。兵临西域，忽见空中有翠鸟无数，口中各衔绿石一块，向象兵击下，腹内皆穿，邪王全军皆死。**或尔蠓助孤军，**昔主命倚布喇希默圣人与乃母鲁歹战。两将对垒，乃母鲁歹曰："尔之人马何在？"圣人曰："吾奉主命，遣天兵助我。"乃母鲁歹不信，忽见空中群蠓旋绕，落于人马颞髁，随入鼻孔，吸其脑髓，人马俱扑地而死。**或尔子偿父骗，**昔穆西圣人诉机于主，祈显一公道。真主谕曰："尔于某日可至某山，吾显一公道示尔。"穆西至期遂往此山默坐，遥见一乘马者由池畔经过，至一树下，下马少坐，解囊挂于树上。及乘马时，遗却此囊。后被一人拾去。少顷，复有担柴者至树下少憩，乘马者复回，与彼索物，未数语拔剑杀之。穆西惊异，祈于真主。真主谕曰："此中机密，非尔所知。彼乘马者，缘伊父骗去匠人工价银五十两，拾物者即匠人之子；被杀者，缘此人之父曾杀乘马之兄，今日杀之，是易其手而杀之也。"孟子谓："然则非自杀之一闻尔。"或

尔弟易兄伤，昔一人妻故，遗子阿补敦喇·赫妈纳，后娶一妻，复生阿补敦喇·达依木。其母深妒前妻之子，乘夫出外，设计害之，以金钱十二文，谋于佣工之人："明日，吾遣一童送饭于尔，汝可杀之，掩尸于圃。"及次日午，母命赫妈纳送饭工人，路逢穆洒讲演经教，因贪听讲，将送饭遗忘。其母复令己子探望，行至途间，见伊兄赫妈纳听讲，随将所送之饭携往工人。及至，工人杀之。少顷，讲席已罢，赫妈纳恸哭，穆洒问曰："尔哭为何？"赫妈纳曰："我母极严，命我送饭工人，因在此听讲，有违母命，时延馈失，恐被笞挞，是以恸哭。"穆洒慰之，相送至家。其母一见此子，惊慌无措，急往圃内，镢其新土，见己子已死。圣人惊异，因祈于主。真主谕曰："因此妇毒害前儿，反伤己子。"天寿错乱，日夜之间，万死万生。此皆真主前定，人生自取，经云："前定不离自由，自由不出前定。前定因主所定，自由未尝不属主所使。"予按天经，真主未造化人神万物之前，命仙笔将古今兴废定数预书于仙牌之上，又命天仙将各人文卷造成一册，入一天仙口内，然后将此仙化成一石，近天房门首。直至世尽复活之日，命开此石，以验人心好歹。真主前定及性灵既有之时，复设一巨海，富贵穷通、天寿贫贱尽涵此内，令人自取，以杜怨尤。故经云："前定如海，若人探之，个个皆溺。"子平称为"渊海"，良有自夫。一一皆奉主命，与仙无涉。此天仙之首仙也。

复有玛利克天仙，奉主明命，掌管一切火狱。经云："地狱之火，主命天仙烧一千年成赤色，一千年成白色，又一千年成黑色。邪神叛鬼以及罪人同幽于内，各以其应受罪报，罚其意念事迹。虽数十百册，难以穷纪。若非真主至公，天仙奉命，鲜不亏负良善，侥幸恶

人。以故天仙乃万汇中无慈之至公，幽显巨细，罪不容发。此地狱之首仙也。

经云："七霄之内，各有司职天仙，不一其相，不一其功。"第一重天仙，以叩首赞主为功；第二重天仙，以鞠躬赞主为功；第三重天仙，以侍立赞主为功；第四重天仙，以抬手赞主为功；第五重天仙，以盘坐赞主为功；第六重天仙，以纷纭赞主为功；第七重天仙，以哭泣赞主为功。昔圣人登霄，闻此仙悲哭，问于者白勒依勒天仙曰："此等如何悲哭？"天仙曰："为不遵主命男女作恶而哭也。"七霄之上，复有传旨天仙一十六行，真言宝赞。按天经云：阿勒始之下，主生一株仙树，即传旨天仙所居之处。但有散众天仙过其所者，主命焚之。复有一十六行天仙赞主，赞圣，终日不辍。更有七行，侍列围绕。第一样天仙，其体半雪半火，真主命雪火能以相和；第二样天仙，其体半雷半土，真主命雷土能以相和；第三样天仙，其体半水半火，真主命水火能以相和；第四样天仙，其体半风半水，真主命风水能以相和；第五样天仙，其体半铁半火，真主命铁火能以相和；第六样天仙，其体半金半银，真主命金银能以相和；第七样天仙，其体半清净半功课，真主命清净功课能以相和。

或曰：真主设列天仙，亦犹君王之与臣宰乎？

曰：君王本为分其任，或力有所不及，明有所不

逮，智有所不周，惠有所不遍，威有所不加，学有所不明，故设臣宰以代之。真主造化一切天仙，非为分其任，本为显其全；非为代其力，本为显其尊。其有也，能不加多；其无也，能不加少。神之所应，捷于影响；命之所出，如手应心。功亦无升，顺亦无赏，以其无好恶嗜欲之故。遍于轻清，上下六合，远近险阻，巨细难易，无不透彻。真主无色象，无比配，无增减，无往来，无开合，无抑扬，无倚顿，无古今，不囿物，不同物，周转循环，至清至净，此天仙之由设也。

神　鬼

神者，次于人极、天仙。以其造以火光，其体乃清中之浊，浊中之清，故位不两及。有男女，有孳生，有嗜好，有饮食，有昏睡，有顺违，有功课，有事业，有已务，有死生。距于中土，居昆仑之外，非若天仙之公干。鬼祟属于纯阴，长居在地，邪而不正。缘真主造化阿丹，以土成形，命一切天仙与彼稽首，有一巨神，名尔哑呀勒，功业过于天仙，神通亦能任意，超越诸神，位居仙首，自谓“我乃火造，人乃土造，我先彼后，我高彼卑，”抗命不拜。堕贬下极，谪为鬼祟，号倚卜里思，随帅诸魔，叛命从已。经云：是时大半拒而不从，惟相从者，皆

谪为鬼祟。复入蝉口，诱违主禁，蝉口事纪《五课》。嗔憾日生，永为仇敌。后与九子，惑乱世人。经云："倚卜里思既受罪贬，白于主曰："我于七天七地无手掌之处不曾叩主，今既受贬，我与阿丹永为仇敌，必令他子孙与我同幽地禁。"真主谕云："事非由尔，我令天堂装满，地狱亦要装满。"九子者，第一、宰里卜，潜行市肆，构讼起争；第二、恶西努，交易谎言，欺人昧己；第三、艾哇努，夫妇斗嘴，构衅分离；第四、汉法天，江河舟舰，惑人媚己；第五、表之勒，朝堂官府，唆害平民；第六、来佑苏，谎言诡计，惑乱人心；第七、买苏士，诱人拜像，编纂妄词；第八、谷西母，丧亡多哭，怨主尤人；第九、旱那斯，因循功课，搅乱心思。是此九子，以其眷属遍满世间。若铅共五金，无熔不入；水投漏瓮，有隙必浸。虽无体形，而寄神于丹青像塑之中。凡所谓现光附体，或假前身，六道妖祥，以希血食，眩世人之耳目，惑乱其心志者，皆魔祟之用。譬之优人，一妆鬼卒，一扮世人，其形貌傀儡，宛然相似，及其鼓罢锣收，真身速现。故经云："同席者助也，得趣者罪也。"正人未尝觐焉。若非觉灯自照，慧剑反挥，必不能摆脱魔缠，超然高往。故天经谕云："你们从旱那斯上求我相祐着，的实他在人神心上唆使。"唆使之法，各从所好，倘视听言动一有弗谨，则五官失守，中官挠乱，以妈纳必为所劫。若失印之员，品位已去，罪亦及之。或问：以妈纳何以便为所劫？曰："譬若眼贪色，则视偏，视偏，则心为色所绊，而魔随羁之；耳贪声，则听偏，听

偏，则心为声所系，而魔随入之；口论非，则言偏，言偏，则心为言所丧，而魔随乘之；身妄行，则动偏，动偏，则心为行所坏，而魔随兼之。”经云：“正人之心如镜，鬼祟时常窃看，少有小疵，即便引入大罪。”

或曰：真主普慈，存而不灭者何也？

曰：不灭之故有二：一以验人之邪正，坚其操守；一以悯人之愚懵，以为推故。若金凭火试，金成而火不碍其为金；玉以石攻，玉就而石不碍其为玉。不遇盘根错节，焉能甄别利器？

或曰：人魂之死者何别？

曰：人之善而死者，其魂上升与天仙为邻，实非天仙；恶而死者，其魂下坠与鬼祟为伍，实非鬼祟。若海咸河淡，流而不同；风共钟声，两体各别。世人不察，以为人死为鬼，或而为祟，或而为神，或而为仙，混称一体，毫无分别。非有敕降真经，鲜不泾渭难分，玉石莫辨。若世之所谓封诰而证位者，此则浮世之虚名，试思未封前，谁理斯职？乾坤浩大，方五百年，乃东土方有余里，较之全土，等于垣墙，岂一隅封禅遍周法界，列宿分野独应东洲？貌造化之全能，拘域中之偏见。何以西域南北，各俗不同？可知万物执掌，非人力所能。设使封诰而后为仙为神，可以上登天国，世之忠烈而横死者必将为鬼为祟，而下谪地狱矣。况横死者未必为鬼祟，则知受封者亦未必为仙神。凡所谓封

神诰圣，后天地而立诸名者，皆所以奖忠臣，励孝子，劝义夫、节妇也。要知极乐极苦之境，则惟俟夫真主考算已毕，与其本来形智，上享天国，下幽地禁尔。故有人之最灵而不同于人者，谓之人仙；鬼之最灵而不同于鬼者，谓之鬼仙；神之最灵而不同于神者，谓之神仙；仙之纯阳而不同于人、鬼、神者，谓之天仙。昔泥法格你问于圣人曰："阿丹之前谁为治世？"圣人曰："天仙治世二千年，神治世三千年，而后阿丹始出。主命天仙归天，神逐歇扶之外，然后生人治世。"譬若枝叶之与花果，枝先于叶，叶先于花，花先于果，无果不能成枝，无枝不能成叶，无叶不能成花，无花不能成果。在种树时，谓之种；在成种时，谓之果。故人为万物之果，果既成熟，则枝干花叶皆为此果之陪伴。又若耕种之与饔食，天仙，耕者也；神，种者也；人，食者也。无食，则种无益；无种，则耕无益。故曰："圣王出，百灵服。"缘阿丹属主之影。

或曰：人物之性命何如？

曰：性有三品：上品曰灵性，中品曰觉性，下品曰生性。灵慧之命，兼生、觉二性，能察识物理，分别善恶，至死而灵慧不灭，此人之性也。知觉之命，亦有眼、耳、鼻、舌、身、心，饥寒、饱暖，而不能察识物理，分别善恶，至死而知觉暂灭，此鸟兽之性

也。生长之命，饥不知食，渴不知饮，随风鼓动，与时荣枯，此草木之性也。草木之性不同于鸟兽，鸟兽之性不同于人。奈何虚张六道，谬设三途，一人信诬，教成十人，十人信诬，教成百人，百人信诬，教成千人，千人信诬，教成万人，万人信诬，教成天下？夫立法于正，犹恐入邪；立法于邪，何以制后？若一盏稗粒倾入嘉禾之中，拔除不易。设使人转为兽，宜记前身，或吐人语，一以戒人，一以自省，奈何一无所知，受此鞭挞、烹宰之苦？何异他人作事，罪及无辜？虽世法不能服众，况在真主之至公乎？其有忠烈正直，至死而灵爽不昧，或与世人神魂相接，梦境奇逢，如守土状，乃是真主以妙境之荣剧酬其世好，较之真福，不啻天渊。何则？在命有之时，乃第一个栈道；命连身体之时，乃第二个栈道；命离身体之时，乃第三个栈道；复活之时，乃第四个栈道。妙境乃栈道中之一栈道尔；以一栈道之浮欢，而欲敌长乐之真境，何啻梦为王公，醒作乞丐？呼吸之间，真假各别。诚悟及此，则昨日之是，已成今日之非；今世所有，又为后世所无。智者猛然警醒，则三万六千栈道复归命世原品，由故辙矣。

真主之命有，曰生；人身之命尽，曰死。生谓之有，死谓之无。有有所来，无有所往。譬之长途过客，鱼贯接踵，易尽归家，未有我相即彼相，后相却前身。奈何

以水陆飞行之物，脱超卿相宰官身？岂不昧真主任人之重，而忘本来之大道？夫亦有人中之仙，宰辅正人是也；人中之鬼，邪曲小人是也；人中之祟，异端左道是也。宰辅正人处以光明，至忠至信，至公至顺，夙夜办功，不违于主，死归天堂，则品逾天仙。邪曲异端，乃阴霾憎恶凝结成性，虽有可观，死归地狱，不若鬼祟。盖鬼祟得以自由，罪人永遭束缚。天经谕云："凭我为主，的准那一等人的忏悔。因他们在昏愚中干罪，然后速悔，此等属于应准的讨白。"真主恕饶，恰似恕饶人祖一般。若是高傲着干罪，长川不改，乃至无常到来方才讨白，此等属于不准的求祈，一定与鬼祟同幽地禁。故人莫患于心死，身死次之。异端之学可以惑邪曲，而不可以惑正人。由正人得以妈纳之光亮，若止水明镜，妍媸自辨。清真之道可以化正人，而不可以化邪曲。由邪曲被魔祟之侵扰，若癫狂醉梦，诲教无益。所以正人嫉恶，邪人嫉善。恶莫大于背主，善莫美于顺命。知魔祟之从来，不惟可以密防，亦可以销傲。奈何事仇敌而叛真主，舍正路而由邪途？可谓智乎？可谓智乎？

清真指南卷之四

认 主

天命五常，莫先认主。认主不彻，终无所归。通篇多自别经采来，毋轻放过。

昔打乌德圣人诉机于主："真主无似象，无如何，至能至大，因何造化万物？"真主谕云："我是隐藏之宝，我喜人认我。我造化人，只为认我。"曾有人问于穆罕默德圣人："求将保养你的主表说与吾等，吾等得以认识真主。"圣人于此，通体惊颤不言。以真主之本然浩浩渺渺，莫可言状故尔。夫至圣尚不能昭示，其庸常更复何如耶？经云："色世同尔，妙世同尔，隐无世同尔，真主之本然动静同尔。尔目慧未开，不能见真主之本然；尔耳聪未开，不能听真主之本言。"

圣谕云："凡人认得自己，便认得造化之真主。"认得真主，彼自能言矣；认得真主，彼自无言矣。能言者，能言其动静之机微；无言者，难言其本然之玄妙。譬之至宝，藏于皇宫秘室之中，必得人认识，而此宝方

贵。即认得此宝之贵，而不知此宝出于何处，不可谓认宝之人；即知此宝之出于何处，而不知此宝名为何宝，不可谓认宝之人；即知此宝之名为何宝，而不知此宝出于何代，不可谓认宝之人；即知此宝之出于何代，而不知此宝价值轻重，不可谓认宝之人；即知此宝之价值轻重，而不知此宝贵过一切金银，不可谓认宝之人；即知此宝之贵过一切金银，而不能将一切金银买换此宝，不可谓认宝之人；即将一切金银买换此宝，而不能珍重密藏，为贼所盗，不可谓认宝之人。故曰："我是隐藏之宝，我喜人认我"。认有二等：有形者以形认，无形者以理认。形认者，如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四时之代谢，万物之消长。耳得之可辨清浊高下，目得之可辨赤白青黄，鼻得之可辨馨香气味，舌得之可辨苦辣酸甜，手得之可辨温凉冷暖。是有万物不可无五官，有五官不可少万物。无五官则万物之理不著，无万物则五官之政何施？所谓有形者以形认也。理认者，如风本无形，吹则草木皆摇，息则草木皆定。见草木之偃仰，则知为风。春亦无形，发则万物争辉，收则诸缘寂寞。见万物之荣枯，则知为春。性命亦无形之萃者，有则通体皆活，无则通体皆死。参身体之死活，则知为性命。然目不能见其形，耳不能听其声，鼻不能嗅其气，舌不能尝其味，手不能循其体，无左右上下，前后表里，不离于体。若离于体，其身即死。真主

乃造化风、春、性命之主，不同万物，而万物赖之以有，然与万物无干；不囿万物，而万物赖之以生，然与万物无碍；不离万物，而万物各得其所，然与万物无染。运万物而自静，照万物而不烦，生万物而无所由生，化万物而永自不化。若离万物，则万物皆毁。故曰："认得自己，便认得造化之真主。"此所谓无形者以理认也。

认得己身之性灵本然止一，便认得行造之主原止独一；认得己身之性灵无有色象，便认得行造之主原无色象；认得己身之性灵玄妙无更，便认得行造之主纯然无更；认得己身之性灵清净无染，便认得行造之主纯清无染；认得己身之性灵受造而有，便认得行造之主无始原有；认得己身之性灵有始无终，便认得行造之主实无始终；认得己身之性灵无方位处所，便认得行造之主实无处所；认得己身之性灵无遐迩阻滞，便认得行造之主实无阻滞；认得己身之性灵因生而有，便认得行造之主非从所生；认得己身之性灵有气质倚赖，便认得行造之主实无倚赖；认得己身之性灵有难易时光，便认得行造之主实无时光；认得己身之性灵有视听、闻言、知活、为能之动静，便认得行造之主本观、本听、原知、原言、自能、自为、永活、永立、一切清净之动静；认得己身之性灵五官赖之而灵，百骸赖之而活，便认得行造之主万物赖之而存，乾坤赖之而立；认得己身之死生

祸福、夭寿穷通、安危贵贱、贫富妍媸一切不同之造化，便认得必有掌握死生祸福、夭寿穷通、安危贵贱、贫富妍媸之真主；认得己身之有眼、耳、鼻、舌、皮、络、筋、毛、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奇异不同之形容，便认得必有造化眼、耳、鼻、舌、皮、络、筋、毛、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真主；认得己身之有男女老幼、饮食寤寐、饥寒饱暖、喜怒悲伤一切不同之动静，便认得必有造化男女老幼、饮食寤寐、饥寒饱暖、喜怒悲伤之真主。故曰："色世同尔，妙世同尔，隐无世同尔。尔目慧未开，故不能见。"

然则真主之本然如何得见？曰：按经云"真主之本然却有二品：曰清真之品，曰保养之品。"清真之品乃真主原有独尊，无有一物相同之称；保养之品乃真主发显普慈，而保养万物之称。其保养之品或显之与穆泗圣人，其清真之品惟显与穆罕默德圣人。穆泗圣人曾于兔儿赛那山妄祈见主，惜己私未熔，遂尔昏倒，山石崩碎，受辱羞愧。然身倒山碎，身物犹存。以其保养之品，含保养之恩。譬若风中之鸟，水中之鱼，虽处照临之下，飞潜自若，若鸟离于风，鱼离于水，必致毙死。所以清真之品惟显之与穆罕默德圣人。穆罕默德己私尽熔，大公无我，故于歇白槁腮得见真主。若显之穆泗圣人，则身形山石化为乌有矣。盖保养之品显了普慈，故能保养万物；其清真之品未显普慈，敌难容养。盖此

二品仅若鼎中之火与炉中之火，谓鼎中之热之沸火也。然此火犹可以容物，因水火有既济之功；若炉中之火无水和济，故近之则化。以其至圣之心命，始能永显真主之本然及一切属本然之动静，不期显而显，不期见而见，盖谓至圣乃一切命灵之原果，真主乃造化圣命之原生。经云："真主自要为中，显了万有之原种，曰大笔，曰象海，曰无极，曰数一，曰钦差，曰元圣，曰代理，曰首仆。"譬若太阳之与光辉，光辉之与明亮。明亮不即光辉，亦不离光辉，非光辉自无明亮；光辉不即太阳，亦不离太阳，非太阳自无光辉。乃同而不同，在而不在，分之不离，共之不合。诗曰："波心影注月悬天，月影相偕两不干。认得是月非是月，自然主仆豁胎间。参来易得筋浸命，释手难收影度渊。寻春处处春光满，蝶逐蜂忙总不然。"穆民以此作证，则认识之道几希矣。

五 课即五时朝拜

问：五课之原根可得闻欤？

曰：知性命之原根与身体之原根，则可以知五课之原根矣。

曰：可得闻欤？

曰：性命之原根即无极之本来，至圣穆罕默德之灵

光是也，身体之原根即人极之本来、阿丹人祖是也。阿丹未有形体之前，先有至圣穆罕默德之命，穆罕默德已具天地万有之根，故真主谕云："我把穆罕默德灵光，从无中造化有了之时。从灵光中落下一切珠光，而为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灵觉。又从珠光上造化了阿勒始、苦尔西，仙牌、仙笔、七天七地、八天堂、七地狱、天仙、人神、性命、风雷雨露、光明黑暗、日月星辰、山河万物无不悉具。"故至圣云："主上造化头一物是我的命，头一物是我的光。"天仑之皋有一星焉，凡三万年一出。昔至圣问于者白勒依勒天仙曰："尔见此星几多次矣？"天仙曰："凡三万次。"至圣曰："主上造化尔，首见何物？"曰："见圣人之光。"真主谕云："若不是你为圣的，决然我也不造化乾坤万物。"缘真主自似珠光色之玄妙幔中造化，至圣穆罕默德之命，俊美光洁，复造一镜使之自照，感谢真主，叩首五遍，真主喜此五叩，遂预定为吾人五时朝拜之种子，此处要看一个种字，是第一次原根。后到树字、花字、果字，彻始彻终归结到我们圣人身上，所以谓之至圣。基于性命之原根。及阿丹以土成形，入命之时，主命天仙将至圣泥丸入于阿丹顶穴，复拥上升，游历诸天之上，永享天乐。按经云："真主既造化天地万物，命天仙取中央土并天堂内一切仙香，和泥为壳，然后取穆罕默德之灵光入于壳内，命天仙将此泥丸在一切天地上滚，处处等事，尽入其丸，次送于阿勒始下一灯笼内。此圣人贯彻上下古今之根原。及阿丹以土成形，入命之时，泥胎飞出，主命天仙取

此丸入于阿丹顶穴，泥胎始固。命既周转，见这狭暗的房屋，修于四行相反之中，便知是不久长的。在那数万年近主的位分，凭无尽限的恩典，受遇调养，到此地位，甚觉孤恓。尊前的恋爱一向不知，如今已知道了；绪主的恩典长川淹在里边，不识其中滋味的，如今皆识得了。离别的火在那命中点起，从孤恓上要自来路转回，寻吹的脚力，其实不能，遂伤心忧闷，叹一口气，冲上巅顶，打一点嚏喷，身体方能动转。及睁开眼，看见如此色界，太阳光明，随念感谢之言。敕命到阿丹："主上慈悯你。"心中少定。想起近主、恋主的滋味与性命世界之广大，就要将身体的笼兜损坏，泥水的衣襟扯碎，向原巢飞起。敕到阿丹："尔进天堂，安宁受享。"阿丹孤恓总是不减，一切享用总无恋爱。随从左肋造化其妻，名曰好娲，然后同一体之人心中始定。**后以被诱违禁，降罚于世。**天经云："真主既造阿丹、好娲，命天仙取二人登于天境，永享天乐，是物许用，惟不许食麦果。按天经云："其麦一梗有七十枝，一枝有七十穗，一穗有七万粒，其大如拳。"缘阿丹受命之时，主命一切天仙与彼叩头，有一巨神名尔哑齐勒，功业过于天仙，神通亦能任意，超越诸神，位居仙首，自谓"我乃火造，人乃土造。我先而彼后，我清而彼浊，我高而彼卑。"抗主命不拜，堕贬不殊，谪为鬼祟，号倚卜里思，随帅诸魔叛，违命从己。自思我因阿丹受贬，彼享天堂之乐，何以舒愫？遂上天堂墙外，见一孔雀立于墙上，谓孔雀曰："我有契交阿丹，烦携探望。"孔雀曰："吾岂能携尔？"视墙内何物，惟有一蟒，随谓蟒曰："外有一神，欲探阿丹，烦尔携进。"蟒随依言，垂首墙外，倚卜里思入于口中。及进墙内，负约不出，遂在蟒口哀哭至甚，天堂是物尽来听蟒。阿丹、好娲亦至，乃问蟒曰："尔因何恸哭？"曰："我哭你二人居天堂不久。"阿丹："何以知之？"蟒曰："真主命你是物许用，惟不许食麦果，此乃不久之因。人若得食此果，长生不死，永享天乐。"阿丹、好娲随向树下，每人摘食一粒。

即时命下，谕二人曰："你等受鬼祟唆哄，违犯主禁。"阿丹惊惧无措，以手按住咽喉，半吞半吐，不能全出，此男子结喉之因。好娲尽吞腹内，化为经水，此为女人月经之原。于是二人仙衣俱落，彼此赤身，以上界无花果叶遮蔽身体，堕贬尘世。一人在于日出，一人在于日落。三百余年，天昏地暗，二人对走，终日哭泣。按天经云："人祖披无花果三叶，好娲披无花果五叶。"至今清真葬埋之礼，男子则用殓布三件，女人则用殓布五件。所谓原而来，原而归，不忘其初也。又天经云："孔雀贬于须弥山，蟒贬于水西洋，鬼祟贬于极边四野。"忧惧怏郁，遍体皆疮，脓血痛苦，疲弱难堪。真主恩慈显然，乃命阿丹在寅时朝礼两拜，阿丹遵命拜毕，从头至胸，疮痛减去。及未时，又命朝礼四拜，阿丹遵命拜毕，从胸至脐疮痛减去。及申时，又命朝礼四拜，阿丹遵命拜毕，从脐至膝疮痛减去。及酉时，又命朝礼三拜，阿丹遵命拜毕，从膝至足疮痛减去。及亥时，又命朝礼四拜，阿丹遵命拜毕，其遍体无复痛楚。阿丹受此朝礼五遍之恩命，感谢真主而诉机曰："似此恩慈，单在奴辈，还在别么？"真主谕曰："此恩慈在尔，还在穆罕默德圣人及彼一切教生。"盖真主敕命阿丹叩首五遍，以次除苦，恩慈显然。是穆罕默德灵光叩首五遍之种子，还显于阿丹身形之树。

一，榜打德，始自阿丹圣人。阿丹违禁被降，夫妇分离，各不相顾，黑暗三百余年，终日悲泣悔罪，得主恕饶，夫妇相逢，复聚于阿里法特山，东方始曙，阿丹站立，朝礼两拜。一为感谢真主与脱离黑暗，二为感谢

暗，四火狱黑暗。

四，沙没，始自尔撒圣人。按《天经辩难》：尔撒圣人因行正教，与外道国王台尔沙交战，军势退却，至于海边，前行无路，哀告真主，蒙主怜悯，将海水分为十二路，圣人领人马前过。追兵愈急，当奉主命，海水随涌而平，台尔沙全军皆没，尔撒得脱海难。正日落之时，感谢真主，随礼三拜：一为感谢真主与免圣母之忧，二为感谢真主与免追兵之忧，三为感谢真主与免海水之忧。真主喜此三拜，故令穆罕默德及教下男女悉遵此拜，亦与脱离三忧：一仇人之忧，二坟茔之忧，三火狱之忧。

五，虎甫滩，始自穆西圣人。按《天经辩难》：穆西圣人因行正教，奉主命与外道国王匪尔敖你交战，圣师败绩。复奉主命，再令与战，战后又败。前至泥里江，追兵甚急，前行无路，正忧闷间，有者白勒依勒天仙奉主命，令圣以杖击水三下，其水两分，圣人领人马前过，匪尔敖你率兵追赶，行至中流，其水复合，外道人马皆没，穆西得出江险。其时正亥，感谢真主，随礼四拜：一为感谢真主与解邪教之忧，二为感谢真主与解眷属之忧，三为感谢真主与解追兵之忧，四为感谢真主与解江水之忧。真主喜此四拜，故令穆罕默德及教下男女悉遵此拜，亦与脱离四忧：一罪过之忧，二妻子之忧，三坟

坑之忧，四火狱之忧。

是兹五时，乃五圣脱离大难之拜，又自阿丹五时朝拜身形之树发而为四圣之花。譬若桃树开桃，李树开李，虽地异世远，而红翠馨香不能易其本有，以时而发。

其六畏特尔，始自穆罕默德圣人。穆罕默德遇行正教，为圣叔额卜哲黑勒以侮谤击伤圣腿，血流至足，圣人忧闷伤恸，游于姑母之家。时夜将半，主命天仙取圣登霄，游历诸天，直达九重，至于歌白槁腮，立站，抬手念特克比尔，朝礼一拜，复为者白勒依勒天仙代礼一拜。真主赐与百千光明，命圣再礼一拜。圣人遵命拜毕，而诉机曰："似此登霄特典，惟赐与奴仆，或亦赐与奴仆之教下否？"真主谕云："我赐尔五仙马始能及此，亦赐尔教下五仙马：一念特克比尔，二立站，三念阿叶特，四鞠躬，五叩头。致尔教下到至近品位。还准他一切求祈，即如我命五仙马致尔到至近品位，准尔求祈亦同。"然后以五课定为钦命。事载《登霄传》。谕曰："指我尊大作证，我把至贵朝拜之功课贵尔一切教下，如向右说色略睦；我将尔所见一切天仙之功课俱写在彼好文卷之中，如向左说色略睦。我赦彼一切罪过。"此又五圣朝拜之花而结至圣领命之果。果从树生，树自果出。故经云："自我圣辞世之后，不复有继

之而为圣者。”穆民承此五课，若性之有五常，身之有五脏，时之有五行。御邪魔而泛苦海，越火禁而登天国，岂浅鲜哉！

至于每日清晨未饮食，未理世务之前，为亡过父母求饶，复有两拜。盖谓人子当亲在之时不能奉养，及亲丧之后，虽有锦绣粱肉欲报罔极，抚衷自惨，为彼求祈其意：“主原命我孝顺父母，我当亲在之时，不能遵主明命以酬亲恩，求主恕饶，恕饶我的父母。求主慈悯我的父母，即如我父母在生之时调养我一般。”此又尽人道以副天道，身体性命，两无所亏，此之谓忠孝。

仲修曰：“五课者，五圣脱离大难之拜。前圣各征一奇，以至诚感应为圣。至吾圣受天封册，奏奉主命，操征伐以正群迷，功不自满，劳不自逸，日夜办功，纂述前圣，则兼五课而行之。道集大成，功在万世。所谓祖述宪章，制度考文，非圣王不议者。后人遵其教，得五圣之回赐，脱当体之大难，以及父母、兄弟、妻子咸蒙恕饶。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天爵人爵，孰愈于此？诸经纪事皆同，惟尔撒、穆西事多讹舛。或言尔撒圣人因人误称为主，闻之惊惧，求主恕宥，随礼前拜。此说属于迷人之举，伴涉疑猜度，较之大难不符。或言圣遭邪教凶武，将圣赶至寺中。圣入窑内，随不复出，得免其伤，随礼前拜。此说虽与大难相符，又与事理不合。盖是时圣已登霄，不复降矣，又谁见礼此三拜，继之后人乎？或谓穆西圣人于兔儿赛纳山得见真主，无色象之光明，浑忘物我，随礼前拜。此一说虽与事理相合，又与脱离大难不符。或谓穆西圣人为圣岳牧羊，圣母临产，黑夜无火，狮吼羊散，圣出觅火，火在树间，及登树上，火复在下。觅之良久，忽尔得火。人畜两安，随礼前拜。或谓穆西圣人曾于晚间避难在途，雷雨风电火作，

车辆惊散，家眷失所，圣人哀求真主，慈降光明引路，风雨顿息，车、眷得聚，随礼前拜。此二说急难轻重不等，人恒有之，较之大难少轻。予抵燕都，经书丛聚之薮，得明武宗皇帝秘藏《天经问难》一集，凡千余答，皆至圣穆罕默德奉天命答阿布都沦乐希之言，事详理切，故敢传之。余说疑非。

课施

清真教严施济，奉主之命，所以敛丰盈，周不给也。人生财富非出于智力之所能，故苏喇马纳圣人至富，尔撒圣人至贫。又如孔子之厄于陈蔡，颜回之箪食屡空。古之圣贤犹不能转移贫富，则必有掌握恩威，隐隐于造物之微者，预定夫人生顺逆之机。故禄云“天禄”，课云“天课”，犹府库之财必资税赋，济饥之粟发之仓廪也。中人之富，百不得一；处巨富而至足者，万不得一焉。是真主以至贫者寄于至顺之所爱养，一以动人之恻隐，以行周济，一以净人之营业，赎其过愆。不得谓我能济人，市恩悖主。盖谓人之衣禄系于真主阙下，试思禄我者为谁？则悭吝不敢自起。若私主恩以为己有，日贪图而吝啬，虽富有万镒万钟，锱铢粒米皆暗昧不明之物。钻营密贮，握如鳅鱼，握愈紧而去愈疾，箧时赤手空回，赢得孽如影伴。

客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真主普慈，何不使人

人尽富，乃有顺逆穷通之不等？

曰：缘真主无偏私之前定，人生有自取之因由。譬之父母生有数子，疼爱则一，及其成败，非父母有意使之。经云："贫人两世王侯。"盖贫难之人无名利之累、分外之求，荣辱不及于身，忧患不系其心。倘能克己勤修，缺处知足，今世得其安然，后世亦免罪累。浮情似觉凄凉，天堂与彼终近；富有之人终日营营，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因其资财，无恶不肆，长虑贪图，无有宁息，今世不获安然，后世难免罪报。浮情似觉峥嵘，天堂与彼终远。故富无违犯，今世得其宽容，后世复增高品。及贫之人，怠于正务，终日奔驰，百计推诿，岂知命由前定，富不能取，而孽已随之？今世既受凄凉，后世复罹罪报，岂不两世自误？经云："后世公判之期，真主惟以四圣四女为古今之明证。有至富贵而无违犯，如苏喇马纳圣人，则为富贵之明证；有至贫难而无违犯，如尔撒圣人，则为贫难之明证；有至病患而无违犯，如蔼玉卜圣人，则为病患之明证；有至孤陋而无违犯，如倚布喇希默圣人，则为孤陋之明证；有处势阻而能顺主命，如阿锡叶，则为势阻之明证；有处时穷而能顺命，如墨勒妈〔嫣〕，则为时穷之明证；有处富有而能施济，如赫底彻，则为富有之明证；有处贫难而能施济，如法土墨，则为贫难之明证。"

圣人每祈真主，愿一日饥一日饱。圣人曰："吾饥则忍耐，饱则感谢"法土墨七日乏食，二子喟然叹曰："默克诚中，亦有如我辈七日乏食者乎？"法土墨忧子弗堪，昏晕几绝，闻众天仙哀祈真主，真主谕曰："尔等岂知我之机密，夏雅泽曰尘世不直一粒麦子？若直一粒麦子，我将迷人虽水亦不与一口饮，我岂肯以至贱之物与我至贵之人？的实我将天堂赐彼。"是以未若贫而乐，乐亦在其中。譬之苦药针砭，终能却疾，鸩酒毒肉，福乃祸机。果能超越贫富关头，勘破眼前醉梦，自不被诸缘所惑。昔一狂士谏一王曰："吾梦身登九五，踞龙床，拥金貂，列珍玩，奏美乐，文武朝于下，鹿辇而圃，翠盖张，旌旗灼，百花妍，群鸟飞鸣，走兽率舞；美女歌，珍馔设，娱乐洋洋。及睁眼时，不知乐之何往也。王今所处，何异臣之所梦？若闭眼时，亦不知乐之何往也。"王遂感悟恸哭，悉以资财施散贫难，弃国而隐。

圣谕云："真主之交友无死，不然从一院移至一院。"譬之财商富客换马要舟，游宦行人荣归故里。庄子谓："死有南面之乐。"人居母腹，如狱拘挛，非脱其胎衣，必不能见色世之恩典与父母之形容；灵魂在体，如囚禁狱，非脱其形躯，必不能见妙世之恩典与真主之清净。诗曰："果卉当年未布时，色声香味有谁知？自经人力栽培后，花践尘途叶践泥。种李不能移杏

实，栽芙焉可变荷芰？虽然一粒传千粒，水土何能易化机？”

客曰：人生暂寓，如长途之过客，灼目之电光。死生长短，善恶荣枯，不越真主之前定。然一日不食则饥，一岁不衣则寒，饥寒迫于身，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学道之人又焉能保其心乎？

曰：此正是试验贫富之关头，天堂地狱之冰鉴。无贫不能拔富者之真辱，无富不能济贫者之假苦。经云：“教人不散天课，复生之日，彼财化为黑蟒，盘彼之颈，咀其腮面肌肤，遍体如筛，骨肉相露。一咀之痛，七十年犹未息尔。”

客曰：天课之目，可得闻与？

曰：金之满贯壹两肆钱，则散金之叁分伍厘；银之满贯壹拾肆两，则散银之叁钱伍分。虽千万亿，可得而例推也。货以价值，器皿与首饰同等。羊之满贯至四十，则散羊壹只；驼之满贯，至伍只则散羊壹只；牛之满贯至叁拾，则散牛壹只；马之满贯倘为营运生利，则照时价与金银同等，虽百千万可得而例推也。牛驾之耕骑者不散。土产之物，五谷蔬果、蜂蜜蚕丝，俱散十分之一；柴草竹木，为生利者同等。有余之房、附外之土，断不敢自私自利。是兹等财，譬之牲杀去血，血尽肉鲜。若自毙之物，食者戕生。上自天子，下及庶民，莫不计财抽课，以岁末分给。此天房所以无贫难之家

也。按：教款散课之条各有次序，可将天课银先从兄弟、姊妹、伯叔、姑母，次及舅舅、姨母，后与伯叔、姑母之子女、舅舅姨母之子女，后与同乳之兄弟姊妹及彼等之子女，后与妻之父母兄弟姊妹及彼一切近亲，后与放赦之奴仆，后与一切邻居，后与一切亲识。如一人出外，途间盘费不足，虽彼家中有满贯，将天课与他使得。但不可将天课银与父母及祖父母作孝养之敬，与妻妾子女、孙男女、奴仆作养育之资。盖父祖、子孙、妻妾、奴仆职养所关，饥寒困苦，刻不容缓。若将此银与父祖、子孙、妻妾、奴仆，是待一本同外姓，视骨肉为穷人矣。可将天课与一切移难之人。如一人将天课银起盖天房，修桥整路，或赎人，或为亡人费用，或将人拖欠之债作算天课，俱属不可。如一人有满贯，就有如此之债：或欠人之债，或欠妻之喀宾，或欠货物之银，不散。如除还债之外仍有满贯，必散天课。如一人虽有出去之债，欠债之人不可承认，亦无中保或承认，现时不能交还，必待还到之日补散。倘欠债之人承认，量彼现时亦能交还，总未还到，必散天课。凡散天课之人，必先度量其人应受不应受，或是有满贯，或是外教，故则不必散，须要与本教穷人。真主谕穆洒曰："你在孤儿上如疼顾的父母着，寡妇上如疼顾的丈夫着，异乡孤苦人上如疼顾的弟兄着，贫穷人上加笑脸慈心着。若你是这等行，我在你上也是这等行了。委实我的恩慈展眼时不曾离了他们。"

客曰：清真课散，不给外教者何也？

曰：譬之俸饷，所以酬劳王事。若叛主之人，无功可纪。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不惟受者不应，散者亦且有过。

曰：然则，可无一济与？

曰：此属施舍，非干天课。施舍属于常人，天课则属本教。清真未尝不施，施有亲疏，亲者为先；品有上下，上者为重；教有邪正，正者为优；事有缓急，急者为豫；德有阴显，阴者为功。

客曰：人无彼此，困贫则一，清真鉴别甚严，似非普慈？

曰：无是非之心者，其惟佛老乎？佛老之学，世法平等，无有高下。故其教也，无亲疏，无贵贱，无长幼，无老少，无男女，无仇敌，虎狼一体，蛇蝎不伤。彼经云："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死生转毂，牛羊父母，胎卵湿化，可证菩提。"诚如是说，则礼义废，恩情绝，纪纲乱，赏罚无用，政教不行。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谓："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真主谕穆洒曰："无一为我之人。"穆洒曰："我做纳妈资译曰礼拜、把掳则译曰斋戒，散色德格译曰施舍，出色咯特译曰天课，何一非为主之事？"真主谕曰："尔做纳妈资，因避地狱火刑；把掳则，因想天堂美馔；散色德格，因怕御问日光；出色咯特，因避毒蛇猛焰，何一有为我之事？"穆洒曰："然则，孰为为主者乎？"真主谕曰："夫为我者，在能好人、能恶人者也。"好其所恶，恶其所好，则获罪于主矣。西国有杀人者，日以除暴为

业，卒为善士，凡祈无应。后遇一恶人杀之，祈而复准。何则？除主之所恶者。唐宗时，西僧灌顶疾请释囚，帝曰："释囚祈福，岂为师惜？朕思恶人屡赦，反害良善，何福之有？不若除之，良善始安。"世人不明好恶之正理，多有好人者反是害人，彼不知好人之损；恶人者反是利人，彼不知恶人之益。苟明造化之迁移，四时之消长，万物之盈虚，始可言好恶之至理也。

客曰：施济之道何如？

曰：以学，以财，以言，以力，以心。学施者，继往开来，阐明要道，著述典训，以垂万世，此学施也；财施者，饥则济以食，寒则济以衣，困则周以财，露则授以室，此财施也；言施者，遇人急难，出言解救，遇人痴迷，出言提醒，劝善止恶，引明正道，此言施也；力施者，尽瘁天宇，效力讲堂，葺桥修路，凿井掩骸，此力施也。心者，万善之根，理欲之界，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穆民贫不能济物，心之所至，功亦至焉。圣婿尔哩，有贫者昏暮乞贷，尔哩吹灯予之。仆人问故，尔哩曰："彼乞我者，必其困苦而无告者。若彼此见而，则两伤矣。"及我东土，若辍女嫁婢之钟离瑾，恩不求报；钟离瑾宰江州，与邻县令许君结婚。将嫁女于许氏，买一婢从嫁。一日，婢执箕扫堂前，熟视而泣，瑾怪而问之，婢曰："幼时，我父亦令此邑，不幸与母俱亡，时某五岁，育于吏家数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应命，因见故迹思念先人，不觉悲尔。"公怠呼黄问之，大为恻恻，即

命家人为易服饰，遗书许公曰："吾买婢得前令之女，怜而悲之，义不可久辱，当银吾女嫁资，先为求婚。更俟一年，别为吾女营葬，以归君子可乎？"答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愿以前令女配吾次子，君女配吾长子，安俟盛饰？"于是二女并归许氏。是夜，瑾梦一绿衣丈夫拜谢于庭曰："不图弱息，过蒙君赐，已得请于上苍。"后瑾历十郡太守，寿九十八而终。**闻泣假书之刘理顺，德不沽名**；中州刘理顺屡科不第，读书庙中，闻哭声甚哀，问之，乃一人出外，七年不归，姑老贫甚，欲嫁媳以图两活，得远商十二金，晚即归商南去，姑媳不忍相别尔。刘闻之，急呼其仆曰："取家中银十二两来。"仆曰："家中无用已极，止有纳粮银十余两，明晨即输至县。"刘曰："汝取与我，官银再为借当。"随作一书，内称其子之语，书曰："离家七年，获利五百余金，十日后便归，先寄银十二两"等语，觅人送至其家。姑媳得银及书，以告远商，商知其子将归，取银，同妇而去。越十日，其子果归，所获之金及所行之事与书中一字不谬。母以问子，子骇甚，但曰："此上天怜我也。"怀恩感念不已。是年，理顺联捷，果中状元及第。其子后于庙中见公题诗，知书、银出自公手，举家往谢，公竟不认。**冯商焚券**，冯商壮年未得子，如京买一妾，成券偿金矣，问所自，泣涕不能言。固问之，曰："父因纲运负欠，鬻妾以偿，心伤离析尔。"商急还其父，焚券不问取值。既归，妻问妾安在，商告以故，妻曰："用心如此，何忧无儿？"居数月，妻娠。将诞之晨，里人皆梦鼓吹喧填，送状元至冯门。次日生，即冯京也。乡试为解元，省试为会元，殿试为状元，世号"三元"，拜太子少师，相业甚盛。**马涓赠金**；宋马涓父中年无子，买妾，每理发必引匿。父怪之，对曰："妾父本守某官，不幸身死，家远无力图归，故鬻妾。今未经月，约殡实薄，姑以绛彩蔽帛，不欲公见尔。"父即日访其母，厚赠以金帛。遂归。是夕梦一羽衣者曰："天赐尔子，流梦涓涓"。明年生子，随名

渭。后廷试，唱名第一。**鬻产伪书，解山中之鬼啸；** 明应尚书，壮年习业山中，夜闻群鬼啸聚，互相语曰："某家某妻，以夫久客不归，翁姑逼嫁之，明夜当缢死此地，吾得代矣。"公潜卖田，得银四两，伪作某书，寄银还家。父母见书，以字迹不类，疑之。既曰："书可假，银不可假。"想儿无恙，妇随不嫁。亡何，夫亦归矣。妇既不死，公又闻鬼语曰："吾当得代，奈应某暗坏吾事。"一鬼曰："何不祸之？"曰："上天嘉彼心，念作阴德尚书，吾何得为祸？"公益努力为善，赈饥济贫，遇人急难，委曲维持，官至尚书，子孙科第者累累。**捐金甘苦，闻窗外之神呼。** 明贵文年逾五十，授徒蒲圻，二年方归。登岸散步，闻妇哭甚哀，问之，曰："夫负官银，将鬻我以偿。我去，幼儿失哺必死，是以悲尔。"翁询所负，曰："十三金"。遂捐二年束修尽与之。未至家，三日粮尽，众鸠价买米，翁囊已罄，众皆诮之。同舟人有怜而招食之者，公不敢饱。比至家，语妇曰："吾舟中忍饥三日矣，速为炊。"妇曰："顾安所得米乎？"公曰："邻家借。"妇曰："借贷已多，专候尔归偿之。归而复借，可奈何？"翁告以故，妇曰："既如此，吾有山蔬，采之可以充饥。"携筐登山，采苦菜煮烂，同举案一饱。既就寝，翁熟鼾，妇念明晨又匮，辗转不寐，忽闻窗外呼曰："今宵采苦菜作饭，明岁产状元为儿。"妇觉翁曰："此神明告我也。"明年，果生子宏，十九领乡荐，二十登成化丁未状元，官至宰辅。翁生受封吏部右侍郎。**是此数子，皆从难处济人，舍已从善。若夫施丐止雷霆之霹，** 雷霹，苏喇玛纳圣人时事，解见格物篇诉节。**输馍免大旱之忧。** 穆泗圣人时，三年不雨，屡祈益旱，圣人忧之。主命天仙谕曰："缘尔城内有母纳废革，是以雨阻。"一日，有一丐者街头乞食，喊曰："好饥，好饥！"遇一担柴者，卖薪得馍二枚，尽付之。复谕圣人曰："虽尔城有母纳废革，今有克己施济之人，主赐尔雨矣。"是日雨降。**大慈真主，一毫之善，转祸为**

祥；一念之慈，春风膏雨。昔人有云："阴德犹耳鸣，人无知者。有济人之心而使人闻之，是炫己也；有济人之心而使人知之，是辱人也；有济人之心，而使人感之，是沽恩也；有济人之心而使人报之，是易情也；有济人之心而使人求之，是市德也。有一于此，皆善念戈矛，理路荆棘。虽有善行，与恶无异。"昔有良士，游于江边，见一妇人欲投江中，良士近而救之，问其故，妇人曰："夫因粮逋，捐银一两欲以完官，妾系于身，因浣衣江边，失去此银。若夫为里甲追捕，必遭笞挞。妾室如悬磬，控贷无门，不若一死，以解世困。"良士怜之，请引至家，如其所失，取以予之。妇乃辞谢而归，告于其夫。夫曰："旷野之间，男女相逢，岂辄有以金而予之者？"因疑其妻。妻曰："吾同尔至良士之家，以雪其冤。"时夜将半，二人同至，士闻呼扣甚急。良士披衣启户，出迎二人。正道始末，忽闻摧声震地，卧榻为墙压碎。夫以施济之功，可以转祸为福，可以益寿延年。经云："无一可以回真主之怒，惟是施济与恕人。施济之道，无告为甚。"真主谕穆圣人曰："你敬我的客人，就此敬你的客人着。"穆圣奏云："客人皆同，何分主仆？"真主谕曰："近在众人中间，那贫穷微末之人，就是我的客人。我的慈锡吉庆，下在客人所下之处。客若起程，那待客人家之辈随客而出。"圣谕云："唧唧！尔哩，你在归瞬的

弟兄求祈上上紧着，委实主上也准你的求祈。”故施济之效，如水扑火。倘水至而火不灭者，必其积恶炽盛，若杯勺之水不可救车薪，必积累以待之。所以积善三年，必报之以福；积恶三年，必报之以殃。然施济之功莫大于阴。近而孤寡，远而流离，此困苦中之尤困者。圣人游于天房，见一恶人厉声大叫，圣人曰：“尔叫为何？”对曰：“吾忧罪大弗赦。”圣人曰：“尔之罪有山大否？”曰：“尤大。”“有海大否？”曰：“尤大。”“有地大否？”曰：“尤大。”“有天大否？”曰：“尤大。”“有苦尔西大否？”曰：“尤大。”“有阿勒塔大否？”曰：“尤大。”圣人曰：“尔因何有此大罪？”曰：“缘我一见贫人，则怒气如火，自知此罪难以恕饶。”圣人曰：“尔可疾走，勿使此火延及吾身。”予每反复斯言，汗流浃背。

今之财商富客积贮悭吝者，其说有三：一为子孙所计，二为身后所计，三为交往所计。使子孙而福厚智增，则衣禄必逾宗祖，试思增衣禄者谁，则祖宗曾属过虑；使子孙而福薄智减，则衣禄必减宗祖，试思减衣禄者谁，则宗祖又属妄想。况桑田海水，治乱频仍，天寿穷通，转瞬莫测。故昌伯行仁，地不满百里，至武王而有天下；始皇筑怨，奄有四海，及二世而亡。此可为子孙之鉴者，一也。至于死生分定，智难豫想。鬼谷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淮阴功加九锡，未央身死。此可为贵

后之鉴者，二也。费千金而结纳英豪，怎似寒微颂德？构群楹以招徕宾客，孰若骨肉孚心？晏子为齐相，敝车驽马以朝，侍臣白于景公曰："此隐君之赐也"。晏子曰："臣以君之赐，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乘马者，妻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国之贫士待臣而举火者数十百家，是焉得为隐君之赐乎？"梁武竭天下之脂膏斋僧斋道，而恩不加于骨肉，卒死台城。此可为交往之鉴者，三也。盖人情不甚相远，而用舍则殊，其故者何？盖真主不欲以不洁之财施于正用之地。譬之污秽之水灌菜则肥，灌松则死。所以一见贫难，则吝心顿生；歌嫉匪友，挥金若土。或为灾祸牵连而费，或为争讼疾厄而费，或为焚屋冲田而费，或为劫掳遗亡而费，如火燎毛，如日照霜。及至追悔，恩慈已远其有。或见悭吝豪足，羡其充裕，乃是以世福偿其纤好，以永狱报其巨恶。兴言及此，能不惧哉！能不惧哉！

戒 持即钦月斋

释斋曰，道言斋心。斋口者贫乏易能，斋心者隐伪莫测。清真斋奉主命，则兼内外而戒持之，此斋之独异于诸教也。经云："真主造化天仙人物，纯清而无染者为天仙，纯浊而无清者为禽兽。人性气禀清浊而善恶兼，故胜其清者则品逾天仙，胜其浊者不

若禽兽。”若非绝嗜好，节饮食，减寤寐，遵命办功，何以上契天仙，下分异类？此戒持之为切要也。戒持之利有五：一曰习其清净，显为人之贵，增其品级。二曰克去己私，清心内之晦蒙，增其记想。三曰知贫乏之艰难，以行周济。四曰烁炼心性，避狱火之侵临。五曰暂忍饥渴，享永久之天馔。譬之琼林玉宴，光及祖考，若非寒窗十载，棘闱三试，何以名登天府？故心以世用者，以世福报之，而非真福；若心以主用者，以真福报之，并兼世福。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倘心希人爵以修天爵，真主能知人心虚伪，若东家爨火，求暖西邻，岂不谬哉！且人之一身有眼、耳、鼻、舌之四关，为色、声、香、味之所出纳，又命视、听、闻、尝以司之。眼、耳、鼻、舌属于父母，色、声、香、味属于万汇，视、听、闻、尝属于真主。属于主者，以妈纳之照察；属于物者，魔祟之侵扰；属于父母者，爱恶之原根。目之于色，不可不察；耳之于声，不可不审；鼻之于嗅，不可不清；口之于味，不可不洁。故身为之役，而心为之宰。经云：“尔须以相反之剑降伏自性。”自性之恋有六：曰恩爱也，财物也，安居也，饮食也，寤寐也，衣服也。恩爱之情降，则近主之念寡矣；财物之情炽，则悔罪之念寡矣；安居之情盛，则办功之念寡矣；饮食之情侈，则认实之光暗矣；寤寐之情浓，则悟道之门塞矣；衣服之精奢，则

谦抑之念寡矣。譬之雨露润地，万物争妍；嗜好相搀，欲情愈炽。天经谕云："我造化你，原非为嗜性受用与生灵好欲。莫非你们猜度我造化你们为顽戏，将来不归于我么？"昔倚补喇欣阿达憨国王居龙床，侍美女，歌声喁喁，赫姿圣人夜行宫中，王曰："此系宫院，何人至此？"圣人曰："因失去骆驼，故来寻访。"王曰："深宫安有骆驼？"圣人曰："深宫既无骆驼，龙床安有天堂？"言毕而去，不知所往。次日王设朝，圣人复至殿前。王曰："汝是何人？入吾禁地？"圣人曰："此非禁地，乃客店尔！"王曰："何为客店？"圣人曰："我且问王，此殿传自何人？"王曰："吾父。"圣人曰："王父传自何人？"王曰："吾祖"。圣人曰："王父何往？"王曰："薨矣。"圣人曰："王祖何往？"王曰："薨矣。"圣人曰："死者既往，生者复来，来来往往，不知住过多少帝王，岂不是一个客店？"王遂醒悟，弃皇宫，游海外，办〔功〕终老，去而不返。嗟我同侪，非有崇楼峻厦，不过旦夕容躯；非有龙床锦被，不过劳倦就寝；非有侍妾金貂，不过蠢妻拙子；非有锦绣粱肉，不过粗衣粝食；非有仆从车马，不过信步徒行。甚至佣工就食，地无立锥；草铺石枕，卧无衾蓆；只身吊影，无妻可伴；负重道远，无时可息；悬釜待炊，无食充饥；囊罄身贫，无财可用；汲汲遑遑，一求不得。穷苦如斯，恢贱如斯。世路风

涛，欲去不能。乃欲以苦海为安居，认客寓为长住。无常生死，了不相关，一场春梦，万事都已。诚念及此，则妻子之眷念自寡，财物之积贮自消，安居之栋宇自局，饮食之丰美自淡，寝寐之酣息自醒，衣服之文绣自厌，功名之炽念自冷，富贵之骄奢自抑。故曰礼五时，岁斋一月，若丹成九转，真金百炼。所以远色欲，慎取舍，禁安逸，节饮食，减寝寐，厉衣服者，习主之清净也。真主谕尔撒曰："你饥饿，你就见我了。你单独，你就绪连我了。"又谕云："戒持类我，亲赐彼也。"戒持之报，非天国可偿，必须亲赐。亲赐者，觐主于无尚之慈，受恩于至优之列。若功臣面帝，御赐加封，自与守土各异。光明透彻，神速不坏，天国诸乐，如意所取。故真主谕云："我在清廉的板德译曰奴隶上预备下目不曾见、耳不曾闻、心不曾思虑的那些恩典。"较之富有万方，身登九五，不过浮生一瞬，露电泡影。经云："尘世古今之桥，人生尘世之梦。趁此瞬息韶华，急备既穷实用。"譬如血战争功，必须身冒矢石，得者承荣世荫，不得名辱身亡。岂不悲哉！

或曰：清真教本清净，乃以啖肉为斋，不禁牲杀，何也？

曰：三才之内，惟人至贵。天地即其庐舍，万物皆为培养。且如胞中饮血，谁能教之？出腹啖乳，谁能使之？又如家畜猫犬、野兽虎豹、飞禽鹰鹞，造物之徼，

非肉不饱，乃欲违造化之恩，遵异端之学。如是，反牛羊为猫犬，易獐麂为虎豹，以燕雀为鹰鹘，此必不得之数。方悟真主大恩，各乐其所，各食其食。若君之赐臣，父之赐子，而无受可乎？故凡以义取者，食荤亦可，食素亦可。若行不合义，取不合道，虽蔬食菜羹，胜饮脂膏。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西山，采薇而食。或有讥之者曰薇亦周物，遂饿而死。孔子曰："古之贤人也。"盗跖横行天下，鸡鸣而起，孳孳为利，孟氏谓之"贱丈夫"。况斋之为言齐也，戒之为言禁也，素之为言净也。荤素丰歉，随遇而安。沙漠鲜谷，则产牛羊；东海多鱼，衣皮啖肉。即若南泉斩猫，志公啖鸽，犹且未测机关。况清真至理，岂一偏之见所得而訾议者？

或曰：然则杀无忌欤？

曰：妄杀之条，经律切禁。如非为父母、师长、节日、婚丧、医治、宾客之用，凡以资口腹之肥甘，莫之节俭，或一割两命，绝其乳哺，实所以伤好生之仁。然诸类之中，牛功于世，不宜轻宰。经云："凡人妄杀一牛，胜于屠宰众生。"若夫贩杀为业，无非下愚，较之至人，视若探汤。且互乡之恶，不能易孔子之圣；桀纣之不善，不能污尧舜之美。儒门养亲以肉食，其于宾客婚丧、养老赡疾之用，与吾教大相表里。至于奉天祀天，皆尝用之，若贤与不肖，诸教皆然，岂独疑于清真哉！

或曰：肉食之条既得闻命矣，不食外教所宰，何也？

曰："良士不饮盗泉，正人岂食妄杀？且物之生也，凭主而有；其尽也，亦凭主而没。若其牲杀之际，上不白于主知，下不当乎正用，以不洁之庖人，加无名之刀刃，何异昏夜杀人，私其货利？食之者，罪与同等。至如误伤、自毙、夺掠、窃骗之物，用以资饮食之丰美者，实若鸩酒止渴，毒肉充饥，非不暂饱，死亦及之。经云："凡人以一口不明不洁之物入于胸腹，真主四十日不准其功行。"推此理也，孰是孰非，孰得孰失？若释氏之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遨游天下，蛊毒仁义，欺君傲长，绝灭人伦，此天下之废民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乃弃之而不养，虽日食槁壤，身蒙重罪。食稻衣锦，于汝安乎？《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乃舍身割肉，恩及异类，令三十年后，尽几禽兽之世。彼又曰："无故而杀我父母，不得心怀怨憾，无明顿生。"呜乎！父母根本也，以不共戴天之仇视同陌路，王法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妄言仁物，而不仁人，是之谓不知本末。

因教三十二章

规矩所以齐物，圆则用规，方则用矩；舟车所以济

人，水则登舟，陆则登车；经权所以持世，常则守经，变则行权。惟固执则偏，偏则与圣人之道远；固偏则矫，矫则与异端之学近。所谓执已伤物，执物伤理，物理两伤，人已交废。圣人时，三人问日，一曰："日从地出。"圣人曰："然。"一曰："日从山出。"圣人曰："然。"一曰："日从海出。"圣人曰："然。"撒哈白疑之，问于圣人。圣人曰："夫言地者，缘彼居地；言山者，缘彼居山；言海者，缘彼近海。夫日岂真从地与山、海而出哉？因所见之地不同，为物与习居所蔽尔。"故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可以语上，是等待以妈纳者；不可以语上，是黜退以妈纳者。既有等待以妈纳之人，则凡可以语上者，无不可导之以正。奇珍蕴于沙石，良骥杂于驽驹。以妈纳无分正伪，虽教化在人，而成全实主。不导而正，上之上者；导而后正，上之中者；导亦不正，下之下者。天方之穆民众，东土之穆民寡；天方之教道一，东土之教道十。以众归一，则经同文，口同音，言同听，教易行而道易兴；以寡入众，如捍猛虎，挽危舟，蹈白刃，教难行而道难兴。所谓一齐人传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

敢问东土之教十？

曰：东土之教，有儒，有玄，有释，有阴阳，有筮卜，有堪舆，有昆算，有相士，有巫人，有鸾判。儒道

世教，故好儒者业功名，邀声誉，贪尘情，忘后世，而性命之原来隳矣；玄尚清虚，故好玄者轻君亲，背仁义，务烧炼，欲求长生，而性命之原来误矣；释尚空无，故好释者背君亲，灭纲常，毒仁义，认性为主，而性命之原来丧矣。兼以阴阳之忌讳，筮卜之拘泥，堪舆之兴败，星算之推详，相士之浮誉，巫人之祈穰，鸾判之鬼祟，造化由己而不由主，祸福问物而不问心，以至寡之教门，惑于多方之岐说。即真儒不能分其泾渭，况俗儒浅回乃欲以清真至理强合为一，不几若水火方圆之不同局？

然则，如何而后可？

曰：欲鸟须为缴，欲鱼必设罾。以罾取鸟，以缴取鱼，是为渊驱鱼，为丛驱爵〔雀〕矣。楚人有业冠履者，欲之粤。或谓之曰："子之道穷矣。"曰："吾艺精术巧，乌得而穷？"曰："子为冠而粤人科头，子为履而粤人跣足，不冠不履，乌得无穷？"清真之教，市冠沽履者；九流之术，科头跣足者。有头自无废冠，有足自无废履。市冠沽履莫若通儒。儒者之学，正而不偏，中而不倚，其文博，其辞藻。杂以旁流，则漫而无归。青黄不能拟其变，南北不能拟其辙。墨子见素丝而增叹曰："可以青，可以黄"；杨子见岐路而兴悲曰："可以南，可以北"。故看其教之何如尔。

教法有九：有经教，有权教，有因教，有喻教，有

讥教，有警教，有惠教，有德教，有力教。九教之道各有所施：经教者谕以经文，剖以至理，使其入于精微而不为摇夺也；权教者从其俗便，由宽而严，使其习熟，而入于精微也；因教者因其乡文，谕以正理，使其归于中正而不为岐趋也；喻教者藉端比兴，由浅而深，使其自悟而归于中正也；讥教者指其偏枯，摘〔谪〕其浅漏，使之自参而归于正大也；警教者，忧伤疾病之时，恐惧悲欢之际，宛转曲折，淡以世情，使之自省而归于正路也；惠教者，饥寒急迫之时，困苦流离之际，周以衣食，济以美言，使其感恩而归于正教也；德教者，乐善不倦，力行不辍，以身先之，使其观感而归于正途也；力教者，财势两全，罚禁严密，以礼齐之，使其循次而习于正道也。九教互用，若医之有方，病热者投之以凉，病寒者投之以温，病虚者投之以补，病实者投之以泻。若热则加温，寒则加凉，虚则加泻，实则加补，是有名书而无名医，百无一愈，患不旋踵，有疾者方且避医之不暇，而肯求医乎？

或曰：病不求医则药必废，病必死矣，然则，终不可救欤？

曰：救病须易药，救俗须易书，九教之道莫善于因。因教者，东土之良药也。东土之教，惟儒为最。儒之有文，若山之有木。故用文者，若匠之取材，可以为朝堂，可以为民屋，可以为梵宇，可以为清寺。玄得之

而谈清虚，释得之而阐空无，阴阳得之而言祸福，筮卜得之而问吉凶，堪舆得之而论地理，星相得之而步五行，巫鸾得之而降鬼祟。是有废人而无废字，有废学而无废文。故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举天方之服以与东土服，则不服；举天方之文以与东土观，则不观；举天方之食以与东土食，则食之。东土既食，是口之于味，有同嗜也。嗜同则性同，性同则理同，理同则凡具眼、耳、鼻、舌、身、心之人，无不可导之以正，而况中人以上、中人之中者乎？

或曰：老学未谙经，贫学不自赡，得非真主之罪人欤？

曰：一脔之肉，识全鼎之烹调；一滴之水，具大海之滋味。木叶落而知秋，池水冻而知冬。燧人创火，未创之前非无火；黄帝制衣，未制之前非无衣。神农教稼，未教之前非无稼；有巢构居，未构之前非无居。圣人垂教，未教之前非无经；真主降经，未降之前非无主。有己身之作证，天地之明证，四时之确证，万物之凭证，死生之的证，何在非经？而经乃真经，何在非主？而主乃真主。先天而经弗违，后天而奉经旨，其惟圣人乎？圣人有倚布喇希默者，其父崇佛，年四岁，遂自悟，因而问诸母曰："母之主为谁？"曰："尔父。""父之主为谁？"曰："国王。""国王之主为谁？"

曰："不知也。"复问诸父，父曰："国王之主乃佛。""佛之主为谁？"曰："佛能造天地，执死生，掌祸福，别无主也。"希乃默默而退。及圣年未二旬，携斧潜入寺中，择"其极大光明"者，劈碎其首，挂斧于巨佛之颈而出。及大众瞻礼之际，其父同至寺内，见其佛首碎裂，因问诸希，希曰："尔言佛能执死生，掌祸福，今祸临彼首，犹不自知，何不即问之彼？"以此观之，不导而正，上之上者。阿锡叶，匪尔敖你国王之妻尔。闻穆沥圣人以天经劝教，随即领命。其夫执迷不从，遍谕国中，勿顺穆沥之主，因责其妻。妻曰："我之主，尔之主也。是人蒙真主化育之恩，岂惟我一人当拜？"夫怒益甚，命武士以马践其躯，阿锡叶视死犹归，甘刑顺主。后奉主命，没匪尔敖你于泥里江中。夫以妇人之智犹长于夫，以此观之，导而后正，上之中者。尔撒圣人劝人顺主，极言天国之乐，登天堂者永享天馔。叛命者曰："若天馔此时得食，吾等即顺。"尔撒默祈真主，果然天馔从空而降。众等食之，又不归顺，当奉主命，将叛等化为异类。以此观之，导亦不正，下之下者。

经云："凭我的主，认我的主。若不是我的主，认不得我的主。"盖谓以妈纳之光亮是真主所赐之真光，穆民认得真主，是以真主之光仍照真主。若种中红翠，有则自然发露，先时不可，后时不待。惟失时暴弃者，

则属耕主；种而不发者，则属滋养；养而忽失者，则属虫鸟；苗而不秀者，则属风雨。耕主为前定，滋养为父母，虫鸟为朋友，风雨为世道。经云："儿女方四岁余四月，则送入经馆念经。一旦至七岁，则教以礼拜，念习经书。十岁，训以认实真主，讲明以妈纳之理。"盖儿女方龆龀之时，若素丝白练，习染最易。父母失于教诲，及至长成，心无卓见，于是异端驰骛之说搅乱心胸，一腔糟粕，若病后发狂，难分皂白，是恶丛生，陷于不义，乡党无所称，考妣无所望。故经云："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盖学明则道明，道明则理明，理明则是物不能摇夺。以此观之，以妈纳之发生在于培养，培养失时，父母之过也。

朋友居五伦之一，不可不择。譬之病者求医，必须访寻高手。倘值庸才，不惟本病未除，更且益增新症。语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硃之近者赤，墨之近者黑。故友有可交者一，而当绝者八：凡尔遗志，即加提醒；凡尔偏僻，即加匡正；凡尔错误，即便指引；凡尔昏愚，即便教诲；此可交者一也。诳言者不可近，终朝欺哄，彼此皆伤；愚昧者不可近，彼欲利人，而反害人；鄙吝者不可近，使人苛刻，远离善道；无信者不可近，急要之时，弃人危险；趋势者不可近，令色逢迎，势尽交止；趋财者不可

近，貌忠心险，财尽交疏；贪得者不可近，无论亲疏，见利忘义；重食者不可近，箪食豆羹，断送于人；此当绝者八也。圣谕云："须要与学问醒慧之人起坐，及交往清廉计较之人。"由此观之，无好友自无好言，无好言自无好行。若种之在土，或为鸟啄，或遇虫咀，无可发露，而以妈纳丧矣。此又非父母之过，其罪责己。世道升迁，顺境无多，或遭兵火，困苦流离，或遇饥寒，奔波劳瘁，虽念知有主，百计难心。若苗而欲秀，秀而欲实，忽遇狂风骤雨，摧折枝蕊，虽欲发露，难以开结。此世道之奇穷而以妈纳难成者，亦属前定。大约人生斯世，好友难逢，忠言逆耳，多生畏忌。须要平心下气，亲近好人，使我过去善迁，见闻日异。盖父母孳养不能长保其身，师长教育不能长保其心，世道波流不能长保其命，习染熏煎不能长保其性。经云："尔不能习学经典，可交与近主之人。"因近主之人从知道中指引正道，正道既得，则身心性命皆得其正。韶光荏苒，幻体无常，若年至四十而不能悔罪自新，属于不赦。盖四十德成之年，《鲁论》谓："四十而见恶，其终也已。"然则，未至四十犹可恕欤？曰：昔有童子，年八岁，欲觐天房。或谓之曰："天房与尔非限。"童子曰："设予夭亡，将不得顺主命而报根本乎？"以此观之，年无老幼，德成者佳寿无长短，人皆有死。知死之为重，则无虚生；知生之为重，则无虚死。经云：他们在未

死之先先死，主上把他在未活之先先活。”

或曰：真主过四十不赦，然则五、六、七十而得以妈纳者，亦不赦欤？

曰：男女寻学，直至死日，方为定限。盖谓人之知识有限，而道理无穷，若凭自己聪明，便落差错。穆民因顺自性之仇敌，遂成四大幔帐：尘世作后世之幔帐，迷人作功课之幔帐，邪魔作教门之幔帐，自性作近主之幔帐。自性为最，邪魔次之，迷人、尘世又次之。穆民有此四大幔帐，轻车熟路，在在火狱。设非以妈纳之南针，命灵之皇王，智慧之宰辅，学问之甲兵，真经之律令，至圣之导引，天仙之觉兆，真主之护庇，执此嗜性勇将，其教门之城郭鲜有不为邪魔侵夺。所以圣教之药石能除一切病患，圣教之灯笼能照一切昏暗，圣教之钥匙能开一切闭塞，圣教之舟筏能救一切沉溺。

或曰：穆民同具此心而昏浊不等，其故者何？

曰：经云：“真主按阿勒始以造化奴辈之心。”心者，身体之阿勒始也。因阿勒始居色界之尽限，与妙世切近，半表半里，若真主普慈之恩从妙世显于阿勒始，则恩垂万类，分派各形，天地始立，万物始生，人身始活。心之阿勒始又身体之尽限，半向命世，半向身世。真主从命世开一条路于心，由心达于性，由性达于身体。若主上之恩慈及于命，则踪迹必显于身。所谓花香

知本有，水冷识泉寒。然周天之阿勒始居表，周身之阿勒始居里，表则能包含万物，里则能承载真主。万有之物不在身内，万有之理不在身外。以形论之，则天之阿勒始大；以理论之，则心之阿勒始尤大。若行为一有不正，则身体之黑暗侵于性，性之黑暗侵于心，心之黑暗蔽于命。命光既为所蔽，则妙世之道塞，而真主之恩慈阻矣。所以恶行正道，恶见正人，恶闻正言。天经谕云："他们是聋的、哑的、瞎的，所以他们不能知觉。"昔一办工之人行于道间，遇一牧童，不觉垂泪，顾问童曰："汝在此牧羊，可认得一个造化之主么？"牧童曰："我岂不知认主？"办功人曰："汝凭何物认主？"牧童曰："我凭此羊认主。"办功人曰："如何凭此羊认主？"牧童曰："我至天寒则牧于暖处，至天暑则牧于凉处，饥则饲以食，渴则饮以水。惜乎，终是畜类！若人便不似这等不知感恩。"办工人曰："汝可曾习学经典否？"牧童曰："我习学惟只三件："一属于舌，一属于身，一属于心。我有舌赞念主，除赞念，便用不着舌；我有身侍奉主，除侍奉便用不着身；我有心记想主，除记想便用不着心。"人惟指望天堂，须撇尘世；设欲贪恋尘世，一定失却天堂。譬之东行者必不能往西，西行者必不能往东。故云："天国、尘世是两妻，取得此喜彼便离。无事于心无心事，途中那见旧相知？"人之有身，目能视，耳能

听，鼻能嗅，舌能言，心能思，手能举，足能行。其所以使能视、能听、能嗅、能言、能思、能举、能行者谁欤？故能非自能，必有所以使之能，自能非主，能有尽也。以有尽之能而不及时以事造化性灵身体，使能视、能听、能嗅、能言、能思、能举、能行之真主，何异蚯蚓之于鳅鳝，止于土壤，虽伸屈能吟，死而则已？天经谕云："我在地狱上造化许多人神，他们有心不凭他思，有眼不凭他观，有耳不凭他听。"非不思也，思非正道；非不观也，观非正典；非不听也，听非正言。故视不以主，若目瞽；听不以主，若耳聋；言不以主，若舌烂；思不以主，若心狂；举不以主，若手挛；行不以主，若足躄。外虽光华，自至人观之，身心已死。先贤阿布都喇吸日以八事忧心，至于废寝。或问之，先贤曰："吾忧取命之时，或属于有以妈纳的，或属于无以妈纳的；入坟之际，或属于宽亮的，或属于狭暗的；孤冢之内，拷问天仙，或属于能答的，或属于不能答的；经云：亡者入坟之后，即有二位天仙，一名猛克尔，一名乃奚尔，倏至面前，将尸骸复苏，扶坐窓内，手执火刑，第一问："谁是你主？"第二问："谁是你圣？"第三问："你遵行何教？"第四问："你习学何经？"第五问："你朝拜何向？"若亡者能答："安乐乎是我主，穆罕默德是我圣人，以思略目是我教门，府尔歌你是我经书，克尔白是我朝向。"天仙慰曰："尔安眠无惧，至立世之后永享天乐。"俄倾，坟内宽亮，通乎天堂，光明快乐。若抗命之人无言可答，天仙以火刑笞之，

棰击之下，疼苦无休。天仙怒曰："尔违主命，至立世后永受狱苦。"俄倾，坟内窄狭，通乎地狱，黑暗无光。**复生之日，不知是面白的，不知是面黑的；接券之时，不知属于右手的，不知属于左手的；称盘之内，不知是好重的，不知是歹重的；**经云：是雅、后世，总是两日，御阿时光有五万年之长。主命一切天仙将古今人神围绕于内，此时太阳反照，其色主黑，灼人颠顶，脑脂皆流，好人面白，歹人面黑。主命天仙取仙笔预造之文卷与各人两肩，天仙所交之文卷、真主自察人心好歹之文卷从空而坠，若雪花飘落。好人递以右手，歹人递以左手。又经云："至读卷之时，有大罪转小，小罪转大。于是，各人惊讶蹊跷，哀曰'真主'，以为非己卷薄。真主谕曰："我为主，无亏枉一人。今将尔背谈人之是非、亏陷人之财物、凌虐人之势力，一一将功课折与他人，他人之罪转移与尔。"复将天秤架起，好重，准进天堂；歹重，赶送地狱。今世无故打人一下，此日偿还七十下；无故砍人一刀，此日偿还七十刀。即所辖之僚属，所畜之牲灵，还报亦然。若二羊相抵，多抵一头，此日偿还七十头；两禽相斗，多斗一嘴，此日偿还七十嘴，然后把禽兽之类俱化为土。一切违命之人哀告真主，亦愿变化成土。真主谕云："你们属于不坏了。地狱永久，受罪之人亦永久。"仲修曰：前篇既言无赏罚禽兽之条，而此处复言羝斗相酬，得勿经旨相背欤？曰：不然。天堂所以赏善，地狱所以罚恶，禽兽纯浊无清，功不升，罪不罚，无登天入狱之期，此正是真主欲显大公，以服人神心志。但看化土二字，便悟经旨。**考算之后，不知属于天堂的，不知属于地狱的；过桥之时，不知属于容易的，不知属于危险的。"**经云：真主将人神考算已毕，复有一桥，名色喇特，乃天堂、地狱之分界，有罪无罪，皆从此过。上一千年，平过一千年，下一千年，共三千年。路径陡细如发，快利如剑，黑暗如夜。桥有七孔，坐于地狱之上，蛇蝎毒虫纷绕于下，火焰上冲。复有七座关隘，惟凭七事始能得过：一认主，

二礼拜，三施济，四把斋，五游天房，六孝父母，七妇从夫命。主赐王牌一面，避其烟焰险峻，其疾如雷，登于天境。若七事未周及无一善，寸步难移，堕于永狱。由此观之，人能醒而不寐，自能寐而长醒。盖无常是人不免，岂忧畏独让先贤？圣谕云："的实，你知明日人叫你是活的，或叫你是死的？或叫你是窟雅上安宁的，或叫你是坟茔中惊恐的？或默津言以妈目为你求祈，使长川恩典在你，或骨肉亲朋与你站者那泽清真丧礼，嚎啕永别？若你是办工之人，主命天仙写你平日干办，即病症时光亦准功课。"故经云："昨日是失物，今日是横财，明日是颠险。悲失物须追悔，蒙横财须保守，防颠险须预办。"筛赫哈哩云："你们在这畜类的栈道住到几时？贪恋到几时？不然，比这畜类还至不如。"仲修曰：畜类之性，贪食贪色，嗜斗嗜争，参悟无常，了不相关。人惟食、色、睡、饮，嗔怒争构，于人职事，了不修治，便陷于畜类之栈道。然畜类无有永苦，人禀造化之灵机，善升恶罚，升则永乐，罚则永苦，无可逃避，所以说还至不如。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使死而终已焉，则闻道可也，不闻道亦可也；使死而弗已焉，则道不可不闻，闻不可非道。夫未闻道而虚生，生亦非生；既闻道而可死，死亦非死。圣谕云："常道者，吾之所言；中道者，吾之所行；至道者，吾之所见。"是兹三程，若身心之与命，缺一不可。穆民循此三程，遵流而源发子身体者则有三春：身之春，侍主是也；心之春，记主是

也；命之春，认主是也。有侍主而后身活，有记主而后心活，有认主而后命活。生亦非虚生，死亦非虚死。今以不活之心命寄于幻俑之死躯，欲希无穷之恩赏，享永久之天乐，妄矣！故有老而可恕者，等待以妈纳之人。有幼而不可恕者，承领以妈纳之人。等待属于外教，承领属于穆民。盖谓穆民之父母宗祖生长正教，若世禄之家身受国恩，习闻国典，或起二心，一旦发露，罪不容诛，此幼而不可恕者。既为板德译曰奴辈，须要心间诚信，舌上定念，身体力行，始谓有以妈纳。有以妈纳，方称穆民。孔子云："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夫孝欲其心乐而身安也。子孙之善恶，关系父祖之升沉。使父祖而果善焉，顺焉，吾从之以慰父祖之心；使父祖而未善也，未顺也，吾改之以拔父祖之苦。经云："的实，真主所喜在人于顺承二亲之间。"除父母命涉疑主之事不可跟随。涉疑者何？异端、自蔽、祖习、风俗是也。自蔽之罪重，祖习次之，风俗又次之。故经云："真逆与代逆不等。"真逆知而故违，代逆不知误犯。更其违而赎其犯，是顺亦孝也，不顺亦孝也。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素爱叔齐，及病笃曰："我死当立叔齐。"后薨，国人立之。叔齐曰："国有储君，此天命也，天命不可违。"兄弟互让，俱辞不受，孔子贤之。可知天命迥于父命，良可鉴也。嗟我同教，既习儒业，宜思根本。谚云："兔死狐悲，各惨其类。嫂溺不援，

岂豺狼乎？”间有或发科甲，及为廊宰，政事之繁剧，宾客之交际；或惜功名，勉从俗尚；或为赧颜，恶人诮己。日复一日，道与心违。或有劝之者，曰：“吾先人莫之行，吾宗长亦莫之行，至于我之身而反之，可谓孝乎？”夫反父之道固不可谓孝，然则反祖之道者又可谓孝乎？反祖之道既不足称孝，反主之命者又可谓忠乎？不孝无亲，不忠无主。故曰：“从正命，不宜从乱命。”正命本乎天，乱命近乎逆。所谓老而可恕者，若失亲之子流落边夷，岁月日久，失迷归路，或作土商，或为乞丐，得人指引，及闻亲信，跋涉归家，再不复返，此老而可赦者。经云：“人生吉庆，在于结末。”末得其正，如果成熟，置之樽俎，献于至尊；末不得其正，如果未熟，根枯零落，践入涂泥。故谷冀秋成，人期老顺，虽力健心奢，好景无多。所以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若燎毛。所谓黜退以妈纳者，非无功课。同于穆民，涉疑举伴，外是内非，同于鸩酒，适若青蝇。自谓诚信归顺，而不知从正道远矣。夫红紫之色不同彩，钟磬之声不同音，邪正之术不同迹。辨色以目，辨声以耳，辨迹以心。武王伐纣，夷、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忠乎？”左右欲兵之，武王曰：“此义士也，释之。”闯王犯燕，王贞为彰义守，开门延寇。闯王既入，召而谓曰：“国家以金城寄尔，百万生灵悬于一守。食君之禄而不

能死君之难，国祚将倾，又欲觊觎他人以求功名，虽有功于我，而实欺于明。他日人设犯我，尔复开门延敌乎？”命诛之，悬首都门。夫处教门而不行教门者，固所当诛；行教门而卖教门者，又罪之所不容诛。经云：“真主从穆民之余光造化一切常人，从常人造化一切愚人，从愚人造化一切背逆与母纳费格。”经文：两面搬唆永不恕饶之人。母纳费格又居背逆之次。若种之在上，虽遇和风顺雨，不能易其本质。可知正教惟指正人，设遇狡谲贪嗔之辈，惟有退避绝交而已。

问：敢问穆民之不恕者，可得而赎与？

曰：畏火须撤薪，畏罪须改过。真主开讨白译曰悔罪之门，放宥罪之典，若一池清涟浅水，尽人皆可洗涤。人患不能自新，如着敝垢之衣，岂可同登衽席？所以穆民之不可赦者，在不肯改。改则天堂之征，不改地狱之兆。

或曰：以妈纳之规矩，何以但凭拜念便进天堂？

曰：“譬之父子，彼此悬隔，朝思暮想，两情则一。倘遇便人，必传书信，再拜而授之。忧思结于衷诚，悃露于外，非勉强而然也。尽心间之悬念，原凭舌上之声音。舌乃心之苗，身乃心之用。有其心，斯有其言，有其言，斯有其行，三者缺一，使（便）非至诚。天经谕云：“你们记想我，我就记想你们；你们记想主，你们方得脱离。若你们在喜主的道路上诚实进步，受喜的主凭着头

一步，就向前迎你。”昔一筛赫，无舟自能渡海，渔翁见而异之，欲求携过海岸。筛赫曰：“尔欲从我过海，须依二事：一勿睁目，二逢急难呼我搭救。”渔翁允之。行至中洋，忽睁两眸，遂落海中，急呼真主搭救，全尔无应，因思筛赫之言，疾呼“筛赫救我”，方才得拯。因问筛赫曰：“我呼真主搭救，如何不应？及呼筛赫，方才救我？”筛赫曰：“因尔平日不能记想真主，故尔不应。”由是言之，无素认，自不能急难呼主。若从险救人，非系至亲骨肉，必不能痛痒相关。倘陌路行人，惟有谈笑嗟呼而已。故少壮不能事主，及其筋枯力迈，则少壮之恩典已撤；安宁不能事主，及其灾祸临头，则安宁之恩典已撤；无恙不能事主，及其病患加身，则无恙之恩典已撤；命存不能事主，及其大限猝临，则命存之恩典已撤。虽欲追悔，悲惨无益。所以仆之念主，犹子之念亲。盖子于亲，无富贵，无贫贱，无疾患，无危难，无死生，无时刻，无尽限，是谓至诚。

至诚之征有六：一曰未见归信，二曰诚信后世，三曰惧怕主罪，四曰指望主慈，五曰领命，六曰奉禁。未见归信者，如真主之本然，人虽未见，见己身之动静，语默之任凭，可以见真主矣；真主之妙用，人虽未证，证四时之代谢，万物之荣枯，可以证真主矣；真主之大能，人虽未睹，睹天轮之循转，大地之浮载，可以睹真主矣；真主之晓谕，人虽未听，听天经之垂诫，祸福之

循环，可以听真主矣；真主之差遣，人虽未识，识圣贤之降生，天仙之传命，可以识真主矣。故以色窥主，主无色而无处非色；以声闻主，主无声而无处非声；以言参主，主无言而无处非言；以能度主，主至能而无处非能。譬之身体，未见性灵所在，而视、听、闻、尝一一皆自性灵发蓄。若因其未见而言无性灵，可乎？故有形者以形认，无形者以理认。此未见而归信之一端也。

所谓诚信后世者，盖有昼必有夜，有生必有死，有今世必有后世。若春夏继以秋冬，肃杀即寓生理。真主普慈，恐人心昏聩，失于趋避，故降经差圣，预晓后世，若典刑在即，自不敢犯。不敢犯，则为善之心生，而作恶之念止。赏，恩也；罚，亦恩也。所谓惧怕主罪者，永狱之苦人虽未见，生来死去，必有所归。人生善恶若无罪惩，岂不亏负良善，侥幸恶人？所以，至人怀刑自无刑。及穆民动静，须要时时对越真主，不惟过无由入，福且日增。

所谓指望主慈者，既有信罚，必有信赏；罚以惩罪，赏以旌善。经云："人惟惧主之罪而不望主之慈，是昧其恩。"惧罪自能改过，指望则欲趋善。改过趋善，则以妈纳在其中，有以妈纳则不失天堂。

所谓领命者，如五时拜、钦月斋、天课银、大小净、游天房、习学经典、忠君孝亲、敬师尊长，一一皆属主命。穆民之与外教无所分别，惟此数事。数事之内，惟

拜至重，虽天地万物，不敢承当。至圣以为己任，天地万物，乃指天仙神鬼、禽兽水族等类而言。天仙纯清而无浊，虽有认实之光明，而无色妙之全体；禽兽纯浊而无清，虽有色妙之全体，而无认实之光明。神以火造，虽阳而燥；鬼从阴生，纯皆违犯。草木有生长而无知觉，受造不齐；惟人清浊兼备，色妙两全，变化阴阳，包罗万象。譬如树之根干枝叶、花色香味各具一体，而果则成之故。人为万物之果，至圣为人中之果。子思谓"可以与天地参，"孟子谓"万物皆备于我，"正符此旨。故云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所谓奉禁者，如忤逆父母、不忠国王、轻慢师长、毁谤良善、损人名节、发人幽私、搬唆构衅、杀盗奸贪、无义之财、非礼之食，是谓违禁。违禁则属逆命。

凡此六者，至诚之征验，以妈纳之根本。盖以妈纳之关于人，犹身之有命，命之有性，无命则身不立，无性则命不全。无命之身，无性之命，其所以异于木石者凡希！

世　纪

昔者，阿丹没，施师亡。施师，阿丹子，乃钦圣累代之祖，承正教者。三千年后，正道凡息。至于努海，主降洪水，天房起，邪教灭，人物复孳。努海，阿丹十世孙。洪水，解见《天仙》。又五千年，至于倚布喇希默，复天房之贵址，挽人心之既溃，苦身焦思，拨邪返正。依布喇希默，阿丹二十世孙。复天房，解见《客问》。又千二百年，至于穆泗，克

承主命，教起奕世之衰，道济人心之溺。穆洒，阿丹二十八世孙。凡五百年，至于打乌德，主降圣子。打乌德，阿丹三十二世孙。圣子，即苏徕妈纳，皆承正教而为圣王者。按《圣纪》，打乌德生有十五子，第十五子即苏徕妈纳圣人。圣父因年老欲传国位，众子争禅不已，打乌德诉机于主，主命者白勒依勒天仙赐鸦勃石戒指一枚、具册一本，内降二十问难，谕打乌德曰："尔众子内能答者，许授国位。令束此戒指，能通鸟兽昆虫万有之语音。"打乌德聚十五子，宣天册。第一问："万物中，人身上至微末至疑难者何？"十四子皆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至微末至疑难者，乃身内之气。人凭是气，巧语能言，争名夺利。若此气从心中断绝，人身即无用，万事皆虚假。"圣人曰："然。"第二问："万物中，人身上至多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至多者乃心。人凭是心，千思万虑，任天上地下，无不想到。虽然耐只是心，各人思虑不同。有思为善者，有思为恶者。岂不是至多者心？"圣人曰："然。"第三问："万物中，人身上至苦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至苦者，乃相交之友。平生一世，难得相与一个好人。若得一个好人，尽了无限的心肠。只因不留心或言语小事，将往日交情尽都勾抹。岂不是至苦者乃相交之友？"圣人曰："然。"第四问："万物中至甜美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至甜美者乃水。真主造化了天地山川、人身万物都凭这水方能生活。若无有水，人与万物尽皆枯死。岂不是至甜美者水？"圣人曰："然。"第五问："万物中至高强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至高强者，乃有才智之富翁。真主慈赐了他富，一世享用，又凭这财帛营运好事，买了后世天堂，岂不是至强的？"圣人曰："然。"第六问："万物中至歹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至歹者，乃歹性之妇人。他凭着歹性，阻夫行好，助夫行恶，行术占算，违主禁

令，岂不是至圣的？”圣人曰：“然。”第七问：“万物中至洁净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至洁净者乃人身之命。他洁净而来，若是被罪污染，便不能洁净而去。”圣人曰：“然。”第八问：“万物中，我从他上越喜、他从我上越远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过去之光阴。”圣人曰：“然。”第九问：“万物中，我从他上越怕、他从我上越近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要来之无常。”圣人曰：“然。”第十问：“万物中，比五百年世界至宽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人心之公道。”圣人曰：“然。”十一问：“万物中比天至高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甜美好言劝人行善”。圣人曰：“然。”第十二问：“万物中比海底珍宝尤至富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诚实安分人之心，身虽贫而心实富。”圣人曰：“然。”十三问：“万物中比石尤硬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异端左道、叛主违命人之心。”圣人曰：“然。”十四问：“万物中比火至热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贪世之眼，无有足期。”圣人曰：“然。”十五问：“万物中比雪至冷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慳吝人之心。人以艰难告彼，虽唾尽唇干，佯若无知。”圣人曰：“然。”十六问：“万物中比山至重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不忿怀憾、搬唆嫉妒人之心。”圣人曰：“然。”十七问：“万物中新鲜多？朽坏多？”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朽坏多。朽坏者，本来朽坏；新鲜者，不久亦朽坏。因世界从朽坏上造，不久还要朽坏，故此总谓之朽坏。”圣人曰：“然。”十八问：“世界中男人多？妇人多？”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妇人多。妇人本来是妇人，为男子，听妇人之言，跟随违命干罪，总谓之妇人。”圣人曰：“然。”十九问：“世界中活人多？死人多？”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死人

多。死人本是死人，活人不能认主，遵行明命，总谓之死人。”圣人曰：“然。”二十问：“世界中比万物至贵者何？”十四子不能答，苏徕妈纳对曰：“乃明心之学问。”圣人曰：“然。”然后以戒指赐与苏徕妈纳，自此授位。主赐风床一张，顷刻万里，走兽率舞，百鸟来朝。凡圣驾出，人围五十里，神围五十里，鬼围五十里，凤遮其顶，风御其辇，天仙执械。其有人神不遵圣命者，则诛灭之。千古帝王，无有及其富者。后五百年，至于尔撒，生而能言，感应万状。惜也，登天之迹已杳，而认拜之理难凭。尔撒，阿丹五十二世孙，奉主命，登之第四层天上，后逢胆楂纳出，复降，收其类为以妈目，凡四十年而世尽矣。奈自登霄去后，教生不遵圣行，反以尔撒为主，此大逆不顺之道，诚为可惜。又六百年，至于穆罕默德圣人。穆罕默德，阿丹五十世孙。授受真经，超越万圣，天仙不复降，圣人不再生。由穆罕默德至于今一千一百余岁。去圣人之世虽远，越圣人之居虽遥，而真经普布，遍于寰宇。是真主之禁令无日不昭告于天下万世，天下万世如聆真主、天仙、圣人之音谕。譬若皓日当空，明者自见；轰雷震地，有耳能闻，惟聩聋者无与焉。经云：“无一物能承载真主，惟穆民之心。”先贤曰：“吾见见字，是据天经中所见者真主造化人神魔类约有十分，惟一分属于人类。又将人类分为一百二十五分，一百分属于野额朱者、默额朱者，二十四分俱属外道，归处火狱，惟一分属于母思里妈纳即正教清真。又将母思里妈纳易为七十二教，七十一教任性行为，归处火狱，惟一分属于以思喇目译曰令

行禁止。顺命之人。譬若金之与铜，银之与锡，玉之与石，珠之与蚌。噫！危矣哉。真主造化天仙、神鬼、水陆、飞行何止万类，惟人至贵。真主浩恩，使我得为人品，人品之中，惟男至贵；真主浩恩，使我得为男子，以思喇目贵过前圣一切教门；真主浩恩，使我得为母思里妈纳，行以思喇目之事。穆罕默德至圣，贵过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穆罕默德至圣教生，贵过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教生。真主浩恩，使我得为至圣穆罕默德教生，府尔歌你贵过前圣一百一十三部真经；真主浩恩，使我得从穆罕默德圣人之教，闻府尔歌你尊经，天堂极乐，地狱极苦，后世极长，能保守以妈纳者，回赐天境；真主浩恩，赏我以妈纳，得登永久天堂，以至微之身躯蒙至大之恩赏。虚延荡费，不自珍重。若玻璃置于危栏，珠宝系于焚阁，虽至愚之人，犹知其危之必及也。经云："地狱为火，罪人为柴。"后世考算日期，先从拜礼。拜礼不遵，余功无济。若无故撇失一番，按每番惩以六千四百年之火刑，一年八十月，一月八十日。光阴如此其长，火狱如此其苦，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万世之为圣人教生者。

巢居知风，穴处知雨。网无纲而不渔，车无辕而不载。尧以天下让舜，舜以天下让禹。至圣宁求考赛而池，搭救穆默特考赛而池乃天堂内仙池，穆默特译曰教生。昔圣嗣天亡，

为抗命者讥诮，圣人忧虑不宁。即时者白勒依勒天仙奉主命谕圣人曰："尔欲求子，主能赐尔。如其不然，主赐尔一考赛而池，直至御间场中救济尔教生。是人得饮此水，从酷热上获其清凉。"圣人自思："子少而教生众，我宁求池，不欲求子。"即时命下，谕圣人曰："的实我将考赛而池赐你，那诽谤尔之人，的实他是绝嗣。"所以万物之后第一复生者是至圣，后世拔救一切罪人，争先者是至圣。公而忘私，义不及已。盖谓一方之升沉系于以妈目，纳妈资即其战场，以妈目为旗纛，赞理襄军政，助理援枹鼓，申令习熟，进退咸宜，然后一军之性命赖以存活。又如泛海之舟，风狂浪急，日远道长，必资掌舵之智公。当此责任，父不得委之子，兄不得委之弟，然后一舟之性命得以全活。今欲泛尘世之苦海，御邪魔之伏寇，入狭暗之坟茔，当御间之炎热，过色喇特之长桥，越地狱之火禁，登天堂之乐境，乃以无德无学者居之，一方之疾苦不闻，往来之痛痒无关，父子相承，兄弟替代，私富众为垄断，避瘠寡若针毡，正道衰，礼义废，教化不行。圣谕云："两等人将我教道后辈斩绝：一乃有学无行之首领，或人效之，习为违背；一乃有行无学之清廉，或人蹈之，陷于异端。"后世御间之日，将以妈目拷问七十二次。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万世之为首领者。

忠贞之子，誓不从逆；因亲之孝，不改善行。真主浩恩，从圣人中拣选至圣穆罕默德，从男子中拣选先贤尔哩，从女人中拣选圣女法土墨。则今日之为圣裔者，

又一切圣裔中之拣选。譬犹龙虬凤雏，鱼鸟共慕。蒙此莫大恩典，处此至贵品级，即天命圣行力行不辍，犹虞德不能修，学不能讲，善不能迁，恶不能改，火狱在前，毒蟒在后，有玷至贵之宗祖而虚延岁月，匪类相亲，顺阿丹之仇敌，违钦命之圣行，考妣无所望，乡党无所称，令顺命之宗祖宁无寒心？故圣谕云："凡清廉计较，属我后辈。"此不得已而警谕后人之叹。即圣如努海，洪水之灾不能免其妻子；贵若至圣，幽栖之苦难以宽其父叔。经云："的实额卜他利卜在地狱至浅处。"故经谓："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立法威大将，至公无私亲。兴言及此，能不恸心流涕，恐逆命之先灵无能宽其罪罚，虽有圣子贤孙，无可搭救，又甘为不准搭救之人与无搭救者？经云："也没有进地狱的，则除是不信正道、转脸薄福之人，拣选今世，弱〔的〕实者汉难是他归结。"者汉难，地狱名，乃头一层。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万世之为圣裔者。

中人之学，百不得一；处巨智而博学者，千不得一；博学力行，归于中正准绳者，万不得一。是真主以至愚者寄于至智之教化，譬若瞽目之人不知两间万物之形类，必资见者告之，犹恐告之不切而知之或误，况子不告？圣谕云："吾教下知者，有能阐扬正道，导招失路，以承圣者事业。虽非为圣，已践圣者之品。"夫云

蒸而雨施，水流而物长，学聚而道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则教化兴。昔贤游郊原，见蝤虫一身两首，争食而自毙，鸱鸮哺其子，羽翼既齐，食母而飞，同胞相斗，詈及父母，喟然叹曰："此不祥之物而不祥之俗也，道之不行，其犹是乎？"廉颇为赵将，自矜功高，耻居相右，蔺相如引车避之，从者不悦。相如曰："国之所以存者赖吾二人，两虎相斗，势不俱生。因私愤公，于理非忠。"廉颇闻之，负荆请罪。盖真主以明命谕诸圣人，圣人以明命寄之学者，古今之辽，天下之大，万民之众，风俗之殊，语音之别，异端之岐，譬若人非同病，药非同性，医非同方，治非同术，以不同之术治不同之病，犹恐针灸妄投，死生反掌。圣谕云："尔等与人言，须量其知识、智慧以明厥道，未可强彼一曲之耳目，而觉殊异之音文。"真主谕圣人曰："我不差圣则已，但差圣必就其音文，使之易传教大众。"今以至孤另之教门，杂处于异端蜂起之会，若孤城受敌，内寇难除，必得智勇死节之士共襄国务，始乃有济。奈才无寸长，骄心满尺，少有胜己，阴计丧之，唇亡齿寒，叶落枝冷。遭此剑害，不知凡几，欲求道行，乌可得乎？圣谕云："矜高不愤，乃教门之雠敌。"昔尔哑齐勒功业过于天仙，知识超于列圣，高傲顿生，奸诡不愤，永贬下极。圣谕云："天经在坏人腹中是个孤懵，后世以火磨研坏事学者之首。"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

万世之为学者。

默思只德译曰礼拜寺贵过一切房屋，天房贵过一切默思只德，天经贵过天房。是在有力之人不时修补，则坚固整齐，无虞风雨。房屋比教生，默思只德比首领，天房比圣裔，天经比学者。经云："真主造化性灵，在命世有四班，在身世亦有四等。其一乃至圣、大圣、钦圣之等，其二乃觉圣、大贤、确认之等，其三乃清廉、力行、诚信之等，其四乃逆恩、违命、奸邪之等。又将三等分为九品，亦如九品天仙之职，归原于九重。至圣乃哈听则寄寓天之第九重，即阿勒始，名曰静天，故相合哈听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九重。哈听，乃至圣之称。静天，天之不动不坏者。至圣特受钦命，总理大经，成全至道。以其大命系圣命之鼻祖，圣体系万有之精华，大典为万圣经之枢机，教道乃万圣教之正果。悉革前典，惟遵至道，敕命感应而为圣。大圣乃乌六勒阿赍密则寄寓天之第八重，即苦尔西，亦名静天，故相合乌六勒阿赍密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八重。乌六勒阿赍密，大圣之称。静天，亦天之不动不坏者。大圣乃钦赐经旨，持行正道，秉敕命感应而为圣。钦圣乃勒苏礼，则寄寓天之第七重，故相合勒苏礼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七重。勒苏礼，钦圣之称。钦赐经旨，持行正道，秉敕命感应而为圣。觉圣乃纳秘欲，则寄寓天之第六重，故相合纳秘欲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六重。纳秘欲，觉圣之称。未受经旨，惟遵先圣，阐扬至道，受觉命感应而为

圣。大贤乃尔哩，则寄寓天之第五重，故相合尔哩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五重。确认乃阿力伏，则寄寓天之第四重，故相合阿力伏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四重。清廉乃咱吸德，则寄寓天之第三重，故相合咱吸德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三重。力行乃阿必德，则寄寓天之第二重，故相合阿必德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二重。诚信乃穆民，则寄寓天之第一重，故相合穆民之时景而没者，其品位居于第一重。是此三等，属于拣选之人。故真主谕云："我把经典赐与我拣选的板德。的实，一切顺命好人俱入天堂。"其一等属于薄福黜退之人，亦有三等：一等属于母思礼妈纳黜退之人，毋纳费格是也；一等属于外教薄福之人，异端左道是也；一等属于母思礼妈纳，行异端左道之事，俱属薄福黜退之人。故真主谕云："的实，逆恩违命奸邪之人一总在者汉难地狱。"譬之房屋，有属穆民者，有属外道者。穆民房屋所集真经，所言正道，所行顺主之事，归处天堂；外道房屋所集罪案，所言邪道，所行叛主之事，归处火狱。又若鱼、龙混于江海，玉、石杂于丘谷。真主谕云："你们入在我的奴辈里，入在我的天堂里。"盖谓穆民行奴辈之事，令行禁止，自能得主之天堂。凡人顾念同教，衣食相助，患难相扶，勿违主命，勿伤穆民之心。譬如孝子，顾爱同胞手足，自能得父母之欢心。经

云：“则除是那等之人，病热狂言，是非颠倒，以热为凉，以甘为苦。”盖谓病人内外皆病，美好与彼无分。故圣谕云：“天堂凭一切人不喜之事围绕，地狱凭一切好欲围绕。慳吝转脸，后世以火具烙其颡肋肌肤。”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万世之待同教者。

首领系大众之性，作归真之导引，代圣宣化，任重道远。利则归人，害则归己。譬若默思只德，上蔽风雨，下安众人，欲求坚固修理，非一人之力。东土无养赡之助，既无恒产，法令不行，凭舌政以化群众，杂教搀扰，若逆水挽舟，行于风波危澜。故跟随一拜，抵七十拜之功；听讲一时，抵七百年之拜；馈赡一脔，开七十起之罪。奈驽骀杂于骐骥，言行难兼。虽听拜沾其福利，而自欺难逃重罚。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万世之待首领者。

圣人为真主之笃爱，圣裔又圣人之笃爱。故经云：“你赞主着，赞圣人着。赞主赞圣，须赞圣人之后，以希圣人搭救。”圣谕云：“吾子孙若星，星存则天存，星行则天坏。吾子孙不至其处，则地坏，而搭救无分矣。”譬之天房为一切默思直德之首领，一经取起，则洪水即至。故圣谕云：“吾教生中诚能见我之后，贤者爱之，不肖者怜之，困贫相济，推食解衣，如登努海之舟。虽彼无力相酬，我为报之。”盖努海之舟，惟顺命者始能得登，一经携济，两世超脱。奈琉珠杂于美玉，

真伪难分，虽敬者沾其福利，而假冒难逃重罪。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万世之待圣裔者。

学者寄真主之明命，代者白勒依勒天仙之职，居钦差至圣之品。故参悟一时，胜愚人日间忍饥、夜间办功二万日之功课；讲学一时，胜侍奉主二万年之功课；办功一日，胜愚人四十年之功课。譬若天经未降，则普天如夜，既降，则宇宙重明。造化之机、性命之旨、归原之路，辟邪魔而崇正教，越火禁而登天境。穆民供给学所，功则均分，天堂预进。经云："轻视学者，断为外道。"奈规矩同出一源，而教法各执偏见，是在听言察理，因其所长。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万世之待学者。

经云："真主不造一物则已，但造一物，本以为人。不造化人则已，但造化人，本为认主。"认主而不能顺主，尤胜于不能认主之人。昔一大贤买一仆从，随问之曰："尔名什么？"仆言："叫我什么，我名什么。"曰："尔食什么？"仆言："与我什么，我食什么。"曰："尔干什么？"仆言"吩咐什么，我干什么。"曰："尔要什么？"仆言："为仆者不敢言要。"曰："凡事依我，尔可动怒么？"仆言："为仆者不敢有怒。"大贤一闻此言，相谓自性曰："尔贫难奴仆，在保养尔之主上亦有此忍耐顺伏。如仆人之言行者乎？"于是羞愧恸哭，昏绝于地。

（余）愚昧不才，叨居圣裔，虚度四十余秋，自知违命之罪拔发难纪。兵戈阻隔二十余年，幸得游于燕、鲁、吴、越、楚、齐、中山、秦、蜀、滇、黔之会。海内名师，或睹其书，或见其人，或闻其教。采天下之遗珍，一准于经书，择圣贤要录，揆以禁律，有者不敢隐，无者不敢增，贤者不敢贬，不肖者不敢誉，纪为是集，以俟夫天下万世之有眼、有耳、有舌、有心、有身之人所共睹、共听、共言、共思、共行。凭圣教之调养，保守这一粒真种，越三十六千世界，复归命世之原品。庶无负真主降经差圣，作迷海之巨筏，同登极乐云。

本　来

问：人生五个时光，真主如何命有无、无有？

曰：譬如能文之士，诸缘未起，意见未生，清净本有，宁定无迁，声臭、题目杳不可得，此原无之时也。此一节言原无之时，惟有独一之真主，乃无始之原有，自与诸有无干。如前所谓隐无纯一之世界，预定了万理之总妙，无名曰分别，踪迹显然。

及其诸缘既发，喜怒既生，因物起兴，触目感怀，虽无文字声音、雄词丽语，其间抑扬起伏、美刺贞淫，已早具于胸臆之中。此命有之时也。此一节言真主欲造人极之本来，先造化了无极，是为一切性命之原根。然其间混混沌沌，虽如白蔗浆中少分清浊，此时无人我贵贱、老幼男女、妍媸强弱、天寿穷通。譬如精血居于母腹，子粒布于田园，虽未分四肢百骸、红翠馨香，而四

肢百骸、红翠馨香已具于母腹、子粒之中。缘时光未足，故难分也。如前所谓玄妙世界显了贤愚品位、名目等第。

亭台既设，珍玩既具，飞禽动植，鸟卉喧华，寓目成色，触耳为声，则不得不借笔以导其幽怀，假纸以通其情节。或为经论，或为诗辞。百家诸子，各为文章。然后清浊高下、虚实有无、小大长短、方圆平直、品类各色、六律五音、尊卑贵贱，毫无搀杂。天地以位，日月以度，四时以序，天仙以职，万物以时，邪正以辨，姓氏以分，一物一理，一字一义。天地虽大，分之不离；万物虽繁，共之不合；人极虽小，所包者大。此命连身体之时也。此一节言由隐无纯一之世以至玄妙性命之世，到此形色世界，已历三个大栈道。何等品级，何等悠远。然真主虽造化了无极之本来，此时犹未显露，难承真主之重任，必俟造化了乾坤万物，到命连身体之时，时光既足，色妙两全，方可膺妙笔之全品。然笔不能自运，必假于人，人亦不能运笔，必赖于自心之主宰。心之界，一面向命世，一面向身世，虽得于心而应于手，内无灵明之指点，外无色象之应酬，则丹青不能成画工，才人不能显文字。万事万物，都从这火、风、水、土变化出来。故天经谕云："我把命从命世至高的品位送到身体至低的世界，途路遥远，定要过三十六千色妙世界，始到成人的全品。"譬若青铜为镜，定要经过许多工人方得圆明，所以圣智、仁贤都从这里做去。后此无及矣。

文章既著，丰姿既吐，笔之寿以日计，墨之寿以月计，字之寿以世计。触于目而记于心，如香在麝，如声在钟。蝉蜕蜓飞，龙腾豹变，万卷千章，终成糟粕；萎花止水，形影无差，回视躯巢，如梦初醒。此命离身体

之时也。此一节言弘道虽寄于人，人之寿无几，所存者惟事业之好歹。犹文字之赖于笔墨，笔墨之寿不过以日月计，不能与文字同久。然文字有好歹，事业有善恶，虽智巧赢来，掀天揭地，一切有为之法，不过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及至寿限既足，如蝉出壳，如鱼离水，龙飞豹变之时，将这身体的笼罩打破，泥水的衣衾扯碎，向原巢飞起，便觉心中的窄暗、身体的窄暗、性命的窄暗从眼、耳、鼻、舌、身、心无限葛藤，刀刀切断，离了四行相反的柱脚、风波危险的栈道，见那妙世广大，出入自由。到此地位，譬如工匠作器，好歹已定，善不能增，恶不能减，吉兆凶征，妍媸立辨。虽有锦绣之文章充梁压栋，不过过眼繁华，食毕滋味如糟如粕而已。在今世如镜前之人，在后世如镜中之影。影不即人，非人无影。回视既朽之身躯、暂假之房屋，到(倒)去了一个"厌"字，免得一个"恋"字，拍掌呵呵，如梦初醒。故经云："此是今世临了的一个栈道，后世的头一个栈道。"老氏谓："死有南面之乐。"经云："不过从这宅院挪至那宅院。"慎勿学逃仆被擒，怕见家生，则天国于我有望矣。

雷鸣菌生，腐草成萤，物之原无，能命其有。以原有之有，复命其有。譬如典籍虽焚，真传尚在，重凭笔砚，再录新书。因其高者高之，因其下者下之。无垢无净，不增不减。阳和普布，枯槁复生。春令虽荣，不能易荞为麦，变稻为黍，此今复身体之用也。此一节言能命有无之主今日又复还其有。试看菌生萤化，便见化物之妙用。譬之文章始于才人，不过借笔假纸，以达才人之妙用，无文章则才人不显。虽世久年湮，典籍既毁，才人尚在，又何患不能再成典籍？然文字有高低，事业有善恶，真主不过因其顺者降之以福，因其逆者祸之以殃，初未尝故意于顺违善恶之间。所以好人面白，歹人面黑，都是自己做就的嘴脸，装成的模样。许多快乐，许多惊恐，皆从这命连身体之时做就成全。净者不能有垢，垢者不能复净；增者不能再减，减者不能复增。如荞如

麦，如稻如黍，总肖昔年形体，何曾更易丝毫？此甄别优劣之时，升罚善恶之际。故经云："要诚信死后复活。"

是此五时，时光不同，工夫各异，无非发扬主人之妙用，漏泄今古之文章。试问秉笔何人可以知造化有无、无有之主也？

清真指南卷之五

格论人神应禁一切天条，凡一百五十章

身体乃听令驱使之臣仆，问驱使身体者为谁，可以知性灵矣。天地乃滋养众生之宝库，问造化天地者为谁，可以知真主矣。

宇宙间无限真经，人自不曾理会。若一一从自身上打点出去，放而六合，退而一身，何莫非认主之凭据，可以溯本穷源，可以了脱生死？乃诬(误)听空门说法，西土求经，何异缘本求鱼？

万象之在天地，犹文字之在典籍。愚者但窥其迹而不识其义，虽日长养于天地之间，不过如飞潜动植，苟完性命。惟识者究造化之全恩，虽涓滴尘埃，无非滋养奴辈。人惟不知赞主，何以异于禽兽？

西洋有精于天文者，以玻璃造成天地之形，内蕴消息，层层相联，日月五星各循其度，宛如一小天地然。

今使此器相传，入于人之手中，必惊讶嗟骇，叩其所造之人。若曰非人所造，乃玻璃自然而成，是必大笑，以为言之谬诞。法象之大，乃无造作而自成之乎？有识者可以醒矣！

人莫不饮食，鲜有能知味。下士闻道，俯首而笑。此不知味者也。不知味，虽食以天庭之馔，饮以仙溪之水，若病中痼涎，滋味反常，此尔撒所以有变化之求。前人云："古人形似兽，心有大圣德；今人面若人，兽心不可测。"以不测之人，其言其处，若奏韶聲俗，莫知其音，砺刀之石，日见其损。故穆民贵于择友。

以眼观物，而物无尽，以心观物，而心愈无尽；以身应世，而世无尽，以神应世，而神愈无尽。故至人以眼观物，以心察理，以身涉世，以神交主。所交者大，所察者深，然后心为圣心，神为圣神，天地不能界其躯，日月不能并其明，繁华不能劳其想，虽造化不齐，兴物长短，视尘寰如戏局矣。

圣贤别无高妙的学问，不传的心诀，总是步步从实处着足，便无虚度。常人虽读圣贤经书，言行不能相顾，理虽明而道日远，欲到圣贤地位，何异画饼充饥？

心是一团明镜，磨得极明极透，则映物了然。亦须时时护防，恐外垢侵染，久之不磨，仍成顽铁矣，岂不是废物？

教法千端，道理万殊，必一一从自心自目检阅一番，方可与人讲道，方可与人破迷，方可引人归正。若良医国手，一遇厄羸则直指病根，不惟可以服人，亦且可以除病。若扣此而此不应，击彼而彼不鸣，何异木钟石鼓，连自心也信他不过，焉能取信他人？

见闻固足启人，晓得从实处用功。日见日闻有益；晓不得从实处用功，虽多见多闻何用？今人谓一经未览，一事未知，便以为耻，舍本求末，不知千了许多没要紧的勾当，功不成，业不就，做个半上落下人，岂不虚度？

学者口中谈论的道理，要与自身上的行为称个对值，则仰不愧于真主，次不愧于圣贤，外不愧于他人，内不愧于自己。若言行一有不称，则平日所念的经书，众中所说的言语，皆是一片虚词，一圈故套，虽妻子亦教他不化，焉能教化他人？」

曲学杂剧，岂件件皆是不善？吾人所为，又岂件件

皆善？学者要拿出一片公心，一双慧眼，取彼之善，以益已之不善，取已之善，以正彼之不善，然后彼此交益。若一味自是非人，执拘到底，虽有良言美喻，焉能服人心志？

要誉的讲论，沽名的施舍，趋时的奉承，应事的礼拜，口头的教门，件件皆不从实处做工。若镜里攀花，水中捞月，至人必不屑此。

日日洁体，时时礼拜，刻刻赞主，则身心自然检束，与道日亲。更加以师友良言不时警惕，久之，明德自明，嗜欲潜消，自然摆脱魔缠，觑世人如醉梦矣。

真主固是普慈，在“不可安然”四字，便有所指望。今人只凭一个讨白，便要把千万亿的罪孽尽都勾除，放心大胆，任意胡为。不知讨白只许一次，惟不知误为或胁于势之不得已者。赦之，宥之，是真主悯宥愚人的一条出路。恐惧罪之人不肯改行，愈浊愈污。若知而故作，忏而复为，便是有心。有心之孽，虽乎交不能取信，焉能求恕真主？

无心之失谓之过，有心故为谓之恶；无心之过尚宜速改，有心之恶岂可日积？改过则圣贤之俦，积恶则小

人之侣。俦圣贤，天堂之兆；侣小人，地狱之征。

留心于饮食衣服，而饮食衣服不足；留心于安居栋宇，而安居栋宇不足；留心于声色货利，而声色货利不足；留心于功名禄位，而功名禄位不足；留心于学问道德，而学问道德不足；留心于斋拜施舍，而斋拜施舍不足。盖用心则同，而不足各异，虽同者其人，而不同者其心。穆民之与外教无所分别，惟此事此心。经云："普慈今世，独慈后世。"他日所无，今日有之，不足为喜；他日所有，今日无之，不足为忧。人惟急于目前，耽于忧喜，把无价光阴虚延错费，总是认假作真，一世虚哄。

学不明，如镜无光，须要日日揩抹，方能见得明彻。古人一字一行，费尽无穷心替，今人弃如泥土，岂不是明珠夜投，途珍不拾？

目不能自察，则为之镜；道不能自明，则为之师。师者，道之所从出，学之所由明也。仲敏（修）曰："先觉是后觉的一个灯笼。"趁此光亮，行一步，是一步的便宜。设遇狂风扑灭，或岐路分程，则东摸西撞，步步犹豫，若非慧眼明心，鲜有不错由旁道。吾人立心举念时尝纪真主，独寐寤言时尝对真主，动静饮食时

尝赞真主，营谋趋避时尝靠真主，得志遂心时尝感真主，忿怒戏谑时尝畏真主，则言皆实言，行皆实行，故能得天仙日护，所祈必准。

务道德则轻功名，务后世则轻今生。所务愈远，则所轻愈近。人惟不知轻重，往往以主之贵者为贱，主之贱者为贵，是之谓不知本末。

金能克木，木断而金不染；水能烛影，影过而水不染；风能送声，声过而风不染；光能照物，物察而光不染。不染者，本来之明觉；受染者，物欲之新生。明觉谓之圣心，物欲谓之兽心。

黄河千年一清，清则圣人便出。人心亦有浊脉奔腾于方寸之间，惟平旦之气与圣贤切近。人惟保其平旦，则黄河日日皆清矣。

当面不可讦人阴私，背地不可谈人过失，而逢不可笑人丑陋，暗中不可算人财帛，势力不可欺人柔软，富贵不可藐人贫贱。须防天仙纪过，真主循环。虽斋拜虔诚，终是替人劳苦，况不斋不拜，岂不是自罹地狱？

施舍能回真主之怒，能取真主之喜，能希真主之

赐。若念存父母，则回赐属于父母；念存亲属，回赐属于亲属；念存己身，回赐属于己身。有财者当以财济，无财者当以言济。真主造化富贵，因为施济贫贱；造化贫贱，因为试验富贵。声色货利、仆从车马，不可认为大真。趁此瞬息韶光，宽容财帛，买一条天堂去路，才是真富真贵。否则利名乞丐，醉梦一生，所有皆地狱火刑矣，岂不可叹？

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暗中谋害，岂期天网难逃？荣枯自有分定，得失不假人为。巧中夺利，伏地挥戈，皆是自谋自杀。

趁心事不宜太过，因窟雅是迷人天堂、穆民监禁。声色货利，锦绣珍玩，最足丧人心志。苦乐不两受，得此则失彼。矜骄宠幸，绮绣歌弹，经谓不复得进天堂。

贫穷有命，得失由主，总是招之不来，挥之不去。若一味在财上留心，则事事皆奸，言言皆谎。或误陷性命，或断绝亲情，夺掠诈骗，盗窃奸淫，靡事不为。把无价光阴，有用珍宝，虚延荡费。舍隋珠以弹一禽，贪黄雀而坠深井。福未必至，祸已先招，岂不是错算？

异乡衣禄，原寄于在地之家，非因周济而有所增损。向寒微路上用一点赤热心肠，不惟受惠者称念尊仰，即真主亦暗中增其衣禄寿数，或转祸为福，遇难成祥。虽时运淹蹇，造化不齐，真主更我前定矣。

好事当行，行一件是一件的便宜。今人惟是推故，把无限实事放在一边，沽名钓誉，置业买田，干了许多没要紧的勾当。及至大限猝临，毫无所济，岂不是一世虚哄？

人生有三事当急：一交还为主天命，二不可欠人债负，三不可失学儿孙。否则大限猝临，皆地狱中葛藤火具矣。

不明之事切莫疑人，因歹猜罪临于己，含冤负屈，小则抱恨终身，大则于连性命。《易》谓："言行，荣辱之机。"不可不谨。

己身是应世接物的一个制子。求得此身，此心亦得过，自无不平的人情，不合的道理。今人只为昧心太甚，所以后世更添一番打算。尔哂齐勒只因违傲不忿，把无限功课、无穷侍奉自缝自折，谪为人中鬼祟，总是妒人行好，唆人干歹，撇下主命，任性所为。今人若有

此念，虽一生劳苦，当不得真主一怒，岂不可惜？

已能不可夸，主能则不可不夸。已若有能，则壮者可以不衰，生者可以不死，富贵穷通，皆能自主。孟氏谓："得之不得有命。颜回无伐善，尤施劳，德冠东土。"

明灾易避，暗计难防。机谋变诈之人总是不明利害，不识循环，惟知益己，不顾损人，闭眼做去。若猎手渔夫终日张罗，不落龙滩虎口不能住足。

毒蛇猛蝎，定是自惹；横逆之来，只宜自反。若一味护己责人，则人心不平，灾祸从此生矣。

己之怒不加于人，则主之怒不加于己。恕己恕人，饶人饶己，此是敲得响、叫得应的一个切要关头。勿谓我贵彼贱，我富彼贫，我尊彼卑，我强彼弱，我智彼愚，我佼彼诎。虽含忍不能报复，窃惧真主循环，出尔反尔，所以又有一个后世。

急中忍耐，自有无限的便宜；一时任性，招出许多横灾。早知祸到临头，悔不当初不忍。

托靠得真，自然主照得实。譬之忠臣孝子，在君父刻刻留心，纵有不受准的求祈，不美全的恩赏，总是淘炼奴辈，增其高品。不可因暂时盘错，便生怠心。一有此念，则托靠不真，前功皆坠矣！

心地要洁，身体要洁，饮食要洁，衣服要洁，礼拜处要洁。诚信定认，绝去万缘。若松梧之实，植于净地，无不发生，否则温池种藕，咸水养鱼，以成者希。

穆民能感真主内外之全恩，所以蒙主独慈。若夫不得正道，不畏真主，不惧后世，虽事事合规，言言中矩，未免美玉含疵，不过在真主普慈之中尔。

空门设像，聚以铜铁，衬以瓦石，攒以降檀，镂以锥凿，敷以文彩，嵌以金珠，奉以香馔。高堂耸屋，以丽其观，晨昏钟鼓，朝夕罗拜，以将其敬，而嗷嗷二亲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养，死不得葬，墟冢孤眠，猿啼其上，曾土木之不如？名人智士延为佛事，欲求超脱宗祖，岂不是浼罪襄罪？

释门妄加捧喝，把无限才子被他压倒。总是盗客遇劫贼，心先惶恐，一闻弦弩之声，则弃囊而散。盗不知为劫，劫不知为盗，识者笑之。岂若关津盘诘，句句

从实处问来，是非立辨，此之谓正道。

嵩山和尚恒言“自性为主”。仲修曰：“五谷蔬果，入于腹而充于饥。通乎目者为泪，通乎口者为津，通乎鼻者为涕，通乎心者为血，通乎窍者为汗，通乎肾者为精。阴阳变化，清升浊沉，君可能自主么？”对曰：“不能。”仲修曰：“发白使黑，齿落使生，颜枯使嫩，筋弱使强，君可能自主么？”对曰：“不能。”仲修曰：“夫以尔之一身不能自主，乃欲擅造化之权、为万物主，罪矣！夫空桑之叶，蜂酿成蜜，蚕食吐丝，羊啖则粪。反其所出，则必不能。泉流之水，灌姜则辣，灌蔗则甘，灌连则苦，灌梅则酸，即水土亦不能自主。禽虫之类，慈乌反哺，鸱鸟啖亲，寒蛩促织，螳螂转丸。真主大能，蚁肝蚊胆，可通机密。况生死无常又当身之大事，君能主乎？抑不能主乎？”于是僧人拜服。

吾人才学惊人，须要履夷如险，韬光自卫。当思犀以角烹，豹以文射，象以牙擒，獐以脐网，翠以羽罗，鹦以舌困，雉以尾羁，蚌以珠剖。烛以明而自尽，士因勇而致死。有一技之长，即有一技之苦。名势矜人，炫才自露，在智者尤宜自谨。

凤不知美，鸱不知恶。愚不知愚而与智者争，智不知愚亦与愚者争，皆愚者也。学量浅深，可立见矣。

昔有瞽者，问日于有目，曰："日之大如盘，其光如烛。"他日扣盘以为日，扪烛以为光，识者笑之。此以耳为目，认像作主者。春满乾坤，且问春在何处？若谓花即是春，是又瞽者之论日矣。天下明眼之辈，能几人哉！

齐王好竽，有求仕于齐者，操琴而往，立王之门，三年不得入。伯牙善鼓琴，而子期善听，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孔子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言不可不择也。

僧有卧雪者，求题于仲修。仲修曰："肉啖鹰，身喂虎，父母遗骸弃如土。铜檀瓦砾绘丹青，暮暮朝朝陈钟鼓。君不见二亲展转号饥寒，香馔异馔供泥土，慈悲说法度众生，恩情颠倒何相忤？只恐怕自罪尚难逃，何暇为人襮宗祖？心非肉，像非佛，丹雘尽把人埋没。笑轮回，如转毂，死生不是这题目。看看白首葬荒郊，不记前程三百六。因此忙倒雪山翁，四十九年心鹿触。只恐怕，放逸魔，花费眼前功夫。"僧雪拜服。

醉者晚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超江淮以为寻常之壑，酒浊其神也。惧者夜见立表以为鬼，寝石以为虎，惧掩其气也。病者尝甘甜以为苦，啖酸苦以为甜，火耗其津也。谈道之人不明正义，或道听而途说，或胶柱而鼓瑟，以耳为目，臆度妄谈，皆此类也，识者笑之。

望山者，其山苍苍；望海者，其水茫茫。振履而登，其山弥高；鼓棹而往，其水弥遥。然后知昔之所睹形有未尽也。呜呼！道之高远，宁止山海而已哉！

木石有形无声，风雷有声无形；人物有形有声，天仙神鬼无形无声。吾以是感真主造化之玄能矣。天地为炉兮，四时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数有时而尽兮，物有时而穷。天国长乐兮，我无终。使我而逍遥兮，何祖宗之不荣？使我而蹁跹兮，亦何怨乎苍穹！

规矩，方圆之准也，左手画圆，则右手不能画方；耳目，声色之关也，耳辨乎声，则目不能辨色。今生，后世之过栈也，惧后世者，则必轻今生。天国地禁，赏罚之所也，修天国者，则必畏地禁。心无两用，业有专精。人如不死，又何忌惮为哉！

有真经而后有真教，有真教而后有真人，有真人而后有真言，有真言而后有真行，有真行而后有真乐。真乐既得，视大造如炉冶，藐沧海之一滴，轻富贵于泡电，等人生之须臾。忧不足以劳其心，喜不足以动其想；优游于物外之天，出入于清虚之表。与真主合，与天仙邻，与圣人伍。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知之者，其惟真主乎？

人生有七个栈道，方能全其始终。第一性命，第二身体，第三无常，第四坟茔，第五复生，第六打〔考〕算，第七过桥。知性命之从来，则宜拜主；知身体之从出，则宜孝亲；知无常之不免，则宜预办；知坟内之惊恐，则宜遵守；知复生之好歹，则宜醒悟；知考算之炎热，则宜施舍；知过桥之危险，则宜正道。凡此七者，人生之路径，惟凭以玛纳之照察，方可复命归真，永登天境，否则，鲜有不落地狱。

死后万事俱休，惟三卷未闭：一继往开来，二修桥建寺，三孝子贤孙。经云："一子习学，则搭救七辈先灵。"然则不习学者，得勿坠落先灵乎？观之世荣世辱，便是升沉的一个样子。故为子孙者，不可不习学遵守；有子孙者，不可不教以习学遵守。

主之造物众矣，乃使吾得为人；主之造人众矣，乃使吾得为男；主之造男众矣，乃使吾得为穆民。得闻正教，得行正道，天国以待之，地禁以警之。知此者，如何不感，如何不惊，如何看他不破而汲汲尘途，如何看他不重而茫茫虚度？

人生有三事当忧：一为父母所忧，二为身体所忧，三为子孙所忧。哀哀父母，生我劳瘁，衣食营谋，陷于不义，或存或没，至罹罪愆。故有身当为叩拜，有舌当为求祈，有财当为施济。昔日之忧，忧子；今日之忧，忧亲。一日之性命，尽一日之子职，此可忧者一也。真主命我，父母生我，天地覆我，日月照我，万物滋我，体窍美全，智识兼备，对镜堪怜，甘罹火狱，诚爱身之不若爱物。故有身当宜拜主，有舌当宜赞主，有心当宜记主。顾谌明命，不遑将寐，念彼永狱，履薄临深。有一日之身躯，尽一日之仆礼。此可忧者二也。供亲之禄，不足称孝；从亲之令，不足称顺。惟敬惟诚，忠诚事主，方谓至宝。故养子不教，不若无养；教而不正，不若无教。锦绣金玉未必能用，车马仆从未必能驱，栋宇田园未必能守。惟经教施舍，关切非轻。行违主命，干及父母。有一日之声息，尽一日之亲心。此可忧者三也。

凡事不可预定，须要托靠真主。因预定是鬼祟所为，最足伤人，最是误事，经中断为外道。

苦凉利病，甘甜酿疾。真主能知福中之祸，祸中之福。顺逆之加，只宜归主前定。福不可骄，祸不可怨，有则增感，无则守分，真主能默默转移。设有一毫矜怨，福未必留，祸且立至矣。

祸患之来，合于义理者，不宜畏避。禹努思所以有鱼腹之难，尼里江中海水复合，卒以转祸为福。委实主知之事，人所不知，见危授命，临难无免，至诚所以格主。

天经谕："失约一定拿问。"圣人谓："说谎不是我的教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言真语实，外不欺人，内不欺己。今人一味爽约，不顾颜面羞耻，误己误人，把以妈纳黑暗无光，岂不是路上行尸，人中鬼祟？

酒为诸恶之媒，奉主禁谕，总为乱人心性，恐陷火狱。譬之父母爱子，必然戒食甘甜，恐酿病患。今人谓寡饮勿乱，不若禁而勿饮。

盐出于水，遇水则化。男女相逢，鬼祟互为唆使。经云："男女凭好欲的眼彼此观看，即断行奸。犹毒箭射于性命之上。"况非理苟合，恶莫此甚。天经谕云："女人不可见无亲男子。"总是禁其邪心。柳下惠坐怀不乱，不若鲁男子闭门不纳。

圣人谓高傲不得进天堂，鬼祟所以受贬。人祖只因违犯主禁，悔罪三百余年。高傲不可行，犯禁不可食。释氏拱高自大，经谓后世罪以火狱。邪曲乱正，在圣人有以远之。

以谦下为礼，则品尊；以计较行动，则课正；以不贪处世，则心闲；以夜间悔罪，则拜实。

无忧衣禄，托靠真主，谓之清廉；撇弃世务，豫〔预〕备无常，谓之办道；奉命则行，奉禁则止，谓之学者。

能辨是非，能分邪正，能识本末，能知利害，能甘贫淡，能受药言，方谓真才真智。否则能言瞎汉，醉梦一生矣。

穆民时时惧主，自无有不改的恶孽，不行的好事。或问："回辉（回）之不善者何如？"曰："因与不惧

主之人同处，所谓近墨者黑。”

行为正，则功课正；工课正，则念拜正；念拜正，则身心正；身心正，则以妈纳正。

春不耕耘，则秋成无望；生不豫〔预〕办，则死后无凭。经谓：“懒惰两世贫穷。”试看日月天轮，何尝一刻停息？

夏雅为烧炼之炉冶，日月乃销磨之器具；万物为过客之培养，身体乃盛丹之宝库。言语不当正论，工夫不当正行，聪明不当正使，财帛不当正用，何异绫锦之衣剪而为袜，梁栋之材断而为椅？虽炫美可观，终非贵器，岂不是自误？

富贵中行平等，喜怒中存公道，明暗中惧真主，悲泣着悔罪过，则笑乐着进天堂。

方寸不端，叩拜何益？内若至诚，外秽何妨？才智全无，仪整何用？

昔人有夜行圃中，踏破落茄，疑为蟆者。及寐，则梦万蟆索命，而莫之避。有饮弓影而疑为蛇者，饮后则

胸膈如物，羸瘦不疗。是此二事，岂真有哉！疑之所致。释氏轮回之说最足惊人，最是误事。孔、孟绝口不谈，但不知前人变些什么。自佛教因果之论出，信其道者，主即以此报之。呜乎！水归东尽，木遇火灰，性灵磨灭，一至于此。宜乎天堂之设，在彼无望也。

雷州天鼓，酆都地刑，扬州鬼市，世代相传，其来旧矣。予身亲历其地，皆谬言也。呜乎！道之高远，天上人间，隐显亿绪。苟非实地做功，正人指点，谬说讹传，固结于心，最难拔除。经书固足启人，古人亦或有误处，是在学者潜心体贴，问难阙疑，不可自恃已长，执迷不化，一言既出，误已误人。居名师之位，尤宜自谨。

趋我者，非趋我也，趋富贵也。彼趋富贵，我何为喜？凌我者，非凌我也，凌贫贱也。彼凌贫贱，我何为怒？尺雾迷天，不亏其大；寸云蔽日，何碍乎明？良田每败邪径，黄金多烁众口。青蝇簧鼓，何世无之？毁誉之来，无动于中，是非真假，久之自辨。

圣不同时而道同，地不同音而义同，字不同迹而理同，教不同术而认同，服不同制而心同。心同迹异，不可以迹间心；心异迹同，不可以心混迹，在取诸其内而已。

功名富贵乃贪夫之钩〔钓〕饵，不可以诱学道明人；声色货利乃破骨之斧斤，不可以扰至诚君子。枝戟讨逆，横槊开边。荒淫逐利，乐而忘返。及其一死，血溅郊原，尸横异境，一场春梦，万事都已。悲哉！

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招，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我辈当富能拯贫、贵能拔贱之时，反足以荣一身，以骄妻子，骨肉亲朋，视同陌路。及至花残叶落，鼓罢锣收，身历艰难苦楚，良心始露，出几句悔语，发一段善言，皆假人也，岂真为善者哉？

昔者，楚王与吴战败，忘其踦履，行三十步而返，取之曰："吾悲与之俱出，而不与之俱入也。"孔子游于少原之野，见妇人斩蓍而忘簪，哭之甚哀。孔子曰："何悲也？"妇人曰："非悲忘簪，吾悲者故尔。"夫身体之切于吾，至亲也，而忘其父母；性命之切于身，至密也，而忘其真主，则亦惑之甚，悖之至也，可胜慨夫！

蝼蚁之为物也，一拳之室，与众聚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粒之食，与众餐之，一虫之肉，与众啖之。吾不意千钟之粟、百尺之楼，而兄弟各爨，父子分

居，曾蚁性之不若也，慨夫！

鼯鼠昏出，鸱鸮夜飞。牝鸡司晨，为家之索。吾不意堂堂男子而有鼯鸮之态，受制子妇人女子，子人类中得无愧乎？

舍人须验，商鞅法也，鞅出走，无验被执；纳瓮炽炭，周兴计也，兴见讯，竟请入瓮。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人尽，谋臣亡。害人者，人恒害之；杀人者，人恒杀之。人藏机械，天道好还。古来多少英雄，皆是自谋自杀。故君子在于慎已。

何必问天堂？检点逐日行藏，便知身后下落。不须忧地禁，追悔昔时罪业，自能完却先天。善当行，而志在天堂，善非真善；恶当止，而心忧地狱，事属勉强。

巧掠锱铢，施贫盖寺，叠算贫难，假济沽名，何异打鱼放生，攘鸡求福？有智者，必不为此不明之事也。

怒亦人情，发而中节，不失为和。一朝之忿，忘身及亲，总由义理不明，涵养无力，鲜有不败覆者矣。

从顺意中拣选疑难，从逸乐中拣选苦楚，从足用中

拣选施济，从违禁中拣选顺命，从生活中拣选死，此谓办道。

隆冬沐浴，暑天把斋，夜间礼拜，贫中施舍，则阿勒始之影遮蔽御问日光。

经云："不礼榜打得，则以妈纳与他无干。不礼撇申，则天经与他无干。不礼底格尔，则圣人与他无干。不礼沙没，则天仙与他无干。不礼虎甫滩，则真主与他无干。"盖穆民之欲得天堂者，以其有以妈纳、天经、圣人、天仙、真主。经谓与彼无干，岂不是永久地狱？

诚不能形，表于舌，舌不能形，表于身。其来也，逡巡，其进也，猖狂，其立也，指顾，其坐也，昏愚，其起也，卤莽，其念也，怠浊，其交还也，差池，其转面也，嘻戏，其捧手也，心驰，其退步也，趋蹶，此常人之拜也。常人之拜，如隔天壤。贪恋而来，缩步而进，正容而立，端严而坐，威仪面起，清缓而念，的实交还，忧愁转面，至诚捧手，悠雅退步，此高人之拜也。高人之拜，如亲咫尺。

念听无两事，亦无两心。听诚于念，则功过于念；念不诚于听，则功不若听。经云："凡人宣读经旨，即

有天仙降临，稽其诚懈静喧，洁垢馨秽。真主命掌卷天仙，在念听人一卷上书抹十件好歹及亡者恩赏。譬之圣谕纶音，则必诚恪静肃，俯伏稽首，否则，罪必加身。故经云："你们在念听时宜谨言着，一定得至大之慈悯与至高之品级。"

真主尊名隐于天经之中，不知何册？格德尔贵隐于勒默杂月，不知何夜？珍宝藏于大海，不知何处？无常隐于寿数，不知何时？

人从天课止住，主从财帛取起；人从施舍止住，主从人喜取起；人从求祈止住，主从受准取起；人从礼拜止住，主从以妈纳取起。

宰杀各当正用，不得徇情妄杀。经云："妄杀之人，以妈纳随刃而出。"彼不慈物，主焉慈彼？昔苏喇妈纳圣人能通鸟兽之音，乘驴出外，行至途间，折柳鞭其驴首。驴随言曰："尔非责吾之首，乃自责其首。岂不记一鞭偿还七十鞭之说乎？"圣随自悔。以此观之，妄责不可，况妄杀乎？

坟中无限惊恐，若覆舟之望救。经云："凡人一死，善恶

之卷已定，讨白之门已闭。如无以妈纳者，以火刑笞挞，受苦之声，有如炸雷。昔一马临产，三日不下，遍医无效，遇一筛赫，教以牵至坟旁即产。是人从之，至坟果产。问于筛赫，筛赫曰："凡人入土，非得以妈纳者，受刑之人，声如炸雷，神人俱不能听，惟禽兽得而闻之。此马听其叫苦之声，惊慌即产。譬之梦中之喊人不得闻，病热之火人不得见。"故经云："亡者望人搭救，若船波心，忽遭风浪，折桅反转，情迫心忙，此时若得片帆相救，感戴何既？况父母骨肉，岂可坐观？**天经宣于垄右，则问罪之刑暂止；**天经云："亡者入坟之后，拷问天仙用刑不止。每遇游坟念经，则刑惩暂息，方四十里均沾恩宥。**"掳贼"把于钦月，则狱焰之火永离；**"掳贼"，译曰"持斋。"经云：掳贼，地狱摄牌，天堂匙钥。穆民于此钦月遵奉主命，则赦其父母宗祖、骨肉亲属。**施舍勤于后辈，则恩泽及于先灵；**经云："每遇潘山白之夜、大小埃德之夜、白喇特之夜、格德尔之夜、勒哑意布之夜，凡此六夜，祖宗灵魂归家，依其子孙，为彼施舍告饶。昔一幼童天亡，其母瞽目孀居，约已十载。一人从坟旁经过，见此子啼哭悲号，谓此人曰："吾乃某人之子，名某，在此十年，每遇真主恩赏，人皆得食，惟我饥饿，愿告吾母，为我施济。"言罢不见。此人往告其母，闻言恸哭，随以金钱十文施散贫者。是夜梦子告曰："吾已蒙真主恩赏矣！"**经书习于儿孙，则赦宥加于宗祖；**经云："儿孙送入学堂，念习经典，则搭救七辈先灵。"**步履勤于亲墓，则天仙不时降临；**昔穆沥圣人奉主命，至一屠宰之处，其人相延至家，为馔而食之，家下二雀忽死。谓圣人曰："汝得非穆沥乎？"圣人曰："尔我未通姓字，何以知之？"屠者曰："吾亲在时，曾有遗嘱，若遇母撒〔洒〕，二雀即死，是以知之。"穆沥曰："尔有何善行，得此品

级？”屠者曰：“因我乎昔尽孝，故能至此。”穆洒曰：“尔从今日勤游父母坟茔。尔之脚步若探望父母，天仙脚步便来探望于尔。”杜诗云：“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良可悲夫！**歌饮绝于家庭，则灵爽以时攸格。**经云：“祖宗灵魂于六夜归家之时，见子孙有饮酒赌博、歌唱吹弹、占卜星算之事及一切有形像之物与笙箫、管笛、鼓瑟、围棋、双陆、饮酒之器，则灵魂恸哭而返。盖谓子孙行此迷道，则搭救无望。噫！祖宗根本也。追忆昔日亲存，子孙或远游他方，倚阊而盼，望眼将穿，今亲虽故，心盼亦然，奈何贪游乐而扯亲望，宁忍为哉？**人惟以七事忧心，勿负先人所望。**

同常人，要克己。同自性，要降伏。同大人，要尊重。同下人，要疼顾。同仇人，要担待。同穷人，要舒舍。同愚人，要谨言。同迷人，要提醒。同学者，要谦下。同朋友，要信实。同骨肉，要顾盼。同妻子，要教训。同手足，要义和。同师长，要恭敬。同父母，要孝顺。同君王，要忠诚。同真主，要惧怕。此十七者，以妈纳之培养也。

板德有七层黑暗，作以思略目之幔帐：一失信，二谎言，三高傲，四不忿，五要誉，六起争，七匿寄。是兹黑暗，若宝瓶盛以臭水，名虽正教，从吉庆之门已远。故经云：“的实，一切奸邪之人在至低之火口。”

无常乃尽限之一关，善恶至此皆悔。善者悔善不增，恶者悔恶不止。既知无常不免，何不改恶从善？

大地皆雪，始验为冬；发眉皓然，方知为老。日月虽长，人生能几？筋骨虽健，老景无多。

勿谓安闲，须备忙促；勿谓富足，须备贫穷；勿谓尊贵，须备卑辱；勿谓少年，须备老迈；勿谓康健，须备疾患；勿谓身活，须备死亡。

逆水撑舟，懒一篙则前篙无用；衰年礼拜，停一刻则后刻难期。

人知富贵为乐，而不知贫贱中有真乐；人知贫贱为苦，而不知富贵中有真苦。真苦不在贫贱，真乐不在富贵。

富莫富于知足，贵莫贵于知耻；饱莫饱于道德，暖莫暖于清廉。自在在于少财，受用在于无事。不知足者真贫，不知耻者真贱；无道德者真饥，无清廉者真寒，多财帛者真苦，多事务者真劳。

藻愿出头，萍思住足，虽同居水，志愿各殊，二者

丝毫不能强勉。可知是物长短，荣枯分定。人从自己原来默默参想，则处处皆升平乐国矣。

天地为藩庐，人生为寄寓，性命为借资，世道为剧场，富贵为傀儡，妍媸为粉黛，玩用为戏具，如灼目之电光，如悬岩之朽木，鼓罢锣收，戏场终散。问君资借何营？难免赤手空返。

多闲荡志，多睡荡功，多食昏神，多言招祸，多贪招怨，多骄招辱，多傲招悔，多乐招悲，多满招损，矜功伐善，钓誉沽名，此数者，鬼祟入罪之门也。

以财济人则贫者悦，以贵下人则贱者悦，以智化人则愚者悦。财而多吝，贵者多骄，智而多满，则憎及其身。试思使我富、使我贵、使我智者为谁？则贫贱愚迷皆在寄托中事矣。

人以恩泽及我，是以天堂之程费浼我为之借径，其恩在主而不在人，若一味感人，便是不明；人以横逆加我，是以地狱之程裴假我为之便道，我宜怜人而不宜恨人，若必欲还报，便是不智。

圣婿尔哩曰："予平生惟三恩难报：一征战之时

让我登先，二差错之时言我过恶，三穷迫之时求我周济。虽觉连苦炙疼，自是良方美术。”仲修曰：“寔雅是一个哄人的集场，凡事务宜倒算。如人之贪今世者，顺算件件是福，逆算件件是祸；若轻今世而重后世者，顺算件件是祸，逆算件件是福。”盖人不能无死，后世乃必由之栈道。圣谕云：“天堂在人一切不喜之事围绕，地狱在人一切好欲围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前一节言感主而不宜惑人，见一切事非人力所能。后一节言怜人而不宜恨人，戒勿蹈坏人之辙。末引尔哩一段，盖谓征战危亡之地，登先与死尤速若是阵亡呵，便得了舍希德；差错耻辱之事也，言过便难忍受，若是改悔呵，即得了主的恕饶；至于穷迫求济，克己输财，求人与人，二者俱各难心；若是周济呵，便得了主的慈悯。此所以三恩难报。

贫而无赡，则富者危；贱而无倚，则贵者危；愚而无知，则智者危；卑而无学，则尊者危；一家不化，则家长危；一族不化，则宗长危；一方不化，则以妈目危；以妈目无学，则一方危。通节讲“危”字者，言真主必于拿问。

安而行之，圣人之功，圣人之功内外兼备；利而行之，贤人之功，贤人之功自内而外；勉强行之，常人之功，常人之功自外而内。由勉强至于利，由利至于安，是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方能保守以妈纳，至于出人头地。

穆民身心向主，入于清净天房，若鱼之得水。故其拜也，如饥之恋食，渴者恋饮，寒之恋衣，一日如是，日日如是，终身亦如是。把天命圣行贴体相安，总是尘缘放下，步步天堂。虽衣食营运，真主命掌卷天仙皆书功课事中。常人虽入天房，若鸟之在笼。故其拜也，若鸡之啄食，鼠之盗粮，今日礼拜，明日闲游，后日复行讨白，将性命资本虚延浪费，总是尘缘羁绊，步步地狱。虽美言惑听，真主命掌卷天仙皆书罪孽案中。

吾人自出幼时缺欠了许多斋拜，许多周济，虽日夜办功，倾家赎罪，不足以补生平之万一。乃欲办附余之功，学难能之事，自谓必得天境，何异耕不备而望丰收，学不成而希科甲？若不是截断葛藤，一了百了，放下屠囊，追悔前孽，鲜有不落空花望实之叹。

穆民有十仇敌，作教门之幔帐：一、邪魔使之迷路，二、信道之人不忿，三、迷路之人杀害，四、谗妄之人谤毁，五、饥渴不择饮食，六、冷热不顾羞耻，七、老迈懒办功课，八、病患不分取与，九、富贵任性骄傲，十、贫穷枉道卑谄。若无计较之征衣，鲜有不为仇敌所获。

天地万物包藏肉眼光中，不觉心旷神逸，妙在总不着迹。纤尘入目则天地易位，日月不明，在在皆黑

暗地狱。可知至人虽居尘世，若月照寒潭，月过而光水不染；愚人一落窠臼，便觉物物牵缠，粘之则火焰升腾。

万物俱有声音，人莫能识。譬之南人不通北语，便以为情隔意殊，此皆化外之言。经谓火风水土、草木金石皆知赞主，况羽毛鳞甲耎动含灵之物？识趋避而营禄贪生者，惟圣人体普慈之恩，通一贯之旨，用一个"恕"字，便觉天地位，万物育。若有一毫戕贼，则十八千世界皆奔腾不宁矣！何得谓之穆民？

昆仑之外，有歌扶焉。歌扶，山名，围绕昆仑，凡三千五百年远，较世界七倍之大。绿瑶碧玉，上映乎天。经云：主造此山，以绿宝珍化成，凡青霄之气，即其山色。高岩巨峰，中镇平地。经云：真主初造其地，水覆全土，既造之后，水归本位，地动而不宁，续生此山，以镇大地。寒硝冷石，下遏乎狱。遏，止（乎）也。经云：狱焰之气，上炙生灵。主生此山，其山每降冷硝子石于狱，以遏地狱中冲焰之气。天仙朝于上，而哀乎东。经云：此山天仙丛集，皆以立站行功，每七日主妈两拜之后，面东恸哭。时者白勒依勒天仙因问其故，众仙曰："吾忧穆罕默德教生不行七日主妈、五时朝拜，愿以此课赎彼罪愆。四霄之上亦有三大天仙，以七瞻礼。经云：每七日主妈，有七十万天仙于第四层天上。为倚玛目者，则有倚思喇飞勒天仙；为黑推布者，则有者白勒依勒天仙；为墨津者，则有尔滋喇依

勒天仙，率领一切天仙朝拜真主，愿以此两拜与穆罕默德教生赎彼罪愆。

人惟赞主而不赞圣，赞圣而不赞仙，其异类也夫。

何谓纯清？曰天仙是也；何谓纯浊？曰禽兽是也；何谓清浊兼？曰人身是也；何谓无形？曰愔壁世界是也；何谓有形？曰木立克世界是也；何谓无形中之有形，有形中之无形？曰默勒枯特世界是也。由木立克以求默勒枯特，由默勒枯特以求愔壁，由愔壁以求造化真主，犹树寻根，由水寻源，此理易识。譬人一身，无形为命，有形为体，无形兼有形为魂，由体求魂，由魂求命，由命求真主。人人揣其本而思其源，人道识，天道亦识矣。

有日月星辰而后天定，有山陵丘阜而后地定，有好娲而后阿丹定。若夫孤阴寡阳，反造化之机，戕人伦之本而能定者鲜矣！

火鸟之毛织而为衣，则入火不化；油泉之汁取而焚舰，则见火愈燃。温池磺气，火井烹盐，此可以验地狱之火非凡火，地狱之刑非凡刑。

百谷之精，经春复发。人身亦有生机，居于尻骨之端。老子所谓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谓造

化根。

灵明之在体，犹春之在物。执一物以寻春而春在；执万物以寻春，春亦无不在。若问春之形体与春在何处，何异痴人寻梦？

心者身之主，具众理，包万象。才智即其文臣，嗜性乃为武将，百骸即其臣民，周身为之国土，学问即其甲兵，真经为之律令，圣人即其导引，天仙为之觉兆，以妈纳即其帝师。文必资以学问，而后谋可用；武必襄以运筹，而后勇可施。民必足以衣食，而后力可用；国必坚以城池，而后贼不侵。兵必严以约束，而后军不乱；令必出以果信，而后国乃胜。《鉴》曰："巢居知风，穴处知雨。"

圣教规矩，是开一切绊子的钥匙，揭一切幔帐的器具。《传》云："先神先鬼，先启我智。"《经》谓："有滋味无声音，却不明言，醒诲谓之觉兆。"然事事商之帝师，则万无一失。

五官百骸皆死肉，得灵明而始活；视听闻尝皆寂寂，有色声香味而始亲。无天地万物不足以造化之全能，无春夏秋冬，何以见物主之妙用？

土能生物，以养其体，至死而体归于土；魂本于天，土不能养魂，至死而魂归于天。

遍地阳春，不花不实，则一年之果难成；满眼恩光，如梦如痴，一生之旭虚度。

阿勒始之光明通于周天，而后日月星辰、天地万物各呈其色；心体之光明现于周身，而后视听闻尝、运行知觉各呈其用。若灵明一息不照，则悬灯无烛，所有皆暗。试问造烛何人？必不可言自有。

婴儿无知，食血啖乳；禽鸟何技，饿去饱归？衣食营运之计若凭聪明才智，便是痴算。

亲近好人，远离坏人；指引迷人，仿学圣人；尊敬上人，宽恕下人；悯恤愚人，哀怜孤人；疼顾亲人，接绪远人；探望病人，助殡死人；解释冤人，取利仇人；周济贫人，念想恩人，则品位自然超越。

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

饥寒中济人衣食，贫穷中周人财帛，患难中扶人言语，疾病中与人方药，奔忙中不忘礼拜，忧患中记想真主，则天国以待之。

祸患之柄操于真主，若一味畏人，则托靠不真，而畏主之念寡矣；周济之权在于自己，若一味因人，则施济不实，而济人之念伪矣。

不忠国王，不顺父母，不思至亲，不爱同教，不慈卑幼，不清寄物，则不可与论教门。

染须岂能年少？服药岂能寿长？妄想岂能富贵？年少不在染须，寿长不在服药，富贵不在妄想。

从神类中降罚了尔哑齐勒，从人类中降罚了阿丹、好娲，从禽类中降罚了孔雀，从虫类中降罚了巨蟒；复从兽类中仇还了妄触，禽类中仇还了妄啄，人类中仇还了妄杀，魔类中仇还了妄诱。大哉，真主！振法度于先天，行至公于后世。尽古今之贤圣不能赞其全恩，况一十八千世界思议不能拟？荡荡乎，其何能穷焉！

尘以风除，垢以水除，水以火除，罪以悔除。圣人

受喜之全品，每日求饶七十次。天经谕云："决然我恕你前后的差错，而况于常人乎？"

人不必求人喜，当求主喜；不必惧人怒，当惧主怒。主之所喜，虽王公不能为害，而况其下者乎？主之所怒，虽王公不能为庇，而况其卑者乎？盖王公之祸福亦操于主。乃人讨人喜而不讨主喜，惧人怒而不惧主怒，勿惑乎？人喜未终，而主怒随之。

拂逆之加，只宜自反。反之既得，忧怨自消。若自恃已长，强与争角，生出许多衅端，不惟无益，言行反为所玷。

豆箕煮豆，牛骨烹牛，当身之仇敌最炽。圣谕云："智慧之宝遇怒则毁，安宁之母在于息怒。"古来多少豪杰，悉为任性自焚。故君子在于慎已。

形端则影正，源洁则流清。名为实之华，色乃德之征。香生于麝，声出于钟。果系真修实学，何声闻之不扬？

前人云："勿养不捕之猫，勿蓄不吠之犬。"夫不捕犹可，患其捕鸡；不吠犹可，患其吠主。趋奉邪曲，

怀憾正人，是不捕鼠而捕鸡；隐昧经旨，卖教求食，是不吠盗而吠主。首领不能掌一方之教，因无真学问；无真学问，则不能辨邪正是非、去就取与，薰陶渐染，以成风俗，此一方之灾也。

己不端，不可以正人之不端；己不正，不可以正人之不正。有人于此，日攘其邻之鸡，而教子以勿盗，日三饭于家，而劝邻以辟谷，其可得乎？正己正人，型人型己，此是学者第一件工夫，不可不省。端以行言，正以心言。

九方皋之相马也，天下无双，以其术传之于子，又以术传之于孙。他年其子以其相马之法求之天下，经年得一驽马。其孙又以其术求之，出门见一巨蟆，遽归谓其祖曰："今得一马，四足两目略与相似，但其蹄不类尔。"九方皋往视之，则蛤蟆尔，笑之。夫骥之与驽，驽之与蟆，或谬之什百，或隔之天壤，犹不知愧，自以为相法绝伦，是赵括为将，东施献颦。古人学而后仕，未闻仕而后学。近之教领私富众为垄断，以重任为家传，构讼夤缘，折枝舐痔，不顾子孙之愚不肖，何异九方皋之相法授之子孙乎？噫，危矣！

从秽污看守衣服，从笑谈看守舌肉，从食饮看守喉

咙，从忿怒看守心胸，从伤损看守小净，从矜夸看守行为，则心正身修，以妈纳自然坚固。

蛇能啖蛙，蜈能杀蛇，蛛能醢蜈，物之相制明矣，然不可以小大论其躯，强弱较其势。世之怀才恃勇，昂昂自足，以为天下莫能敌，及至收成结末，强弱胜负毫不从意见所拟，惊哉！

枭东飞，鸠西鸣。鸠曰："子将安往？"枭曰："吾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不鸣则已，子如再鸣，虽东徙亦不免人之恶也。"夫好言入耳，如啖甘甜；恶言入耳，如遭蝎螫。我喜之，人恶之，人恶之，我行之，是谓人之性。老氏所以有"齿刚舌柔"之喻也。

身体之滋养凭食，食不足，则身无力；才智之滋养凭学，学不足，则心无力。心无力，则不能制嗜性而明道德；不能明道德，则其违禽兽不远。古人借身以明心，心明而道日增；今人借心以养身，身养而智日昏。养身者，志在目前；明心者，志在后世。志目前，小人所为；志后世，大人必究。

万物得水而生，失水则死，故曰："水乃万物之

命。”然则水如何生乎？曰：“太虚之初，总一气尔。主命气化生水，水中之滓浊积而成土，水落土出，遂成山川。土之刚者成石而生金，土之柔者生木。而火出。天为阳宗，故风火在上；地为阴统，故水土居下。五行俱，万物生，变化无穷，此真主之所以能有也。

壬午之春，二月既望，是夜也，予辑书既倦，枕肱而寝。游一清虚之府，额书“帅镇金梯”，丹碧辉煌，摘星盥日，奇观异景，心旷神怡。宫垣之内，隐然有声，互相和韵。侧耳听之，歌曰“九重春色晓苍苍”，和云“万紫千红锦绣妆”；又曰“风激檐铃鸣异乐”，和云“花开上苑吐奇香”。又曰“珠帘半捲瑶池色，”和云“玉女偷分日月光”。又曰“为语潜修天路客”，和云：“归来何羡饮琼浆”。予回首惊顿，觉失其所，童子敲门曰：“鸡鸣矣！”惊而醒。予起视之，曰：“梦也”。挑灯研墨，拔笔记之，复为联曰：

“世界剧场，人生傀儡。叹世人，将眼前富贵错认为真。忽地里七旬八旬，却原来一场扯淡。只缘这耽空逐妄，片时虚哄。全不悟，生何来？死何去？把无价光阴贪名逐利。转眼间，赤身归去，问谁是贴身伴侣？

形躯械杻，家计桁杨。悲凡去，把末后凄凉反将作假。若不是千了万了，说不尽百万牵缠。皆因那祝像

信邪，一世空忙。何曾想，令当行，禁当止，将有用才智悟释参玄。只等待，烈焰相侵，悔从前，错认交游。”

记罢复起，童子垂头而睡，呼之不应，不知东方将白，彤云密布，紫气千条，风声四吼，鸟雀喧鸣。少焉，日出东山，凝云簇锦，粉树瑶池，琼楼玉宇，异迹奇踪，非复尘境。一望长天，人生罕见，吾不意七万乾坤，而观此云都仙景也。因援笔赋之，以志造物之玄微。诗曰：“信步登楼入上方，水晶帘外捲沧桑。天宫忽现瑶池色，云路先传玉蕊香。疑是湖山呈皓魄，故猜银汉写天章。凭高一望思前梦，仙句犹闻在耳傍。”

忠　孝

真主运无极而开众妙之门，成太极而为万有之宗，造人极而为万民之根。无极为种，太极为树，人极为果。树生果里，果藏树中，人极虽微，所包者大。真主运此三大纲领，以造化乾坤万物、天仙神鬼、水陆飞行、草木金石，总备人极之用。人极之贵，莫尊于君。君者，所以代主宣化，摄理乾坤万物各得其所。故天经谕云：“委实我欲造一代位之人。”又筛赫哈里曰：“真主要展扬自已，造化了阿丹。”阿丹之体虽成于土，土者能寄万物之任，蕴万物之精，发万物之华，

成万物之实。譬若丹青之于画工，文章之于才士，无丹青则画工不显，无才士则文章不露。无水土则万物不生，无阿丹则万理不著。万理不著，则真主之动静不显；动静不显，则真主之本然不露；本然不露，是有美人而无真镜，虽设妆台镜袋，皆属无用。故云"要展扬自己，造化了阿丹。"盖天地万物成于六日，造化阿丹凭四十清晨。在长世之光阴，每一日有千年之久。在每一刻，从妙世隐藏宝库中，有一奥妙至价之宝隐在他内。凡宝库所有之物，总隐藏在阿丹泥水里，四十千年，得蒙亲吹。复将妙明本然历三十六千色妙世界，得蒙亲吹。其粗也，具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圣智凡愚、尊卑贵贱、贫富妍媸、老幼亲疏万变不同之异态；其精也，具乾坤万物、天仙神鬼、水陆飞行、草木金石、声音形色、体用性情、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夭寿穷通、祸福生死、尊卑贵贱、善恶好歹万变不同之妙理。譬若一株大树，皮骨根干、花果枝叶、色性香味，不离不即，不即不离，同而异，异而同，不离子种之内，故人为万物之果。盖先天有奥妙之宝，故后天发隐藏之秘。论色界，则有形之世界大，而人包其中；论心界，则身体之世界大，而色妙包其中。真主所有之动静俱包此界之中。

故阿丹属主之影。命既入体，复拥上升，游历诸天，各种各名，听其设立。登于宝座，名曰"静天"，

号阿勒始，谓之九重。命朝贺以定君臣之分，逐巨神以正抗命之罪，然后大位乃定，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始，五伦由兹而立，九族由兹而分，万民由兹而出。寄四海之命，宠以天位。爵曰“天爵”，禄曰“天禄”，民曰“天民”。在存之以仁，推之以恕，行之以公，要之以信。与天地同德，日月同明，四时同令，鬼神同聪。而或信谗黜直，遗老疏亲，流亡莫之赈，饥寒莫之恤；老羸癃残沟壑辗转，寡独孤鳏仆仆于道。靡声色，侈游观，田猎驰骋，刑戮靡厌。竭穷民之脂膏，极一身之逸乐，此天子之得罪于天下，而不忠子主也。唐太宗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剥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自毙。”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哀；扼其喉，夺其脯，不得不怒。哀怒结于衷，忧怨形于外，虽慈母不能保其子，良妇不能守其夫。故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汤武得之而昌，桀纣失之而亡。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圣人云：“凡诸君长，若无大过不及，惟以公平治世。去此而升于静天，登于光明宝座，俯视诸天，其乐无逾；枉法者，去此而堕于下极，拘于黑暗禁狱，陷于万苦之中，其难亦无逾焉。”

降而藩戚，受天子之命以为重镇，社稷之安危系焉。故大不可以胁小，强不可以凌弱，贵不可以骄贱，私不可以害公。而或淫荒失政，僭分越矩，贫民莫之恤，

刑罚莫之省，贤能莫之进，奸邪莫之黜，流亡莫之招；暴敛横征，挑兵构衅；违天时，废地利，上耗公财，下毒民命，逞一已之欲以危社稷，此藩戚之不忠于天于而违乎主也。

次及公侯，系天下之重任，陶镕万化，燮理阴阳，故黜陟死生之权系焉。在公以明，廉以恕，宽以仁，信以断。贵不可骄贱，尊不可凌卑，利不可妨义，公不可济私，陈善蔽邪，尽忠补过。而或妨功嫉能，阴戕国政，此公侯之不忠于天子而违乎主也。

次及六官，为天于之股肱，系六辔以驭天下，天下之民命关焉。在忠以顺，明以断，宽以容，仁以恕，信以廉，公以正，谦以让，智以果，谨以惠。而或贤能失，掊克任，朋党比周，贿赂蕃兴，则苛政行。苛政行，是吏臣之不忠于天于而违乎主也。土地芜，货财息，饥民离散，政教不行，而盗贼兴。盗贼兴，是户臣之不忠于天子而违乎主也。下弒上，贱凌贵，长幼失序，男女无别，而奸邪生。奸邪生，是礼臣之不忠于天子而违乎主也。赏非功，任非才，兵无纪律，耗国毒民，而叛乱生。叛乱生，是兵臣之不忠于天子而违乎主也。罪以幸免，罚及无辜，奸暴横生，蠹吏侮法，而冤抑多。冤抑多，是刑臣之不忠于天子而违乎主也。都鄙不修，职任失守，度量弗谨，经作浩费，则贫累众。贫累众，是工臣之不忠于天子而违乎主也。

次及百僚，各司民责，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勿类青蝇，勿为硕鼠。贵不可以欺贱，尊不可以凌卑，势不可以欺弱，私不可以废公。倘一身而持两端，食禄而死他事，忿公而急私仇，阴谋而嫉良善，近邪而枉正人，贪酷而毒民命，私橐而耗公财，临难而惜身命，职任不修，谄媚希荣，以骄妻子，是百僚之不忠于天于而违乎主也。夫天下非小弱也，百僚非寡少也，总于六官之辔，系于左右之手，统于人主之身。身正则左右正，左右正则六官正，六官正则百僚正，百僚正则民受其福，民受其福则社稷安。社稷安，故天子能保其天下，诸侯能保其国，大夫能保其家土，庶人能保其身。故曰："天之子，民之父，真主之真影，痛痒之所由关也。"

圣谕云："尔等皆若牧羊之人，将来自尔等之职掌，一一皆有问焉。"曾有人问于圣人："天地间最惊恐者何？"曰："唯主之怒尔。""何以免之？"曰："尔之怒不加于人，则免矣。"下及庶民，为天子之百骸，位益卑，禄益薄，身益微，劳益多。譬之器，方者静，圆者动，钝者寿，锐者夭。故小不可转大，规不可为矩，权不可为度，墨不可为笔，剑不可为琴，砚不可为纸。流水尚分高下，花枝定有短长，分安前定，事无妄求。卑不可替尊，贱不可侮贵，虽禄秩判于天渊，而自由不出前定。家国也，天下也，一也；富贵也，贫贱

也，一也；夭寿也，死生也，一也。以人事观之，觉有参差，以造物言之，原有偏向。盖君王予我田里，我宜供税；卫我甲兵，我宜感恩；宁我父子，我宜报德；屈我无辜，我宜委命。即有力役输将，布缕金粟，刑戮屠掠，忧难频加，此皆真主前定，人生自取。即古人之大圣大贤，犹不能免。始皇微行，见一老人，负抱二子，手携一童，踏米村庄。始皇讶而问之曰："尔年老如此，岂无子媳？劬劳若此，不亦甚乎？"对曰："此三童者，乃吾三子之子。"始皇曰："尔子何往？"对曰："皆被筑长城而死。"始皇曰："信如此言，乃无道之君尔。"对曰："非始皇无道，乃下民之孽。若始皇无道，天应绝始皇而存下民。今下民之难，始皇何与焉？"闯贼入燕，怀宗崩，燕民自杀而道不通，世祖立而国乃定。故天不可一时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天下也，家国也，一也；君臣也，父子也，一也。国贫则民散，主辱则臣亡。是以夷、齐饿死首阳，昔武王伐纣，夷、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忠乎？"左右欲兵之，武王曰："此义士也，释之。"耻食周粟，隐于西山，采薇而食。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乱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或有讥之者曰："薇亦周物。"随饿而死。樵夫弃薪投水。明既得元之天下，有樵夫者，担柴而归，行至途间，见旌旗扰攘，非复元制。问于行人曰："今乃谁氏之天下？"答曰："属红巾矣。"随投溪而死。君臣家国，忧戚相关。穆民七日朝礼，登楼赞念，哀祈真主，求将尊大皇

王永久，贵嗣永久，一切光阴里边，安宁与寿数长远；求主指点我皇王正道，与行好路上使我臣民不随异端，同由正道，做主喜之人与受主之提拔；求主慈悯我，慈悯我皇王国土永久，公道加增，使我海内臣民衣食充足，锋镝不闻，均受皇王恩典，即如皇王受主之恩典，与主之调养一同，求主之慈，至慈之主。

其次莫如孝，孝者，顺德也。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何人无亲？无亲则身体何出？盖人子当襁负之时，其呱其泣，生欲口噉，遇有疾患，恻思身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蹙颦泪眼，五内分裂。亲之爱子，如此其劳，乃严亲在堂，慈母在室，曾不得一粟之奉，一帛之温，一语之慰，然则，父母亦奚乐乎其有子也？今有贵人于此，睇盼则随其目之所视，喜怒则随其心之所虑，汲汲惶惶，犹恐不得一当。以我劬劳养育之人，呼左而右，命东反西，曾路人之不若？嗟呼，夫人子岂不闻曾母啮指，曾参事母极孝，家贫，负薪以养母。每悬望未归，则啮指，参忽心痛，急归以慰母。闵父鞭衣？闵子骞幼失怙，遭继母之嫉，以绵絮衣其亲子，芦花衬以子骞。一日为父御车，战栗不已，父笞衣绽，芦花露出。父欲黜母，骞跪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出三子单。还留一母在，三子免饥寒。"故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或卧冰寒，王祥之母冬思鲜鳞，祥解衣卧冰，冻忽解，出双鳞以奉母。或泣林竹，孟宗之母病思鲜笋，寒冬可得乎？宗乃泣于竹林，晕晷如暝。及醒，则竹笋遍生。涤溺器以奉

萱帏，昔有显宦者，居官时，每为母涤溺器，见者笑之。答曰："妾婢岂无人？思亲豢爱深。欲报亲已晚，忧思泪满襟。"尝亲粪而愿身代死。夫非子欤？昔有县尹者，到任未旬日，而父病沉重，延一医者治之。医曰："粪苦则生，粪甜则死。"尹则为父尝粪而粪甜，愿以身代死。后粪转苦而病愈。奈之何有顺亲不如顺妇，爱亲不若爱子者？宜其置米犯旻苍之怒，康熙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常熟一村民在田插莳。伊母向在女家，是日，偶归一看，其媳迎之甚喜，为黍款留，临去以米数升送姑，随嘱姑速行，不得使尔子见之。恰遇子于途，子见米发嗔，指为盗，母置米在途，子竟携归，口中怒骂不绝。忽霄声大震，此人骇甚，嘱妻将大缸盖我，妻不从。未几，提（伊）母至家，口含母乳，而身已击死矣。投钱遭霹雳之诛。宋临川县民王四者，事父不孝，父不胜怒，欲赴诉于官。王四持钱二百赶上，疾呼曰："以是为纸笔费"，投父怀中。父行未半里，雷雨大作，急避人家，雨止而出，闻其子已震死，趋视之，钱乃在子肋下，与肉相连。及探怀中，钱已失矣。

大哉，真主！视不凭目，全是视，乃无所不视。福顺祸逆，感应同于枢纽。故真主谕云："你顺二亲着，总二亲是个外道，的实我的恕饶在那。"乐同父母乐，忧同父母忧。二亲既迈，尽孝无多。当无恙之时，犹能起居自理，设遇鳏寡疾患，其苦尤甚。亲之所望子者此时，子之所报亲者亦惟此时。乃有博奕匪交，不顾其养，好货私妻，枕语违亲，行险斗狠，以危父母，背井离乡，终身不返，然则，父母亦奚乐乎其有子也？嗟呼，人于！岂不闻泣杖之伯俞，韩伯俞母杖之，不痛而泣。母曰："昔

吾壮盛时杖尔不泣，今吾老，杖之不痛，反泣者何也？”对曰：“吾非为杖泣，泣母之力衰，而孝未尽也。”斑衣之莱子？老莱子年六旬，斑衣戏于母前，以娱一笑。恣蚊饱血，虑亲体之难堪；吴猛年七岁，每遇炎暑，恐饿蚊侵亲，则赤身卧榻，以饱其血。故诗曰：“夏夜无帷幔，蚊多不可挥。宁施身饲血，免使犯亲肌。”温衾扇枕，恐炎凉之及母。黄香年七岁，冬则温衾，夏则扇枕，恐寒暑之及亲也。而或弃职寻亲，朱寿昌弃官寻母，故诗云：“七岁生离母，参商五十年。一朝相见面，喜气悦亲颜。”佣工养母，江革佣工养母，后遇贼乱，负母而逃，贼怜其孝，厚赠以归。夫非子欤？奈有敬亲不如敬客，待亲不若待女者？宜其巨石坠倪九之屋，青田水灶山居民倪九者，惑于妇言，事母逆甚。母衣食不充，遇事不许开口。值秋禾方熟，令母舂新谷，烹鸡治饭，同妻食毕，以余付母。母忿不能下咽，涕泪告天。是夜，烈风骤雨，有大石自山颠裂，正坠倪九寝榻，复破左壁而出，止于涧西，其母无恙。比晓，村人聚观，室已空矣。母绕崖泣寻，止有幼孙数血指粘于石尖，而子、妇莫知死所。陈中州快其事，因作《诛逆崖记》。而立桑免张妇之诛。盐官县顾德谦妻张氏，素有隐恶，一夕梦神告曰：“明日尔当遭雷霹。”既醒，是日闻雷，自分必死。默思曰：死固不免，奈姑老惊恐。”遂更衣出门，远立桑树之下。俄闻空中有声曰：“此念旻苍已知，特赦汝死矣。”既而，天果开霁，氏遂无恙。

大哉，真主！听不凭耳，全是听，乃无所不听。纤微隐密，果报捷于眉睫。故真主谕云：“我的怒恼号令，在那违害父母，将父母牵连在忧愁其中。若是父母从他上喜，我也从他上喜；父母从他上怒恼，我的怒恼也在他

上。”念此身荫庇妻子，衣食臧获即疏，而里闾之人亦迭有干糇以相馈。乃一子则勉而奉，众干则交相诿，以问安视膳之道，竟同于里均都派之徭。贫者或绌于时，富者欲同乎众。哀彼二人，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餐而忍气，逆儿泼媳，拂语酸颜，使严亲不获一日之安。然则，父母亦奚乐乎其有子也？相彼慈乌，犹知反哺，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惮而不为，亦何忍而不为也？嗟呼，人子！岂不闻负米之子路遇虎不返，子路百里之外负米养亲，途遇猛虎，不敢前进，子路告曰：“虎，虎，俟我送米与母，辞母，听尔所食。”及如约就虎，虎乃遗一囊而去。视之，则皆金也。埋儿之郭巨掘冢获金？郭巨家贫，兼值岁荒，而母老，每得一食，则与孙。巨怜母，恐因孙而受饥，夫妇计议抱子埋之，掘土得金，取以供母，卒免饥馑。取鹿乳以奉亲，剡母身老，思饮鹿乳，剡乃身披鹿皮，入山混于鹿群，取鹿乳以供母。适遇猎者，剡出声得免。故诗云：“亲老思鹿乳，身披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泣泽苇而养母？晋刘殷七岁，能尽孝。母王氏，盛冬思苇，已不食者三日矣。殷乃号泣泽中，若有人言曰：“止，止。”殷收泪视地，遍泽生苇，持归奉母。殷家贫，苦于奉膳，夜梦有人对语：“西篱下有粟。”掘之，果得十五钟。铭曰：“七年粟，以赐孝子刘殷。”殷得粟以备养。乳姑之崔妇，崔妇姑老齿落，以乳乳之。诗云：“孝敬崔家妇，晨昏奉乳姑。媳惭无可报，愿得子孙如。”怀桔之陆儿？陆绩年六岁，一日赴宴席，以所得之桔袖之。宴者曰：“不食者何也？”绩言：“留以奉母。”宴乃将盘桔予之。彼妇人小于犹长干须眉鬖鬖、名教废人，奈有视亲同于视仇，养亲同于养物

者？宜其泥刀斩逆子之首，昔一逆子，素殴其母。一日，将母赶至庙中，母呼救甚急，泥胎飞身离座，以泥刀斩断其首。雷震化三妇之形。福建漳浦有逆妇卫氏者，妯娌三人最不孝，日以恶言唆夫，获罪翁姑，一日雷震，三妇化为牛、羊、犬三畜，头面未更，口不能语，惟低头垂泪而已。

大哉，真主！知不以心，全是知，乃无所不知。遐迩高下，感应通于呼吸。故真主谕云："逆子当招我的怒恼，总然是拜我之人；孝子当受我的慈悯，总然是得罪我之人。若是父母在他上喜，我即恕饶了他。"二亲既没，善恶之卷已定，讨白之门已闭。亲之盼子日殷，盼者是望子孙游坟，念经施济，赎罪之意。子之思亲永隔。九泉非舍，黄壤无家。其惨其苦，家莫闻知；其哀其独，谁为依护？为之子者，非征租筑室，即息偃在床；非宾朋宴会，即对局投壶。朝朝而便其躯，岁岁而谋其子。亦曾念吾亲之南坵北陇，寂寂荒墟，孤枕夜台，度日如岁？何曾捐一岁之衣，一日之俸，以赎罪先灵？然则，父母亦奚乐乎其有子也？嗟呼，人子！岂不闻鬻身殡父之董永，董永家贫，父死无以为葬，乃鬻身以殡之。后感仙姬为配，织纴偿负。剪发葬姑之赵妇？陈留三载遇饥，伯嗜之妻以夫廷试远游，姑死无以为殓，剪发葬之。闻雷绕墓，王裒之母平生惧雷，后母死既葬，但闻雷声将作，裒则绕墓护之，恐惊母也。刻木呼亲？丁兰亲死，思之不已，乃刻木为亲，奉之如生。后兰妻以针刺其母，夫知之，乃黜其妻。诗曰：孝顺丁家子，事死如事生。刻木情真苦，休

妻事可惊。愧杀不良子，从妇逆姑翁。至今千载下，堪为不孝风。

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孝而亲不待。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与我同生于父母之人而爱焉，得父之党、母之执而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爱焉，得父母平日所用之物而寓目焉，得与父母之而相似、庚相同者而致吾缱绻焉。求之不可得，则恸哭以继之。顾思身体，何莫非亲？无亲则身体何出？奈何以父母所生之躯行险侥幸，匪类相亲？视骨肉为仇敌，迓谗夫为上宾？戕其身，是戕其亲矣。以父母所积之财蓄妓聚优，奢侈靡禁，视骨肉之贫难不问，见至亲之困苦罔闻，使亡亲不获九泉之安，夜台之慰，然则，父母亦奚乐乎其有子也？如是等罪，或遭饥寒困苦，流离颠沛，疾厄祸殃，久之不悔，则有囹圄桎梏，绝嗣灭纪，拂逆随之，火狱待之。故真主谕云："的实，一切逆恩违命之人，一总在至低之火狱。"或曰："逆亲之罪，可得免乎？"曰："行孝须及时，时去亲不待；即如客至款，客去款无益。"

真主开讨白之门，放宥罪之典，诚能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敬权势之念敬二人，出彼入此，一念之诚，春风膏雨；一毫之善，冻解冰消，即有诸恶，真主能消之，且能轻之矣。故孝有三等：曰身孝、心孝、命孝。身孝者，全其养；心孝者，成其善；命孝者，赎其罪。穆民终日朝礼，为存故父母求饶，"求主恕饶我，恕饶

我的父母。求主慈悯我，慈悯我的父母。即如我父母调养我幼时一同。”若夫彦霄焚已分之券，赵彦霄，兄彦云好游，生业废半，彦霄谏不听，遂求分产。五年而兄费尽。除夕，霄置席语兄曰：“弟初无分产意，以兄不节，特为兄守先业之半，亦足以供朝夕。请归，仍主家政。”即取券焚之，更出己蓄，以偿兄债。次年，霄与长子俱登乡荐。田门活既死之荆。京兆田真兄弟三人议分财产，赀皆均平，堂前紫荆树议分为三。明日将截之，其树即枯死。真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枝，因将分所以憔悴，是人不如物也。”因悲不自胜，遂不复解，树应声而活。兄弟相感，复合财同住，称为孝门。笃一本以体亲心，垂芳名于万古。此又忠孝之发端，有子臣之责者，其思之。

宗　戒十六条

仲修居，世英、世雄侍。曰：真主有至恩至慈以命圣人，圣人遵之，以修德立教，使无害于身，无陷于亲，汝知之乎？

对曰：未也。

曰：居，吾语汝。祖宗遗训，首行天命有五：一认主，保守以妈纳；二礼拜，五时不可断续；三出天课，按资财无隐；四持斋，内外交洁；五游天房，生平一次。此五事者，犹儒之有五常，缺一不可。经云：“穆民之与外教无所分别，惟此五事。”否则与左道无异，今世谓之不祥，后世必受永罚，尔其戒之。

子孙无论贤愚，自幼务使从师。盖经书乃培养善脉之根本，超凡入圣之舟楫。经云："男女寻学是天命中一件极要紧事。倘力薄不能从者，众可助之。"古人立义学，何况同宗？若游手好闲，放荡不经，则百邪并见，将由恶终者矣。或有不振子弟，亲房长者可训之以礼义，导之以禁律，勿使自困以伤天和，尔其戒之。

世有四等：曰老，曰病，曰鳏寡，曰困贫。当亲壮时，犹能起居自理，及至龙钟鹄立，扶杖易扑，寒夜寂苦，铁骨难挨。或久病坐卧，不时遗溲，秽蒸可憎，亲所赖子者此时，子所报亲者亦惟此时。又如老景失偶，人人鼾睡，个个贪欢，寂寞更长，孤枕流泪，倘有孝顺儿孙，尚娱晚景。设或不肖子媳逞骄撒泼，一点骨血，空博半生，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餐而忍气，怨苦吞声，忧闷成疾，子孙当竭力尽孝，不可疏略。言之惨伤，恸心流涕，尔其戒之。

亲在不可远离，一行一动，须宜禀命父母，勿使皓首穷年倚闾叹望，不惟有伤亲心，亦且有犯天律。即父母身归黄壤，心盼亦然。经云："亡者望人搭救，若船至波心，忽遭风浪，覆桅反舵，情迫心忙。"穆洒谓："尔之脚步若常游亲坟，则天仙脚步不时探你。"兴言及此，能不恸心流涕？奈有视父母为路人，弃庐墓为荒墟，生死忌旦，渺不相关，背井离乡，终身不返，他日亦何面目见双亲于地下？尔其戒之。

生前之孝有尽，死后之孝无穷，二亲既没，不可谓去世久远，便置膜外。尝思父母如何生我，如何恩我，如何念我，须要日日于拜礼之后为彼求祈。有一日之性命，完一日之子职。更将所积资财济贫拔苦，赎其罪愆。子孙有愚不肖者，多方劝谕，教以习学经典，勿致于连宗祖。骨肉之间，遇有饥寒疾厄，加意周恤。此是追远养志的一番实事，不惟可以报本，亦可以垂后，尔其戒之。

人伦有五，兄弟相处之日最长。君臣遇合，朋友聚会，远近难必。夫妻配偶，早者以二十岁为率，惟兄弟或一、二岁，三、四岁，相继而生，自竹马同游以至鹤发鲐背，进退周旋，恩意浃洽，其乐宁有涯际？乃有不肖手足，绝音问往来，阋墙思讼，至于异姓，则结为兄弟，谗夫逛之上宾，岂非第一件颠倒事乎？独不思父母生我兄弟，如十指在手，长短痛痒一般，兄弟相残，痛沿父母？苟能平心察理，善体亲心，不顺妇人言，不听细人语，则衅安从而生哉？和气生于家庭，门闹自多吉庆，尔其戒之。

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夫，搬唆是非。盖妇女不读经书，不明义理，所见不广。又如妯娌，皆异姓称呼，非自然天合之性。轻于割恩，易于修怨，丈夫非有远识者，则为所役、而不知觉。然裙钗者流，日处闺阃，无贤师友相与周旋，又安怪其然哉？经云：“女人之知

识与正理相反。反其所事，则理正。”书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过虽罪妇，责在其夫，尔其戒之。

婚姻为人道之始，嗣续之源。世俗“求妇必择高门，入室先问装奁，”以至妯娌忌嫌，舅姑偏爱，此乱忿之尤，文仲子所谓夷狄之道也。胡安定公曰：“嫁女须胜吾家，娶妇不若吾家。”愚谓嫁娶须各自量，清慎即是高门，贤淑乃为佳配，如此可坚两姓之好，永保家门之庆。再如儿女长大，争添财礼，翁老家贫，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以致内怨外旷。卒遇兵火奇穷，参商浪荡，怨及父母翁岳，此是待儿女极克苦的一件事，不惟有犯经律，亦且良心何忍？尔其戒之。

族庶之众，犹枝叶尔。后人视之，觉有亲疏；祖宗视之，原无偏爱，其贫乏无足论矣。间有手底宽容及为廊宰，宜以祖宗之心为心，一遇困贫，急力周济，鳏寡不时怜悯，婚丧不振者当为赞助。或有遗孤，当收养抚育。今好善者建育婴堂收养异姓，何况同宗？昔晏子身甘淡泊，而禄赡九族。若独享富贵而不恤族庶者，异日何颜见宗祖于冥穸？尔其戒之。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友。生乃血肉之身，成则义理之身尔。血肉之身在一生，义理之身在万世，况天国地禁，永苦永乐攸关？资于事父以事师，而爱同；资于事君以事师，而敬同。爱敬尽于事师，然后无负于教育，无愧于寸心，乃可为忠臣，乃可以为孝子。今人于师友视

若有无，安望其德业有成，超俗类而证高品？尔其戒之。

治家莫先正伦。男女之别，礼之大端也。男女不杂坐，不同巾栉，不亲授受。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浣衣。外言不入，内言不出。女子出嫁，非大故不回母家。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男子无故不入妇家，女子夜行必须秉烛。篦篦宜肴，帷薄宜修。女子虽才不务外政，童仆虽能不预内事，所以严其别也。昔魔首陈于圣人曰："吾之用力最少，而功效最速，莫若男女相侵，吾即互为饰媚。"故经云："男女凭好欲眼彼此观看，即断行奸。"圣女法土墨见一瞽者，辄避之，从者曰："瞽者无目，何为避之？"曰："彼虽不能见我，奈我不应见彼。"尔其戒之。

才智矜人，眼空四海。语言刚强，舌如利剑。滥交匪友，拒谏饰非。好言人丑，惟显己长。锱铢构讼，忿怒斗争。凌薄三党，侮慢一方。一朝运蹇，抱造次之。惊来颠沛之厄，陷入典刑，贻笑乡党，父母忧泣，兄弟怨愁，妻子惊悲，朋友嗟叹，家产荡费，吉凶难审。及其后悔，复何益也？岂若遵礼守法，屈己右人，含忍一时，退后一步，方便一言，饶人一着，使乡党称为端人，一家康乐，福沿子孙？尔其戒之。

奸人之前勿露要言；险人之前勿发毒言；先生长者不可戏言，达人君子不可隐言。父兄伯叔不可有粉饰之言，宾朋燕会不可出夸妄之言，小人女子勿告以

关系之言。时事不可轻言，闺阃不可乱言，交浅不可深言，窃听不可传言，婚姻不可破言，正人不可谤言，借贷不可阻言，恶事不可面言，秘隐不可彰言，处世不可狂言，谗谤不可信言。居傲之人不可与言，逞才之人不可辩言。一言得失，荣辱相关。居常三复，祸何由入？尔其戒之。

言不可说尽，留有余以还造化；事不可行尽，存不足以与子孙；福不可享尽，分余剩以济孤苦。一念之刻非仁也，一毫之贪非义也，一行之慢非礼也，一事之错非智也，一言之诈非信也。众人议论勿暴人之短，稠人广坐勿逞己之长。人争先而我后之，人争进而我退之。如意不满，拂意不怨；责人责己，恕己恕人。克去己私，即还天理。尔其戒之。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而有不是之儿孙。当思身体从何而有？七尺何由而大？子年日壮则亲年日衰，子年日长则亲年日促。长则光阴有待，促则尽孝无多。乃有严亲在堂，慈母在室，另爨分居，听妒妻言，怨父母之不慈，致使饔飧不能相继者；有厚于外戚，而薄于父母，私妻子，不顾父母之衣食者；有父劳于耕牧，母劳子井臼，夫妻旷闲，犹道父母之不是者；有放肆奢侈，饥寒渐迫，艺业不理，怨父母之不多积资财以为用度者；有兄弟分产，阋墙构讼，而怨父母之不公者；有执定轮养，使父母忍泪难言，饥寒失调，致成疾患者；有

慵于扶侍，遇事不许开言，使父母忍气吞声，无可控告者；有父母病患，不延医治，借言老病难疗，展转衾席，听其死亡者。呜乎，诸如此辈，何以心忍？生不顾养，死事无益。尔其戒之。

世英愀然起，潸然泪曰："亲言是矣。敢问子之于亲，冬则温席，夏则扇枕，昼不离侧，夜不离寝，饮食必亲奉，粪溺不厌秽，可谓孝乎？"

曰：是乌足为孝？子居襁负之中，亲亦如此。盖亲之子子也，日喜其来日之长；而子之于亲也，日忧其来日之短。喜长则用心无限，忧短则尽孝无多。长短既不相同，服劳焉足称孝？

曰：然则，孰为孝乎？

曰：夫所谓孝者，养则尽其敬，令则愿其命，劳则代其力，忧则慰其心，惠则加其爱，食则赐其余，功则赞其成，过则匡其失，忧不形于色，怒不作于辞。毋抗坐，毋疾行，毋剿说，毋迟诺，毋拂志，毋登险，毋临深，毋斗狠，毋远游，毋匪交，毋违师训，毋犯国法。毋以妻语而违父母，毋以妻语而伤手足，毋以妻语而疏慢伯叔舅姑。型于妻子，型于兄弟。生则备养，疾则调药，死则具葬，葬则赎罪。父母虽故，不改善行，然后无负所生，无负所命。经云："真主所喜，在人于能顺父母。父母不喜，虽办工殷慎，真主之怒必加之。"能顺主命，能悦亲心，此之谓全孝。尔其戒之。

清真指南卷之六

问 答一百章

问：真主无声闻，天仙无色象。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真经，圣人印诸心而传诸口，吐词为经，直将天地古今、生来死去隐显毕露，起古今之才人难更一辞，集往圣之真经若合符节。不知如何晓谕？如何对言？

曰：丹青出画工之手，文章显才人之笔。试问画工、才人，亦有声闻以命诸手与笔哉？春到人间，花香毕露；秋光初显，万物摧残。尔是〔见〕春秋在何处？盖真主未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前，预造仙笔以写人神万物之好歹及书降一切真经，谓之无极。无极者，圣人之灵光也。及圣生于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后，受授真经，包括前圣，以阐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两世之根由，谓之钦差。钦差者，主之仙笔也。笔从主显，主以笔露。先天无色象，受于真主之本然；后天有形神，显于天房之文籍。真主为主人，圣人为大笔，天仙为妙手，万象为文章，色界为画谱。笔从心显，心借笔喻，分之不离，共之不合。天经谕云："若不是你为圣的，我也不

造化乾坤万物。”又谕云：“凡人顺圣，即是顺我。”无声闻，无色象，印诸心而传诸口，孰有大于圣品者乎？

问：真主言不凭舌，何云亲吹？能不凭手，何云亲和？

曰：亲者，近也。万物不能自立，惟真主之本然始能立。譬若鱼游于水，离水则晕；鸟翔于风，离风则死。真主近人，比人之筋命近人，还更至近。且万物之中惟人至贵，人身之灵莫过于心，心之灵莫过于命。真主从无色象之光明造化至圣穆罕默德之大命，由至圣之命造化列圣之命，由列圣之命造化贤人之命，由贤人之命造化穆民之命，由穆民之命造化常人之命，由常人之命造化迷人之命，由迷人之命造化逸人之命。次及天仙神鬼、水陆飞行、草木金石之本然。譬如日映千江，总是一轮，对镜描真，毫无搀杂，此时无天仙神鬼万物作证。故天经谕云：“我把命造化在至美端庄里。”何等亲切，何等机密！故云亲吹。天地既成，万物既造，仙神既有，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形体如天地，照察如日月，变幻如阴阳，喜怒如四时，灵明如仙神，知觉如飞行，生长如草本，坚刚如金石，血脉如江河，通体如城郭，百骸如臣民，五官如司守，心腑如京畿，智慧如宰辅，命灵如皇王。譬如能画能文，天机内蕴，鼓瑟鼓琴，应手得心。群仙拟议，神鬼惊疑。真主谕云：

"我知之事，尔等不知。"何等亲切，何等机密!故云亲和。

曰:言手者何?

曰：凡事之属于造作者，故必言手。真主能不凭手，全是能，而无所不能。所谓手者，乃真主大能之手段也。即若孔明闭户观鱼，退西川五路之兵，曹兵以百万下江南，一火于赤壁，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而谓彼之手者，则惑矣。

问:性命切于人身，至微至隐，何以分之为二?

曰:雨含于云，雨非云也，非云无雨；光生于日，光非日也，非日无光；烟生于火，烟非火也，非火无烟。分之则有先后，合之则为一体。真主自止一之余光首先造化命，而性生焉。性非即命，而不离于命，非命无性。命阳性阴，谓之无极。复自命性之余浊化而为火，而水生焉。水非即火，而不离于火，非火无水。火阳水阴，谓之太极。又自火水之互构，以四行而造化，阿丹、好娲生焉。女非即男，而不离于男，非男无女。男阳女阴，谓之人极。先天则阳为之先，后天则阴为之始。大哉，真主! 原有独尊，谓之清真；发显普慈，谓之能有。能有自原有而显，若无原有，自无能有，非能有，不显原有。故曰：人能认得自己，便能认得造化之真主。

问：当体之能记者是个甚么？

曰：按经云："真主造化性命，原属巨笔，巨笔属主光明。譬如月照千江，总是一轮；春满乾坤，无槁不苏。故凡属于主者，灵而不寐，清而不浑，久而长在。故能参造化之始，穷万物之终。纪事察理，辨难解纷，天地虽坏，与主长存。昔泥法格你问于圣人曰："人身之纪善恶者居住何所？纸笔何来？"圣人曰："两肩即其住所，魂命即是纸笔。"直至命尽，书记乃止。盖天仙之魂命因人而设，人之魂命因身而设，故曰"当体之主宰"。

问：人居母腹，肢体既全，能动而不能言，此时是命是性？

曰：种未入土，无色无香，是活是死？盖人居母腹，精血一点，浑容色妙，成血成肉，所得生性。在胞饮血，能动能食，所得觉性。及其既生，能知能言，所得灵性。十五以后，解悟渐开，所得理性。理性得真主之真机，灵性涵仙神之妙用，觉性备飞奚之知行，生性体草木之坚植，总谓之本然。譬如一株大树，果后于花，花后于叶，叶后于枝，枝后于本，本后于种，其中色性香味、花果枝叶，未有不经寒热温凉、天工时节瞬息而就者。性，天之妙，其先后次第，可递而知者。

问：静则神藏，动则神出。不动不静，在何处安身立命？

曰：檀焚则香，钟扣则鸣。晓得不焚不扣之际，便可以知安身立命矣。

问：仙神人鬼之体何别？

曰：仙体纯清，若花中之香；神体半清半浊，若花中之味；人体清浊兼备，色妙两全，若花中之体；鬼祟属以纯阴，若花中之影。故香清于味，味清于影，影清于体。惟其清也，故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万汇之中，惟人至贵，若人极不生，则天仙神鬼万有寂寞，犹树无根本，则枝叶花果、色声香味从何而住？须要知香不即味，味不即影，影不即声，声不即色，色不即花，花不即果，果不即叶，叶不即枝，枝不即树，树不即根，根不即种，种不即性，分之不开，共之不合。所以至圣为万有之原种，万有非圣，万有为至圣之培养，圣超万有。天经谕云："我把穆罕默德灵光从无中造化有了之时，从灵光中落下一切珠光，而为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灵觉。又从珠光上造化了天棚宝座、仙牌仙笔、七天七地、八天堂七地狱、天仙人神性命、风雷雨电、光明黑暗、日月星辰、山川万物，无不悉具。"此无极而太极，两仪、四象，万物之原根也。

问：地体本静，而动者何也？

曰：地藏有气，气畅则静，气郁则动。若身体之中，气一息不行，则肉一处必颤，非所谓蛟龙鳌鱼之妄议也。真主造化大地，水不能沉土，土不能克水，水土并胜，载气以浮。若舟航载物，浮而不沉，然以转覆是惧，必资桅舵。故作山以镇之，江河通脉，川泽通气。在下为气，在上为风。风之所发，可以验气之所聚也。君臣失政，下民作孽，灾眚蕃生，或现彗妖，或遣水旱，或命灾蝗，或加疾厄，或伏兵戈，诸不自省，作恶益炽。真主不忍遽降其割，故命气机之发以警之，令人惧孽已往，悔过将来，即有诸恶，真主能消之或轻之矣。若船载恶人，忽遇风飓，折桅漂荡，倘能洗心涤虑，片时追悔，自能转祸为福。此真主御制下民之仁术。更为世人忘却本原，经营伪业，故因自然之体显非常之异。譬若疾病加身，虽感于时令风土，或疯瘫麻木，或疥癣疮疽，或耳聋目瞽，或头疼肌寒，大约由自戕贼，故病患得而乘之。况不能聆诲明医，服药调理，改过易行，以祈主佑，轻则成疾，重必戕生，况露电浮躯，难保瞬息？试思大地山河犹时崩陷，客寓剧场岂可认为长住？且从来四方大震惟只一次，此真主赏罚下民之日。惟是震虽系于气，而所以使气之动者，必由自身之主宰。然自身主宰能使气动，而不能使气之流行与

自身生死，惟真主能令气机发伏与天地有无。所以梦寐即死亡之征验，而地震又将来之凭据也。

问：太阴之中，或以为金蟆，或以为玉兔，此理何如？

曰：月乃纯阴之精。阴则含影，阳则施光。万物受日之光者，莫不分形为二。此理属之现前，不在天上。真主以大地之形影显于太阴，以大世人眼界，其实与太阴无干。试问尔目中瞳人、镜中花钿、水中楼阁还是自内自外？若太阳一息不照，则万影寂灭，此可以悟生人之理矣。

问：地居天中，日月何以对照？

曰：地之在天，犹一点也。六水三山，人之所居有限，日月何尝不照？特人所见者小尔。

问：月与日合，月为日光销烁，谓之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何以远反明而近反暗也？

曰：天轮七重，日行四天之上，月行七天之下。在上则上明，在下则下明，在左则左明，在右则右明，在前则前明，在后则后明。月本无光，借日则明，非谓销烁，即便无光，所见之地不同尔。

问：《真诠》云：日之大小可以辨远近，凉热不可以辨远近。不知如何增减？

曰：天高地卑，地居中而极下，故天之周匝近而上下远，所以远近可以辨其大小。日本纯阳，火性真而上下交彻，上最热，下次之，周匝热而不烈，故凉热不可以辨远近。若谓日光有增减，月光之满者亦宜有增减，可以知水火之定形矣。

问：轻清为天，若言其清，何以又分七重，且旋转？既能旋转，复有成败，必不得谓之清气。

曰：此理属之现前，非谓真主未与凭见。试看卵中黄白，内浊外清，此即混元之理、水火之象。及其成化，浊者则为五脏，清者则为膜血筋骨、肉皮羽毛，五质居中，七表居外，变化参差，各分其类。一饮一啄，莫不精气流行。清者上升，浊者下降。有则俱有，灭则俱灭。天不离地，其体非地；地不离天，其体非天。昔伏羲得河马而画卦象，大禹见洛龟而辨阴阳，大道无不在天地间也。

问：日月之食，俗言天狗，人皆护之，此理何如？

曰：日为月所掩，月为地所掩，非所谓天狗之妄议，人何得而护也？《易》云："天行健。"日行四天

之上，一年一周天，日月合璧，日为月所掩，故日非朔不食。日乃真火，月乃真水，火为水所制，故光不能射之于下。自下者观之，觉有所亏，其实日未尝无光。譬之悬灯于屋，人过其前，则光必掩。月行七天之下，一月一周天，日与月衡，月为地所掩，故月非望不食。月乃真水，地乃纯土，水为土所制，故光不能射之于上。自下者观之，觉有所亏，其实月未尝不满。譬之东邻燃火，不能照及西邻。或曰：护月之说得非妄乎？曰：非也。譬若乳子暂离父母，必至号哭。吴牛喘月，蜀犬吠日，疑似所惊尔。

问：阳燧取火，既太阳之下有火，何爆煤不燃，而隔燧则燃？

曰：因一天之下有悬海，水能制火，虽热不燃。譬犹鼎中之火犹可食饮，若炉中之火遭之必化。及隔以阳燧，则水不能透珠，而火能透之。又如纸窗隔风，而不能隔光也。

曰：方珠何以得水？

曰：因太阴属水，水本无光，借太阳则回光反照，普世皆明。水火既济，万物始能滋养。及隔以方珠，蔽其余光，则水能透珠，而火不能透也。又若瓮室岩居，能隔风光，而不能隔声也。

曰：少年眼明，隔以眼镜则昏，老人眼昏，隔以眼

镜反明，其故者何？

曰：眼乃五脏之精华，纯阴之象，其体属水，水则含影，必借太阳之光，以为增减。老人真水既亏，若止水雾覆，必借似目者收其光，以助真阴之不足，故隔以眼镜则明。少年元精未丧，若止水皎日，彻底光明，隔以眼镜，又若纸纱糊窗，则外光不能内入，故昏。

客曰：善。

问：清真不置闰月，此理何如？

曰：阴阳长短，造化不齐，钩月迩西，率土通历。天时自有定限，人事何容巧除？清真月奉主命，各有应行正务，不敢一毫增减，以其有至大之恩加于至贵之月，循环于十二月间。第一勒哲布月，乃至圣登霄之月；第二舍尔巴月，乃真主降赦之月；第三勒默臧月，乃奴辈赎罪之月。此三月者，若能遵命办功，真主恕其前愆，回赐极乐真境，受福无量，以及父母兄弟、妻子亲属咸蒙恕饶。如是三年一退，五年再退，至三十年，则周而复始。是月逢真主之恩赦，天道无有不公者矣。仲修曰：清真不置闰月，自阿丹为然矣。阿丹初生，一切行止语默皆主所命。既主所命，则必有一大机密隐藏于十二月间。不然何以以月记岁者，月齐而时令不齐；以日记岁者，时令齐而月不齐？宜其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未有定议者。按清真钦月把斋，或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见月是为除夕，次日即为正月初一日，乃十二月之首，四方远近，虽一二年程，或五七年程，平生游天房一次，至此日会觐，

是为天命。觐毕，互相庆祝，譬若诸侯述职，大劳群臣，颁赦犒功之日，可不庆哉？

问：经谓十八千世界，又言七十千，又言三百六十千，何也？

曰：约而言之，为一万八千；分而言之，为七万；再分而言之，为三十六万。如人本同名，而人之类不可胜记；鸟本同名，而鸟之类不可胜记；鱼本同名，而鱼之类不可胜记。推之他物以及七天七地、八天堂七地狱与一切形色世界所有之物，耳所未闻，目所未见，思议不可拟度，虽三百六十万不足以尽造化之全能。若据域中之见以窥造化，逞一已之才以度真主，是犹以管窥天，而曰天在是，所见者小尔。

问：九重之外，亦有天乎？

曰：按经云："九重之外所谓默勒枯特，乃灵魂世界。"无色像，非无色像；无声闻，非无声闻；无处所，非无处所；无方位，非无方位；无限量，非无限量。若水中之风，风中之光，虽本无形，而实有形。进此而达于倪壁，乃真主世界。无古今，实无古今；无终始，实无终始；无上下，实无上下；无内外，实无内外；无穷尽，实无穷尽；无朽坏，实无朽坏；无止极，实无止极。一切世界，悬主阙下，渺若微尘，清净光

明，永悠澄寂。设木立克译曰形世 与默勒枯特 所有之物现于清净本然无色界中，当之则化。千古上下，天仙人神，俱不能及此。奉命而至者，惟至圣一人，此外无物。无有去住，不属造化，惟穆民之心与此通彻，定认戒持，得蒙亲赐。若释氏所谓河沙世界，臆度不稽之谈，岂可与清真同年而语哉！

问：轰雷击人，阴阳多验前世，不知清真以为何如？

曰：真主循环，纤恶必鉴。包藏祸心，至公难逃现报。若据阴阳谬诞，试思蛛蝎蜈蝣、禽兽树木为雷所轰击者，亦有前世乎？

问：死生轮回之说何如？

曰：人生始终，譬如一株大树，真主为物主，性命如果种，阿丹如根本，子孙如枝干，常人如叶，贤人如花，圣人如果。如是岁岁更新，枯者不可复嫩，死者不可复生。轮回之谬，不问可知。然通树之间，惟果至贵。至圣为性命之原果，阿丹为形骸之原果。树生果里，果藏树中。盖缘先天有性命之次第，后天有形骸之次第。譬之廪员入粟，以先纳者居下，后纳者居上。又如廪员出粟，以后至者先发，先至者后发。穆罕默德之命立于未有天地之前，为万圣之原根，诞生千万圣人之

后，作万圣之总辙。性命既有次第，死生焉得轮转？

问：婴儿出腹，惟哭不笑，此理何如？

曰：人之生也为降，其死也为归。真主造化性灵，原寄天表，不在人间，及其受命，则自上而下。故人之极顶为天门，以待性灵入壳。及其降生，若恋土之人忽迁异境，视听各别，不觉悲呀凄惨，放声大哭。日复一日，清净之情渐消，尘世之情日笃，一见父母，则哭声即止。及示以奇花异玩，略犹仿佛真境，失声大笑。故经云："尔去时，众人喜，尔要哭；尔归来时，众人哭，尔要喜。"人能识去来之路而忧喜不同于人者，能几人哉？

问：天命之谓性，不言命性，而言性命。好娲出于阿丹，不言阳阴，而言阴阳。其颠倒先后之理，愿闻其旨。

曰：命居先天，乃未有身体万物之前；性居后天，因染于火风水土之后。即若色香蕴于子种，无水土则色香不显。故先天为命，而性次之。人居母腹，其体先成，及其既产，而命人焉。故后天为性，而命次之。推此而阿丹未造，好娲之泥胎先成，混沌既辟，日月始明。此性命阴阳、后先先后自然之理也。

问："阴阳相配，何以便成人形？

曰：烛影灯光，形容相似；菱花止水，眉目无差。阳则施光，阴则含影。太阳普照，万物之影不描而成。此阴阳自然之理也。

曰：何以便成男女？

曰：阳盛则男，阴盛则女。天机浑容，不谋中节。此前定自然之数也。

曰：男子素生，逢女不娠，女子素娠，逢男不生，其故者何？

曰：女子不娠，若石圃栽莲，男子不生，如枯杨植土，虽阴阳之寒暖，实人事与天机。夫霪雨恒旸，麦禾不实，洁沼清流，鱼鳖安钟？

曰：男女俱不孕者何？

曰：奇逢巧合，自由不出前定尔。

问：草木金石，谓之生性；羽毛鳞甲，谓之觉性，而兼生性；天仙神鬼，谓之灵性，而兼生、觉二性；惟人得理性、灵性并兼生、觉二性。不知理从何得？

曰：真主自要为中，先造化至圣无极之大命，内涵真主动静之机微，外括天地有无之总妙。譬如文章未成，文理先具。所得于隐无世，次降子玄妙世，而灵觉全焉。次降子形色世，而生性、觉性、灵性、理性俱备矣。生性得之后天，属阴阳之代书；觉性得之中天，为

火风水土之性；灵性得之先天，为仁义礼智之性；理性得之先先天。属真主本然之动静。无本然则妙理不显，无妙理则灵觉不著，无灵觉则同草木金石。故曰："万物之中，惟人至贵。"又曰："真主要展扬自己，造化了阿丹。"

问：古今四海皆出于阿丹乎？

曰：然。

曰：四海之内，如长人、女直、矮国、绞人形貌不等，性亦各异，其故者何？

曰：总出五百胎之内。譬如川乌、侧子、附子、天雄皆出一本，而形性各异。伏羲牛首蛇身，汤臂四肘，舜目重瞳，夷、齐乐死，广成乐生。真主造化形性全品，自有不测之玄机，岂蛙见管窥所得议其全能者？

问：真主造化圣人，既为人中师表，其品貌禄位何不迥异常人，使人人见而敬畏，岂不两世均美？

曰：因在普慈之世，自由不出前定尔。盖麒麟不离走兽，凤凰不离飞鸟，圣人不异常人。常人如叶，贤人如花，圣人如果，果不离花，花不离叶，叶不离枝。叶乃花之伴侣，花乃果之伴侣，虽同枝共本，品质各异，分定故尔。若问圣人之不可及，其惟人之不可见乎？

问：智、愚、邪、正之心何别？

曰：火之踪迹显于水则温，春之踪迹显于物则荣。真主造化正智二品，欲以本然动静显于顺命穆民之心间。譬之笙箫管笛、琴瑟钟鼓，六律五音，清浊高下，万变不同之声音，无非发扬主人之妙用，非笙箫管笛、琴瑟钟鼓能以自鸣，必有使之鸣者。然笙同于瓠，管同于竹，琴同于本，钟同于金，鼓同于革，其间同而异、异而同、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卒不相等者，匠巧使之然也。筛赫哈哩云："真主要展扬自己，造化了阿丹。"天经谕云："我若喜他时，我是他眼、耳、鼻、舌、手。"邪愚之心，不问可知矣。

问：天仙纯阳无阴，有顺命而无违犯，赏罚不及，与人绝殊。其理何如？

曰：凡物之有阴阳者必有嗜欲，有嗜欲必有违犯，有违犯必有功罪，有功罪必有赏罚。夫天地，形器尔。寒暄相递，昼夜循环，若无一定规则，必致阴阳失序，四时不调，乾坤错乱矣。真主造化天仙，各以其职，譬之碓磨引水舂旋，动而不止，运而不息，毫无差错。故能成万物之功，济人神之用，以其无嗜欲好恶之故。偏于轻清，无嗜欲，故无违犯，无违犯，故无功罪，无功罪，故无赏罚，各尽其能。又若眼司色而不能闻声，耳司声而不能观色，鼻司嗅而不能尝味，口司味而不能

嗅臭。大慈真主，尽色妙之洪恩，极两世之功用，以成人极。人惟不知认主，认主而不知记主，记主而不知拜主，其异类也夫。

问：是水西出，不见其竭；是水东流，不见其盈。其出没之源，可得闻欤？

曰：知日月之往来，天轮之旋转，可以知流水之东西矣。

曰：日月系于天轮，人易得见，水由地中，莫测其源。

曰：譬人一身，心生血，脾主血，肝藏血。血一处不行，则一处不润；气一处不周，则一处不灵。故命为火而血为水，气为风而身为土。大哉，真主！丑会生地，凡一万八百年。水土互结，风火交感，时光既足，水归本位，然后山川大地、江河湖海不描而成，百物生，宝藏兴。又若胎居母腹，百窍玲珑，及其既生，体无不备，脉无不通。此真主之所以全能也。

西来有学者，入晋地，传灯烛之光不可近于尸屋。客问仲子。

仲子曰：谬哉，言乎！彼未达火之原与辨火之色尔。草木金石皆可取火，以其太阳之光散于万物，故万物皆可取火也。太阳本无光，得阿勒始之光以为光。若星

月之光借于太阳，萤火之光借于太阴。阿勒始亦无光，得真主之光以为光。若眼目之光虽取于太阳，而能视之光本于灵觉，灵觉若无，则目亦不能视。故经云："万物不能自立，惟主清净之本然始能立。"可知灯烛之火本于真主，故能容照万物。万物一日无火，则一日不能育；人一日无火，则一日不能生。若地狱之火，黑火尔。经云："主命烧一千年，成赤火；一千年成白火，一千年成黑火。"其于世火，不啻天渊。

客曰：善。

问：上古人心浑朴而寿长，末世雕琢而寿短者，何也？

曰：缘先天有性命之次第，后天有形骸之次第。先天次第缘居天未久，必待尘世经营，历年多岁，而后智识渐开。后天次第缘居天已久，不待尘世经营，历年多岁，而智识已蕴。譬之五谷、松柏，华实迟早，死生之长短系焉，天寿雕朴，自世眼观之，觉有参差，以至理论之，原无偏向尔。

问：一师传云："祖父之善，必有贤嗣；祖父之恶，必产不肖。虽一二世未必尽贤、尽不肖，总于七世之内报之。"而《真诠》曰："祖父有祖父之善恶，子孙

有子孙之善恶，皆其自作自受，万不得报之儿孙。”予想人情莫重于后辈，信如此说，又谁肯为儿孙计而积善乎？

仲修曰：皆是也。但传之者执一，听之者未悟耳。盖祖父之善，必有应受福祥之儿孙假嗣于应受福祥之父祖，是赏之也；祖父之恶，必有应受祸殃之儿孙假嗣于应受祸殃之父祖，是罚之也。赏罚出予至公，造化原无偏向。孝于贤孙、孽儿败嗣难逃“公道”两字。

问：夭寿穷通，亦有错乎？

曰：此庸愚之见，非可论于前定也。按经云：“婴儿未出母腹之前，主命天仙将衣禄寿数、财帛妻子、基产营业、语言步数、呼吸饮食书于金牌之上。及其既产，则有管衣禄气数、财帛基业、语言步数、睡卧呼吸、饮食善恶等天仙。”所以，轰雷不惊乳子，蛇蝎不毒婴儿。有不能减，无不能增，粒米锱铢，皆从前定。无常既入，众仙乃出，善不能增，恶不能减。孟氏谓：“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死生既属前定，穷通焉可自由？

问：前定为大海，如何是边岸起始？

曰：总包无极、太极之中。无极为种，太极为树，人极为果，树生果里，果藏树中。先天为性命之海，无

名目声色、岁月时节；中天为身体之海，有圣智贤愚、光阴次第；后天为复命之海，分善恶好歹、赏罚升降。盖先天有受命之次第，故中天有形骸之次第，后天有复命之次第。香生花里，影现镜中，桃树开桃，李核生李。先天显造化之前定，中天显时光之前定，后天显赏罚之前定。譬之朝廷简任贤能，则必设签书缺，令其自取。其间优劣好歹、吉凶否泰，非帝王有意使之。设签为前定，撤签为自由，然不能逃帝王之预定。大哉，真主！时光一海，包括中天之妙用；天轮递转，隐发无限真机。人生于间，何啻鱼游沧海，安能尽其涯岸起始？故云："前定为大海"。

问：三百六十千栈道，如何能跳出这许多关口？

曰：尔从土水火风、草木金石、羽毛鳞甲这一切可贬之动静死去，则跳出矣。

（问）：可得闻欤？

曰：即若土之性浊，浊则与清反；水之性荡，荡则与静反。火之性烈，烈则与和反；风之性飘，飘则与实反。草之性摇，摇则与定反；木之性植，植则与动反。金之性刚，刚则与柔反；石之性坚，坚则与慈反。浊则不清，荡则不静，烈则不和，飘则不实，摇则不定，植则不动，刚则不柔，坚则不慈。好高者，鸽之性也；斗胜者，鸡之性也；妄想者，鸦之性也；贪淫者，雀之

性也；不孝者，枭之性也；宠幸者，孔雀之性也。积聚类猿，奔忙类蚁，懒惰类牛，贪饕类豕，嗔毒类蛇，唆讼类狸，猛性类豹，骁性类虎，吝恶类犬，窃盗类鼠。因这些卑猥低贱、痴碍愚懵、好欲悭贪牵住了眼、耳、鼻、舌、身、心，在在皆头畜栈道，所以不能将智识贤能、仁慈隐恻、公正廉明、果决超脱、殷勤向上那一切堪夸之动静取赎。若珠藏蚌内，玉隐石中，岂能跳出这许多关隘？经云："人生四岁余四月四日四时，过了七万人神世界；至十六岁，过了七万禽兽世界；至四十岁，过了三万六千色妙世界。在每一个世界里抛下一个当头，取出一件寄物。"若年过四十而不能悔过自新，复还天理，将寄物当头换回，其所以异于禽兽而不入地狱者，吾未之信也。

问：儒言中天，而不言先天与后天；清真兼言先、后天，而不言先先天与后后天。不知真主未造乾坤万物之前与既毁乾坤万物之后，作何景象？

曰：此理真主未尝不谕，特人以管窥自限尔。天经谕云："我将命历三十六千色妙世界，在每一世界，我是他引领护送之人。"色者，形世也；妙者，玄世也。岂此一世界中，而具此三十六千色妙者乎？又经云："真主造化圣命，命天仙取天堂内一切仙水和泥为壳，将圣命入于壳内，在一切天地上滚，处处等事尽入其丸，次

送于阿勒始一灯笼之内。”天地者，色世也；一切者，浑数也。昔至圣登霄，见天衢之内无数骆驼行载如卵，圣问天仙，天仙曰：“此一卵中一世界，奉主命，自立世至世尽，行载不息。”夫大地非止一国，大国非止一邑，大邑非止一人，大海非止一舟，大舟非止一人，古今非止一日，岁月非止一时。约之一身，推之万亿。大〔哉〕，真主！广不能测其巨，细不能窥其微，前不能参其始，后不能穷其终。此真主之所以至能至大、至玄至妙之本然也。

问：天经谕云：“你当山他是不动的么？他行如云飞。”子谓地止而静，如何云动？

曰：天地之在大世界，犹虚空中之一尘尔。譬之偏舟浮于大海，尔见是风动、水动、舟动、人动？

曰：舟动，人不动。

曰：既知舟动人不动，便可以知山行如云飞矣。

问：地中有温泉者，何也？

曰：万物非火不能成熟，故地之极下者，层层皆火，土水之上者，则火包乎风。上则为烹调万物之鼎镬，下则为锻炼人神之炉冶。火焰冲乎上，而水过焉。故泉温气蒸于外而露出焉，故草润。地之洼者，其热早而热；山之高者，其热迟而冷，气使之然也。譬人一

身，火盛则热，气蒸则汗。地之汗，雨是也。云蒸雨致，石乃云根，聚则为云，散则为气，降则为雨。经云："日为当厨，月为染造。"麦盛之时，其日炎，而露轻；稻盛之时，其日烈，而露重。上下相感，阴阳互调，水火之功大矣哉！

问：磁石为针，何以偏向南指？

曰：物理相制然尔。昔蚩尤作乱于涿鹿，能作雾兴云，莫辨南北，黄帝屡兵不胜，命工人以磁铁磨针，用新纩独缕缀蜡半芥子，许于针腰无风处熏之，丙为天火，庚辛受其制，则不得不南。若人性本善，习于俗染，则见异而迁，不能完其真性。所以孔子择里，孟氏择邻，清真择友，熏陶之功不可少也。

问：外教初入清真与吾辈粗习教典，不谙经语，不识经文，其求祈恳祷，不识真主可能准否？

曰：真主造化万国之人与万有之性命，即付以万国之语音与万有之声音。譬之造钟者知钟，造鼓者知鼓。故凡以本国之语音求祈者，主未尝不准，特患其教之讹而认之错尔。盖天有令，四时之变幻不同；国有俗，万国之语音不一。如欲强合为一，是春夏同于秋冬，蛮夷同于中夏，岂足以见造化之全能？且燧人创火，五味渐调，而茹毛饮血之俗易；有巢构居，雕镂渐兴，而穴

处岩居之俗易；皇(黄)帝制衣，文锦渐备，而衣叶披蒲之俗易；苍颉造字，蒙恬作笔，蔡伦作纸，而结绳削简之俗易；周公制礼，师旷作乐，易牙调味，宾筵设席，上下昭穆，进退周旋，而狼食鹿聚之俗易。譬之草木，枝叶花果各有其时，然果不同花，花不同叶，叶不同枝，虽红翠馨香、品质滋味各逞其质，而灌溉源流实同一本。大慈真主敕降一百一十四部真经，教殊而理一，时异而事同，字别而同归，何曾拘一样音文？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经云："男女寻学，直至死日，方为定限。"非谓学其声音足以悦人之听，盖谓寻其至理，参求独一之真主。至理未得，所学无济。试问为圣为贤，还是所学何事？

问：身居枕席，梦绕天涯。若言其生，而块然不动；若言其死，而呼吸如常。此时不动不静，不生不死，必定是谁张主？

曰：灵光长自惺惺，嗜性从来贪好。嗜性与身不离，故身死而嗜好乃止。灵光虽寝不寐，不与嗜好相搀，故睡卧而遐迩能周。譬若日照乾坤，不离四天之上；心包色妙，何离方寸之间？表里精粗，巨细隐显，无微不照，呼吸能通。可知天地乃迷人之帐幔，至人不囿此间；万物乃过客之培养，愚人遭其笼络。诚能从睡时淡世哄，向醒来悟无常，不以嗜性用功，尘情注意，皓

皓乎莫可及也。

问：鸟兽之类各种各音，不知造物如何发付？

曰：音不过五。五音之变，不可胜穷。若金之声清，革之声浊，丝之声和，竹之声悠，万物不能一体，故声音不能一样。各种各音，变化使然，何足为异？

曰：人同一类，而音不同者何也？

曰：鸟兽之音禀于先天，人类之音染于俗习。若朱砂之红是本色，苏木染成为习染。同类不同音，风俗使然，又何足为异？

曰：真主何以知万类之语音？

曰：乐师知乐，庖人知味，造化原主如何不知？

问：羽毛鳞甲之心与人心同形，其义何属？

曰：真主造化万物，本以为人。若心有各别，必不能驯服于人，是天地间之败类也。于此见真主贵人之重，故寄托亦重。

问：放生亦有功乎？

曰：放亦有功，不放亦有功。

问：何谓不放有功？

曰：不放亦不捉。昔张公买放鱼而人争结网，故纂

鱼者满市，民皆鱼食；范公买放鸟而人争猎禽，故捕鸟者满山，民皆猎食。非捕鬻之过，乃放生者有以杀之也。

问：然则，生不可放欤？

曰：放之隐微之中，则物受其福；放之于显扬中，则物被其殃。故曰：扬名之善，胜于莫邪邪，音耶，古剑名。

问：杀生亦有罪乎？

曰：妄杀有罪，不杀亦有罪。

曰：何谓不杀有罪？

曰：蛇蝎蜈蝣、虎豹豺狼，不杀则伤人伤物。若世有凶恶，则良善被害，除残伐暴，救国安民，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释氏非之无举，刺之无刺，舍身喂虎，割肉啖鹰，不揣本末，不分贵贱，不明利害。识者谓之小慈悲，又谓假慈悲。

问：清真以斗鸡为禁，此理何如？

曰：恻隐之心，仁之发端。释讼解争，方称穆民。经谓："二禽相斗，多斗一嘴，偿还七十嘴。"若夫构乱起争，杀伤人命，亏负之报，不可胜记。经中断为"母纳费格。"

问：割肉啖鹰，穆罕圣人亦曾行之，而清真独鄙释

迦何也？

曰：国乱民危，忠亦赈济，贼亦赈济，虽同者其事，而不同者其心。周公辅相成王，卒遭流言之变；王莽虚衷下士，焉知篡逆之奸？穆酒忠诚竭于真主，慈物皆属于顺；释迦妄自称尊，慈物皆属于逆。且如南泉斩猫，戕物者有犯杀戒；射虎中人，志在行慈。愚人鉴迹，圣贤鉴心，真主鉴意。

曰：异同之理既得闻命矣。《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割肝救亲，不得称孝。"穆酒亦钦命圣人，似觉可訾？

曰：忠而忘身，义不徇已。真主以微物试圣人之普慈，虽赴汤蹈火，亦所不惜。语谓"杀身成仁，忠在是，孝亦在是矣。"释氏背主称尊，背亲慈物，岂可与穆酒同年而语哉！

问：清真取名回辉，何义？

曰：上回法天地，下辉法日月。天地者，身体之本来；日月者，以妈纳之照察。天地非日月不明，身体非以妈纳无用。穆民得此真体、真光，故能包罗万象，照彻古今，回光反顾，复还真境。反是则黑暗无光，必不能究去来真路，不得谓之回，不可谓之辉。

问：何谓真是、真非？

曰：必须先知自己之是非，然后可以定人之是非。

譬之止水菱花，妍媸立辨，若浑沼昏镜，不惟不能照物，自先污垢。其于是非，不啻天壤。

曰：众是众非，可谓公乎？

曰：是非虽出公论，必须究是非之纲领与是非之原根。即若王莽篡位，非无党羽；天祥死节，形影相怜。一出于众，一出于孤。有识者必不以众议为是，独见为非。经云："愚人鉴迹，圣人鉴心，真主鉴意。"孔子观过知仁，可谓是非标准。

问：一乡之中称为和人，可谓贤乎？

曰：未也。昔有贤者问一友人："尔之时景何如？"答曰："人情与我均美。"先贤曰："尔得非为母纳费格乎？"母纳费格，西音土蜂窝，以喻面是背非，心口不一之人。即儒所谓乡原者。友人曰："何哉，是言也？"曰："一乡之中，有善恶焉。善者喜，则恶者必恶；恶者喜，则善者必恶。善恶均喜，非母纳费格而何？"夫正人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譬之规矩之与准绳，良药之与针砭，不邀佥好，不避权贵。不以口腹而是人之所不是；不以嗔怒而非人之所不非。如尺如丈，如权如衡。努海圣人也，劝教百有余年，志同道合者不过七十余人。至圣穆罕默德因教不行，弃满克而迁移默底纳。正人行景，不以私意而害公论。故经云："顺情卖教是第一等外道。"

问：圣人之道百年而后兴，既称圣人，何待百年？

曰：刚方见忤，良言逆听。圣人只为不顺情二字，不知逐退许多世人，此道之所以不行于当时也。及圣人既没，后人读其书而详其理，愿见而不可得，远而弥芳，久而弥光，其道始行，则圣人已去世久矣。

曰：然则，后人独胜前人欤？

曰：不然。设后人处前人之世，亦同。古来慕虚言者多，受实教者少。尔见言行如一，天下有几多人？

问：清真称奴仆而不称下民，此理何如？

曰：人生有四恩，故称不等。主化之，亲生之，师教之，君摄之。非主不化，非亲不生，非师不教，非君不摄。恩养有时而尽，教化有时而衰，摄理有时而易。真主造万物始，成万物终，生死可倚，教人故称奴仆。

问：清真拜仪，迥别诸教，可得闻欤？

曰：按《讨喇特》经中，真主称穆罕默德圣人为额核墨都，其额核墨都之文，乃额利府、哈、蜜目、打勒四字合而成者。真主按此四字，造化世界中人品禽兽、草木金石之四形。人品体额利府，禽兽体哈，草木体蜜目，金石体打勒。又按此四字，命为朝拜中站立、鞠躬、叩首、跪坐之四仪。站立体额利府，尽为奴仆之体。因人贵于万物，故头圆者载天，足方者履地。

鞠躬体哈，尽禽兽之礼。因人禀贪愚之性，故脊平而首低。叩首体蜜目，尽草木之礼。因人禀生长之性，故头伏而脊高。跪坐体打勒，尽金石之礼。因人禀刚顽之性，故静上而不移。其在上天，叩首体第一重天仙，鞠躬体第二重天仙，站立体第三重天仙，抬首体第四重天仙，跪坐体第五重天仙，纷处体第六重天仙，泣赞体第七重天仙。一拜而两叩首者，在命世乃受唤之原踪，在身世则指生于土而复归于土。拜仪之贵，孰有逾于清真者乎？故经云："至圣乃万有之原根。"

问：何谓虔诚拜礼？

曰：上思阿勒始，下思色喇特桥，右思天堂，左思地狱，前思坟窟，后思无常，中惧真主，此内拜也；立观叩头之处，鞠躬观足背，叩头观鼻准，坐观胸前，出色略目观两肩，此外拜也。七思慎，五观清，内外交洁，拜者其庶几乎？

问：何谓受准求祈？

曰：认主须拜主，喜圣须尊圣，念经须力行，望天堂须办功，惧永狱须止罪，恶魔祟须正己，殡亡者须警叹，言他过须攻己，怕无常须预办，受主恩须知感，遇贫难须忍耐，知循环须惧怕，逢过恶须改悔，有财帛须周济，慕清廉须计较，顾以妈纳须看守。穆民有此十六

遵行，则无不准的求祈、不降的恩赏。否则主不听(人)言，盖由人不听主言也。

问：天主与清真何别？

曰：名同而实不同。

问：何谓不同？

曰：彼虽认主而却非主，因所拜非主；吾教认主而即拜主，因不拜非主。耶稣亦主钦命圣人焉，得谓真主降身。若耶稣即系真主，则真经将可自降，不得谓受经于主。既受经于主，又焉敢自认为主？后人不揣，以为耶稣即真主之降身，岂不渺小真主而陷耶稣以大逆抗主之罪？信如此说，儒门当以孔子为上帝之降身，不拜上帝而拜孔子，孔子亦可以造化天地人神万物，而称儒门之天主矣；玄教三清一气，文昌即上帝化身，大略类此；佛教认性为主，而又以仲尼即牟尼之化身，颜回乃阿难之脱体，性命原来，茫然莫知。其他杂教，勿足论矣。

问：儒以忠孝为本，清真独重拜主，又居忠孝之先，似觉渺茫。

曰：覆不可以无天，载不可以无地，生不可以无父，育不可以无母。知天地父母之不可无，宜寻思所以造化天地父母者为谁？则宜拜主。昼不可以无日，夜不可以无月，润不可以无水，暖不可以无火。知日月水火之不

可无，宜寻思所以造化日月水火者为谁？则宜拜主。寒不可以无衣，饥不可以无食，渴不可以无饮，居不可以无屋，知衣食饮居之不可无，宜寻思所以造化衣食饮居者为谁？则宜拜主。视不可以无目，听不可以无耳，嗅不可以无鼻，言不可以无舌，举不可以无手，行不可以无足，知眼、耳、鼻、舌、手、足之不可无，宜寻思所以造化眼、耳、鼻、舌、手、足者为谁？则宜拜主。身不可以无命，命不可以无性，来不可以无生，去不可以无死，知性命死生之不可无，宜寻思所以执掌性命死生者为谁？则宜拜主。奄穸之内，苦乐攸关，御问炎凉，升沉各别，色喇特一桥，乃古今必由之径，过则天堂，坠则地狱。慕天堂乎？慕地狱乎？有识者可以醒矣！

问：清真不施僧道，何意？

曰：非谓不施，乃不施与修寺塑像、诱人行邪之僧道尔。若其饥寒逼迫，自宜痛痒相关。设分彼此，试思衣禄之主亦于清、释有所分别耶？昔一道人募食穆洒，穆洒曰："尔欲食，须从吾教。"道人曰："吾岂因一饭而易吾教乎？"遂去。即时命下，谕穆洒曰："彼虽邪教，吾保养六十余年，衣禄未有缺乏，尔一饭犹吝乎？"于是穆洒悔罪，命人追回，设席厚款。道人曰："与否厚薄，何前后之不相侔也？"穆洒曰："吾奉主

命责予。”悉以谕告，于是道人感泣，遂归正教。

问：玄释之愿从教者，何如？

曰：从教有二：一曰出世，二曰入世。出世者，或戒行宗禅，久处泉石，摆脱尘缘，欲了生死，一闻正道，即皈依五事，五事者：一认主，二礼拜，三把斋，四出天课，五游天房，谓之天命。日夜办工，习学经典，此上乘者也。真主恕其前愆，转过为功，死归极乐，品逾天仙。入世者，改其前辙，皈依五事，养其父母，友其兄弟，抚其妻予，恩其骨肉，日夜办工，习学经典，此中乘者也。真主恕其前愆，如母初生，死归极乐，品同天仙。其有世俗玄、禅，得闻正教，愿入清真，不忍茹荤，恶闻宰杀，此清廉计较所为，与主尤切，但遵五事，日夜办功，习学经典，即证高品。真主恕其前愆，同于上乘。盖饮食所以滋生也，食素不必拘荤，食荤不必拘素。伯夷圣之清，其柳下惠则不和；伊尹圣之任，同比于则不死。人惟顺主，性异何妨？斩猫啖鸽，火宅栽莲，惟见道者始能知之，况清真至理有逾于此者。

问：清真不择风水，不用棺椁，此理何如？

曰：未动山前土，先观屋下人。来时土世为身世，去后如何木匣盛？上古掘壤而葬，中古易以棺木，末世更用火焚。若亡者有知，身居束缚之中，脓血腌臜，蛆

蛆苦楚，痛彻难堪，死者瞑受，生者何忍？若其无知，虽子孙鬻产变业，玉椁金棺，与彼何济？甚至阴阳忌讳，高搁亲尸，拨穴点龙，妄想子孙荣显，死者既不获安，生者焉可复发？且如洪武开基，未闻择何风水，及至丧亡，阴阳安在？不知吉凶早定，福难智取，善恶即其伴侣，人事与彼无济。清真葬法遵主命，如鱼得水，生死两安，此之谓至孝。

问：清真不焚资财，不祀饮食，不知死者何如？

曰：凡物之有形者，以形用，不能及子其神；若物之无形者，以神用，不能及于其形。无常既至，万事俱休，露电浮躯，已成幻影。况身外之物何啻梦境空花，与彼何济？不知人死归主，视其顺违善恶。子孙干办，以为食用丰减。真主独慈，别是一番恩典。譬若水则舍车，陆则舍舟，由色世复归子妙世，已离一大栈道矣。若谓饮食衣服必须子孙供膳，世之绝嗣无依，上自盘古，下及世尽，皆冻饿而死矣，又焉有后世？

问：卢生一梦四十年，黄粱未熟。人世百载，不过天堂一瞬。夫何长短之不齐？

曰：小知不及大知，幻境无如真境。且如鹤寿千岁，彼不自知其为长；蜉蝣朝生暮死，彼不自知其为短；蚊蠓之飞，高不过数尺，自以为极；鹏程九万，上

际无涯。鸟行空中以为实，鱼行实处以为空。影落江湖无中有，梦入华胥有是无。水行日夜山长在，光烛乾坤不碍风。真主造化天地万物，光阴长短不齐，知识伎俩不等，虚实有无各异。人秉先天造化，心包太极，超越有无。宁从实处做功，不向虚中落足；宁从长处注想，不向短中留神。过眼繁华，食毕滋味，万物与我何有？

问：天轮七重，每重相去五百年之高，厚亦如之。至圣奉命登霄，直达九重，何以透出青霄之上？

曰：按经云，天有门，皆赤金化而为锁，真言为匙。凡人诚念真言宝赞，则逢门自开。故穆民刻刻赞主。

问：圣人登米尔喇直，曾见真主否？若言见主，则属有象；若言未见，如何对言？此时必定是何光景？

曰：此理属之当体。譬若眼视耳听，鼻嗅舌尝，口言心思，手舞足蹈，皆妙灵之指点。试问妙灵亦有象否？设谓妙灵有象，何眼、耳、鼻、舌、心、口、手、足不能一见？设谓无象便无妙灵，而使视听闻尝、语言动作者谁欤？此正所谓无象中之声音，眼能知之而视，耳能知之而听，鼻能知之而嗅，舌能知之而尝，口能知之而言，心能知之而思，手能知之而舞，足能知之而蹈。若问是何声音，当体亦难测度。故经云："真主言不凭

舌，全是言，而无处非言。”惟圣人始能聆之，天仙始能传之。悟此，则垂降一百一十四部真经，保养一十八千世界，寂于中者为本有，显于外者为全能。闲中默坐，检点昔日行藏，一一从眼、耳、鼻、舌、身、心省惕一番，此正是诉机对言的样子。若谓有声可听，便与妙灵相隔。春过园林，花香扑扑，蝶逐蜂忙，仅尝滋味，其能写春意者，岂蜂蝶所能知哉？

问：何谓天堂中之显迹？

曰：和悦之色，甜美之言，输舍之手，慈祥之心，此四者，天堂之兆也。色不和而酸蹙，言不甜而暴厉，手不输而吝啬，心不慈而坚硬，此四者，地狱之征也。然万行之源，皆起于心。故经云：“若是这块肉好，则周身好；这块肉坏，则周身坏。”孟氏谓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故穆民莫先于正心。

问：天堂、地狱之人孰众？

曰：按经云：“男子千人，惟一人得登天境；女子万人，惟一人得登天境。”虽登天至少，恕我在一人之数，不可无望；入地益多，恕我在千万人之中，不可不惧。惧则急宜进修，望则不可退步。

问：功课不足，亦有能得天堂者乎？

曰：子孝臣忠，妇从仆顺，虽功课短少，终属天堂。若子不孝，臣不忠，妇不从，仆不顺，虽功课勤劳，终归地狱。释氏背本忘真，筛拖即倚卜里思功高自傲，经谓后世罪以永狱。此可谓万古通鉴。

问：天堂至高，必竟如何升迁？

曰：象高而悬蹄，驼高而屈膝。天堂虽高，主命仙梯飘引，不谋自上。穆民日夜办功，习主清净，真主以乐酬其辛苦，此真福极乐之所也。盖体之清者不下降，物之浊者不上升。故云："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喷鼻香？"

问：性命时光受主呼唤，经谓四班，又言一百二十班，何也？

曰：四班乃受命之等第：一至圣、钦圣，二列圣、大贤，三确认穆民，四奸邪违犯，此四班也。一百二十班乃复命之等第：至圣穆罕默德教生八十班，列圣教生四十班，此一百二十班也。盖先天有受命之等第，所谓前定；后天有复命之等第，所以验主前定。此性命之始终也。

问：尔滋喇依勒天仙，即掌管人神性命之无常。经谓"每日于各人门首探望三次。"愚谓普天率土，岂能周

遍如斯？

曰：月照千江，总是一轮；雷惊百里，众耳同声。太阳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真主付与巨任，虽日与共行共止，共寝共眠，不足以尽天仙之长。经谓："无常隐于呼吸。"故穆民时时预备。

问：男子千人，惟一人得登天境；女子万人，惟一人得登天境。闻之胆寒，不几使办功松懈懒惰之人无望乎？

曰：总尽人类而言之尔。因人有护善、承领、等待、黜退之四等。护善属于圣人，承领属于穆民，等待属于迷教，黜退无分正邪。昔乐山问于友人曰："世之忠孝廉节正人君子未闻正教、不得以妈纳而死者，若谓天堂则五命未遵，若谓地狱则邪恶未作，不知真主如何安置？"曰："按经云，前教一切圣人愿祈为大圣穆罕默德教生。将来世尽四十年前，尔撒复降，阐扬教化，起死正人，俱属圣人之教生。所谓等待以妈纳者，皆此辈也。因命世原属三班之末，四班之首，归着还属天堂。经云：'地狱无人相，天堂无兽形。'胜其清者，则品逾天仙；胜其浊者，则不若禽兽。习性、清心是天堂第一品级。"习性，习天仙圣人之性；清心，净禽兽嗜欲之心。

问：御问之日，太阳反照，灼人颠顶，脑脂皆流。愚谓乾坤既坏，岂日独存？譬人之言，未有身死而目不死者。

曰：灵明为当体之太阳，检当体之善恶者莫若灵明，故灵明即当体之知见。太阳为古今之明证，验古今之善恶者莫若太阳，故太阳即古今之知见。御问毕，太阳终毁。譬若尔滋喇依勒天仙能取古今一切人神性命，而尔滋喇依勒天仙亦死。然天仙死，亦还复生；太阳毁，真光自在。

问：当体之日月何在？

曰：灵性为日，才智为月，周身为世界。若当体之日月不明，则幻有之形躯必坏。此可以验真主特立之洪恩。若主上之恩助从妙世断绝，则阿勒始无光，乾坤尽为乌有矣。然色世坏，自与真主无干；身世坏，性灵长在。

问：何谓天子？

曰：阿丹初生，无有父母，故曰天子。

曰：既无父母，如何能生？

曰：试问尔禽之卵，兽之胎，草之种，树之果，五谷之子粒，当初从何处生来？悟此，可以知真主造化

之全能矣。

问：飞仙之体既本纯清，未有实无饮食衣服而显造化之全恩者？

曰：按经云：非阴非阳，仙居上方。真言为食，洁净为裳。无老无幼，额出毫光。无盹无睡，顾命翱翔。故曰飞仙。

问：昔阿丹生好娲于左肋，今怀胎，男左女右，孰阴孰阳？

曰：按经云：纳夫私居命之左肋，谓之性；阿格哩居命之右肋，谓之智。盖女人之知识与正理相反，缘好娲居阿丹之左肋，嗜性所在之处。故经云："设从右肋，则聪明必过男子。"若夫日、月东升，其理在西；天道北转，其理在南。命学谓："男子之运顺行，女子之运逆数。"医经云："女人反此背看之。"识男女之顺逆，便可以知阴阳之左右矣。

客有三人，问于仲子曰：清真戒酒甚严，此理何如？

曰：譬有四物于此：一宝剑，一美酒，一奇货，一美人，君将何取？一少者曰："吾取色。"老者曰："吾取货。"壮者曰："取色为淫，取货为盗，吾不若

取剑饮酒。”及饮而醉，于是持剑杀人，夺其货而淫其色。酒之为戒，可不慎乎？

问：清真以增利积谷为禁，此理何如？

曰：愚人诛事，圣贤诛心，真主诛意。夫怀财希利，望人贫穷；积谷待价，志期荒旱。利若及己，害必加人。经谓：“无义之财，后世化一黑蟒，盘彼之颈，咀其腮面肌肤，遍体如筛。”岂不是自毒？

问：费忒勒取名麦价，何义？按：清真每至开斋节首，无论男妇老幼，按丁捐小麦一斤，或面二斤，或大麦四斤，每斤重二十六两，按时价出散贫难，取名费忒勒。

曰：缘阿丹、好娲于天堂内被诱误食奉禁之麦果，受贬尘世，黑暗三百余年。今尔我皆阿丹、好娲之子孙，其一切纵性贪欲、违禁妄食，皆自麦果中禀来，自性外魔，在在火狱。真主悯念奴辈，立一个违禁妄食的样子。吾人顾物思原，覆车自鉴，一以净饮食之违犯，一以助贫乏之艰难。若世之违条犯科，或徙边境，或认差徭，虽孝子贤孙，百世不易，不过为后人立标榜。商鞅刑弃灰于道，汉高泣泪斩丁公，良有以也。

问：阿丹首出，如何便有此许多颠沛？

曰：好事多魔，金凭火试。天经谕云：“委实我欲

造一代位之人。”是时，群仙拟议，真主谕曰：“我知之事，尔所不知。”是未有天地人物之前，已命阿丹为君矣。及至以土成形，命既入体，主命天仙罗拜，是为万世立一君臣之分。故臣之事君，属乎天命。知尔哂哜勒必然不拜，立法之初，先威大将。此正是造化鬼祟之根原，欲为世人坚守功课。尔哂哜勒果中其节，抗命不拜，因贬下极，谪为人中鬼祟，号倚卜里思，所以功成忌满，覆坠燎毛，是又为万世立一个违命不忠的样子。违命便是不忠，不忠即是违命。及阿丹、好娲被诱误食麦果，贬于尘世，各不相顾，是又为万世立一个违禁妄食的样子。三百余年，复聚于阿里法特山，历尽百千险阻、无限艰难，动心忍性，增其纪想，是又为万世立一个悔罪恕饶的样子。既知倚卜里思与阿丹永为仇敌，复命同世，杂教搀扰，挠乱心性，是又为万世立一认主之人，恐认不到应当之处，拜主之人，恐拜不到应当之处。若火炼真金，石攻美玉，果系真金真玉，自然磨炼愈精。大慈真主！以妈纳之贵独赋穆民，天堂之设独为穆民。无尽重恩，总为这一粒真种。若禾麻黍麦，仅养其实，既得其实，须要日日堤防，无近鸟雀，无遭霪雨，则全璧归主，天堂与我有分矣。

问：物之坚者谁最？

曰：铁坚于石，火坚于铁，水坚于火，风坚于水，纸坚于风。风遇纸而止，水遇风而动，火遇风而灭，铁遇火而化，石遇铁而碎。故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

问：皇极经世谓自有天地至于穷尽，谓之一元。一元十二会，一会一万八百年。子会生天，丑会生地，寅会生人，至戌会则闭物而消天，亥会则消天而消地。而经谓自阿丹至今不满八千年，圣人出世是坏世的一个显迹。得勿经世之书有谬耶？

曰：非也。经世之书但言生人，未言及其生人之妙用与时光之长短尔。经云："真主造化了天地万物，第六日，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四十清晨，得蒙亲和。每一清晨有一千年之长，共四万年。命既入体，复拥上升，游历诸天，命享天乐，又数万年。后以被诱降罚，黑暗三百余载，夫妇复聚，生人治世。三千年后，洪水淹没。由洪水至今，又四千余岁。其实不满八千年。经世之书逆造人始，焉有谬耶？

一贡士问天上事于六从，六从曰：君何不论目前，而议天上？

贡士曰：既道目前，请问周身多少毫毛，日夜多少呼吸？

六从不能答，复问仲子。仲子曰："毫毛隐于弥

尔洒德，呼吸载之脉诀。经云：‘真主未造形世之前，以大任付于至圣穆罕默德之灵觉。’圣承斯任，汗珠显然，从每一点珠光，造化一位圣人之灵觉．圣计十二万四千有零，则知毛孔亦十二万四千有零矣。《医经》云：‘血荣气卫定息数，一万三千五百通。数则热，迟则寒，断则病，不齐则死。’贡士拜服。

问：近日学者讲经，多属故套，殊觉重复厌听。

曰：故套即是根本，但恐枝叶未鲜，无怪听者以为重复尔。即若六经四书，儒门之根本，而百家诸子愈演愈精，不越孔门之故套。若越故套，即异端尔。盖春夏不离四时，万紫千红，年年更易，故亘古不厌天地之久长。近今学人，道听途说，以耳为目者多，真知灼见者少，胶柱鼓瑟、蛙见执迷者众，婆心应身者少。总由所学不精，则见不明；见不明，则知不切；知不切，则理不通；理不通，便堕入邪道。故圣谕云：“有行无学之清廉，或人效之，习为异端。”说者竟不知耻，听者愈觉糊涂。岱舆谓：“理不圆融机不活，空读清真万卷经。”

问：何谓“我吃得，你吃不得；你吃得，我吃不得”？

曰：此正是理欲邪正之关头，锻性修身之要道。譬

之兰桂松柏，灌秽则枯；菠蒜葱韭，灌洁则瘦。穆民身心事主，正己化人，衣必求其洁，食必究其源，财必分其当。譬犹廉吏功臣洁己奉君，食禄死难，虽进爵加封，分茅列土，分所应受。反是则寇兵盗臣，身蒙重罪，虽藜藿豆羹，法不容诛。这是“我吃得，你吃不得”。若其叛命背主，捕影捉风，妄贪巧取，以肥身家，何异强盗杀人，劫财取货，暴敛横征，以养妻子？食虽下咽，怨已吞声。揆之公道，良心何忍？今世虽获苟安，后世必饮火汁。这是“你吃得，我吃不得”。

客曰：善。

问：当体之城郭？

曰：真主从属已之光明以造化奴辈之命，按七天以造奴辈之心，总色妙以造化奴辈之身。身者，通体之城郭也。又设眼、耳、鼻、舌之四关，以为色、声、香、味之出纳，令视、听、闻、尝以司之。周身为国土，百骸为臣民，学问为甲兵，才智为文臣，嗜性为武将，真经为律令，圣人为导引，天仙为觉兆，以妈纳为帝师，心府为京畿，命灵为皇王。视不审，则心为色乱，而眼之关破；听不审，则心为声乱，而耳之关破；嗅不审，则心为香乱，而鼻之关破；食不审，则心为味乱，而口之关破。此四关者，邪魔之借径，鬼祟入罪之门也。四关破，则国土坏；国土坏，则臣民乱；臣民乱，由防

守无力；防守无力，由甲兵不精；甲兵不精，由律令不严；律令不严，由将失守；将失守，由文臣无智；文臣无智，由帝师不明；帝师不明，则君心乱；君心乱，则觉兆昏；觉兆昏，由不能遵崇圣教；不能遵崇圣教，则为真主之罪人，而火刑及之，地狱是其栖所矣。悲夫！

问：圣叔额卜哲黑勒。额卜哲黑勒日以伤圣为念，至于齿落血流，而反为彼求饶者何也？

曰：亲爱之也。真主谕云："你们顺圣，即是顺我。"若等悖主侮圣，自甘火狱而不辞，罪之所加必矣。圣人大公无我，恨不欲普世教生同登天境，况骨肉一本，同源共脉？地狱之苦，人所共惧，若一人不出，此心一日不安，如穷人无所归者。登霄之义，此真主所以显其恩也。

小人无异于人也，其量如盂；常人无异于人也，其量如沼；贤人无异于人也，其量如海；圣人无异于人也，其量如天地。天地之量，高而厚，清而虚，覆万物而不繁，载万物而不重。沧海之量，蛟龙鳞介育于内，舟楫巨舰泛其中，虽烁以九年之旱，不见其涸，灌以百川之流，不见其盈。池沼之量，雨过则盈，雨去则涸。杯盂之量，一人饮之不足，二人饮之则争。以是知小人仅为其身，常人仅为其家，贤人则为其国，圣人则为天下。为一身者，志在一时；为一家者，志在一

岁；为一国者，志在百年；为天下者，志在万世。

或问：圣贤君子亦有不能容人者何？

曰：譬之虎豹在山，行人阻迹，而鸡犬受其殃焉；奸佞立朝，则贤士不至，而百姓受其害焉。兵械以卫良善，刑戮则加罪人。圣视天下为一体，筹万世如目前，故罚不避亲，赏不弃贱，刑不避贵，爵不遗疏。否则释氏同流，是非颠倒，五伦不修，养痈护毒，尽天下为禽兽之世，岂可与清儒同年而语哉！

问：梦寐中如何有这许多景况？

曰：因人之心一面向命世，一面向身世。命世乃无形之世，相通于默勒枯特；身世乃有形之世，相通子木立克。木立克凡有一人一物，默勒枯特莫不有一性一命，隐无世莫不有一理。命世若镜中之影，身世若镜前之人，非人无影，非影无人，一面二，二而一。浊者同途，故清者亦无不同途。身世之界小面碍，故所见有限；心世之界阔而清，故无所不容。以无所不容之世，纳古今无尽限之理，上而九天，下面九地，远面千古，近而目前，心之所至，境亦随之。故醒则有形之物注于目，寐则无形之理现于心。真主所显一切有无之动静，俱显此镜之中。此心之所以包阿勒始而承载真主也。

问：鸡、子、钳、锤孰先？

曰：此属造化，不假人为。知孔雀之从来，可以知鸡、子之先后矣。无钳不能造锤，无锤不能成钳，钳锤并成，巧妇不能炊无米之粥。知天房之从来，可以知钳锤之先后矣。推此而一切水陆飞行、羽毛鳞甲之族，无母不能成子，无子不能成母；五谷蔬果、草木花卉之物，无本不能结实，无实不能成本。大哉，真主！造万类子人极之前，以备人祖诸子之用。或有于此者无于彼，有于彼者无于此，反是则一概均平，生业何自？真主大慈，筹人所未知，划人所未计，经营预度，巧置安排，虽慈母不能拟其毫末。今欲以藐小之知见参造化之全能，诚所谓以管窥天，以蠡测海。

问：海水之波潮何晰？

曰：波生于风，潮起于气。真主造化大地，土之外水，水之外风，风之外火。无火不能热，无风不能凉，无水不能润，无土不能生。蒸于上者，为云为霓，为雨为雪，为霜雾露雹；泄于下者，为沟为涧，为江为河，聚而为湖海，呼则为潮，吸则位定，气通则宁，气闭则震。其在身也，暖属火，气属风，血属水，肌属土。肌藏血，血藏气，气藏火。蒸于外者，为涕为泪，为津为液，为乳为汗；泄于下者，为精为溺，为浊为淋，呼则神爽，吸则神定，气通则生，气闭则死。水火

之变，妙用无穷。精气所缊，通于目，能观万物之色；通于耳，能听万物之声；通于鼻，能嗅万物之气；通于口，能知万物之味；通于心，能审万物之理。是知无水火不能有万物，无万物不能有五官。天地虽大，分之不离，共之不合。色香声味属于物，眼耳鼻舌属于身，视听闻尝属于主。属于生者，明觉之本来；属于身者，妆台之宝镜；属于物者，过客之培养。人惟不知认主，何以异于禽兽？

问：圣命为先天首造之仙笔，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真经自圣笔而写。圣身为后天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总统，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真经，自者自勤依勤天仙而传，二十三年，先后不紊。何如是之符合也？

曰：提醒之也。按天经一千命令，一千禁止，一千譬喻，一千警吓，一千典故，五百合义不义，五百赞主求祈，六百六十六段革除受除，无限告诫，无尽洪恩，印于心而出于口。如香生麝，如声出钟，非麝无香，非钟无声。大哉，圣人！先天而为受命之根，中天而发遵命之花，后天而结复命之果。非圣人不能显真主之前定，非前定不能显至圣之钦差。凡人顺圣，即是顺主，此之谓大圣。

清真指南卷之七

八 赞

八赞者，九十九赞之发派也。经云："赞主清净，天地不能胜其重。"愚窃慕之。人各有心，视听其钟。苟因赞悟道，因道寻主，因主避罪，因罪办功，则于天堂不无望也。

独一

太极未萌，阴阳未肇，涵万象于先天，具众理于元始。无动无静，至渺至冥，色象不能喻其妙，万物不能配其尊。见非凭目，视无不察；闻非凭耳，听无不聪；言非凭舌，语无不备。绵绵而无始，悠悠而无终。非从所生，亦无所生；垂造天地，长育群灵。至清至净，无配真主。

言世人既有了性命，当思性命之原根自何而有？其有也何意？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父母未生前是何面目？及至既死后又何光景？所以要认得一个造化性灵之真主，归真复命之正道。譬之欲觐帝王，必有一条堂堂正路，可以往，可以来，然后恩威出自朝廷，赏罚必

由正主，非群下所能擅其威福者。虽有一切歧途僻道，略犹仿佛正途，一时错足，愈趋愈远。其始也，差之毫厘；其终也，谬之千里。若非正人指点，必不能溯本穷源，复回正道。所以清真至理总是致知格物之功，到那极尽处方才住足。试举太极未生，阴阳未有之前，穆穆清清，无色无声，惟有独一之真主，无比配，无伴侣，无起初，无尽限，无帮衬，无求祈，古有永活，惟一清净，至玄至能，要为无阻，具色象妙明之始。若能文之士，文章未成，其间款段起伏已早具于胸臆之中，及其秉笔，一挥而就，所以涵万象于先天之内。盖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犹文字中有一字，必有一字之义。是又具众理于元始之际，在真主本无先后也。

若以为动自真主之本然，其实无动。或曰："无动是何形状？"曰："譬之父稚母婴，诸缘未起，性妙之灵光自在。其清净本有，寂然无朕，自与眼、耳、鼻、舌无干。非谓无眼、耳、鼻、舌，即无性妙之本有。声含钟内，香具木中，色妙浑容，真机未露，此是无动的样子，若以为静自真主之要为，其实无静。"或曰："无静是何形状？"曰："月皎星辉，诸缘毕现；阳和初布，万物争荣。声出箫中，香生花内，色妙两有，真机悉露。此是无静的样子。"故动不离静，非静无动；静则长存，动则不息；动静无干，方显真静。故曰"无动无静"。

烧烛于堂，而光盈焉；清风入来，遂与共焉；明月照临，遂与容焉；钟声临侧，遂与同焉；花香满座，遂与合焉；春气融融，遂与化焉。未有烧烛于堂，而风、月、声、香和气不可以入者。故光以目得，声以耳得，香以鼻得，味以口得。冷暖以肤得，理趣以心得，真主造化一切不同之恩典，可以参悟得；造化一切不同之机密，不可以思议得。夫总具一堂，而有光烛风月、声香和气不同之动静，况诸有色界、诸无色界、目所未睹、耳所未闻、鼻所未嗅、口所未尝、肤所未觉、心所未想、至奇至异之物与至玄至妙之理？寻踪问迹，溯本穷源，参求造化踪迹本源、予夺生死祸福、贵贱穷通、善恶贤愚、至清至净、玄妙独一之真主。若寻春于花，花非即春；觅声于风，风非即声。愈仰愈高，愈入愈深，左右前后，表里精粗，杳不可得。故又曰“至渺至冥”。试就其色象而言之：色莫过于五彩，主无色，不属于色；象莫过于三光，主无象，不属于象。盖谓色象乃天地万物之显，显属有形；理乃天地万物之隐，隐属无声。显非即隐，非隐无显。真主乃造化一切隐显之至隐，而无能测其隐者。土之在釜而釜盈矣，土无能复加，水可浸之；灌水于土，而土中之水盈矣，水无能复加，气可通之；呵气于水，而水中之气盈矣，气无能复加，火可透之；爨火于釜，而釜、土、水、气俱热，气中之火盈矣，火无能复加，理可贯之。夫总具一釜，而有清浊不同之妙

用，愈渺愈化，愈细愈容，况造化清净玄妙之主贯彻诸天世界，而诸天世界不碍真主之光，愈清愈净，无比无衡？故又曰“色象不能喻其妙”。色象之巨，莫如天地。经云：“一切世界悬主阙下，若虚空一尘，海水一滴。”今以尘滴世界包藏所有之物，欲配造化世界之主，不犹夸父追日，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耶？所以形莫大于天地，灵莫爽于人神，物莫繁于万汇，无一物可以配真主之尊。

人之能视也，以其有目，真主能察人神万物一切隐显之机微，而视不凭目；人之能听也，以其有耳，真主能听人神万物一切不同之声息，而听不凭耳；人之能言也，以其有舌，真主能降一切真经与万类之语音，而言不凭舌。体万物而不同物，化万物而无所倚，无处所，无定位，无间断，无时光。其大也，万天莫之能载；其细也，一尘莫之能窥。至纯无杂，至灵不寐。绵绵焉，无始可考，悠悠焉无终可极。一切之物因生而有，真主之有非从所生，其实无有能生之者。惟其无生，所以至恒不息，故能成造天地之大，长养万物之繁，而使群生均沾化育之恩。委实真主是至清而且化、至净而无染、无极妙明之主。

大能

太极既分，两仪既判，垂照四象，变化四形，乾坤

以位，天仙以职。四时不能逃其序，万物不能逃乎数，机不能拟其变，巧不能夺其工。水陆飞行，各证性命，在在处处，与物流行。不离物而有无，不即物以生死；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至玄至化，大能真主。

言真主大能，自止一之余光造化一切圣智凡愚、天仙神鬼、水陆飞行、草木金石之本来，所谓无极，无极涵无形之妙。又自智源之理显性理之余光，造化一切无灵觉之本来，是谓太极，太极具有形之理。经云：真主欲造世界，先造明珠一颗。真主观其珠化为水，观其水化为火。火中储气，水里含尘。轻清者上浮而为天之形，重浊者下凝而为地之体，太极分而两仪判矣。于是有日、月、星、辰之四象照临于上。日为当厨，月为染造，万物非日不能成熟，非月不能成色。五星旋绕，各司一天。按：弥尔拉真，昔我至圣登霄，日之仙陈于圣人曰："真主造化我，因成熟五谷蔬果万物子粒，变青为黄，变苦为淡，变酸为甜，变浆为实，与古今人民日间营运。"月之仙陈于圣人曰："真主造化我，与五谷果品增滋味，与花卉草木添颜色，与古今人民夜间行走。"星之仙陈于圣人曰："真主造化我，于水面定方位，陆地分野，与古今人民夜间引道。"风、火、水、土之四形变化于下，火包风，风包水，水包土。故陆行百里，水行千里，风行万里，光照无量。下之精灵贯彻乎上，上之光华照映乎下，阴阳和而万物生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层层包裹，界若葱

皮，动静始分，象数始立，天地位而人极生矣。天地既位，则上下六合必有应运之天仙，于是有传明命、握死生、旋天地、转日月、掌风雷、司雨露、变阴阳、定寒暑、掌山川、福社稷、司禄位之天仙各以其职。所以春而和暖，夏而炎热，秋而凉爽，冬而寒冷，四时之次序毫无舛错。以是万物得天地之执掌，际阴阳之变迁，遇五气之生杀，虽至坚至柔、至蠢至灵之物，不能逃乎一定之数。然所以至此者，非于天仙人神万物之能，皆真主大能之本然施而为万变之用。

天经谕云："我为主是历练万物之主，通无盹睡，刻刻周转天地上一切事。"曾将此旨降与穆洒圣人。圣人心内犹豫，主命天仙将玉炉赐与穆洒，以手端捧，忽然盹睡，将玉炉跌碎，圣人猛醒，惊惧无措。即时命下，谕穆洒曰："尔不信我为主无盹睡，若有盹睡，乾坤俱坏了。岂不知万物成败在我循环之中？"若人之一身，性灵无处不周，毫发间隔，则疼痒相关。所以真主能运万有，万有不出真主之定夺。又如四体之听命于心，心之所发，四体不能预知也。以是阴谋变诈之人，用尽机关，欲占世人之益，利未及己而害已随之，故机不能拟真主之变。百工技艺之流，巧则巧矣，不过因已有定物作万变之用，必不能使花香人语，兽走鸟啼，故巧不能夺造化之工。试就造物之微者而举其略，如鳞虫之属不可胜纪，蛇无足而行，龙无翅以飞，短狐射影，巨

鳄知罪，水族之性，不能相一；毛虫之属不可胜纪：骆虞性仁，虎豹性恶，麟貘食铁，猩猩能语，走兽之性，不能相一；羽虫之属不可胜纪·乌鸦性慈，鸱鸟性毒，鸣鸠识雨，鸿雁知秋，飞禽之性，不能相一；草木之属不可胜纪：甘草性和，藜芦性歹，巴豆性猛，鸟啄性毒，草木之性，不能相一；金石之性不可胜纪：方珠取水，阳燧取火，空青反明，磁石引针，金石之性，不能相一。水土之属统于一体，而化育无穷。言天下之水土虽同，而天下之物不同，以不同之物植于一处，随物变化，滋味无穷，色香各具。故刚柔蠢动异其质，寒热温凉异其性，苦辣酸咸异其味，青黄赤白异其色。万汇参差，各具性命之理。其间种种变化，非人思议所能拟其万一。于以证真主造化之玄工，何莫非至能之妙用？所以在在处处与宇宙间之万物流行不息，若风之在物，水之在土。所以真主不离万物之中，而万物非主。若即万物以求主，主不在万物之中。故生不同物而生，为其无生；死亦不同物而死，为其无死。运万物而自静，照万物而不烦；生万物而无所由生，化万物而永自不化。以为近也，视之无形可见；以为远也，听之无声可闻。委实真主是至玄而能化，至智而无错、大能无及、普造一切性命之主。

普慈

情态亿殊，音声万类。识众志之谋为，辨人心之趋

避。有感必通，无微不照，降衣禄于冥冥，操恩威于赫赫。饮血啖乳，化在先天。生死穷通，循环万状。仰不能测其高，俯不能度其深。成造天地，变迁国土，能有能无，不增不减，至公至化，普慈真主。

言真主用五土以造化人之形体，在外为色，在内为性，用而为情，发而为声。故火色赤而性燥，其情热，其声洪；水色黑而性弱，其情活，其声悠；木色青而性柔，其情长，其声和；金色白而性刚，其情短，其声厉；土色黄而性浊，其情浓，其声沉。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察；性不过五，五性之变，不可胜用；情不过五，五情之变，不可胜陈；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所以古今大地，声貌不同，性情各异，若有一同，不足以见造化之全能。譬之草木花卉、五谷蔬果，形类万殊，品质各异，性变不可胜用，味变不可胜尝，色变不可胜观，大约不越水土之滋养。然万物不随水土之木性而各呈自性，因物性乃造物之奇能；人类不随先天之真性而各逞己性，因己性乃物欲之新生。所以情之不同，如其性焉；性之不同，如其声焉；声之不同，如其貌焉。岂惟情性声貌为然？即自东自西、自南自北之人，语音不同，何止万类？惟其不同，则入诸耳者，或有所知，或有所不知。

真主能知万国之语音，不惟闻诸声者。有以察其心

思。当众志初起之际，或图谋为善，或图谋为恶，人心各怀趋避之路，真主能辨而知之。所以愚人鉴迹，圣贤鉴心，真主鉴意。天经谕云："我临近人，比人之筋命近人更还至近。"又谕云："无物则已，但有俱凭感赞主，念特思必哈，只是你们不解。"所以一切众生，一念感动，必通达于真主之前，不以有感而始应，不以无求而不慈。真主之观察，虽隐幽奥僻、至微至秘之处无不照彻，非若太阳之光可以蔽隔，可以间断也，岂惟色照为然？日沉月暗，乾坤封瓮，堵缘寂寞，梦境繁华，一呼一吸，变态万千，真主能审妙境之繁剧。盖缘人身有至清之灵明，真主有纯清之照察。不然，何以星朝兆于育速馥，卒禅帝位；月坠显于赫底彻，后遇圣人；二童争日，汉高以有天下；朱衣入朝，元帝因乃危亡？若夫黄帝举风后，文王任子牙，所谓受命梦中，有滋味，有知觉，却不明言。指点亦是敕命，非圣人孰能知之？非贤人孰能悟之？此纯清之至清，而无能逾其清；纯能之至能，而无有测其能者。以故万国之人饥必欲食，寒必欲衣，有一日之性命，必需一日之衣禄。真主降衣禄于冥冥之中，若君王之于臣宰禄秩不等，于是有轻重厚薄之殊，所以丰足困穷，不得一毫增减。倘分外营谋，不惟不如所求，而且益增其罪。

真主谕云："你们休为这儿女财帛从侍奉我上误住了。若凡受误，此人一定折本，后世将折本之人拿送

地狱。”仲修曰：尘世乃一集场，性命即其资本。正道者则有正人为之经纪，迷道者则有迷人为之经纪。正人经纪，则教以认主、忠君、孝亲，事事必遵天命，此谓以本获利，利多则归家必庆，父母妻子皆慰所望。迷人经纪，则教以拜像、叛主、嗜利起争，事事必违天命，此谓浪废资本，本尽则归家必忧，父母妻子终失所望。客商一定回家，借物终还原主。试问付本何人？不知所贷多寡？所以顺命者既得真福而兼世福，逆命者灭世福而增真辱。以故善者祥之，不善者殃之。操恩威于赫赫之中，人莫能知。盖不独已生者，蒙真主之洪慈。虽婴儿在母腹之中，血食以润其体，出腹之后，乳汁以滋其生，五官百骸，毫无增减。当其未娠之时，据人心之觊觎，有欲男而产女，欲女而生男，虽父母不能自主；及其既长之后，欲贵而反贱，处贱而忽贵，己身又不得自由。至于恶夭乐寿，人之恒情，乃老者未没而少者先亡，寿数不能相等，若夫厌贫欲富，举世同然，乃贫者处乎极难，富者处乎极易，于是有鳏寡孤独、聋瞽喑跛之不同，是穷通又不能相等。据人心之妄想，孰不欲遂其心志？乃毫难自主者，总不出真主之前定，人生之自取。前定若大海，自取若舟楫，事因若风涛。无大海自无舟楫，风涛从何起？所以在在有主，人莫能知。惟其莫知，故以为高也，仰不可测；以为深也，俯不可度。物莫大于天地，真主能成造之；权莫威于国王，真主能变迁之。委实真主是能成其所无，能败其所有，不资物料，不假器具，

不费时刻，不劳心力，有天地万物不增，无天地万物不减，其始无往，其终无来，至公无私，至化无滞，普慈一切众生之主。

调养

垂造诸天，降生列圣；授天经以指迷途，黜邪魔而崇正教；春荣秋实，长万物以滋群生；阴卷阳舒，续劳逸而分昼夜；转移祸福，掌握死生；高不能逾其尊，广不能度其大；不倚一物，不遗一物；顺之者上登天国，逆之者永罚地禁；普慈今世，独慈后世，大仁大能，至公真主。

言真主欲显自己大能，自要为中，垂造三万六千世界，包藏色妙两界之中。于每界中造化一等众生，每众生中一切不同种类，每种类中各有包含正意，显造化之全能，发性灵之体用。譬若丹青文理，万轴千章，妍媸美恶，变态不同，无非发扬主人之妙用。然丹青不减画工之能，文章焉损才人之学？有不能增，无不能减。真主造化天地万物，实与真主无千。然天地万物本为成人，造人因为认主，所谓包含正意者，此也。就此界言之，又降生一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随音〔普〕教化，使人知溯本穷源，归真复命之正道。其中有明命、兆命、觉命之三品。明命者，敕降真经，成全至道，秉敕

命感应而为圣；兆命者，梦中受命，传行正道，得征兆感应而为圣；觉命者，心间豁悟，阐扬正道，遵明、兆二命感应而为圣。就十二万四千有零之中，受差遣者三百一十三位，更降以一百一十四部真经，或教殊而理一，或时异而事同，或字别而同归。若纲常不改于易代，四时不以岁更。因革损益，与物变迁。就一百一十四部之中，受拣选者四大真经：一、《讨喇特》真经，降穆洒圣人。穆洒圣人居阿卜拉匿，则就阿卜拉匿之音文。二、《色布尔》真经，降打乌德圣人。打乌德圣人居欲速逆，则就欲速逆之音文。三、《引知礼》真经，降尔撒圣人。尔撒圣人居梳尔呀逆，则就梳尔呀逆之音文。四、《府尔歌你》真经，降穆罕默德圣人。穆罕默德居阿尔必，则就阿尔必之音文。

真主谕云："我不差圣则已，但差圣，必就其音文，使之易传教大众。"就四部之中，总理大纲者惟《府尔歌你》真经。经云："自此经降后，奉主命，将前圣一切经书悉行停止。譬若树顶之果，果既成熟，则花叶枝干皆属此果之陪伴。"前人仅见其枝干花叶，或见其色而闻其香，今则得食其果而尝其味。树从果出，果又树之封印者。于是黜邪魔异端之论，崇立正教以化导人心，使人知降经差圣原为慈悯一切众生，不欲沉没苦海。所以见天经之垂诰，则感真主之洪恩。

人之有生也，饥则必食，寒则必衣，百物资其用。当在春也，万物争荣，无植不华，而有五色馨香之异，故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及其秋也，众芳零落，无华不实，又有五味燥湿之殊，故五味之变，不可胜食。推造物之微旨，总以按人身五官百骸之动静、五脏六腑之阴阳，泻其有余，补其不足。故草谷性平而养脾，其益肌；木谷性和而养肝，其益筋；藤谷性温而养肺，其益气；肉谷性暖而养心，其益血；水谷性热而养肾，其益精。仲修曰：予读清真五谷，所谓草谷者，如稻、粱、菽、麦、黍、稷、粢、麻、豆、薏，凡一切草实之可食者；木谷者，如枣、栗、桃、梅、梨、李、柑、杏、松、栢、枇、榧，凡一切木实之可食者；藤谷者，如葡萄、瓜瓜，凡一切蔬实之可食者；肉谷者：如家畜、野兽、飞潜翼动，一切荤腥之可食者；水谷者，如芡、菱、茨、藕、海带、海粉，一切水菜之可食者。于是群生得所滋养，自无饥寒疾苦之患。所以见万物之荣枯，则感真主之洪恩。

岂惟人类为然？羽暖者禽，毛暖者兽，甲暖者鳞；鸾凤树食，鹰鹤鸟食，鸢鹭鱼食，马牛草食，虎豹兽食，猿猴果食，蚕虫叶食，蜂蝶花食，鱼虾藻食，蝙蝠蚊食，蚯蚓壤食；鸿知秋，燕知春，鸦知风，蚁知雨。虽蠢动含灵，至细至微之物，饥食渴饮，各乐其天，卵产阳孵，时亲其类，一饮一啄，莫不丰歉有分，幻化存亡，非人思议所可参度。故圣谕云："我不见一物便罢，但见一物，便知有主。"所以见蠢动之生息，则感

真主之洪恩。

孳生之物，虽凭天地长养，亦须人力所加。所以士农工贾一切衣食营运之计，皆自劳苦中来。劳而不息，则精力倦怠，戕其所生矣。真主又为阴卷阳舒之道，寒暄相递，昼夜循环，令人稍得盹睡，节其劳苦，而逸其精力。更欲人知寤寐之情形，即死亡之征验。兼以草木得蒙霜露之恩吐其生气，而羽毛鳞甲之族亦得喘息于昏夜之中。鬼不昼行，人不夜视。所以见阴阳之变迁，则感真主之洪恩。

至于祸福无门，惟人自招。所以一念之善，遇难成祥；一念之恶，变吉为凶。据人心之妄想，以为事由我定，及至祸福临头，毫不从意见所拟，而不知真主默默有以转移之。忧中喜伏，乐极悲生。所以见祸福之频仍，则感真主之洪恩。

死生虽属前定，亦凭自取。自取不出前定。每见烧丹炼汞欲求长生，而荒墟孤冢尽是古往英雄，所以圣智贤愚必不能逃出这个罨网。当思天地虽滋养众生之庐舍，而人生过客，不过借此暂止。有一日之寿数，即一日之资本，若不急为营谋，而掌握生死之主一旦命至，必不容稍缓片时。天经谕云："你们凭我所赐与你们的衣禄，为我使费着。我把无常到来，你们一刻也不能迟延。"所以见己身之寿数，则感真主之洪恩。

以是知真主之尊，虽天至高，高不能逾；真主之

大，虽地至广，广不能度。盖不倚一物而成造天地万物，于是万物皆蒙真主之所覆养，未尝遗弃一物。所以，至人感恩，顺主之命而无违犯者，则上升天堂，享种种之极乐；愚人自暴，逆主之命而有罪愆者，则下罚地禁，受种种之极苦。委实真主是普慈今世一切众生，独慈后世顺命之穆民，大仁大慈，大能大化，至公无私，调养一切众生之主。

独慈

始立三才，降生人祖，予大智以真知，变阴阳而化男女。五伦由是以生，三纲因之始立；总钦命于元圣，指归真之正途；具明德于穆民，觉本来之妙相；死生有属，率土知归；邪教不敢抗违其尊，智人因之得悟；至玄至公，独慈真主。

言真主造化天地万物，本为育这一粒真种。真种者，人也。人身之灵，莫贵于心。盖心能承载真主与天地万物而能遵守明命，得以妈纳之贵。宇宙无人，天地亦属顽空。譬若妆台无镜，虽设诸有，则尊大之俊美不显，造化之真机不露，本然动静尽属袋藏，而造镜之正意隐矣。缘夫初立三才之始，其一造化阿勒始、苦而西，至高至大，至坚至明，长静不坏；其二造成八座天堂，层层叠上，以待他日灵明之物立功上升；其三造成七层地

狱，至卑至暗，永苦无乐，以处魔祟恶人，永无赦宥；其四以火风水土化而为大地青霄。是兹色界，浑原一体，皆从至圣命灵之余光历一切命之等第，至四形之命而止；从至圣性源之余波历一切性之等第，至四形之性而止。复自命性之浑浊化一至宝，是为太极。始胎分体，如卵分形，不假器具，不资模式，清升浊沉，化则俱化。其体成于朕日，色妙两悬，天轮初转，时光乃显，方位始正。第一旋造化山川，镇静六合，以高深畜物，平易居人；第二旋造化草木花卉、五谷金石，滋生之物，以待有命之需；第三旋造化衣禄、憎恶、祸福、阴疆；第四旋造化日月星辰，照临下土，以主阴阳寒暑，四时之序；第五旋造化水陆飞行、天仙神鬼之形体，然后万物已备；第六旋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人祖之形体，四十清晨，得蒙亲和。所以人居母腹之中四十日成血，四十日成肉。又四十日，主命天仙写衣禄寿数、营运善恶。形体既全，时光既足，乃以其命灵入窍，然后眼能视，耳能听，鼻能嗅，口能食，舌能言，五官灵明，手能舞，足能蹈，曲直周旋，无不中节。形体如天地，照察如日月，变幻如阴阳，生长如草木，知觉如飞行，灵明如天仙。所以天地人神万物成于六日。第七旋始命朝主，感造物之全恩。譬之五谷，自耕耨至于成熟，时令不同，工夫各异，由生苗放叶，结蕊开花，无非成其千粒，是以人为万物之果。

筛赫哈哩云："真主要展扬大能，造化了天地；要展扬自己，造化了阿丹。"万有之缘不在身内，万有之理不在身外。以色界观之，则世无尽，而人居其中；以妙境言之，则心无尽，而世居其中。真主所显之动静，显之此镜之中，然后凭主视，凭主听，凭主言，凭主取。及登宝位，复拥上升，游历诸天之上，更赐以大智真知，万汇皆听其命，各种各名，任其设立。故天地之性，万物之理，无不透彻。及其熟寐，乃自彼之左肋娠育其妻，名曰好娲。以生育言之，则好娲后，而阳居其先；以至理参之，则阿丹后而阴居其始。譬之树生果里，果藏树中，先天有理，然后后天有象。又若钳从锤出，非钳无锤；凤从卵生，非凤无卵，推及此间，情理两尽。所以夫妇之亲，实同一体。盐出于水，遇水则化。女人之知识与正理相违，缘嗜性居命之左。于是有男女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有兄弟而后有君臣，有君臣而后有朋友。譬若花叶枝果同发于根茎之内，而红翠品级、小大长短各呈其质，五伦生焉。五伦既生，又使之君令臣行，父令子顺，夫令妇从，犹纲之有网，听其纵敛。又若果系于花，非花无果；花系于枝，非枝无花；枝系于干，非干无枝，三纲立矣。三纲既立，故为臣则教以忠，为子则教以孝，为弟则教以恭，为妻则教以敬，为友则教以信。虽良知性成，而物染昏暗，圣人不过因其质而裁成辅相之。譬若色香滋味

具于根干果种，非有水土之滋养，必不能成其美质。一经人力栽培，和风顺雨，则品味不同，色香各异，所谓尽其人道。人道既尽，而不知认主拜主、遵主之命，则天道有亏。又若李本靠梅，桃本续杏，虽色味可嘉，难完真性。忠不得全其为忠，孝不得全其为孝，弟不得全其为悌，妻不得全其为敬，友不得全其为信，犹车无轮，犹树无根。此五伦之大伦，三纲之大纲。天人两尽，然后身命乃全。何以故？身体发肤，成于父母而养于天地，若无性命，则身何以立？虽有眼、耳、鼻、舌、身、心，必不能视、听、闻、尝、运行、知觉，色、声、香、味从何而住？故真主为性命之原主，父母乃身体之原根。天地万物本为成此全品，成此全品本为认扬真主。天经谕云："你们拜我着，莫凭一物当主。你们顺养你二亲着，除父母命行涉疑我之事不可跟随。"为人子者，当竭力尽孝，能取亲之喜，自能取主之喜。昔三人行于道间，忽值雨阻，避人岩穴之中，岩崩穴闭，三人因自悔罪。一曰："予昔曾拾遗物，因怜此人家贫，悉还其人，不知可能赎罪否？"一曰："予昔遇一美妇夜深投宿，全节归家，不知可能赎罪否？"一曰："予昔缚一仆人，怒欲笞之，忽闻母唤，因解其缚，不知可能赎罪否？"言毕洞开，三人乃出。孝之所感大矣哉！由此观之，天人无两致，忠孝有同途。若乃父不顺主，子宜谏；君不顺主，臣宜谏；兄不顺主，弟宜谏；

夫不顺主，妻宜谏；士不顺主，友宜谏，虽正言见忤，分情两尽，然后孝谓全孝，忠谓全忠，悌谓全悌，敬谓全敬，信谓全信。若子不顺主，责在父；臣不顺主，责在君；弟不顺主，责在兄；妻不顺主，责在夫；士不顺主，责在友。

经云："后世从尔之执掌，一一皆有问焉。"真主悯念下民，天经屡降。世远教湮，异端滋蔓，故民知末而不知本，知终而不知始，知存而不知亡。沿千百世，穆罕默德膺主简命，降生西方，授天经三十部册，皆所以阐幽冥、化育，指人复归原来之正道。故真主谕圣云："我差你不为甚么，则除是为慈悯一切世界。"若龙中之龙，凤中之凤，出类拔萃，为古今之元圣。所以蒙圣人之教泽者，皆得真主之首慈。按天经云："真主将圣人灵光从无中造化存(有)了之时，感谢真主，随礼两拜。求将此拜，抵补奴辈教生拜礼中一切差错，真主准其求祈。"此圣人在起初世界为教生讨下一个至大情分。又经云："圣人因天经明前辈教生因行抗命，现世还报，圣人哀祈真主，求将奴辈教生待于后世，莫像(象)前辈教生现世出丑，真主准其求祈。"此圣人在现世时光为教生讨下一个至大情分。人坟之际称圣人名，从火刑上得其安宁；御河之时饮考赛尔池水，从晒热上避其炎厄；过桥之际蒙圣人搭救，得登天境。自始至终哀求周护，与前辈圣人德恩霄壤。盖前辈圣人惟求伤损自己抗命教生，所以与搭救无分。圣人承命搭救，复原乞之恩典，故能得真主之首慈。天经谕云："凡人顺圣，即是顺主。的实，那相期穆罕默德之人，则是与主相期。因那去处无二止一，凡人认得他，即是认得我。"

惟以妈纳具于穆民之心，令其知有真主，知有天仙，知有经书，知有圣人，知有后世，知有前定，知有死后复活。故心间诚信，舌上定认，身体力行，是德本明而能明此德也。穆民有此明德，方知性灵之本来，原自真主之余光，阐而为妙明之始。如经所喻曰："蔗浆中取出许多滋味。"所以世人顺逆皆自无始中承认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穆民以真主之余光复照真主，若孝子面亲，两情必合，所以得真主之回赐，天国诸乐，任其所取。于是身体功课、财帛功课、舌上功课、生者死者，皆有所瞩望。是以东西南北率土之人，皆明所以归真之正道，五时朝礼，至死而无遗焉。天经谕云："那一起顺命之人得了脱离。因他们在朝礼中惧怕后世御问之日，将虔诚一番拜礼，虽七天不能胜其斤两。"以此观之，拜之系于人，犹臣之于君，礼应尽瘁。人不拜主而徒事佛、事仙、事神、事鬼，何异食君之禄而死叛逆之事？一朝败露，罪不容诛！况佛、仙、神、鬼乃受造于主，若杯勺之水不可与江海同量，灯烛之光焉能与日月争辉？岂可云须弥世界摩尼化境，天上天下惟我独尊？所以上等之人智识超凡，因之得悟正理，不为邪说乱其心性。于是积功累行超越常人者，赐之天堂，享以极乐；罪沉孽重至死无悔者，罚之地禁，加以极苦。委实真主是至玄无量，至公无私，分别善类，独慈顺命之主。

天国

盘旋七级，位正中天；上悬无极之高，下坠不测之深；齐七政以定阴阳，萃水火而分朔望；八天之乐靡穷；韶光之永不一；思而即得，无往不能；百苦莫之犯，七情不能侵；寿逾天地，品越王公；大仁大慈，无极无量，执掌真主。

言真主大能，垂造诸天境界，率有九重，除最上两重至高至大，至坚至明，长静不坏，即天堂之所，万物之界，以下复有七重，形圆而盘旋，体坚而明透。地居天之中，体圆而德方。表里有水，载气以浮。惟克尔白又居地之中央，若磨之有脐。居乎东者水东流，居乎西者水西流，居乎南者水南流，居乎北者水北流。太荒之初，人生始于此地。故垂降天宇，证真主之宝位于天地中央，非真主果有所在也。仲修曰：真主无处所，无方位，不在上，不在下，不在左，不在右，不在前，不在后，不在中，不在外，乃必拘拘以克尔白为向者，何哉？盖天房居四极之中，克尔白谓之高处，主降是房定为古今人神朝向之所，犹国之命、军之令，命令所在，职所应遵。故经云："人若竟意拜此房者，断为外道。"以故万国之拜主者，居乎东则西朝，居乎西则东朝，居乎南则北朝，居乎北则南朝。若射必中鹄，行于中堂，顾思原土，人生游天房一次，所以报本感恩，复思原始之意也。故云："垂造七级，位证中天。"仲修云：天命有五，

朝天房是天命中之一件。无拘遐迩，平生朝觐一次，方全五命。复因地关阻远，人力或有不及，每七日赴寺朝礼，一岁不脱，亦准朝天房一次。昔穆洒圣人游于山间，见洞中有一老叟，圣人问曰："尔在此办功有几多年？"叟曰："今五百年。"圣人自思此人功高莫及。即时命下，谕穆洒曰："尔莫羡此人功多，后有穆罕默德教生七日赴寺朝礼一次，胜过此人之功。"于是就火、风、水、土九重之体而言之，土乃水所余之精微，水乃风所余之精微，风乃火所余之精微，火乃第一重天所余之精微。第一重天祖母绿色，乃第二重天所余之精微；第二重天生银色，乃第三重天所余之精微；第三重天红鸦笏石色，乃第四重天所余之精微；第四重天珍珠色，乃第五重天所余之精微；第五重天赤金色，乃第六重天所余之精微；第六重天黄鸦笏石色，乃第七重天所余之精微；第七重天绿杂白宝石色，乃苦尔西所余之精微；苦尔西有四柱，每柱脚约有七重天地之大，乃阿勒始所余之精微；阿勒始有三十六万柱，每柱脚有世界六万倍大，乃真主所造宝形之精微。昆仑之高，不知凡几，上维乎天，下罩乎地。日月五星，经纬各度。太阴主夜，则丽天之第一重；水星主冬，则丽天之第二重；金星主秋，则丽天之第三重；太阳主昼，则丽天之第四重；火星主夏，则丽天之第五重；木星主春，则丽天之第六重；土星主四季，则丽天之第七重。天不动而轮动，犹车不旋而轮旋，列宿丽天，如蚁行板，较之天体为硬。

真主大能，不凭一物，不倚一物，造天地如弹丸，悬主阙下，若泡泛空中。上悬无极之高，莫知所系；下坠不测之深，莫知所止。周旋不息，以北极为天之枢纽，轮左旋，绕地周匝。日月本东行，牵之以西。仲修曰：天体浑圆，形如鸡子，地之在天，如黄之在卵。轮旁转，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东行，轮西转，入于海，牵之以西。如蚁行磨上，磨左旋，蚁右行，蚁迟磨疾，蚁不得不西。七重之旋转不同，故四象之迟速各异。北辰即位，若门之有枢，车之有轴。所以斗一南而万物盈，立夏后，斗建巳，阳生于时，万物茂盛。日一南而万物死，夏至后，日躬南陵，群阴渐长，万物所以死。斗一北而万物敛，立冬后，斗柄北，阴生于时，万物收敛。日一北而万物生。冬至后，日返北道，群阳渐长，万物所以生。若非枢机运于中宫，何以建四时，移节度，分阴阳，定寒暑也？故云："齐七政以定阴阳。"

又即日月之本体而言之，群阳之精萃而为日，群阴之精萃而为月。日大月小，渐磨成光。日犹火，月犹水。经云："月之大与地对，日之大无伦。"混沌之初，日月无光，主命传旨天仙以翅磨有光，日则营运，夜则安息。日乃真火，月乃真水，当日中以火蜡照于太阳之下，用艾燃得火，则知日为真火。又月盛时，以石珠照于太阴之下，用铜盘承之，下水数滴，则知月为真水。火则施光，水则含影。月本无光，受日则明。故女子虽才，倚夫为荣；坤道虽成，得乾而化。积三十日为月，月与日合，月为日光。销烁则晦，晦者，灰也，近日则明尽；或问：日月相近而返(反)，无光者何也？曰：此时日在上，则上

明，自下观之，觉为日光销烁，其实月未尝无光，因含影在上。合璧则朔，朔者，苏也，渐离于日，而明渐生，如死复苏，相与为衡；分天之中则望，望者，遥相望也，去日渐远，当日则光盈；此时日月对照，则此面明，而彼面暗。近一远三则弦，弦者，若张弓绘也。月右于日，其明居左，谓之上弦；月左于日，其明居右，谓之下弦。月体本满，而有晦、朔、望、弦者，所见之地不同，故明亦各异。如此积十二月为岁。日光本炎，而有春、夏、秋、冬者，所经之度不同，故所会之地亦异。若人生斯世，光阴虽一，年貌日更，故老者不能返少，去者不可复追。惟惜阴者如赶行人，程程各别，所以一刻光阴，不肯当面放过。经云："昼夜乃真主之两库。"若人日夜办功或为善为恶，俱入两库之中，后世御问场中，光阴即其见证。天体本明，七重透彻，若玻璃照物，愈间愈明，非纯阳之光，不易及此。盖万物因太阳为光，太阳因阿勒始为光，阿勒始因真主为光。若灵明之与目，非灵明则目不能视；目之与日，非日则视不能明。故又云："萃水火而分朔望。"所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则感真主之洪恩周密勿遗。

然所以至此者，总为蓄这一粒嘉种。万事万物，损益众生，若父母爱子，经营活计，无所不周，成者自成，败者自败。于是立功而上升者皆各有品：第一、费面协思天堂，第二、特爱目天堂，第三、阿待念天

堂，第四、迈蔼娃天堂，第五、色略睦天堂，第六、格喇里天堂，第七、墨嘎弥天堂，第八、护来的天堂。其第一座天堂以红牙骨宝石化生，第二座天堂以绿宝石化生，第三座天堂以赤金化生，第四座天堂以珍珠化生，第五座天堂以生银化生，第六座天堂以祖母绿化生，第七座天堂以毫光化生，第八座天堂以各宝石化生。曲水流泉，同源异味；金城琼宇，玉貌天香。同源异味，备纪登霄。愚按经云："穆民于钦命月份遵命办功，终日赞主，纵彼所作之罪多过于天上之星、雨中之点、树上之叶、河中之沙、海中之浪，真主悉行恕饶。按此课拜，将他父母所缺的、骨肉所缺的、子孙所缺的悉行恕免。仍许搭救一切应罪的眷属。按所念之经，每一字写他一千件好，勾抹一千件歹，升他一千个品位，与他眷属的平安，恕他坟茔的惊恐。临命终时，美人传音，天仙报喜。及至复生，面如满月，命天仙送于极乐宅院，真主赐他金城四千座，每城有四千宫殿，每宫殿有四千房屋，每房屋龙床珍宝，侍列仙姬。其仙姬皆是毫光化生，眼俊皎洁，能夺日月之光，普照上下，香满天宫，时刻焚香，侍奉顺命，（为）永享天乐之人。镶嵌之亭，珠帐之所，园囿奇珍，逍遥快乐。真主赐人极乐真境，虽数十百册难以穷纪，而所最上者略有五端：其一不坏，其二不灭，其三光明，其四透彻，其五神速。不坏者，七情六欲不能侵；不灭者，水火刀兵不能犯；光明者，日月照临不能及；透彻者，金铁坚实不能阻；神速者，遐迩高下可立至。动而如意，思而即得，更不再死。非若今世之乐到十全处，犹未称心。盖今世之乐，有聚必有散，有得必有失，有生必

有死，乐极悲生，种种变迁。故心以体用者，体亡而乐亦与之俱止；若心以神用者，神存而乐亦与之俱存。穆民以身体拜主，处富贵而不移，遇贫贱而愈坚；以心神事主，恐惧不能丧其志，忧患不能果其心。故兼满形神之乐，与真主契，与天仙邻，与乐国久。所以寿莫过于天地，天地之固有时而毁，而寿逾天地；贵莫及于王公，王公之权有时而息，而品越王公。委实真主是至仁及于穆民，独恩慈于后世，尊无可极，恩无可量，执掌天地人神万物之主。

地禁

普欲众生，得回正道；设卑暗之囹圄，作逆恩之永域；罪种种以服心，网恢恢而不漏；七幽之苦靡穷，长夜之景不一；罚满上升，孽沉永堕；吉人早悟，得超天境，至仁至慈，至公至断，还报真主。

言真主自止一之余光造化一切圣贤良善之灵觉。惟迷人又灵觉中之黑暗，若三峡之水，虽本一流，升沉各别。真主普慈，恐人人失迷正道，所以降经差圣，直指迷途。奈人心锢蔽，违命不遵。真主以怒造地狱，在七重之下，至卑至暗，愈下愈污，原所以预备逆恩违命犯禁肆恶之人并鬼祟之栖所。于是自七重之体而言之，第一重名夏雅，即人神万物之所。第二重名篩他肆特，即坏

世之风，昔呵得倚揽抗违真主，主命此风吹灭。第三重名摆他肆特，其人牛耳牛足，未为善恶，亦无升天入狱之日。第四重名白推哈肆特，主命硫磺化生，以备罪人狱火之用。经云：凡将此磺放于地狱，火焰即发。若将此火一星放于日落之处，一人立于日出之处身化成灰。设将总山入内，如蜡见火。故天经谕云："此狱为火，作恶者为柴。"第五重名撒可肆特，地皆蛇蝎，蝎尾三百六十锋，锋皆毒液，以备罪人狱毒之用，蛇之大，不知其几千百程也。经云："设将此蛇舐地，盖世尽为平川。"第六重名白两撒肆特，即狱灾之所，其有不顺主命，不遵圣语，不孝二亲，奸邪悖乱，身故之后，尸坠于此，以受罪报。第七重名赛利肆特，主造高台一座，满狱火具，作恶罪人幽绊于此，与鬼祟永伴。

是此七地，层层间隔，界若蜂巢。善而死者，其体清宁；恶而死者，其魂下降。所以智人警省，一闻此言，若虎伏前途，自不敢乱行乱语。惟逆恩之人背主明命，若逃仆叛臣，认贼党羽，迅速无常，寿夭莫测。及尔身命两离，荒墟孤冢，浮生之名利尽撇，生平之孽苦相随。恶具当前，回旋莫避，至窄至狭，两胁搀错，火窗千窟，十万凶形。真主谕圣云："凡尔教生撇五时拜者，死入坟内，至窄至狭，两胁搀错。又差聋瞽至恶之天仙以火刑罪之。焦烂之景，惨莫能见，恐见而生慈也；痛息之声，苦莫能闻，恐闻而生慈也。

与彼通一千火窗，每窗显出一千凶像，口吐火焰，鼻出火烟，面黑眼绿，至刹(煞)至凶。设将一个显于世上，人皆吓死。”主命黑云一道降入奄穸之中，化为蛇蝎，啮蜇之苦，痛息无休。量其心志远近，以为罪罚轻重浅深。非若今世，罚可幸免，罪及无辜。在真主无错刑也。盖人生斯世，富贵不致终身，长寿未必百载，百计营谋，不免一死。故经云：“无常是碗苦汤，是人亲尝一次。”所以大化恢恢，何曾遗弃一人？及至复生之日，考算已毕，主生色喇特一桥，径越三千年远，其细如发，其利如剑，其黑如夜，七关之中，顺违立辨。堕及地狱，万苦交煎。第一者汉难地狱，第二色尔依勒地狱，第三爱呀地狱，第四来咱地狱，第五色革尔地狱，第六喉特墨地狱，第七哈韦叶地狱。无量无边，无可穷状，罪人之体，遍满其间。各以其应受罪罚，邪鬼相伴，枷锁拘连，黑暗之中，如同长夜。自觉普狱惟己一人，其一惊恐，其二忧愁，其三伤疼，其四疾患，其五饥渴，其六不死。火川火凹，火泉火林，如鱼在釜，脂膏皆尽。哀痛之声，上闻真主。复生幔帐，隔蔽烟焰声音。经云：“御前有一千幔帐，隔蔽地狱黑火之气。”昔况法格你问于圣人曰：“地狱之人可有哀告否？”曰：“受罪之人但有哀告，把狱天仙越加重刑。罪人因求不遂，哀告真主，其声如驴，主命随生幔帐，隔蔽声音。谕曰：‘尔因在世不听主言，故今日主亦不听尔声也’。”

其有穆民或有过愆，生前解补未尽，至此受其苦

罚，如泥出珠，如火炼汞，烧尽罪孽，乃得脱离。经云："那些在地狱之人长川叫喊，除是凭真主恩慈，圣人搭救，还能脱离地狱。缘此人在命世第三班，受主拣选，今世虽少有违犯，尚蒙独慈，归着还是天堂，从如炭的身躯面容转如满月，惟额上有一行字，是主上从地狱中放赦之人。"嗟，既登天境，复有字痕，虽较地狱中之人为荣，较天堂中之人为辱矣。况永苦无赦，求一字痕而不可得？良可悲夫！

岂惟老壮为然？虽婴儿孺子，勿容疏漏。然婴儿无知，未为善恶，无罚可加。处此非有所苦，第无升天之日。或曰：婴儿无知，宜属天堂，不识真主如何赏罚？曰：予按天经：后世勘问已毕，惟余一起婴孩，以为身未作罪，求赐天境。真主谕云："尔等虽然无罪，未遵天命，无功可记。"于是幼童复告真主，愿赐一件钦命，此时遵行。主命天仙从地狱中取出火山一座，能过者，准送天境，不过者，赶入地禁。于是过者惟半。缘受命之时，在起初世界受主呼唤"莫非我不是保养你们之主"的那一句，敕命在两叩首中曾拜真主，故性灵终顺；其不过者，缘两叩首不拜真主，故性灵终逆。所以清真育子方出腹后，即为起一经名，至四岁则送入经馆念经，一旦男女出齐限，必教以遵行五课，讲明以妈纳，盖谓培其性灵而认实真主，否则千(牵)连父母。七幽之罚既不相等，总一日有五万日之长，与人世不能相一。盖人世之苦至难忍难受，死而则已。地狱之苦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惟以妈纳之护持。若员〔官〕不失印，虽遭险难，终非永苦。其有子孙或行正道，遵命办功，宥其考妣，藏至仁于至恕之中。所以上等之人智虑超远，于未死时便想到既死之后人世万般情景作何结局，一闻真经指迷，圣人唤醒，则心间诚

信，身体力行，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一息光阴不肯当面错过，所以蒙真主之独慈，得超天境。若夫终身迷惑，浪荡此身，不畏真主，不惧后世，不信经书，不遵圣行，任意纵横，至死无悔与知禁故为，应行不作，所以有一日之寿数，即一日之孽根。及至死时，罪积如山，堕及地狱，若石落空中，不至坠底不能住足，再无有出脱之期。天经谕云："那一起抗命之人，因他们不信天经，将他们赶进地狱，永罪无赦。"委实真主是至仁及于普世众生，至慈及于顺命穆民，公而无私，断而必果，还报一切善恶之主。

判理

物极则返，数穷必周；风狂地震，石烂江枯；毁上下之成迹，立古今之判场；枯朽复生，隐显立辨；复原约之威慈，明至公之赏罚；邪魅不能测其机，仙佛不能逃乎数；至明至信，无变无更，复生真主。

言真主普造一切万物，再无有生而弗灭与灭而弗生之理。当其气数既竭，则必返本还原，复归于土，以其万物原产于土也。若数之十百千万至于穷尽，又必周而复始。所以有昼必有夜，有生必有死，有今世必有后世，若春夏继以秋冬，肃杀即寓生理。岂惟万物为然？虽天地至大至坚之物，当真主造化之初，已预定成败之局，

所以命天仙执箫，听箫令吹嘘，日往月来，寒暄相递，吊庆频仍，去而不返。言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循环，光阴有时而尽。光阴尽，则后世不远。生者庆，死者吊，庆吊相继，死者何曾复生？死者不能复生，则生者一定还死。圣谕云："你们急忙做讨白着，世界将尽了！"或问："世尽之兆，可得闻乎？"曰：予恪圣谕："吾之后教生中不久有一等人，面如人形，心似鬼祟，以财帛为教门，以正道为名色，以念诵为风俗，以装饰为拜场，以女人为向止，以正人为仇敌，以沽名为行道，以顺情为好人，以坏事为贵显，以守教为卑辱，以正教为异端，以异端称正教。恶人夸恶而恶不止，善者受其诽谤。富无仁，贫无忍，贵无慈，贱无礼，长幼无序。管辖如狮子，首领如虎豹，乡耆如豺狼，信道守教之人如羊。以羊而杂于狮子、虎豹、豺狼之群，岂能活乎？"或问："际此时景，何以避之？"曰："尔从人上远离，寻尔教门，办尔功课，修尔后世，卧愈于坐，坐愈于立，立愈于走。不然，从一城逃至一城，一川逃至一川，一乡逃至一乡，一屋逃至一屋。从人上远，便是从狮子、虎豹、豺狼中远矣。"圣临终召尔哩面谓曰："世尽十征，汝知之乎？"对曰："愚不敏，何足以知之？"圣人曰："粮食从士间取起，财帛从生易取起，慈悯从官长取起，公道从君主取起，疼顾从亲朋取起，廉耻从妇女取起，施舍从富足取起，忍耐从穷人取起，尊敬从念经取起，以妈纳从心间取起。此十征者，世尽之兆也。"当其仙箫忽作，第一声，天开如浮云，在上之有，如絮花敲散。第二声，地与万物俱坏，风从地起，在下之有，如蚊蠓高飞。上而星辰河汉，下而城郭山川，上下交击，石烂江枯，天地之成迹已毁，主命大风将地刮如水平，荡荡无垠，立古今判问之场。第三声，

万物从土复活，或尘或腐，蒙真主威慈之照耀，复生原体，以其本来真性勘理于判问之场，纪生平之过恶，或隐或显，若宝鉴当前，妍媸立辨。所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盖影之于形，就阴而止，至死则灭，善恶伴侣，贴体相随。故天经谕云："今日是出丑之日，是显昧心之日，是万物无支对之日，是子母不能相顾之日。"口不能言，手足作证。判古今如一时，理万物如一物。若太阳之炎，巨不加增，细不加减，普天率土，皆同一照，而况造化太阳之主乎？

或曰：万物既朽，腐尘如何复生？

曰：造化之权，莫如水火。水能使人腐，火能使人尘，非水火之自能，以使能腐能尘之主复命成人。譬之五谷，根茎虽萎，一经和风顺雨，其蘖复生。且未有形体之前，从何而有？以原有之有，复还其有。所谓"窖罢沙糖后，相亲土亦甘。"若夫无情之物化为有情，朽麦成蝶，败叶为蛾，而一足未变者，有之矣；腐草成萤，飞雀为蛤，而一翅未敛者，有之矣。无本之物，忽而有本，雷鸣菌生，雨滋蕈出，社燕感春，蛰虫惊震，夫物亦有然者。天经谕云："我把活者能转为死，死者能转为活。"惟灵明之物虽经生死，惺惺长存。试思生为何来？死为何往？复活何义？此原约之期会。所以降经差圣，直指迷途。

天经谕云："你们生若复约，我能赐你们两世衣

禄，得我恕饶与我慈悯。昏迷之人是自亏自己，我凭至重火刑，罪那一切叛命男女。”故曰：“复原约之威慈”。若其负屈含冤，错综万状，若不责之本身，岂不亏负良善，侥幸恶人？所以巨细功过，一一待之后世。若尺丈权衡，必准以至公至一之处，然后知加世福与恶人者非喜之也，不过以瞬息之荣利酬彼纤微之小善，期欲与违命魍魉同幽于永狱之中；加世祸与善人者非恶之也，不过以暂时之盘错罚彼纤微之小过，期欲与顺命天仙同登于极乐之所。故云“明至公之赏罚”。据愚迷之妄想，以为仙佛神鬼可以操人之生死，转人之祸福，信如此说，则仙宜长生，佛宜不死，神宜不号，鬼宜不哭。既不能长生不死，亦不能不号不哭，则必有所以使之生、使之死、使之号、使之哭者。彼之生、死、号、哭不能自专，又乌能生我、死我？既不能生我、死我，又乌能福我、祸我？而不知魍魉鬼祟欲希血食，倚草为灵，附木成怪，或假前身，或为巫说，或放毫霞，或现身说法，盘算是非，妄操威福，倚身于星卜鸾坛之场，驾言于妖人术士之口。若小人盗官长之言，一语偶中，畏若神明。经云：“一切鬼祟，每至清夜以脚踏肩，直接青霄，窃听主命。”故天经谕云：“我把一切灯笼装修在七层天上，因赶一切鬼祟。”彼且自知抗逆之罪，期欲与普世众生同幽地禁。天经谕云：“你们从受赶的鬼祟求我护祐着，的实他是你们明显的仇敌。”魔曾言于圣人曰：

"尔教生中若有一人办功，我令七千鬼祟诱入罪中。"所以为善如登，为恶如崩，魔祟之撮合，至于成败祸福转眼变迁，岂能测真主之玄机？奈何以土木之形妄施虔礼，不事父母而事鬼怪，不拜真主而拜仇敌？譬之叛臣称帝，煽祸党羽，非无仁言善政，及其被擒，则裂首分尸，计过而不计功。邪正不两立，得此则失彼。虽有升平之乐，惟忠臣得而共之。王法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忠不孝。天经谕云："一切佛像同拜像之人，俱送黑火地狱，永无赦宥。拜像之场，亦从火烧。"所以御问既及，仙佛不能逃乎数。委实真主是至明且察，至信且果，无变其初言，无更其始意，复生一切众生之主。

圣赞

有天地而后万物生，有日月而后天地明，有圣人而后教化兴。隋、唐之际，异端蜂猬，鸣羽西方。纪纲废而尊卑倒，贵主折节于阇黎；教道衰而真传隳，编民称尊乎释梵。蜂口蜜而芒毒，猬内污而外刺，蝉鸣鼓翅，动必惊人，以喻异端之不可亲，言非正论。十二年为一纪。以长者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尊者言：释教世法平等，无有高下，无君臣、父子、兄弟、男女、贵贱、长幼、亲疏。阇黎，释氏长老之称。佛教沙弥、比丘，君臣反拜。佛生天竺，名释迦，一名牟尼，语皆梵音，又曰梵王之子。普天长夜，目瞽(瞽)耳聋。贤愚为之失路，仙神为之靡依，日月为之失明，乾坤为之灭色。言日月天轮，本为

调养一切众生，使人人得归正道，以显造化之恩、主仆之义。若无正道真经，则普天如同长夜。君子不幸，不得睹圣教者，若目瞽(瞽)；小人不幸，不得闻圣教者，若耳聋。是以贤愚之趋跄，虽日夜勤劳，茫茫然若失路之人，莫知所归。虽天仙之职掌，日月之循环，天地之覆育，一切造化劳而无功，岂不失路靡依，失明减色？故天经谕云："不因贵穆罕默德，我也不造化天地万物。"若世乱纷争，罔知其主。

大哉，圣人！命立天地之前，挺(诞)生千圣之后，泥丸毓秀，仙树登名。按天经云："真主既造化天地万物，命者白勒依勒天仙取中央土并天堂一切仙香和泥为壳，然后取穆罕默德之灵光入于壳内，在一切天地上滚，处处等事，尽入其丸，次送于阿勒始一灯笼之内。此圣人贯彻上下古今之根原。及阿丹以土成形入命之时，泥胎飞去，主命取此泥丸入于阿丹顶穴。"又按天经："七天之上，至高之所，主生一株仙树，纵广二千五百年之远，树之数惟主可知。每一叶上坐有飞仙，不知其数、其等。飞仙自立世至世尽，专念真言宝赞。树有总枝，枝生一叶，叶无飞仙，奉主宝号，即穆罕默德圣人名讳及四配并顺命穆民各录于上。"感神光于鼻祖，肇元命于先天。

鼻祖，阿丹也。人生母腹，惟鼻先成，故阿丹称人之鼻祖。按经云：昔阿丹受命既活，主命天仙不时顾睬。阿丹曰："何劳尊仙爱顾如此？"天仙曰："缘尔额上泥丸之光，万圣封皮〔印〕，古今领袖，尔孙穆罕默德之灵光也。"阿丹曰："吾安得见乎？"于是真主命下，谕阿丹将右手次指竖起，以指盖朝面，念作证之言，其意"我作证：委实万物中通无有主，惟有真主，真主止一无偶。我又作证：委实穆罕默德是主首仆，是主钦差。"念毕，光从右臂传于指盖，照见圣人灵光及诸天世界。阿丹一见，心生欢喜，便说："色略睦。""色略睦"者，言主之安宁到你也。是时，光不能回，真主代回，云："主的安宁亦到你。"此竖指说色略睦之根。后光传至圣父，乃生圣人。故生时异香满

室。光彩射人。又天经云："真主未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前，主命仙笔将古今各人文卷预书一册。仙笔首赞曰，'委实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钦差，并降在前圣一切经书，预表圣人之贵。"故洪武赞云："注名天籍。"**圣哲天纵，钟灵异于初生；**按：圣初生，右手掩目，左手遮羞，口呼"我的教生，我的教生"。主命天仙垂白云捧入天境，沐浴更衣，奇征难以备述。**德化神奇，兆祥光于东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春间，有五色祥光贯入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紫、红色。太史苏由奏曰："后有大圣人生于西方，一千年后声教及此。"**动星辰，犯水火，回百川而西注，惊神鬼以夜号。**圣人初生，妖星乱坠，水中爆火，火中浸水，江河涨溢，水皆倒流。更闻神鬼夜号，互相惊避。**佛仙倒塑，证圣天符。**按：圣初生，西方佛像及宫殿垣墙尽皆倒圮，及尔受命，不特天仙奉令，鬼神畏避。开辟之初，预定朝代，征瑞若合符节。所以古今称之为圣，天下服之为圣，圣人自任为圣。**香馥馥以浸衣，蝇翛翛而避休。**圣人口动馨香，汗浸愈麝，所过之处，遗香三日，蝇不栖身，盖缘有泥丸仙香之异。**肉印光莹，灵云顶覆。**圣人背生肉印，受主封册，其文曰："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钦差。"行止长有白云罩顶。**若夫回夕照，分圆月，**昔圣人与外道人交战，少憩，误酉时天命之拜，猛醒惊惧，于是，日反三舍。又昔圣人一晚观月，圣叔额卜勒黑丙者难于圣人曰："尔果圣，月可破乎？"圣人默祈真主，随举手指挥，而月两分矣。圣叔又曰："尔果系圣，月可复圆乎？"圣人再祈真主，仍举手指，而月复圆矣。远近贤愚咸服为圣。**感万众以输诚；历幽明，亲对越，登九霄而直上。悬石作千年之证，烹鱼杜众庶之疑。**事见《登霄传》。**大道于是方**

兴，智人因之始悟。

大哉，圣人！教阐千古之后，道彻天地之原。若夫受真经，遵明命，拥天仙而伏鬼神，明幽两济；圣人年四十受天经，至六十三岁降完。故非奉主之言不敢言，非奉主之行不敢行。天仙侍从，神鬼畏避。明则遵圣人之教化，得真经之指迷，可行正道，幽则子孙之得遵守，蒙真主赦宥，可登天堂。作之君，作之师，奉天讨以正群迷，道御三才。圣人登九五之尊，则为君；阐教道之秘，则为师。是时群迷各崇异教，圣人奉命征讨，以正不正。明彻高厚，化及神人。圣人登霄如岭，视地如筛，昼则劝人，夜则劝神。感毒羊之异，昔圣人与外道战，行路正饥，一人以熟羊献圣，羊乃自白曰："吾肉有毒，勿食。"试之，果然。蛛罗拥白帝之躯；昔圣人与外道交战，因自恃将勇，失于托靠，为敌所败，追兵甚急，避入岩穴之中，蛛随结网。敌至，见有蛛网，知为无人。复有疑者，以石投之，一鸠从穴飞出，信果无人，乃去之。隋文帝赞云"白帝真君"，故称"白帝"。作放獐之凭，昔外道猎得一活獐，谓圣人曰："公能使獐作人言，吾从尔教。"圣人召獐问曰："尔何人猎者之手？"獐曰："乳小獐，故罹猎手。"圣人曰："尔得勿思尔子乎？"獐泣诉曰："祈求圣人作保，于我待乳小獐而来，限以时刻。"圣人许之。外道曰："獐乃畜类，去必不返，此可以难□穆罕默德矣。"后如期果至。鸟衔篆钦差之牒。昔一外道因不服圣，有鸟衔一赞牒启于空中，有"穆罕默德实主钦差"之篆。化入人心，诚感鸟兽。大哉，圣人！道传千圣之宗，忠竭万天之主。感格牙之异，二百年母子重逢；昔先贤排路格牙乃前教密使国人，其父早亡，因见父库以铜汁灌锁，心甚异之，命匠人打开，见一大柜，柜藏一匣，匣有一经，备述结末出一真圣，讳穆罕

默德。因辞母寻圣，遍游海外，凡二百年程，奇屿胜境，异闻异见，不可胜纪。后乘玄鸟而归，子母相逢，计年二百。**破泥法之惑，七千人心悦诚服。** 昔默底纳国有外教首领泥法裕你者，能通四教经书，率七千人以天经问难，圣皆答之，悉归真教。**〔拜丹青于〕唐主，** 昔圣人指分圆月时，东土唐玄宗亦在宫门玩月，忽见月开复圆，惊疑弗定。次日，召群下语以月开复圆之事。一臣奏曰："臣闻西方出一大圣，屡征乾象，感应非常，必有希异，以致月开复圆。"玄宗乃命使臣西域请圣，圣曰："吾奉主命，在此传道。若往东行，是违主命也。"使臣曰："臣从东土而来，越数万里，奔驰跋涉，何以归见臣主？"圣人命取白绫一幅，显像遗之。嘱曰："归见唐主，切无下拜。"使臣表归，献上圣像，玄宗见其仪貌丰美，迥异常人，叹曰："此真圣人也。"欣然下拜。及起，惟见素绫空悬，惊问其故。使臣奏曰："臣忘圣人所嘱，令我主不可下拜，今则果然。"玄宗因不获见圣人，心常眷慕，是年改元天宝，国号开元。乃使工部督工官罗天爵建寺长安，赐名清教寺，后改唐明寺。开元者，盖取月开复圆之义。至今开元钱背有一月牙，乃其遗迹。**道迈三皇；称大圣于孔子，德超五帝。** 昔吴太宰嚭问于孔子曰："夫子圣者欤？"对曰："丘博闻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曰："五帝善用仁信，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有闻。"曰："丘闻西方有圣人者，不乱而自治，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丘闻其为圣人也。"盖孔子东土觉命，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之没，知天地之终，其称赞有如此。**现祥星于天阙，** 唐贞观元年，司天官奏有公道星现于西方，主有真圣人出。是时，圣教方兴。**望紫气而识所生；** 圣人初生，屋中有祥光闪灼，时人疑为火光。**落明月**

于宫怀， 昔圣后赫底彻为女皇时，梦太阴落于怀中，召测梦者圆之，奏云："当有真圣人受位。"至期果配圣人。**盼白云而知所处。** 昔圣人年登十八，同众商游沙木城贸易。行至一山，有筛赫十哈喇者，乃尔撒圣人之教生，精通《讨喇特》、《引之礼》二部真经，内表圣人之贵，当于此时游沙木城。路过，相邀过膳，众商皆至，圣独未往。筛赫曰："吾所请者，专为穆罕默德圣人。"盖穆罕默德行止长有白云罩顶，是以知之。及圣至，谓圣人曰："汝四十当受天命，吾惧年老，不及得聆教诲。今与汝约，愿为教生，后世求汝搭救。"**照临之下，影不留尘；** 圣人行于日月之下，目不见影，盖无极乃圣人之本体，一切光明皆从此出，所以日月之光不能照出本光。譬之阳燧取火，固能烛物，一见太阳，体用自异。**覆载之中，心非住世。** 圣人虽居九五，日夜办功，言无笑乐，惟布衣粗食，习主清净，期欲与普世众生，同登天境，所以居尘不染，住世而心非留世。**咽怒气于丑螟，** 昔圣婿尔哩与法图墨相怒，诉于圣人。圣人曰："尔可于某处见物则食之。"尔哩遵命而往，及至见一丑螟，取而啖之，其甘如蜜。归告圣人，圣人曰："此即尔之怒也，咽之虽难，啖后则美。"故拂心之事，莫善于忍。**掩尘埃于朽骨。** 昔撒哈白见于圣人，愿请一劝件，圣人曰："尔可于荒郊拾一物来。"撒哈白如命而往，见一枯骨，约重数钱，取复圣人。圣人曰："尔可于秤盘内用金银相兑。"及集金于盘，不能胜骨。圣人命取土加于骨之上，未及锱铢，骨不能胜金。撒哈白疑之，问于圣人，圣人曰："人生天地间，贪得无厌，虽积玉堆金，不能饱其嗜欲。若无常土掩，虽金玉满前，此躯半文不值。"撒哈白拜服。**吝瓜分枣，割帐解衣。** 昔边国有进瓜者，圣人面剖食之，未及左右。使臣去，众撒哈白问于圣人曰："圣人自不吝食，而此瓜未及左右者，何也？"圣人取其余以啖之，味甘皆不

能食。圣人曰："吾若面赐尔等，恐羞来人，是以食之。"又一人献新枣一枚，左右四十余人，圣皆分啖之。又一号寒者过于其门，圣人自揣无与者，谋于圣女法图墨。法图墨曰："吾仅一帐，割半予之。"又一穷寒无衣者乞于圣人，圣人以拜衣与之。**若其来树影，涌指泉，道括天地之机；** 昔一外教人求一感应，圣人曰："尔唤树来。"树果随至。又圣每至登东，命树来影，荫覆于上。时圣人与外道战，途中乏水，军士皆渴，圣人以手指覆于盂中，十泉涌出，全军人马尽解炎渴。盖树、泉乃天地机微，则圣道有以包之。**起亡命，息刑冢，诚回真主之怒。** 昔一老妪之子死于战场，其母哭诉于圣。圣人以拜毡覆于尸上，行二拜礼，其尸复活。又昔一外道兵犯默克，圣人同千二百人掘壕御敌。有一苏哈爸名楂必崖者请圣过膳，惟腔羊升面，告知圣人。圣人命"将面为馍，将羊肉烹于釜内，待我自取。"楂必崖遵命去讫。楂必崖有子二，登屋上戏耍，见父宰羊，乃谓弟曰："尔作羊，我作宰你。"弟以为戏，即卧下，兄取刀向颈宰之，流血而死。兄惊惧，从屋坠下，亦折颈而亡。其母厨中治膳，闻屋内有人坠下，急来看时，二子已死，痛心忍泪，将二子抱入房内，以衣被遮蔽，不敢声言，复往厨下治膳。楂必崖对妻云："圣人命将肉、馍俱不可动，待圣自取。"及圣赴膳，谓众人曰："愿食者同往。"千二百人皆随圣行。及至，众皆坐于空地，圣人自取，付楂必崖传奉，千二百人皆饱餐，肉、馍尚满釜甑。圣人乃与楂必崖共食，方欲取啖时，者白勒依勒天仙奉主命谕圣："无楂必崖二子，不可食。"圣命呼二子，其妻云："幼子不应相陪圣人，请圣自膳。"圣人方欲取食，天仙复奉主命："无楂必崖二子，不可食。"圣人复命呼二子，其妻云："二子出外戏耍，无可觅处，请圣自膳。"圣人方欲取食，天仙三奉主命："无楂必崖二子，不可食。"圣人急呼二子，二子从屋走出，行至圣前，毫无伤痕。经云："凡

人入冢，即有问罪天仙以火刑笞挞，其苦难堪。凡圣所至，则火刑暂息。”

大哉，圣人！救炎灾于御问，熄狱焰于长桥。炎灾，解见《世纪》。长桥即色喇特桥，备载地禁。御狱焰，解见《登霄传》。仙神称颂，庶汇咸瞻。经云：“圣人未出，七天七地，歌扶内外一切仙神皆知称赞。圣人既出，称欲同然。又能使草、木、禽、兽自来自往。”所以蠢动含灵，咸希际会，其生者荣，其死者哀。孰谓能文？佥云天授。经云：“圣人不识字，不能书。主命天仙将天经传授，即于心而发于口，吐词为经，天下古今才人智士不能一字增损。故《真诠》云：“设主命圣人识字，能书，将谓真经必圣人所作，适以钟天下万世之疑，而经非真经，教非真教，圣非真圣矣。”即此一事，便超越一切圣人，故曰“天授”。奈缘蹇于谗叔，惟笃慕乎恩姑。按圣母娠圣人六月而父故，及圣诞，不食母乳凡二十余日，惟依其姑。未周月而母故，乳于乡妇哈淋之家，奇迹不可胜纪。四岁始归，姑母问：“因何不食母乳？”圣人对曰：“吾知吾母在世不久，若食其乳，则两难割舍，是以弗食。”圣祖虑年迈多恙，召圣叔额卜团利布辅之。数日祖故。未几，年登十八，圣姑为之觅婚，家贫不能举。闻可尔必城中女皇极富，谋于兄额卜团利布，因为贸易，以感应而禅国位，阐扬正教，为西域圣王。惟圣叔额卜勒黑丙、额卜哲黑勒欺圣孤，以侮谤而阻圣教，流石击伤其腿，血流不息。道不吾行，弃墨克之溺土；圣人知道不行，爰弃默克，而迁移默底纳。德犹可眷，采几杖于枣株。昔圣人首出教化，每立一枣树之下。后因人众，难以遍晓，作阿白尔楼，乘高教之，枣树流液，有悲恋不舍之状。圣人命断枣为杖，每劝诫时，登楼拄之。至今念虎土白手执几杖，乃其遗迹。恩隆六贵，迈有生之列圣；

圣谕云："主上将六件事把我贵过一切圣人。"意谓以前列圣，每位只一座清真寺，在寺礼拜方准，别地则不许；圣人奉命，凡所到之处皆可礼拜，此一贵也。一切圣人，凡大小净以水方洁；圣人奉命，若无水处或有大病，或惧虎狼，不能近水，以土代之，此二贵也。一切圣人，教化只在现时一地，圣人教化直至世尽，普天率土，莫不瞻望，此三贵也。背逆之财，转为应受，此四贵也。一切圣人，威严不能远闻，圣人出征一月程途，背逆之人闻风而走，此五贵也。一切圣人从自己幔帐不能全遮，况救别人？至圣受主喜之全品，凡系教生，无不搭救，此六贵也。有此六贵，所以贵过一切列圣。其封印革除一切教规、经典者，此也。**金井三嘱，传玉液于时王。** 圣人辞世九百年后，至一千年、一千八十四年，有遗嘱贝册从圣人金井现出，凡三次矣。按金井在天房西去一日默底纳城中，默底纳又距鲁木大国十三个月。圣人陵寝有祖母绿玉汤瓶一把，每日五时未礼拜之前，瓶水自满，守陵官将按时驿递鲁木国王，经岁不脱，直至世尽。**作两世之首领，为万天之模范。**

大哉，圣人！困而能施，贵而不骄，高而不满，衰而能勤，仲修曰："凡人贫而谗，贵而骄，高而满，衰而惰，人之恒情。吾圣舍己从人，不以困而慳其物；虚而能降，不以势位骄其志；谦而自抑，不以才智先乎人。圣虽年迈，日理万机，犹必五时朝拜，以昼继夜，股立流水。或谓圣人曰："吾闻真主以天堂赐圣，虽有过不罚，何勤劳以至于此？"圣人曰："真主以特恩加我，我岂不做一感恩之仆人乎？"**柔而能屈，洁而长往。** 圣人天性慈和，凡有横逆之加，毫无怨恨，惟为行害之人告饶。考之圣传，圣人未辞世之先，传谕远近之人齐集寺内，圣人登阿白尔上，未开口之前，哭罢复哭。哭罢之后，圣人谕曰："我聚尔等，现在我辞尔等要归，恐有亏尔等之事，趁此日还报，莫待后世。若依我言，此系至大情分。"圣人哀恳数次，一

人出于班中，近谓圣人曰："昔我同圣出征，我骑相随，圣人因打白马，误伤我一鞭。今世言明，后世再无还报之理。"夫以至贵圣人，犹欲洁然归主，恐遗后世。奈有故违妄杀，倾人安已，亏害之事，不可枚举。为圣人教生者，何不鉴此？**穷神知化，复命归真**；明武宗皇帝评论诸教，谓侍臣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能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归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故开物成务，穷神知化，复命归真，惟清真始能兼之。**明非日月，所照者远**；圣人前彻天地之始，后彻天地之终，明彻人物之理，幽彻神鬼之秘，上彻天堂之乐，下彻地狱之苦，故云所照者远。**恩非雨露，所泽者深。寿莫及于鲁各马你，富莫及于苏喇马纳，道莫及于圣人。寿有时而尽，富有时而穷。圣人之道，与天壤久，与日月光。虽教有殊途，下愚不移**；孔子云："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盖下愚之人志气昏昧，若掘地而注，自以为是，故不能移。**或琉玞冒玉，**琉玞石之似玉者。外道似是而非，若琉玞冒玉。**画地而止。**孔子云："中道而废，今汝画。"言知正教之贵而不行正教之事，与行正教之事而不悟正教之理。若行路之人，或未起程，或行至半途不肯前进，乃画地以自限曰："我止于是。"岂知前面有无穷乐趣？汝自不肯前进尔。**若病及膏肓，其何伤日月之明？**惟其不肯前进，是以见道不明，若青盲障翳，虽处日照月临之下，依然黑暗无光。盖日月无时不照，无处不周，彼自不能得见，其何伤日月之明？

迄今千载而下，按至圣穆罕默德生于陈太建三年辛卯，迁都于唐武德五年壬午，终于贞观六年壬辰。至大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已历二十壬辰，自圣终至同治九年庚午，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年。**率土东西**

遵圣人之化。见其男女正，清真严男女之别甚于曲礼。虽子女之无父母亲戚者，亦必遵教规，凭媒妁，而后成婚，否则以奸淫论。昔圣女法图墨见一瞽者，辄避之。从者曰："瞽者无目，何为避之？"圣女曰："虽彼不能见我，奈我不应见彼。"又曰："吾平生惟见三男，吾父、吾夫、吾子。"长幼序，贵贱分，亲疏别；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宽弟忍，夫和妇顺，师严道崇；笃忠信，禁奸诡；助丧探病，释讼解争，顾爱亲戚，和睦邻里；恤孤弱，悯困贫；刑罚不设，盗贼不兴。画地而禁，道不拾遗。大哉，圣人！功同天地之能，道冠人神之表。与七十二嗣之苗裔，超群轶类。按：石师，阿丹之末子，经所谓仙脚者，凡九辈至努海，由努海十一辈至倚布喇希默，由倚布喇希默二十九辈至圣人穆罕默德。虽同出于阿丹，而实异诸子。宜其渗渗流波，毫光侵斗。按《大明小史》并《一统志》，天房西去一日默底纳城中，圣人陵寝每日毫光侵云而起，后有一井，其水清甜，名"渗渗"。凡谒陵之人并下番者，皆备此水于舟中。倘海船遇飓风，即以此水洒之，风浪顿息。可谓至矣！噫！可谓至矣！微圣人，吾将安归？微圣人，穆民安归？

清真指南卷之八

登霄说

朝廷悬爵赏以待功臣，设刑戮以加罪逆，不曰赏，则曰罚。赏以明恩，罚以明威。恩明则知立功，威明则不敢犯。乃食本国之禄，而又阴臣于叛国，不曰贼则曰逆，此十恶中不赦之罪也。今世之法疏而漏，故爵可贿得，罪可幸免；后世之法宽而严，故赏不弃贱，罚不遗贵。疏而漏者，脱一时之荣枯；宽而严者，括古今之善恶。天经谕云；“的实一切顺命好人俱属天堂，一切逆恩违命主上吩咐是地狱。”大哉，真主！钦差二百一十三位圣人，敕降一百一十四部真经，时虽异而事同，地虽隔而道同，字虽别而义同，音虽殊而理同。煌煌天语，炳若日星，则是天堂地狱之说明矣。既有天堂地狱，宜知天之如何乐，狱之如何苦，如何便进天堂，如何便入地狱。知之不切，见之不明，言之不悉，岂真主以虚言谬圣人，圣人亦以虚言谬教生乎？沧海未泛，行潦觉其大矣；泰岱未登，丘垤觉其高矣。见以小而隘，知因浊者迷。仲敏曰：“天地不大，还是眼小；眼

也不小，还是欲大。”譬之井蛙未见神龙之变化，篱鸡未睹彩凤之翱翔，讵以为无龙凤可乎？蜎不知身小，鲲不知身大，蚊不知寿夭，鹤不知寿长，蝙蝠不见昼，蜉蝣不见夜，物因小而自限，学以狭而智昏。勿惑乎小人之疑于君子，卑壤莫测乎高天也。然则，夭卒不可测乎？日、月、星、辰天之象也，而南、北、东、西分其度；春、夏、秋、冬天之序也，而寒、暑、温、凉易其节。元会运世，天之数也，而治乱沧桑易其运。七政分，阴阳序，盈虚消长，变幻无穷，而人物之征兆应之。非传之于天仙，授之与真经，聆之于圣人，其孰能知之？然列圣得知其偏，至圣得知其全；列圣得知于闻，至圣得知于见。歌白稿腮，一切天仙圣人俱不能及此，及此者惟至圣一人。譬如种树之果，树从果出；结果之树，果生树颠。悬石留空，登霄之凭也；担水变妇，涉疑之证也。

天经谕云：“我在我清廉的奴辈上，预备下眼不曾见，耳不曾闻，心不曾思虑过的那些恩典。”譬犹金殿琼林，玉食万方，必与延客之人先知。摆忒云：“这是理（埋）怨的教场，伤心的路口，聚要的戏台，须要同那破衲的贫人，赤身的穷汉，方能得到。”予为此惧译是传，以延夫世之圣帝明王顾主命而简贤爱国、尽瘁万方者，以延夫忠臣良将顾主命而轻赋保民、不滥刑妄戮者，以延夫孝子贤孙顾主命而服劳顺命、匡过成善者，以

延夫财富商贾顾主命而出入公平、克己施济者，以延夫善人君子顾主命而恤寡怜孤、自甘淡泊者，以延夫顺命穆民顾主命而廉洁正直、不为异端摇惑者，以延夫清廉学人顾主命而正己化人、力行不辍者，以延夫教领头人顾主命而夙兴夜寐、以化导群迷者，以延夫信友良朋顾主命而内外如一、诚实无谎者，以延夫妇人女子顾主命而顺夫守正、贤淑慈恺者。呜呼！圣人，吾不得而见矣，得见是传，如见圣人可也；真言，吾亦罕闻矣，得闻是传，如闻真主可也。以主所谕，以圣所传，以诛获歹之汲水煎鱼，变妇育子，然后知圣人不以虚言谬教生，真主不以虚言谬圣人。慎勿学井蛙、篱鸡，而为龙凤所笑云。

登霄传

登霄之说，果有异乎？曰：无异也。蝼蚁居七重塔底，不测浮屠之高深，及附鸟翼，奋翎翮，翱翔乎杳冥之上，仰察俯观，片刻千里，归语其类，群蚁莫之信也。夫以迹象之，不信固然；以理推之，信亦宜然。王子七日，世几千载，刘阮天台，朝易代更。四十年黄粱未熟，霓裳曲声过广陵。小知不及大知，幻境无如真境。色界繁华，自世眼观之，万物与我无尽，瞽者不与也；妙境玄微，以至理参之，在在皆我增养，愚者皆能知之。经云："真主能转千百年为一日，一日能转千百年。"是传也，总以至圣乃命灵之阿丹，一切命灵自至圣之命灵而出。虽生于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后，若树颖之果，其枝干、花叶皆此果之陪

伴。树从果生，果又树之封印者。到此地位，方显极品。

其一，真主造化圣人灵光，住于天境，见无量世界，住无限年景。自入阿丹顶穴以至于生，性命黑暗，身体黑暗，逭雅黑暗，仰祈真主，欲见性命原品、大千世界。其二，至圣自受禅登庸，悟静山中二十余年，已私尽锢，不知有物，惟知有主。譬若孝子慕亲，两相悬望，主命登霄，以慰渴想。其三，真主将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教生行为功罪显与圣人，圣人见自己教生罪多功少，忧愁伤泪，坐则沾襟，卧则交颐，自此参拜不寐，为彼求饶，股立流水。真主欲显慈悯，命圣登霄。其四，真主欲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真经预示圣人，耳所未闻，目所未见，心不能思虑的那些恩典必令亲见。譬若登山问樵，涉水问渔，然后言有可据。其五，真主造化八座天堂，宫殿珍玩、侍列仙姬、珍馐庶类等等设列，以待清廉板德。譬若玉宴琼林必与延客之人先知，昭告世人，然后欢欣鼓舞，个个争先。其六，真主造化七层地狱，等等罪报莫可穷纪。譬若赴水则溺，赴火则焚。虎伏前途，人人却步，命圣登霄，早谕世人。其七，圣人因指迷归正，为圣叔额卜哲黑勒以侮谤击伤圣腿，血流不止，一切天仙哀祈真主。圣人忧罪及彼，反为求饶，及一切教生。主命取圣登霄，显扬恩典。其八，真主造化天地万物，因贵至圣。及圣生于默克，天地争宠，期欲均沾贵分，祈于真主，命圣登霄。其九，真主欲造阿丹，众仙拟议，以为此人有欲。真主谕云："我知之事，尔等不知。尔得知彼之不如尔乎？"及阿丹以土成形入命之后，主命天仙朝拜，因至圣之光在于阿丹顶穴，上及九天，下及九地，一切天仙赞主赞圣，因慕圣人，祈于真主，命圣登霄。其十，真主敕降一百一十三部真经，预表圣人之贵。一切列圣愿为教生，思慕圣人，祈于真主，命圣登霄。其十一，御间场中，巨蟒吞食罪人，地狱威严，人入痴睁，一切圣人骨肉不能相盼。至圣搭救自己教生，命圣预观，以免惧怕。其十二，真主造化天地，因为覆载；造化日月，因为照临；造化星辰，因为分野；造化风

雷，因为醒令；造化雨露，因为滋润；造化江河，因为通脉；造化川谷，因为通气；造化草木金石珍宝之物，因为供用；造化五谷蔬果酸甜之物，因为供食；造化羽毛鳞甲胎卵之物，因为供膳；造化麻茧丝絮温暖之物，因为供服；造化宫、商、角、征、羽五音之殊，因为供听；造化青、黄、赤、白、黑五色之变，因为供观；造化寒、热、温、凉百药之性，因为疗疾；造化天堂，因为赏善；造化地狱，因为罚恶；造化天仙，因为办功；造化神鬼，因为辖性；造化圣人，因为教化。

故天经谕云："我不造化一物便罢，但造化一物，本以为人；不造化人则已，但造化人，本为认我。"譬若妆台明镜实以显露美人，美人不露，则万有袋藏，两间寂寞。尊大之俊美不显，造化之真机不露。自此一过，可谓日照乾坤皆有色，许多昏暗被他明。予故表而出之，以开夫天下万世之聋聩而不知悟者。噫！慎勿蹈烹鱼之辙始信为真，则天国与彼远矣。

维勒哲卜月念八日夕，至圣宿于姑家。按圣传：是夕，圣人为谗叔额卜哲黑勒以侮谤击伤圣腿，血流不息，圣人忧思骈集，游于姑母之家，爰止之宿。时夜将半，忽闻空中倏然之声，如传命而至者，圣人惊起危坐，乃大天仙者白勒依勒、倚思喇飞勒、弥咯依勒、礼自垦勒率领一切天仙，奉主命以宝瓶仙水，衣履冠束，引仙骢，召圣登霄，按：梗赛米尔拉只，圣谓宝瓶乃牙骨宝石者。其瓶以祖母绿宝石为盆，四方四足，每足嵌红宝珠一颗，灿若明星，宝光缠冠，左右前后，篆镂圣赞。带以红牙骨宝石，履以祖母绿宝石，衣无经纬，皆天堂生成之物。马，人首狮胸，驼脊象胯，两翼奋腾，翅弥六合，集五万年程，一息可至。能纵能敛，毛尾皎洁，灿若珠光。宝光为鞍，珍宝嵌镫。主命天仙于天堂取水为圣

沐浴，浴毕，天仙以衣履冠束为圣更换，圣乃登石上马，石与俱起，天仙止之。至今摆依免勒日敢得思地方悬石尚在，约高三丈，此登霄遗迹。圣乃踞石乘马，四仙开道，左右一十六万天仙，各执光明宝烛，经谓此烛乃阿勒始下取来者，光彻七层天上与七十千幔帐，明如皎月。凭虚而御。

行至一处，见一起人从前而呼，圣人不应；又一起人从后而呼，圣人不应；又一起人从右而呼，圣人不应；又一起人从左而呼，圣人不应。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四起者，乃特尔撒与诛获歹，涉疑行术之人。幸尔不应，尔之教生不得转为外道。"

复往前行，见一老妇，头饰金珠，身穿彩服，项挂珠络，嘻迎圣前，口呼圣名。圣面向右，妇亦往右，圣面向左，妇亦往左。圣人不复再顾。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即窟雅，许嫁无数丈夫都被杀害。幸尔不顾，尔之教生虽被所诱，终脱永苦。"

复往前行，见一白石，石中一孔，倏出一牛，漫于山野，一人复欲收入，力竭而不能返。圣问天仙，天仙曰："此石孔者即尔教生之口，牛即所言，无益之语既出于口，不能复人。"经云："每日七窍在舌上哀告一遍言：'你看守舌肉若，你谨言着，委实我们后世受火刑因尔所起。你若端正，我们从罪上得其脱离，你若不端正，我们要受永久火罚。'"故《易》云："言行荣辱之机。"语谓"驷不及舌"。

复往前行，见三人立于圣前，一老人，一壮者，一

少年，圣人以手挽少年。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即逞雅时景。如挽老人，逞雅思典在他不久，是哄人的；如挽壮者，逞雅恩难在他不宁，是误人的；幸挽少年，尔之教生直至世尽，是平安的。"

复往前行，见一天仙手捧四碗：一水、一蜜、一乳、一酒，奉主命令圣任意取饮，圣人惟饮乳。天仙贺曰："幸尔饮乳，尔之教生悉属天堂。"

复往前行，见一天仙手捧四衣：一白、一绿、一黑、一黄，奉主命令圣任意取服，圣人惟取白、绿。天仙贺曰："幸取白、绿，尔之教生不入火狱。"

复往前行，见一人肩担一柴，力不能胜，复加一束，愈不能担。圣问天仙，天仙曰："柴即逞雅，彼担柴者即务忙逞雅之人。既得逞雅，贪愈不足，复欲多聚财帛，致将功课懈慢，期欲家务齐备，方理功课，及至无常到来，两无所济。财帛遗于后人，未知得当正用。"圣谕云："财帛从五个怨难不能出去：一辛苦多，二忧愁多，三惊恐多，四懊悔多，五考算多。后世将财帛每一钱作十二分，每一分作二十四厘，每一厘作四十八毫，每一毫作九十六丝。第一问从何处积来？第二问从何处拿来？第三问从何处用去？"又谕云："逞雅贫穷，是一件极美之事：一免自己骄傲，二免自性宠欲，三免他人嫉妒，四免儿女争竞，五免后世打（考）算。"天经谕云："但是世上一个贫人看守五时拜礼，在人上一个不伤，我定然把这个板德比领命富有之人先进天堂五百年。"盖谓贫人从衣食用度不能称意，倘富有之人在领命贫人上周

济，真主慈悯，至后世看贫人情分，同进天堂。

复往前行，见一人立于井边以桶汲水，上下俱空。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尔教生中办功之人，沽名钓誉、伐善矜夸，虽斋拜施舍，称盘内毫无斤两。似此办功，枉为辛苦。"

复往前行，见一人坐于地面，垂首恸哭。圣问天仙，天仙曰："此乃野梯目译曰孤儿，衣食无人看管，疾病无人疼顾，艰难苦楚，人莫能知。"昔圣人见一小儿将一捆柴力不能担，圣人曰："尔既无力，何不少担？"小儿曰："我是一个贫难孤子，我父出征阵亡，我母孀居，需柴养母，少担则薪米不给。"圣人闻言悲悯，代为担起。小儿曰："尔系何人？"圣人曰："我也曾是一孤儿。"圣往前行，小儿随后，行至城中，众撒哈白见圣人担柴入市，争来代担，圣人不肯放下。众问其故，圣人曰："此柴乃一孤儿者，我因怜悯是童，是以代担。"圣谕云："凡人疼顾孤儿，设将彼头用手一摸；真主慈悯于每根毛发。书他十件好，去他十件歹。"

复往前行，主命天仙取宝座迎接。其宝座以赤金生成，周匝各嵌五色宝石，四脚四珠，灿若明星。座有五十位分，每位分侍立一千天仙，悉称赞圣。座有两翅，极东弥西，翅列二万五千天仙，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圣登宝座，奋翼上升，空中无数飞鸟排列迎圣，翅肩相接日月出没之所。圣问天仙，天仙曰："真主造化此鸟，食饮睡雏俱从翅生，自立世至世尽，翎毛无一根落下。"

复往前行，见一大海海名曳密勒，水面向地，海底朝天，悬于空中，宽深弥极。经云："凡天上青气，即此海水之色。"世之所有，海中不无，澄清彻底，目见无遗。真主大能，滴水不下。圣过此海，主命风车迎接。牵车七万余绳，每绳七十天仙，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圣登风车，踊跃上升，续命天轮迎接。圣登天轮，见日月交缠，列宿旋绕，至第一层天。天门忽启，迎圣大仙掌管七万首领，每首领率引七万天仙，左右侍列，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

复往前行，见一起人腹大如山，欲立不起，蛇蝎咀毒，疼苦难堪，天仙以铜汁倾入腹中，声如猪喊。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尔教生中吞食利钱，遇孤寡而不能周济，酷挤无告，毫算贫难。"圣往前行，见一天仙面如皎月，昂首恸哭，泪滴如珠。圣问是仙，是仙曰："真主造我，专为尔教生告饶，直至世尽。"圣人感谢真主。正忧闷间，即时命下，谕圣人曰："我造化风原吹不定，今定一时；造化天轮原转不息，今息一刻，因尔登霄耶。穆罕默德，尔体为尔教生十分忧虑，后世同尔教生过色喇特桥，是桥浮于狱面，狱火上炎，尔喝一声，火焰俱熄。"圣人感谢真主。

复往前行，至第二层天。见众天仙，其体半雪半火，真主大能，命雪火相和，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

睦。复见一鸡，头顶三天，足踏本层。圣问天仙："如此巨身，食饮何物？"天仙曰："真主造化此鸡，头引须弥之外，食尔教生罪孽，入腹即饱；渴祈真主恕饶尔教生，其渴即止。"圣人感谢真主。复往前行，见珍珠宝床坐一仙衣之人，顾右而喜，笑容可掬；顾左而悲，愁眉不展。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即阿丹。"圣人近说色略睦，阿丹回色略睦。圣人问曰："吾祖观右喜而左悲者，何也？"阿丹曰："真主造化八座天堂居我之右，我见子孙办功，准进天堂，是以有喜；造化七层地狱居我之左，我见子孙干歹，罚入地狱，是以含悲。"复往前行，见一起人，天仙以刀割其肉，令彼自食，彼不肯食，天仙用火刑威逼。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尔教生中背谈是非，损人名节，虽办功无济。"

复往前行，至第三层天。迎圣众仙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见一起人，香肉置右，臭肉置左，天仙用火棍笞挞，令食臭肉，入腹皆成火块，灼烂脏腑，其声如驴。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尔教生中行奸男子，贪爱他妇，厌弃己妻。"复往前行，见一起妇，倒悬其乳，天仙用火刑笞挞，其声如牛。圣问天仙，天仙曰："此尔教生中行奸女人，憎恶自夫，淫奔乱义。"

圣往前行，至第四层天。天门忽启，见一天仙登宝座之上，其宝座以珍宝镶嵌，侍列六十万首领，每首领率引六十万天仙，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复见

穆洒之母、尔撒之母、匪尔敖你之妻。见宝光天房一座，四方四门，每门一柱：一红玳骨珍宝生成，二明珠生成，三赤金生成，四生银生成。前建银塔千座，相对亶雅天房，每日七万天仙轮流朝礼。按：宝光天房，即洪水滔天，主命天仙取起，居于第四重天者。凡天仙朝过一次，直至世尽，再无轮及。穆民高念纳妈资，声彻是霄。者白勒依勒天仙登银塔之上，亦念邦格纳妈资，声彻上方，众仙齐集。弥咯依勒天仙登黄玳骨珍宝悯拜而之上，念虎吐白。倚思喇飞勒天仙率众朝礼，祈将功课回赐给穆罕默德教生。复往前行，见一天仙坐于宝座之上，相如满月，面带愁容。其宝座四方：一赤金，二生银，三光明，四火喷。每方七万足，每足一天仙，计二十八万天仙抬拥是仙。右列六万天仙，俊美衣绿，光皎如月；左列六万天仙，凶恶衣黑，口出火焰。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复见一仙，身躯长大，手执一牌，面向一株大树，树叶明暗交杂，叶之数惟主可知。复见一仙，凶恶异常，遍身皆目，端视此牌，面置一盆，两手连取，部下无数天仙，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圣人问曰："此盆何用？"天仙曰："此世人之影。亶雅多大，是盆多大。予以两手取人魂魄，其人随亡。真主付我人神性命，七天七地，不缓须臾。"乃知为尔滋喇依勒天仙。圣问："此树何用？"天仙曰："亶雅男女，注名叶上，如叶光

亮，即知好人；如叶黑暗，即知歹人；如叶黄落，即知应死。我命两等天仙视其顺违、善恶，而轻重难易取之，然后视牌除名。每取一命，以十二万天仙，直至世尽，再无轮及。”

圣往前行，至第五层天。见一天仙登宝座之上，部下七十万首领。每首领率引七十万天仙，每天仙绿旗一杆，率领七十万班。每班七十万天仙，后有无数袋囊，前架二盘，约七千年高，盘大如亘雅。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圣问：“是盘何用？”天仙曰：“世间风云雷雨、霜雪露雹滋润之物应布多寡，吾以是盘较定，每一点命一天仙送下。凡五谷蔬果、草木花卉之物，每一粒用一天仙保守，直至成熟。”

圣往前行，至第六层天。见一天仙头顶阿勒始，两目仰视，口噙一箭，俯首鞠躬，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又见一仙，头在阿勒始之下，足踏七层地面，设将形世纳于口中，其容无有滞碍。又见一仙，头在阿勒始之下，足在地上，身有七万首，每首七万面，每面七万口，每口七万舌，舌出七万音，悉称赞主。复有七十翅，翅展大如亘雅，每日浴于慈悯海中，皆按翎毛所滴之水，每一点造化一天仙，赞主赞圣，直至世尽，回赐皆属圣人教生。或问：“此仙居六重之上，相隔七重，与苦尔西不啻数千年远，其上下如何顾履？”曰：“日照乾坤，不离四

天之上；心居寸腔，包涵色妙两有。真主造化天仙，纯清透彻，其广大神通与天地相为表里。若据域中之见，是蝼蚁欲问天高，蚊蠓不测地厚。其七万头面、七万口舌、七万声音，又焉知造化之玄能哉！”复往前行，见一所设有仙宴，异样奢华。圣问天仙：“何人享此？”天仙曰：“真主大恩，按七日朝礼念经贵分设此仙宴，宴尔教生男女罗汉一次，即为御宴之客。”圣人感谢真主。

复往前行，至第七层天，即者白勒依勒天仙之所。上有一窑，约二万年高。圣进领纳妈资毕，复往前行，见四大宝座：一赤金生成，二珍珠生成，三红玳骨宝石生成，四纯光生成。其纯光者，即圣宝座。每座置尊经一部：一、《讨喇特》尊经，二、《引知礼》尊经，三、《泽布尔》尊经，四、《府尔歌你》尊经。每座五十位分，奉诵四万天仙。复见一大树，约七万年高，其树以明珠、赤金、合璧生成，叶大如夏雅，树出声音，音皆赞主。

圣欲前行，天仙者白勒依勒辞曰：“吾位分界限及此，再难进步。”复有弥咯依勒天仙以翅肩接圣，圣踏翅肩之上过一大海，其海大犹五十倍夏雅。圣过此海，又五百年程，复至火海，深大弥极。圣过火海及无数幔帐，每幔帐相隔五万年程。天仙弥咯依勒辞曰：“吾位分界限及此，再难进步。”复有倚思喇飞勒天仙以翅肩

接圣，圣踏翅肩之上逾七大海，每海有七十倍亘雅之大，每海相去千年之远。复过七万幔帐，每幔帐相隔七万年程。天仙倚思喇飞勒辞曰："吾位分界限及此，再难进步。"复见一毯，中有明珠一颗，飘然迎圣。圣登珠毯之上，凭虚而御，寂静无声，圣人讶曰："想天仙尽矣，何踪迹一无？"复过无数幔帐，至三大幔帐：一、光明之帐，二、大能之帐，三、尊大之帐。每帐七万条绳，每绳七万天仙牵引是帐，帐笼阿勒始。复有无数天仙头顶阿勒始，两肩之阔约千年遥。圣至尊大帐前，珠毯忽逝，永悠澄寂，绝无声嗅。圣步上升，复有九重之高，见一宝帐，悬空永固，圣人怯步，弗敢前进。忽闻微妙音声出于清虚无极之中，或问："真主能言不凭声音，此处又云出于清虚微妙之中，得毋经旨、圣言两相悖耶？"曰："圣听不同人听，圣见不同人见，圣知不同人知，譬若熟羊告毒，作保放猕，听不同也；天仙其语，夜则劝神，见不同也；生来死去，隐显毕察，知不同也。噫，龙从角听，蝉以翼鸣，圣人行境，迥超凡类，岂见闻知觉所能测其涯际哉！"谕圣人曰："尔其上哉！"圣人惶惧感恩，立站抬手，念特克比尔，朝礼一拜，复为者白勒依勒天仙代礼一拜。真主赐与百千光明而贵至圣，命圣再礼一拜，圣人遵命拜毕。谕圣人曰："尔凭何物见我？"圣人奏曰："惟主至旻至玄，我凭舌上功课、身

体功课、财帛功课侍奉尊大之主。”真主谕云：“我的安宁到尔，慈悯到尔，吉庆到尔。”圣人奏曰：“祈将是恩赐与同侍奉主、清廉计较办功板德。”

复见捧阿勒始天仙与主诉机，念作证之言，其意：“我作证，委实万物中通无有主，惟有真主。真主止一无偶。我又作证，委实穆罕默德是主首仆，是主钦差。”真主谕曰：“今尔所祈之事，我悉准尔。前圣教生每昼夜五十番拜，岁斋半载，银课四分之一，在尔定为钦命。”圣人奏曰：“奴辈教生羸弱寿短，恐不能担。”复谕曰：“每昼夜三十番拜，岁斋三月，银二十两，课二两五钱，在尔定为钦命。”圣人奏曰：“奴辈教生力怯浅薄，恐不能担。”复谕曰：“每昼夜十二番拜，岁斋四十日，银二十两，课银一两，在尔定为钦命。”圣人俯首默忖，无复敢诉。真主谕曰：“尔心中事须凭尔言。”圣人羞愧，俯伏奏曰：“祈将昼夜五番朝拜，岁斋一月，银二十两，课银五钱。”真主准其求祈，谕曰：“虽尔教生五番朝拜，照前圣五十番之回赐；一月斋，照半年之回赐；每二十两课银五钱，照四分之一回赐。”圣人感谢真主，奏曰：“奴辈遵依朝拜，其赐何如？”真主谕曰：“凡尔教生遵依朝拜，如向右说色略睦，将尔所见一切天仙功课俱写彼文卷之中；向左说色略睦，赦彼一切罪恶。指我尊大作证，我把至贵朝拜之功贵尔一切教生。”

圣人感谢真主，奏曰："似此登霄特典，惟在奴辈，亦或赐与奴辈之教生否？"真主谕曰："我赐与尔五仙马始能及此，亦赐与尔教生五仙马：一、念特克比尔，二、立站，三、念阿叶忒，四、鞠躬，五、叩头。我凭这五仙马，致尔教生到至近品位，仍准他一切求祈，即如我命五仙马致尔到至近品位与我诉机，准尔求祈亦同。"故凡穆民参拜叩首之处，即彼之米尔拉直。圣人感谢真主，奏曰："前辈教生凡干罪者，或用地陷，或下石击，或变异类。祈将此刑减去，莫加奴辈教生。"真主准其求祈。圣人感谢真主，奏曰："前辈教生讨白用杀，黜妻不再娶，衣秽加剪，祈将奴辈教生有罪追悔，望主恕饶。妻黜不停娶，衣秽涤为洁。"真主准其求祈。圣人感谢真主，奏曰："主与者白勒依勒三百六十翅，六十万翎毛，展翅日、月出没之所，在奴辈可有否？"真主谕曰："尔发六十万根，按每一根容尔搭救六十万教生。"圣人感谢真主，奏曰："主命众仙朝拜阿丹，在奴辈有此品级否？"真主谕曰："我命众仙朝拜，因尔光在彼之首。"圣人感谢真主，奏曰："主与倚卜喇希默火化莲池，在奴辈有否？"真主谕曰："尔后世同尔教生过色喇特桥时，是桥浮于狱面，火焰上升，我命即时冰冷。"圣人感谢真主，奏曰："主与穆西圣人海水两分，将非尔敖你人马尽没，

似此恩典，在奴辈有否？”真主谕曰：“后世同尔教生过色喇特桥时，我命细如发、快如剑、黑如夜三千年程途，在尔教生容易过去。”圣人感谢真主，奏曰：“主与数喇妈纳圣人风床一张，日行千里，文武臣宰俱登其上，飞禽张盖，走兽列屏，神鬼拥道，似此恩典，在奴辈有否？”真主谕曰：“我造化十八千世界、六旱道、十二水道，皆因贵尔，彼虽日行千里，令尔片时过七重天地、阿勒始、苦尔西、无数大海、无数幔帐，至玄极之所与我诉机。”圣人感谢真主，奏曰：“主将皇帝兵马用狠风刮去皮肉，至筋断骨折而死，在奴辈有否？”真主谕曰：“后世同尔教生过色喇特桥时，我命是风将无干外道吹入火狱，尔教生毫毛不动，吹进天堂。”圣人感谢真主。爰降四赞及七宝号为板德脱离罪狱：一、赞主化生万物，止一独尊。二、赞主至大至能，造化万有。三、赞主不受所生，亦无所生。四、赞主无相对，无比配。真主谕曰：“我指一切天仙作证，凡人诚念是赞，今世获其安宁，后世得脱永苦，登于天境，永享极乐。”圣人感谢真主，主命圣回。忽至者白勒依勒天仙之所，真主谕曰：“我将天堂显尔。”圣至天门，守者曰：“八天锁钥皆具穆罕默德之手。”圣人以手扣户，天门忽启，守门天仙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见一鸡立于仙柱之上，身有一千四百翅，每翅七百翎毛，皆以龙

涎、片脑、香麝生成。翅翎上缕(镂)经篆，穆民每念邦格纳妈资，声彻天堂，其鸡抖翅，摇下浑身片脑、龙涎、香麝、珍宝等物，落于各天堂仙女之首。凡世人交还纳妈资，赞主赞圣，鸡亦随啼，总翅相绷，激出周身美音七十千样，致使各天堂树叶摇动，仙鸟齐鸣，一切仙女观看下方朝拜之人，愿祈侍奉。圣往前行，见四大宅院：一赤金，一珍珠，一红玡骨珍宝，一祖母绿珍宝，其广大无比。每院四千宫殿，每宫殿四千楼阁。台榭珍玩、龙榻仙姬、绿翠云环；蛾眉星列，绮罗成锦，杂佩如乐，馨香如兰，俊皎如月。各具珍盘，内盛绫锦，以待穆民之需。复往前行，见四大宫殿：一赤金，珍珠为棂；一珍珠，赤金为棂；一祖母绿，红玡骨为棂；一红玡骨，祖母绿为棂。殿之广大，设燕从东起，欲度往西，至死不竟。五宝为垣，透若玻璃；九重虽隔，表里皆明。复往前行，见一凉亭，真主大能，以明珠生成。圣欲登亭，其亭上升。圣问者白勒依勒天仙，天仙曰："真主造化此亭，回赐两等之人：一、不取债于艰难之人，圣论云：有人因为用度艰难，不得已而负人债物，欲还不能，时时忧虑，益馁不敢见面。债主为主慈悯，与彼两世无干。因他慈悯人，赖为主的慈悯他了。二、为仇人取和。圣论云：有人被人亏害，因怕主罪他，先行恕饶，无一亳怀恨，反为告饶，与彼取和。因他恕饶人，赖为主的恕饶他了。复往前行，见四河渠，穿绕八座天堂；一乳河，赤金生成；一蜜河，红玡骨生成；一

甜水河，祖母绿生成；一醴河，珍珠生成。泥淤成香，沫凝为片，河中石子皆各色珍宝。复往前行，见一香河，所流皆香；见一食河，所流皆食。隔岸奇花香馥馥，满林鲜果味殷殷，枝垂不用亲手采，萼出嫦娥貌可攀。真主赐人极乐天境，虽木笔山墨、地砚河池难可穷记。复往前行，见一河渠，广阔无涯，圣人遵流而源，见四泉眼出于“特恩密叶”四字之中：一乳汁，一甘露，一白蜜，一琼醴。白如雪，甜如饴，香如麝，流如箭，达于池沼，共而不掩。池中石子，皆各珍宝；两岸奇花，异禽鸣绕。圣问者白勒依勒天仙，天仙曰：“此即考赛尔池，真主赐尔，后世尔教生登天国者，得饮是水，不渴、不饥、不疾、不老、不死。”池旁复有一株大树，树名土巴，叶覆八座天堂，光耀上方，每叶坐有天仙，赞主赞圣。树根之上皆明珠各宝。根涌二泉，流出甘露、片脑、龙涎异香。穆民登天国者，至此相会。圣往前行，见额布白克尔宫殿、藕默而宫殿、藕思妈你宫殿、尔哩宫殿。

圣人曰：“设主假我以年，自有生以至世尽，天国恩典莫可言罄。”主命者白勒依勒天仙取天堂仙柜内贮列圣遗珍：一、戒指，主赐阿丹圣人作圣之凭。后以违禁被罚黑暗三百余年，束此悔罪，得蒙恕饶，世世相传，以至打乌德圣人证圣登帝。圣崩，复归土界；一、

褐服。经谓“天国仙羊毛织成之衣。”主赐倚卜喇希默圣人作圣之凭。圣崩，复归上界。一、宝印、方戟、仙剑，主赐苏赖妈纳圣人作圣之凭。圣崩，复归上界。一仙棒接主赐穆洒圣人征讨匪尔敖你作圣之凭。圣崩，复归上界。一、缠冠、仙绦，主赐倚思哈克圣人作圣之凭。圣崩，复归上界。命圣寄下，钦给四配：一、戒指、褐服，给额卜白克尔圣岳。一、仙印、兵械，给罕穆泽圣叔。一、缠冠、仙绦，给藕思妈你圣婿。一、宝剑、方戟，给尔哩圣婿。

圣出天门，主命复观地禁。守狱天仙天仙即马利克与圣说色略睦，圣回色略睦。见地禁七层，层皆黑火。按：弥尔拉只，圣谓：“每层有火山千座，每座有七万坑凹，每凹有七万火圈，每圈有七万火亭，每亭有七万火院，每院有七万火房，每房有七万火匣，每匣有七万蛇蝎。一螫之疼，千年不息。火之烈，设用一星放于地面，万物俱成灰烬。”各以其应受罪报，愈降愈炽。复见二人，以锦被覆，虽居狱中，狱火不侵。圣问者白勒依勒天仙，天仙曰：“此尔父母”。圣人闻言骇恸，近询二亲，谓圣人曰：“吾候多年，冀尔祈饶。”或问：“圣人钦差之元圣也，虽有罪不罚，况其父母？前面既蒙许多恩赦，似觉恩□，此处又有如此严罚，令人悚惧无措。”仲修曰：“予按经云，祖父有祖父之善恶，子孙有子孙之善恶，至公无私亲，罚不避贵。且如阿丹，首出之君也，就有许多颠沛，总是真主大恩，件件皆为后人

立标。如渡大永深渊，有力者自能过去。奈有恃祖父之善，懒于办功，望子孙之救毫无进修者，玩此可以省矣。圣人忧伤垂泪，方欲求祈，即时命下，谕圣人曰："尔欲为父母祈饶，惟准一事。"圣人悲切难心，自思父母生我，不救非孝。真主惟准一事，父母止此二人，计吾教生，天下后辈何止万亿，不若先救教生。倘真主喜我片慈，亦慈悯我之父母。不然，独为二亲，恐普世教生终无脱离之日。祈于主曰："倘蒙恕饶奴辈父母，此莫大恩典，第奴辈教内男女，数惟主知，祈主恕饶奴辈教生着。"圣人沉思俯伏，悲咽吞声，悬念二亲。真主谕曰："我将尔教生分作六分，四分我与恕饶，二分许尔搭救父母。"圣人感谢真主。谕曰："尔祈四万事，吾已悉准。尔归耶？止耶？"圣人曰："昔尔撒圣人登霄未归，教生俱转外道。祈归告教生，扬主恩威。"真主准其求祈，命天仙取光明宝床，令圣乘回。圣登宝床，忽至姑母之家，时夜已半，圣姑拜礼方毕，见圣讶曰："尔从何往？"圣将登霄之事备陈一番，姑母曰："尔言是实。"

次早至寺拜礼。拜毕与众撒哈白言登霄之事。内一诛获歹涉疑不信，私自谓曰："岂有片时而游历诸天，登无限程途，见无数恩典者乎？"于是遁归至家，市买一鱼，令妻烹治。担器汲水，及至河边，解衣而浴，起视自躯，已化为女。寻觅衣物，杳无踪迹，羞愧

追悔，蹲身树下，见一男子源源而来，怜此穷妇，引归至家结为夫妇，七年育二子。因思昔年形景，感叹嗟讶。复至河边见衣器犹存，依然身化为男。于是更衣担水，急归至家，鱼犹未熟。因悟圣人之言是实，登霄之事非虚。复至寺中，圣人尚言天国，谓诛获歹曰："来！尔将所历之事说与众知。"诛获歹随将浴体变妇，七年生子，鱼犹未熟历陈一番。因自悔罪，永为顺命之人。

诗曰：

见主当年事未虚，化身身化果稀奇。至今悬石留仙迹，杜却千秋万古疑。

其二

几人梦里说繁华，客舍原来误认家。对镜尚怜颜色迈，忍将肢体赴红砂。

其三

谁说登霄事未真，黄粱梦破识原身。张骞泛斗归来后，始信天宫有异人。

魔鬼传

鬼之为说隐矣。视之弗见，听之弗闻。以不见不闻之物而能视能听，非大圣人不可。圣人不欲闻见，而真主令其备陈所行，此爱惜穆民趋避之南针也。是传也，传于圣友阿纳思。阿纳思日近圣人之侧，见闻

自异传言。予不忍没其所志，编辑于末，以为吾辈中持身涉世之防。经云："正人之心如镜，鬼祟时常窃看。少有小疵，即便引入大罪。"诚能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检身于易染易入之伤〔场〕，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造次不能紊，祸患不能乱，罪过自除，日臻高品。慎勿做无鬼之论，而为鬼所笑云。

偶默而、阿纳思与众撒哈白侍坐，忽闻户外有声，欲求进见。圣人曰："户外之声，尔等知乎？"对曰："不知也。"圣人曰："此魔鬼倚卜里恩之声也。"偶默而一闻此名怒欲杀之。圣人曰："不可。真主尚且姑容以待后世。如杀而人人止罪则可，若杀而人人不能止罪，无以推却，则虽恕饶，此真主宥罪之因由，杀之不可。弗若命入，询其素行以作教生防范。"爰合〔令〕伊进，然后敢入。其容耄，其目独，其足瘸，与圣人说色略睦，圣人不答。倚卜里思曰："色略睦主之恩慈，不答何也？"曰："说固应答，缘尔违命，恩慈与尔无分，故所不答。"仲修曰："今之违命者众矣，凡悖君逆亲、轻师慢长、杀盗贪淫、起争构讼皆其违命者也。然则，皆不可出色略睦与回色略睦乎？曰：非也。如果知我之的于顺命，即真知人之不顺，犹不敢丝毫自满，恐招矜高之罪，况未真知人之的于不顺？不揣己之不顺，据自高满，便觉宇宙无人，眼空四海，或不出色略睦，与不回色略睦，皆其违命者也，不可不审。"圣人曰："尔曾侍主有几多年？"对曰："七天七地，每一层内有一千年功课。但是，天仙侍奉不能及我，学问不能增我，只因违构主命，将功

课尽都勾抹。”仲修曰：“盖世功勋当不得一个‘骄’字，弥天学问当不得一个‘满’字。二事横于胸中，则违欲之心生而抗命之迹显矣。淮阴佐汉破楚，抗诏不援，卒死未央；三桂辅清灭流，复自称尊，粉尸裂首。忠奸始末计终而不计始，况我辈功业不及尔哂末勒，学问何啻天壤？少生违犯，岂不殆哉！”圣人曰：“违傲为何？”对曰：“缘真主命我与阿丹叩头，只因从火土不忿，不曾叩首，将我谪为鬼祟。按：天经谕云：“委实我欲造一代位之人。”代位者，阿丹也。阿丹首出，君天下，为天仙人神万物之总统。故经云：“真主要显扬自己，造化了阿丹。”又云：“国王主之影。”则今所谓天子者，皆奉主命而代位者也。以代位之人而抗命不拜，昔倚卜里思之属，况悖逆争斗、叛侮篡弑等等不法，虽有盖世功勋，宜其裂尸粉骨而不恤者。孟氏谓：“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正符此旨。主命阿丹、好娲莫食天堂麦果，皆我引诱误食，将二人逐出天境。一切圣贤，一切学者，七天七地众生皆从此憎恶耶！仲修曰：“正人喜人干好，邪人喜人干歹，正人心在不平，邪人心在不忿；不平谓之天理，不忿谓之人欲；理胜则天堂之欢，欲胜则地狱之兆。今人见人富贵，愿人贫贱；见人兴盛，愿人颠险；见人安宁，愿人祸患；见人饱暖，愿人饥寒；见人聪明，愿人愚蠢；见人生存，愿人速死，皆依卜里思之属，而纳夫私之火自焚也。不知吉凶主定，智难参想，虽彼有此事，而我不可有此心。盖谓心者理欲之界，一念便升，一念便坠。圣人谓这块肉好，则周身好；这块肉坏，则周身坏。宜其好人人好，恶人人恶。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智者何不鉴此？钦差圣人，真主造化天堂，又造化天堂内之人，一切圣贤，一切喜主之人，一切清廉学者，一切好人，尔为圣人，做了他们的标准。凡人跟随尔行便属天

堂。真主造化地狱，又造化地狱内之人，一切叛命，一切举伴主之人，问："何谓举伴主之人？"仲修曰："如我将财物衣食济人，而不感谢真主，使我得行此好事受施济之回赏，反自逞己恩。或人将衣食财物济我，不知感谢真主，(一)味推恩于人，此皆举伴主者也。"试思贫难奴辈从父精母血亦条条生将出来，衣禄谁主？谬谓人能济人，噫，叛违甚矣！一切奸邪坏恶，面是背非，我为鬼祟，做了他们的标准。凡人跟随我行，便属地狱耶。钦差圣人，莫测如何将我做迷路，将尔做指引正道之人？"圣人曰："真主将我教生五百年之罪，只凭一个讨白尽都恕饶。尔既知这等，何不悔罪亲近功课！却也能得天堂。"对曰："昔我与穆洒圣人相遇一山，见我坐于石上，哭泪成渠，穆洒问曰：'尔系何人，在此恸哭？'对曰：'吾乃一巨神，功业过于天仙，因昔违主命，不与阿丹叩头，谪贬尘世。今已深悔，无计可脱，愿求圣人哀祈真主，倘能恕饶，激感非浅。'穆洒许之。真主准其求祈，命我叩首于阿丹之坟。我思阿丹生时，尚不肯与彼叩首，况今已死，宁违主命，断不敢从，是以永为鬼祟。"仲修曰："顺人终顺，逆人终逆。顺人之性，若甘蔗灌以苦水，其味终甜；逆人之性，若黄柏调以蜂蜜，其味终苦。真主从命世时光预定人神顺逆，若五音五色、五谷五味配合不等，及尔身命相连，此正是开花结实之时，红翠馨香、滋味品质不能易其本有。真主从七层狱火造化倚卜里思之形体，然后以次功升，超越诸天，位逾仙品，号尔哑齐勒。奈昔从火土不忿，不叩阿丹，是本体之火初燃。今既深悔，即该遵从主命，得其恕饶，何等峥嵘，何等快乐！依旧

不顺起来，其故者何？譬之火石沉于江湖，千年无焰，一经取起，接以煤铁，则焰燎不可扑灭，彼亦不自知从何而起也。予阅火树烟花，因悟造化之玄机，宫室楼台、幻剧灯烛遇火自燃。故人之欲性属火，地狱亦纯火，欲性一动，则声色货利在在火具，魔祟从此诱人，则地狱之火贴体相随，可不惧哉？”圣人曰：“吾教生中谁为尔仇？”对曰：“清廉学者，从计较不能勾引，即坏事学者，缘讲解人人止罪，幼童礼拜、习学经典、常用小净、殷勤侍主，便与我意见弗投，事业相反，此数等者皆我之仇敌也。”圣人曰：“谁为尔友？”对曰：“办功之人迟延松懈，言行不称；昏愚之人违傲主命，崇信异端；少年之人茫然虚度，不能寻学；高年之人懒惰办功，不知追悔；贪得之人交易谎言，出入不公；高傲之人纵情恣欲，宠幸矜骄；年迈妇人痴迷被诱，视像信邪；年少妇女贪嗔嫉妒，窃视私奔，皆不知我为唆使，如指转丸，如蜜饲蜂，便与我意见相投，事业不反，此数等者皆我之良友也。故我喜之事，在主不喜；主喜之事，在我不喜耶。仲修曰：同人之中，有善有恶，善者行主喜之事，恶者行主不喜之事。主喜谓之顺，不喜谓之逆。今之喜主不喜，不喜主喜者多矣。俱该喜乎？曰：非也。昔一先贤问于友曰：“尔之时景若何？”答曰：“人情与我颇睦”。先贤曰：“尔必其为毋纳费格，不然，何人情不喜也？”主喜之事，人难均喜，若取人之喜，能取主之喜；人喜之事，主所不喜，若取主喜，断不能取人之喜。所以，的实穆民自能为主喜人，为主恼人。喜恼不分是谓乡愿，混于异端，害不可治矣。仲尼谓：“谁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若人人应喜，就不该言好人。恶人。既能恶人，又何以谓之仁者？总是为板德的要拿出一片公心，凭着一个天

理。譬若带着至准至足的戥秤升尺行尽天涯，任亲疏贤愚，富贵贫贱，便把那轻重高低、小大长短不公不平之事较将出来。今人一味护己责人，或倚情附势，明知主喜之事与主喜之人，而不喜主不喜之事与(主)不喜之人，而喜姑容人情，隐味天旨。吾恐倚卜里思之属，又不独在外教而已矣。钦差圣人一个好学，在我较一千拜主之人尤恼；一个秽妇，在我较一千坏事男子尤喜。仲修曰："凡人勿多听妇言。盖妻言能转一切男子，缘好娲居阿丹之左肋，纳夫私所在之处也。"经谓：女人之知识与正理相违。倚卜里思易亲易入，况秽妇尤甚者。《书》云："牝鸡可晨，惟家之索。"孔子谓："彼妇人之言可以死亡，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经谓："地狱纯是女人。"为男子者，不可不提防妇人之匪言；为妇人者，不可不提防倚卜里思之祸乱，则坏事从何而起哉？所以说身修在心正，心正在意诚，意诚维何？真主谕云："你记想我着，我就记想你了。你若记想我，你们方得脱离。"此正是提防倚卜里思与妇人之秘诀。尔教生若有一人千好，我令七千鬼祟伺其隙便诱入罪中。所以礼拜不能真正，戒持不能周全，施舍不能暗昧，语言不能看守。沽名钓誉，希报施恩，致使讨白不能受准，一半做黜退之人，一半做反教之人。凡男子中，每百人无一人脱我之奸计，女人中，每千人无一人脱我之奸计。"圣人曰："尔之子孙有多少？"对曰："岂不记经云。"人类之众较家畜十分之一，家畜较野兽十分之一，野兽较飞禽十分之一，飞禽较魔鬼十分之一，魔鬼较神祇十分之一，神祇较野额朱者、默额朱者十分之一；合六类之数，较第层天仙十分之一；复合六类之数与第一层天仙，较第二层天仙

十分之一；由二层以至于七层，可例而推；尽六类之数与七层天仙，较阿勒始、苦尔西围绕天仙十分之一。至玄至穷，惟一真主。我之右股属阳，左股属阴，阴阳交合，一昼一夜孳孕百千。阿丹之子孙日减，我之子孙日增；尔之教生日少，我之军马日盛。”圣人闻言悲泣，曰：“受主贬的，何人能伏尔首？”曰：“多自悔罪。”“何人能黑尔面？”曰：“暗中施舍。”“何人能伤尔目？”曰：“孝顺二亲。”“何人能坏尔背？”曰：“教规上紧。”“何人能裂尔心？”曰：“五时晓谕。”“何人能杖尔躯？”曰：“诚诵天经。”“何人能挞尔面？”曰：“不看无亲男女。”“何人能陷尔于地？”曰：“恩济六亲。”“何人能罪辱尔？”曰：“常记真主。”“何人能奸计尔？”曰：“公平斗秤。”圣人曰：“我教生中男女从尔上不能被诱者何人？”曰：“除圣友群贤，如恩母喇纳之女默勒嫣、虎白期碍之女赫底彻、法瓦欣之女阿锡叶、圣人之女法图墨，从无亲男子目不邪视，皆我不能计诱耶。钦差圣人，凡人莫贵有学，男女无学，如黑暗无光行于险路，鲜有不蹈吾之阱陷。昔哈鲁纳勒施得与其后祖摆得坐谈，一谓无学有行之老人胜于有学无行之学者，一谓无行有学之学者胜于有行无学之愚人，互相争执，彼此不服。内一侍者白于主人曰：‘今某处有一老人办功多载，曷往试之？’夜扣其户，老者办功方毕，问曰：‘户外何人？’

答曰：‘吾乃者白勒依勒天仙，奉主命馈尔仙桃。缘尔侍主多年，与尔修毕天堂宅院，特来报喜。’老者启户相迎，欣然让坐。试者曰：‘君将何以赠我？’老人曰：‘实无物相赠。’曰：‘既无物相赠，叩我一首。’只缘老者无学，除主之外不可叩首，将多年功课覆坠燎毛，即转外道。使者复命。复差一人往一坏事学者之家，夜扣其户，学者灯下阅经，问曰：‘户外何人？’答曰：‘吾乃者白勒依勒天仙，奉主命问尔青年学者何行坏教之事？宜速改悔，方得恕饶。’学者曰：‘自吾圣辞世，天仙不复下降，岂有因我一人而特来之理？尔非人即鬼，宜速去，迟则吾责于尔！’使者复命。可知无行学者胜过有行愚人。倘无行学者从坏事止住，则以妈纳自是长明；若无学愚人，岂能脱鬼祟之奸诱？”

然后圣人复问曰：“何人是尔至爱？”曰：“有罪不悔。”“何人是尔厚交？”曰：“博奕饮酒。”“何人是尔疼顾？”曰：“财帛不公。”“何人是尔光亮？”曰：“黜妻设誓。”“何处是尔拜所？”曰：“酒肆混堂。”“何字是尔经书？”曰：“淫词美曲。”“何声是尔音律？”曰：“舞唱歌弹。”“何事是尔营业？”曰：“我命七万鬼魔于尔教生中朝出晏归，搬唆于是非之场，谎言于交易之所，构乱于淫奸之地，结仇于争讼之间，疏忿于骨肉之内。或绝义辜恩，或背谈咒誓，或诱禁误食，或误拜耽经，或因财妄杀，或见色思淫。叉手而居，用两手交

叉于膝腕之下。交股而坐，左腿加于右腿之上，站立而溺，袒肉而行，无净而卧。立溺则秽溅身体，袒行则羞体不遮，无大小净，则以妈纳被劫。归来陈计，各献其功，则我娱娱然，不知乐之何极也。惟是记想真主者，我便遁去。”圣人曰：“吾教生中礼拜，尔却何如？”曰：“我如发疟。念经我如坠地，赴寺我如捆缚，斋戒我如笼系，施舍我如截口。仲修曰：乐人行善，是反倚卜里思之所为。今人不能济人，而反妒人济人。或见人施济，施者不吝而反为吝之，或劝人于施济中俭省，或言贫难人之过犯以阻施者之行财，皆倚卜里思之行为，不可不谨。因施舍有六件贵：一、真主准施舍人之求祈。二、增施舍人之寿数。三、加施舍人之财帛。四、免施舍人之灾祸。五、日记天仙书于好人数内。六、与地狱相隔日出没之远。”圣人曰：“地狱人之行为何如？”曰：“举伴真主，不孝二亲，伤损骨肉，断绝亲情，殷勤干罪，懒惰办功，不义之财，非礼之食，淫奸杀盗，结隙背谈，搬唆嫁祸，冤诬骗凌。真主造化地狱皆报歹人。”圣人曰：“天堂人之行为何如？”曰：“信顺真主，诚孝二亲，恩聚骨肉，接绪亲情，殷勤悔罪，夙夜办功，营谋合义，取舍合义，食饮合义，动止合义，雪冤清债，释讼解争。真主造化天堂，缘报好人耶。钦差圣人，惟愿尔教生中不念作证之言，作证之言即克礼默，解见《圣赞》。将我一切事务从尔止住，一切遂意从尔无望。”圣人曰：“受主贬的，我之教生尽被尔磨灭，幸主恩慈，与

我搭救，自后无复来言。”倚卜里思一闻此语，面色黧黑，恸哭而去，不知所往。

诗曰：

魔祟从来无实言，但逢好事便心烟。虽然不见焚燎焰，少老衰亡骨已煎。

教条八款

教领之宜选授也。风俗关乎教化，董率贵择名师。譬之病者求医，必须访寻高手，倘值庸才，不惟已病未除，更且益增新症。教领不择，风俗由兹日坏，邪正由兹不分，是非由兹不辨，取舍由兹不明，心术由兹不正，行为由兹不端，教规礼体由兹不振，天命圣行由兹不遵。一人之灾，祸延一方；一方之灾，祸延考妣，下及儿孙。所谓祖习、风俗、自性，三事相沿，蒂固根深，拔除不易，一方之灾也。

吾先圣受授天经三十部册，祖述宪章，拨邪返正，苦身焦思二十余年，因革损益，立为成宪。其伦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民则士、农、工、贾，其教则认、礼、斋、济、游，其训则事主、孝亲、忠君、信友，与人恭、接物义、持身廉、反躬耻，其化则劝善止恶、悔罪自新，其赏罚则顺升逆降、地狱天堂。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理得其正而不

倚，道得其平而不争。开辟以来，如绳贯珠。经，天下之真经也；圣，天下之真圣也；言，天下之至言也；行，天下之至行也。规矩八极，权衡两间。夫妇之愚，能知能行。以故教衍中国，历代相传以至于今。经籍煌煌遍于寰宇，孳孕之繁，几半天下。入籍版图，为朝廷之赤子矣；躬耕胼胝，为朝廷之农民矣；负戴(载)劬劳，为朝廷之商旅矣；鸡鸣不寐，为朝廷之士于矣；执锐披坚，为朝廷之戍卒矣；艺业繁兴，为朝廷之百工矣。孔子曰："庶矣哉！""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庶而不富，如豺如狼，庶不可久也；富而不教，如鼠如獐，富不可守也。顽惰之民，不回不儒，习为伪业，以伤风化。少陵长，贱犯贵，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尊卑躐等，正教不行，岂有国者治安无术，抑训导者束手无权乎？孔子曰："德者，御也；刑者，策也。策之不以御，则破车罢马；德之不以刑，则民顽政疲。"无策之马，无刑之民，虽王良不能御一车，尧舜不能治一邑，而况异姓同途，贤愚共处？凭舌教以愍革面之民，用未见以挽不化之众，虽卢扁难起既死之症，奕秋不救已败之棋，又何慕经有律而教有戒也？夫峭峰千仞，跛羊牧其上，巍城五丈，楼季不轻越者，知所禁也。知所禁，则不敢犯；不敢犯，则礼义之心生，而作恶之念止。赏可劝之为善，罚亦可禁夫为恶。反是

则民疲，疲则思逸，逸则思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譬若骄子渐不可教，正教之忧也。诸如此弊，总由无专责成之掌教，行与心违，尸位世替之住持，胸无实学。誉己者亲，谏己者疏，胜己者嫉，薄己者仇，夤缘附势，舐痔折枝，社鼠城狐，以窃天禄。致使寡欲廉能，终身窘抑；皓首穷经，杜门结舌，于是因贫构怨，仇忿日生，复起而讪谤之，是谓小人在位。小人在位则正人隐，正人隐，则邪道入，邪道入则正教衰。紫能夺朱，乡愿乱德。此可忧者一也。

掌教司一方之风化，系大众之升沉，无论老少，即为一方之官长，与众不同，不可失之过谦，过谦则卑猥可厌而受贱。亦不可近于自大，自大则骄慢咸憎而寡俦。做人惟是一味率真，踪迹虽隐亦显；存心半毫未净，作事虽公亦私。附势趋炎，见利忘义，外洁内污，包藏机械，此是掌教中第一件大病。须要究学精研，持身端洁。讲得一章，进得一步；说得一句，行得一事，则化行品越，人畏道尊。盖学不精不可以立教，行不端则难以劝人。学行俱兼，自然宾服。每七日主妈，母楂位传谕所属教亲至寺礼拜。三掌教中，或住持、或助理、或赞理登堂讲论，将教规礼体逐一开明。日复一日，自然习熟。老练者无虞矣，恐有年幼学浅难以服众，一遇问难则坦秃腼腆，真金化为顽铁矣。须要

平心下气，于同类中推一有学之人据经讲解，勿顺人情，勿执己见，翻译指拨，开其茅塞，道得理明，自然悦服。父谕其子，夫谕其妻，互相劝勉，教化自行。谤从何起？冤自何生？化之不善，反求诸身，既不愧己，又焉愧人？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此可忧者二也。

坏教为非，虽是心地不明亦因饥寒所迫。他教贫难易于丐取，惟守教回民饥寒困苦，既不仰给于他教，复不敢犯义乱取。寡独孤鳏，其苦尤甚。异乡之投食资生者，又尤甚焉。清真教奉主命，凡有资财满贯则计财抽课，以岁末分给，一遇贫难协力相扶，风俗所以日善，情义所以日亲，教化所以日盛。贫者固勿论矣。近见有余之家不惟隐昧天课，视同教之贫难不顾，即骨肉至亲饥寒困苦，了不相关，倾覆流离视同陌路。蟒宁遭也，而课不易出；脑宁流也，而财不轻施。吝浮财以招实祸，甘真辱而贪世荣。嫉人之贫，妒人之富，怀人之仇，乐人之祸，富与富日亲，贫与贫日疏，互相刻薄，习染成风，于是因贫坏教，仇忿日生，弃正从邪，远贤亲佞。虽学者口传家谕，教师问罪执鞭，石鼓难〔虽〕敲，枯木不苏矣。天经谕云："你将我赐与你们的财帛衣禄为我使费着，我把无常到来，你们一刻也不能缓。"此可忧者三也。

虚文之宜革也。婚丧相助，教有常规，馈送虚文，大伤风化，天房难可及矣。予客金台，每慕燕、鲁之风。次及秦、晋，次及吴、蜀，婚丧不振，互相资助；贸易缺资，众力相扶。子弟不能念经者，代为供膳。恩不求报，德不沽名。奈有不遵经教，不体圣行，假正教之虚名，倡异端之偷俗。馈送既属虚文，庆吊全无实礼。既借贷之无门，待宾朋之浪费。水益深而火益热，雪益飘而风益寒。甚至婚勒财礼，怨女旷男；丧争孝帛，变产倾家。富者因婚丧而贫，贫者因婚丧而走。利不思义，财不顾亲。人情如此，世道如此，风俗焉得不薄？此可忧者四也。

清真之与儒教无所分别，惟认、礼、斋、济、游之五常，便有些回辉气象，余则皆同。非若玄、释之绝婚姻而废人伦，削须发而禁肉食。便子亲朋中看着有些没体面，不受用处。吾教道理是至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总缘祖习、风俗、自性相沿日久，即道既无明师，相逢又无好友，便把自己埋没在苦海之中，乡党无所称，考妣无所望，做个半上落下人，岂不虚度？你想人生过客，石火电光，鼓罢锣收，戏场终散，正要在这个时光寻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生为何来？死为何去？复活何因？祖宗中谁是谁非？乡党间孰真孰伪？自性内或是或偏，抚心自揣，一一从自己身上。已往目前，逐日

行藏，向眼、耳、鼻、舌、手、足省惕一番。勿执己见，勿附人情，阙疑问难，明辩笃行，掀天揭地，做一个须眉男子，正教真人，不枉涉世一番。况吾教道理分明，有一部天经是我们的路径，有一个圣人是我们的标准，多少高人都从这条路上得了脱离。祖宗之教，有贤有愚，有是有非，贤者从其正而大，愚者从其偏而鄙。从其正者吾顺之，以慰先人之心；从其偏者吾改之，以救先人之苦。是顺亦孝也，不顺亦孝也，风俗自性，何足论焉？天经谕云："我喜以思略目是你们的正道，的实近主的是以思略目。凡人除以思略目要寻正道，决然不准，他在后世属于折本之人，定将折本之人拿送地狱。"此可忧者五也。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异端左道，如黄柏之坏蜜，丰稗之乱禾。蜜可弃，稗可拔，异端之害不可除。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拒扬墨，放淫词，以承三圣。"夫钟磬之声不同音，红紫之色不同彩，邪正之术不同迹。辨声以耳，辨色以目，辨道以心。心偏则性偏，性偏则道偏，道偏则理偏，理偏则随入邪道，不可治矣。史论曰："自开辟以来，中外之患未有甚于此者也。"夫蝗蛉一时为灾而数年乏食。僧尼之患毒流天下。即患如猾夏，不过侵吾之境，劫吾之财，戕吾之人民，于吾

彝伦未有所伤，风俗未有所坏。然侵境有时，劫财有限，戕民有数。异端之害根于心，发于事，行于事，害于政，入于禽兽而不知者。自汉明帝遣使天竺，求其道，得其书，缄之兰台，绘之石室，世世相仍，妖氛日炽，辟土结庐，侵田除赋，佛刹僧居，几半天下。民惑其说，亲之如父母，爱之如兄弟，信之如筮龟，畏之如雷霆，是侵吾之境矣。陈因果轮回之妄诞，以惑世诬民，王公宰辅愿为檀越，倾家塑像，变产修庵，财民富客入粟捐资，竭有尽之民财，填无益之沟壑，是劫吾之财矣。天下见贵人之下贱、尊长之下卑也。婆罗僧尼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顽惰之民，男则废其耕耘，女则弃其蚕织，变服改容，逃名遁迹，弃父母如路人，捐妻子如敝履。一人削发而十人从之，十人削发而百人从之，百人削发以至千万亿兆，托钵缁衣遍满天下，是戕吾之民矣。从其教者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长幼、贵贱、亲疏、男女之别，虎狼一体，蛇蝎不伤，反造化之权，戕人伦之本，更且绝人婚姻，禁止肉食，令三十年后禽兽多而人类少，戕吾之人伦，毁吾之宪章，败吾之风化。

夫阇黎、比丘，其小者矣。优婆夷之属因是以出入宫门，通贿富客。偷香窃玉，作浪子之舟航；欲线情针，为闺阃之绳矰。昔刘书上高欢，言尼与优婆夷，实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苦难言。今僧尼二百许万，俗

女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则是岁族二百万户。验此，佛是灭胎之鬼矣。夫盐出于水，遇水则化。整冠纳履，犹避瓜、李之嫌；暮鼓晨钟，岂无星月之誓？

夫优婆夷，其小者矣。沙弥、游僧因是没财罩，布色网，开慈门，延巨盗，脱囹圄之重犯，匿截路之强人。败卒逃奴，十方云集。披衲持钵，请疏结庐。借才人之笔，假檀（擅）势之威，城狐社鼠，莫敢谁何。以天下之大，城邑之多，山林之广，寺宇之繁，大邑不下万人，中邑不下千人，小邑不下百人，而侵吾之境，劫吾人之财，戕吾之人民，乱吾之纪纲，伤吾之风化，使尧舜，周孔之道日衰，而邪说诬民之教日盛。是祸中国者，非贼也，乃佛也；贼中国者，非佛也，乃中国也。唐傅奕上高祖曰："佛生天竺，路远言妖，游手游食，易服逃租。背逆君亲，不忠不孝。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伪起三途，谬张六道，妄言祸福。擅造化之权，窃人主之柄。既无裨于政治，复有害于彝伦。设言祸福死生佛能自主，事佛之谨，莫过于齐元、梁武，一为周师所围，一被侯景所逼，而漠北之辱，道亦罔闻；台城之死，佛莫能救。晋、魏以来，事佛之报，祸不旋踵。覆车不鉴，何其愚也。"土木之性不寒，而衣金佩紫；铜铁之腹不饥，而设簋陈簠。嗷嗷二亲，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曾土木之不如？孟氏曰："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今之佛道又甚于杨、墨。

夫沙弥游僧，其小者也。革烂得之属因是以离天竺，入秦边，勾妖人，祸乱中原。感皇上洞察舆情，智分泾渭，爰道除邪，御书赞云："朕评汉回，天下之大道，自古之宏道也。七十二教诱真归邪，修仙成佛，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尔汉诸臣日食朕俸，按日朝参；回教未食朕俸，五时朝礼，拜主赞圣，尚知报本。尔汉不及回也。"驱革烂得而出诸边，妖人敛迹，鼠辈潜消。

奈源去而流不清，枝剪而根未拔。数年以来，萌蘖复生，或扮僧道，或冒清真，行彷白莲，技工妖术，潜游寺观，啸饮山林。行拔发之术，以麻叶入烟酒。堕其术者，行同禽兽，秽乱闺门。以男女混杂为接绪，比脐度气为工夫，互相侵淫，恬不知耻。于是好酒之回儒，贪色之满喇，见酒色之可以无禁，食饮之可以无分，拜可以不礼，斋可以不持，体可以不浴。亲之为友，拜之为师，责之而不退，詈之而不耻。甘心以自己之元配，供妖人之玩赏，甚至对夫淫妻，夫亦莫悟。盖清真严禁饮酒，一入其彀尚且如牴羊之触藩，松胶之捕雀，其他杂教，又有不可知者。注也，洞访其非，闻之发指，恨不能磔其尸而粉其骨，殄其类而燔其庐。奈舌不可以为剑，笔不可以为刑。荣邀一命，为朝廷除妖党，正教立纲常，移风易俗，尽天下而人其人，兽其兽，激浊扬清。此可忧者五也。

清真严禁饮酒。盖谓酒乃是恶之媒，邪魔入罪之根，古来丧国倾家、败伦灭理者不可胜记。奉主禁谕，所以清蒙晦，禁逸乐，斩万罪之源也。经云："凡一切醉人之物，是黑拉目译曰不义。"无论靦觍长市，醉卧街心，发诞语而詈骂宗亲，废礼义而得非尊长。骨肉魍魉，无问亲疏，白日昏更，难分昼夜。艺业不理，冻饿其父母妻子，卖田鬻产以邀同类。产尽而盗心生，窃人之财物，骗人之资本。亲识惟恐见面，朋友为之闭门。醉生梦死，辱祖丧伦。只缘贪口腹沉湎，随作终身之废人。及其悔悟，亦何晚也。圣谕云："凡人饮一口酒，真主四十日不准功课。饮酒之人，后世在主御前黑脸，舌拖胸前，脓血淋漓，不受主之慈悯。"又谕云："凡人饮一口酒，地狱中必饮脓血火汁之秽。"曾有人问于大贤曰："何为饮酒酸脸？"贤曰："其人以妈纳出去了。若彼时死，未曾讨白，卡费儿译曰外道着死，永狱不赦。"又谕云："你们莫坐在有酒席而上吃饮。真主从此等饮食禁止我，就似从饮酒上禁止我一般。"凡人在席面上饮水如饮酒，洁净之水转为黑拉目。先贤额布白克尔撤去七十余物不食，恐落黑拉目，况犯禁乎？嗟我同教，无心之过犹可恕也，有心之过是谓之恶。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尚知掩然，今则明扬食之矣；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则设

席待之矣。曾晳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嗜者尚不忍食，况禁者而故犯乎？经云："饮酒之家祖宗灵魂恸哭而返，天仙不至其门。"此可忧者六也。

烟之宜禁也。明兴二百余年，建烟乃出。《本草》莫之载，食物未曾见。被其毒者，或脑流黑汁，服药莫能效；或灼烂脏腑，火从口出；或晕倒炉灶，灼烂肌肤。屡经禁约，莫能止遏。自兴贩日盛，课出而利日增，随莫之禁。西域俗名坦芭菇，缘乃母鲁得以火柴架烧倚布喇希默圣人，命男女行奸魇之，遗精始生。若肉苁蓉始于马沥，紫稍花结于龙精也。经云："一切醉人之物是黑拉目。"昔圣人同众贤进一花园，见此叶而摇首，贤问其故，圣人曰："使吾教生迷路，伤以妈纳多半从此叶中，后世从坟中复生之日，而黑、口臭，从吾搭救无分。"又谕云："吃烟之人，地为之做歹堵挖，不受主之慈悯。"呜乎，食物繁矣！何者不可以适口充肠，而独嗜于此？何业不可以贸易资生，而独恋于此？名妓翻经，老僧酿酒，本色既失，真情毕显。犯者既不知耻，识者谁复忠言？经云："地狱飞仙口吐火焰，鼻出火烟。复生之日，好人而白，歹人而黑。"此可忧者七也。

教体之宜遵也。天经谕云："莫非你们猜度我造化你们为顽戏，将来不归于我么？"是时，邪教正炽，异端蜂兴，击鼓鸣钟，正邪莫辨。天经谕云："你莫要同他们，若同他们，便属于他们。"盖圣人之垂教不同，故各教之遵守亦异。清真严禁鼓乐，非谓东土之乐不行于西土，亦非谓西土无乐而东土独有也。耳之于声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声同而听不同，其耳必聋；色同而见不同，其目必瞽。乃同而异，异而同，其故者何？耳听乎声则目必不察，目视乎色则听必不聪。淫声美色乱于心，则邪侈放恣害于正。经云："尘世迷人天堂，穆民鉴禁。"即此二句，便扫除无限嗜好、无限欲情，修天之要药也。譬有罪人于此，心忧刑戮，当斯时也，妻子仆从已为剧场之傀儡，栋宇田园已为过客之行居，锦绣珍玩已为当途之瓦砾，美色在前弗视也，嘉肴在席弗食也，好音在耳弗听也，岂好恶与人不同而性情有异也？盖心之所之，则境不留于目；目之所注，则声不留于耳。邪缘外合，灭德丧心，鬼祟由兹而入，邪荡由兹而生，功课由兹而懈，艺业由兹而倾。昔魔首陈于圣人曰："混堂酒肆我之拜所，艳曲淫词，我之经书，舞唱歌弹我之音律。"清真教本清静，不得一毫搀杂。一有搀杂便是画蛇添足，刻鹄类鹜，叛教离本，罪莫大焉。

其有不得不用以弹压一方者，如守土大臣不用则

亵天子之威，科第宾兴不用则违天子之制。如守教回人得以自专者切不可用，圣裔学者尤不可用，掌教头人断不可用。掌教坏则头人坏，头人坏则一方坏。圣谕云："两等人将我教道后辈斩绝：一乃无行之首领，或人效之，习为违背；一乃有行无学之清廉，或人效之，习为异端。"此二者，坏教之蠹、俑，蠹者，蛀木虫也，外虽直而内已坏，其木将倾。俑者，木人也，用以殉葬，是人非人。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清真穿窬之盗也。不用之故，其说有三：一、作乐之家天仙不至其门。二、祖宗灵魂恸哭而返。三、世尽之日胆揸纳出，以美乐诱入地禁。此可忧者八也。

禁　解

清真禁律，普布西方，家传户诵，垂于简册，昭如星日，民风淳睦，教化易行。乃此地距天房数万里之东，去圣人千百年之后，风景既殊，俗染各异，杂教丛兴，异端并起，禁之所及者及之，禁之所不及者亦置之而已。以是天经屡降，圣教改弦。犹居倭之乡不能无倭服，处粤之俗不能无粤语。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譬之曲流舟渡随波宛转。学者若执一偏，便是胶柱鼓瑟。使非药手婆心，应症投剂，必不能救治沉疴，唤醒醉梦。注伤时悼俗，抱恫有年，于是博采经

传，搜拟人情，著为《讨白》一帙。约而言之，百有余件；推而求之，千有余条，以俟夫见者、闻者改过自新，勿谓善小而不为，勿谓恶小而惮改。荧荧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遏，将为江河。一日行善，如登太行之山，久而自上；一日行恶，如坠弱溪之水，不谋自下。

真主开讨白之门，放宥罪之典，天堂地狱任其自取。勉旃同教勿恃盛年因循怠惰，无常一至，无论老少、富贵、贫贱，奄忽之间，不令人知。当此之时，华堂邃宇何关人事，车马仆从岂得相随？妻子眷属非复我有，锦绣珍宝已为他玩。虽父母恸肠九折，妻子嚎啕悲惨，赤手空回，孽如影伴。故人记想无常，自理后世。后世者，今世之归着也。论色世，无常乃尽限之一关；论后世，无常又第一个栈道。来不无归，去不无往。经云："从主之罪责上不可安然，因安然是众恶之薮。从主之恩慈上不可无望，因不可无望是懒惰之根。"不安便要改过，指望便要趋善，改过趋善，则福至而祸消。人惟望主之恩而不惧主之罪是昧其罚，惟惧主之罪而不望主之慈是昧其恩。以罚罪之主恕悔罪之仆，人心转移，祸福同为枢纽。诚能以事帝王之念事真主，以惧国法之念惧后世，以想功名之念想天堂，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处朋友之情处兄弟，以交富贵之财交贫贱，以积货财之心积道德，以保爵禄之念保修行，则必膺真主之喜，上庇祖考，下荫儿孙。虽曰："未庆"，

吾不信矣。

讨　白

讨白，悔罪之书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庸夫愚妇，孰能无过？过有大小，罚有轻重亦有远近。罚因过施，过以悔灭。久之不改，日流污下，将不自知其为非也。掩耳盗铃将谓欺人，其实欺己。人之有过，不患其不知，而患其不改，不患其不改，而患其改而复作。刺之在肉，拔之则安；过之在已，悔之则灭。无心之过犹可恕也，有心之过是谓之恶。总以人身有纪录善恶之天仙，刁取正念之魔祟。故心存向善，善虽未为而祸自远；心存行恶，恶虽未为而福自远。祸福具于一心，善恶难逃主鉴。其有曾行善事、福无影响而祸患猝临者，乃是善行未周，真主令眼前盘错净其微孽，如石攻玉，如火炼金，期欲与顺命天仙同登极乐；其有曾行恶事、祸无影响而福祥骈臻者，乃是间有微善，真主命眼前荣利，酬其纤好，如饵饲鱼，如肉啖虎，期欲与违命魍魉同幽极苦。我等毋视眼前和光混俗，饥寒困苦定是懒惰之人，杻械桁杨必乃作恶之辈，大命将倾，惟有孽苦相随。兴言及此，能不悲哉！爰注讨白，以戒同志。

条目凡一百一十款

违犯主命　忤逆父母　不忠国王
毁谤圣言　轻慢师长　伤残兄弟
杀人取财　倾人取位　间离骨肉
计害忠良　损人名节　暴人阴私
谋夺孤寡　酷挤无告　主讼构争
失约爽信　阴嫉良善　歹猜教人
疏慢九族　凌薄三党　欺侮邻右
武断乡曲　欺凌贫贱　侮慢异乡
压良为贱　凌虐管辖　亲狎匪友
辩乱是非　流言嫁祸　绮语媚词
以奸为直　利己损人　败毁德行
死丧不恤　相言不慎　将令不明
父训不轨　师教不严　夫严不正
医道不明　非财妄取　非色妄淫
非饮妄饮　非食妄食　左言被婚
淫言破义　欺侮瞽目　虐戏喑哑
愚侮孺子　呼喝乞丐　笑人丑陋
觑人羞耻　壅滞医药　阻人乞贷
诛求亲故　乘危报怨　恩将仇报
德以怨终　弃故迎新　疏远间旧

背谈是非　扬恶隐善　知恩不感
匿怨迁怒　知罪不悔　知恶故作
见善不行　实图吝啬　失盗穷治
虐使婢仆　以假易真　轻出重入
交易不公　穷追债负　拾遗不归
隐匿寄物　亏害行商　负债怀骗
劝人行恶　止人干好　败人闺阃
乐祸幸灾　沽名钓誉　为己耽人
言无方便　不忍怨尤　任性行怒
设誓咒咀　面讦讥诮　怨雨呵风
秽践经书　称名父母　饮酒歌唱
观戏听乐　用金银器　着像穿绸
博奕涛赛　行术占算　养鸽斗鸡
畜优携妓　舆马鞴鹰　憎恶饮食
决水焚山　撤桥断路　掘冢焚庐
毒流秽井　妄杀生灵　亏难畜类
覆巢毁卵　杀蛰残卉

授书说

是书之录，岂偶然哉？经谓："语默动静皆主前定。"予每佩服斯言，凡一事一物未敢自执己见。丙寅春正月朔五日，予自燕旋滇，舟次皖城，率家属暂

寓。承教亲爱予甚笃，因忆黄石老人“孺子可教”之语，齐晏婴“仁者赠人以言”，乃得以书而遗之。圣谕云：“尔等与人言须量其知识智慧。”予未尝不掩卷叹息，为胶柱鼓瑟者悼尔。岱舆王先生谓：“理不圆融机不活，空读清真万卷经。”习经者固不可不通儒，习儒者不能通经，此又终身之大恨。是书也，虽集于予，不过因经书之所传，编辑讨论，欲公世人，为习儒者通经之捷径，习经者指迷之药方。妍媸异态，人鉴了然。经之所有，予不敢隐；经之所无，予不敢增。一章一句，一字一义，皆予心血所在。访之海内，证之明师，考之经书，积之岁月，非一地一人、一部一日矣。倘我辈幼时不能习学经典，或无力习学，或习学而无明师，或明师不能至之处，少通儒业或业儒，之所以老者不可不看，幼者不可不读，知者不可不讲，愚者不可不听，不知者不可不问。家录一部置之坐右，慎思审问，明辨笃行，自悟自度，或有力之家刊刻布行，以广教化，庶无负真主降经，天仙传命，圣人垂教，集者之婆心云。聊赋数韵，以公同志，为观者笑。

诗曰：

名园逐日鸟声新，巨耳谁能测奥音。
贯彻微尘非渺细，包罗宇宙岂宽弘。
家家有水能容月，七万乾坤共一轮。
欲写美人镕青镜，莫将镜影认为真。

只因秽染菱花垢，对景嫦娥两不亲。
大画徒悬能识几？却悲盲瞽负丹青。
我今故掷桃花片，为通消息捕鱼人。

一腔心血洒乾坤，半属天宫半属人。
净洗湖山磨豸墨，高探日月藻龙文。
襟怀落落休嫌瘦，世事悠悠莫厌贫。
但愿苍生同乐国，肩担今古向谁论。

一叶轻舟一片蓑，茫茫烟水六旬过。
丹砂不驻童颜景，白发何分老更多。
看来客店光阴少，怎似天宫事不磨。
昨夜寻驼君记否，若非巫梦即南柯。

大哉玄元主，无像亦无声。
至能至清净，无配无始终。
永活非凭命，要为无阻停。
巨能开万象，掌握与权衡。
不随天地有，不共万物终。
造镜著真影，描真独证人。
降经复降圣，阐泄天地精。
七万乾坤异，照聆透微尘。
切物筋侵命，蚁肝机亦通。

感之形逐影，应之声在钟。
寻春吹絮影，妙喻难比伦。
玄妙玄玄妙，思之如镂尘。
海浪河沙舌，难可赞主恩。
愿祈清净主，悯拔路岐人。
罪消天国满，功累狱城空。
普世苍生牧，公道悉加增。
少怀与友信，子孝及臣忠。
太平天子寿，万国永康宁。

壬午初夏谷旦，钦圣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马注盥辑。

跋

书成，或有问于予曰："先生之言，可谓通上下，彻始终，洞幽显，阐内外，晰有无，明死生，知本末者矣。而多诋外教者，何也？"曰"子何业？"曰："业医。"曰"子既业医，请即以医喻：夫医所以疗病也，无病何用医为？天下有无病者乎？医方药谱，古人疗病之书也。推灸针砭，圆剂膏末，各分其类。失疗不治，患无有日。夫甘草性和，遇藜芦则反；人参润肺，共灵脂不睦。小人多厌君子，恶人每避善人。嗜酒成癖，饮酒益甚；好色成痨，色益不衰。因情耽于嗜好，故命尽

而不知。不到目瞠神飘，难免欲情牵绕。此等之人，由忠言不能素入，虽卢、扁不能回生。予为此惧，译是书，辟邪说，正人心，承先圣先贤之教，以禁夫天下万世之从异端而不知害者。不知害，则叛道远矣。”

圣谕尔哩云：“你做一个知者，不然做一个学者，再不然做一个问者，再不然做一个听者。切勿做第五起之人：不知、不学、不问、不听。”天下之责系于国，国之责系于家，家之责系于身，身之责系于心。经云：“后世从尔之执掌，一一皆有问焉。”苟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予知之以诤父，臣知之以诤君，弟知之以诤兄，夫知之以教妻，士知之以劝友。人人相诤，以至于道。复命之日，功与均分，又非独予小子之后望也。

天方圣裔文炳甫漫题。

清真指南卷之九

遗珠序

学而不明□□□□道无贵乎其学也；教而不能以常道、中道、至道教人者，无贵乎其教也。舍常道而言中道、至道犹树无根，舍至道而言常道如夜行无烛，舍至道、常道而言中道如纸花满瓶，舍中道而务常道以寻至道，如镜无光。三首相连，若身、心之与命，缺一不可。

夫江海之大，非一溪而成，以其卑而下；泰山之高，非一壤而就，以其大而容。才勿自矜，学勿自满，诲无常师，则理明而道日进。盖理不明由学不精，学不精由耻下问，耻下问在好为人师。智者失之太过，愚者失之不及。太过必沦于偏，不及必入于邪，正教之忧也。金有权轻重可知，吊有尺长短可度，道之贵独无权尺乎？上极九天，下极九渊；前极天地之始，后极天地之终。精粗秘密、邪正是非、清浊高下、虚实有无、隐显内外、否泰吉凶、穷通贵贱、夭寿存亡以及飞潜动植，草木金石，形性万殊，品类万异，莫不有至理妙义

安藏于巨细体用之间。虽纸尽世楮，笔尽世兔，难可穷纪。吾人幸生天地之间，为三才之首命。过客行居，电光石火，不啻扁舟之渡沧海，浮云之过太虚。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嗅，口之于味，手之于轻重，肤之于冷暖，得于外而印于心。如花在镜，如月在水。寻花于镜，镜非即花；觅月于水，水非即月。不即不离，不离不即。以渺小之形躯，膺至大之恩赏；操无形之权尺，度无尽之造化。包罗色妙，贯彻有无，蕴于心而发于口。如香出麝，如声出钟。寻恩造化声色、香味、轻重、冷暖之主，而使我能听、能视、能嗅、能尝、能知、能辨、能言、能行，谁为之驱使？谁为之主张？则无在非主而无处非主。执一物以寻主而主在，执物物以寻主，主亦无不在；凭一体以寻主而主在，凭全体以寻主，主亦无不在。左右逢源，头头了悟。

到此地位，水清月现，镜露美人。优游于物外之天，出入于清虚之表，与真主契，天仙邻，圣人伍，自觉天地为逆旅，光阴为过客，日月为行燎，尘世为戏场，富贵为傀儡，妍媸为粉黛。鼓罢锣收，味同嚼蜡，智者须宜警醒。勿安昏愚，自暴自弃；勿安逸乐，旷日偷闲。隙驹易逝，人生能几？若探海寻珠，得者便登彼岸，然后无负于亲，无负于师，勿负于真主，无负于圣人。执此以教，外不愧于他人，内不愧于自己。若学问不精，义理不彻，虚实不明，真假不辨，邪正不分，盲

行不称，取舍不明，外洁内污，巧媚求容，悬羊市狗，欺众治生，道听途说，误已误人，相沿之害，如养癞驼。予为此惧，辑是集续于指南之末，以俟夫臆度妄猜、入于迷道而不知悟者，以俟夫字舛义讹、认鹿为马以惑众诬愚者，以俟夫鱼目混珠、若井底之蛙自限其域者。噫！学何事也？可自欺哉！教何事也？可妄传哉！一义之谬，谬之天壤；一字之误，误及万年。欲求勿欺，以希天宠，胡不进而寻学？故为之序。滇迤金齿圣裔马注再识。

补遗

问：《通鉴》谓“盘古生于大荒”，不知始于何地？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吾不知矣。作史者，当自伏羲造端。”老子“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子思“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所不知。”至于无极性理，三才万物，至隐至微，至广至大。起古今之才人，无能测其高深；集海内之经书，不能阐其至理，而清真所言最悉。岂中国之书言有未备乎？

曰：中国之书，纪于人言；天房之书，传自天语。譬若南不梦狮，北不梦象，蝙蝠不见昼，蜉蝣不见夜，而况天地之大，古今之辽？或有于此者无于彼，有于彼

者无于此；知乎后者莫知前，知乎前者莫知后；知乎乎内者莫知外，知乎显者莫知隐。非有敕降真经，巨智领悟，鲜不入佛老之窠臼、异端之邪途，如决湍冰，东西任凭。大哉，真主！敕降一百一十四部真经，钦差三百一十三位圣人，教殊理一，时异事同，字别同归。此清真之独迥诸教而言出有据者。

或曰："迩来浅近学人多被儒者所驳，卒不能阐其至理，其故者何？

曰：瞽目遇聋人，见闻自各别。

问：《真诠》谓以妈纳是明德之本源，何也？

曰：儒经谓"在明明德"四字。上明字是工夫，下明字是本有。譬若钻木取火，火具木中；磨镜求光，光生镜内。钻磨工夫，火光乃本有，不钻不磨则不可得矣。此论言是木皆可取火，是铁皆可求光，大人工夫须要到这一步，方可住足。所以谓德者己所独得，亦人之所同得。若夫以妈纳之在人，若火之在火石，投以煤铁，则本体之火自燃，余石则无用也。然必须学问之功、参求之力日就月将，然后以妈纳之真光自露，非一切人皆可具者。盖真经乃眼前之光，以妈纳乃心间之光，外光入则内光自显，所以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筛赫哈哩云："将似火镰的言语打在他心石上。那喜主

的火把命的丝绵点着，将一个本然全施。寻学之功也。”天经谕云：“你们不知经典是甚么，以妈纳是甚么。虽然我把他转做光，凭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圣谕云：“凭我的主，认我的主。”盖谓此也。明德本源有此者，能几人哉？

认己

认主之道，莫先认己。认己不彻，茫无所归。子思谓：“□之退藏于密。”孟氏谓：“万物皆备于我。”圣谕云：“你认得自己便认得造化之真主。”正是踏破铁鞋无合处，得来只向自身寻。

问：天有五星，一曰金星，二曰木星，三曰水星，四曰火星，五曰土星。地有五方，东、西、南、北、中。时有五行，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土藏四季。食有五谷，一曰木谷，二曰草谷，三曰藤谷，四曰水谷，五曰肉谷。用有五金，金、银、铜、铁、锡。石有五宝，如珊瑚、琥珀、车渠，玛瑙、空青、垒玉类。木有五香，清、浊、悠、远、浓。花有五色，青、黄、赤、白、黑。药有五性，寒、热、温、凉、平。声有五音，宫、商、角、徵、羽。食有五味，苦、辣、酸、咸、甜。腹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外有五官，眼、耳、鼻、舌、口。内有五常，仁、义、礼、智、信。课有五命，认、礼、斋、济、游。拜有五时，一榜打德、二撒申、三底格尔、四沙没、五虎甫滩。万

汇万形，万物万理。天地一物，人身一用，造化一理。圣人因之以修道立教，垂训万世，纪纲八极，权衡两间。兹欲博而归约，外总于物，内统于身，使人易知易认，以显造化之全恩，愿闻其旨。

曰：缘真主欲造人极之全品，自要为中显性命之余波，造化无灵觉之本体，是谓太极，化为水火。火中储气而风生，水里含尘而土出，轻清萃而为天，重浊凝而为地。天地既位，上则有日月星辰，下则有山川河岳。五星旋绕，各丽一天，以日月为阴阳之总统，七政齐矣；五方布列，以水土为万物之滋育，人物生矣。然总具于人祖阿丹之一身。

阿丹者，地顾〔维〕也。地有五色，在东者青，在南者赤，在西者白，在中者黄，在北者黑。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人面不同。其旨一也。亦有五性：金刚，木柔，火燥，水活，土浊。五性之变，不可胜穷，人性不同。其旨二也。心取南方之土，肝取东方之土，肺取西方之土，肾取北方之土，脾取中央之土，五府居内，以应乎外。其旨三也。眼能辨万物之色，耳能辨万物之声，鼻能辨万物之气，口能尝万物之味，舌能言万物之理，五官君（居）外，以应乎内。其旨四也。力生于肝而养于肾，其萃在爪；气生于肺而养于脾，其候在鼻；听通于肾而养于肺，其聪在耳；色润于脾而养于心，其候在唇；言出于心而养于肝，其苗在舌，五司各应。其旨五

也。在肝曰仁，发而为慈；在肺曰义，发而为耻；在心曰礼，发而为让；在肾曰智，发而为聪；在脾曰信，发而为果，诚中形外。其旨六也。呼生于肝，哭出于肺，歌生于脾，呻出于肾，言出于心，若音律之于管弦，各泄其妙。其旨七也。泣出于肝，涕出于肺，涎出于脾，唾出于肾，汗出于心，若海咸河淡，流而不同，雪冷霜凉，两体各异。其旨八也。金胜者性刚，木胜者性直，火胜者性燥，水胜者性活，土胜者性浊。若南橘北枳，地异性迁，水灌林园，随物变态。是以丹朱不习尧，舜不习瞽叟，盗跖不习下惠。有一行之偏，受一行之累。圣智贤愚，错综万变。其旨九也。

天仙神鬼、水陆飞行亦从五土之清浊而受造。土之纯清而无浊者，则为天仙神鬼之性灵；土之纯浊而无清者，则为飞禽走兽之形体。纯清配天，故天仙在天，相合天仙之性；纯浊配地，故禽兽居地，相合禽兽之性。人秉天地全体而清浊兼，故位不两立。胜其清者，品逾天仙；胜其浊者，不若禽兽。以故天仙听令于人，神鬼听召于人，飞禽听唤于人，走兽听驱于人，生息之命同也。命同则心同，心同则理同，理同则好恶同，好恶同则凡具眼、耳、鼻、舌、身、心、手、足之物，莫不有知觉灵明、饥寒饱暖、惧祸保身之动静。虽清浊异等，品类异形，受秉异性，乃真主赋物之全能，总备人极之用。非此则物主之大能不显，造化之真机不露，天地之

万有不全，贵贱之等级不分，灵蠢之优劣不辨，品类之高下不晰，万有袋藏，乾坤虚设矣。故真经谕云："不因贵穆罕默德，我也不造化乾坤万物。"惟圣人知终知始，知往知来，知有知无，知生知死，知内知外，知显知微，知主知己，知我知彼，习主普慈，用一个"恕"字，欲与聚恶无施，天地位，万物育。

大哉，真主！尽色妙之安排，极两世之功用以造人极。人极之贵，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聪，包色妙，括有无，配阴阳，罗万象。故阿丹为形骸之原果，至圣乃命灵之原种。果从种出，种自果生。一而二，二而一；先而后，后而先，故人为万物之果。周身者，国土也；百骸者，臣民也；邪魔者，外寇也；学问者，甲兵也；才智者，文臣也；嗜性者，武将也；真经者，律令也；天仙者，醒诲也；圣人者，导引也；心腑者，京畿也；命灵者，皇王也；以妈纳者，帝师也。然后国治民安，兵强将勇。文不能乱其纪纲，武不敢犯其禁律。赏有时，罚有度，律令严，外寇息，畿辅安，君心定。故经云："后世从尔身之执掌，一一皆有问焉。"何以免之？曰：尔于闲中默坐，夜静更沉，检点逐日行藏，一一从眼、耳、鼻、舌、身、心、手、足省惕一番，则免之矣。

大哉，真主！四十清晨造化阿丹人祖之形体，在每一刻里，从妙世隐藏宝库中，有一奥妙至价之宝隐在阿

丹泥水里。体窍既全，然后将属主命的吹与他。注于目，则能观；注于耳，则能听；注于鼻，则能嗅；注于舌，则能尝；注于口，则能言；注于心，则能思；注于手，则能舞；注于足，则能蹈。灵明同仙神，照察同日月，喜怒同四时，呼吸同风雷，血脉同江河，坚刚同金石，生长同草木，运动同飞行。故真主谕云："我把他造化在至美端庄里，然后归于低中之至低。"于是有五色以丽其观，五色之用：青则滋肝，黄则滋脾，赤则滋心，白则滋肺，黑则滋肾，见五色之第呈，则感真主之洪恩；五音以和其情，五音之用，宫声和脾，商声和肺，角声和肝，徵声和心，羽声和肾，听五音之迭奏，则感真主之洪恩；五谷以养其体，五谷之用，木谷养肝，草谷养脾，藤谷养肺，水谷养肾，肉谷养心，睹五谷之繁植〔殖〕，则感真主之洪恩；五味以调其脏，五味之用：苦者益心，辣者益肺，酸者益肝，咸者益肾，甜者益脾，啖五味之和调，则感真主之洪恩；五香以透其窍，五香之用：甜者醒脾，清者醒心，悠者醒肝，远者醒肺，浓者醒肾，闻五香之毕露，则感真主之洪恩；百药以疗其病，药性有五：如黄连泻心火，柴胡泻肝火，芍药泻脾火，黄芩泻肺火，黄柏泻肾火。虚补实泻，寒温热凉，五性之变，不可胜陈。盖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性；有一性，必有一症之用。睹百药之治疗，则感真主之洪恩。五金以济其用。五金之种，出于五脏，得之则

荣，失之则贱，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故财为养命之源，皆自阿丹泥土飞出，散于山野，化为是宝。观五金之流通，则感真主之洪恩。

是有万物，不可无五官；无五官，则万物之理不著。有五官，不可少万物；无万物，则五官之政何施？天地虽大，分之不离；万物虽繁，共之不合。天地一物，人身一用，造化一理。虽同入于眼、耳、鼻、舌之中，同而不杂，共而不搀。设使五官易其位，万物异其执，则火不能焚，水不能湿，金不能刚，木不能柔。大哉，真主！不造化一物则已，第造一物，本以为人；不造人则已，第造化人，本为认主。

水光月圆，镜照美人，是一非一，是二非二。水不即月，非水不显；镜不即人，非镜无影。体用各殊，主仆自辨。道著于物，理现于心。心有七层，以象七天。天能覆万有之物，心能承万有之理。论色世，则天为一大世界，而人居其中；论身世，则人为一大世界，而天地居其中。自其外者而言之，则万物与我无尽；自其内者而言之，则物物皆其当体。性命者，身之无极也；形骸者，身之太极也；两肾者，身之水火也；两目者，身之日月也；和暖者，身之春也；炎热者，身之夏也；凉爽者，身之秋也；冻凉者，身之冬也；呼啸者，身之风生也；吼怒者，身之雷鸣也；汗滴者，身之雨降也；运行者，身之天轮也；坐卧者，身之地轴也；头额者，身之昆仑

也；耳鼻者，身之陵谷也；百骸者，身之岩石也；唇齿者，身之城垣也；津唾者，身之泉流也；血脉者，身之江河也；脏腑者，身之湖海也；耳鸣者，身之潮声也；毫毛者，身之草卉也；须发者，身之林木也；蚊蝇者，身之飞禽也；虱虮者，身之走兽也；伏蛔者，身之蛟龙也；烧虫者，身之鱼鳖也。身有九虫伏蛔，虫之长者烧虫，虫之细者伏蛔，混于脏腑，如蛟龙之在海。烧虫随血而注，乘其蒸热，则为癣为疥，为疮为疽，为虱虮之类。寒火相迫而肌骨交颤者，身之地震也；鼾寐者，身之死亡也；觉醒者，身之复生也。或梦入华胥，到人未到，或邂骨肉，离合悲欢，身之妙世也；或游乐境，如意逍遥，身之天国也；或临险阻，恐惧悲愁，身之地禁也。手足者，身之飞仙也；舌者，心之传命也；心者，身之阿勒始也；命者，心之主也。故经云："我作证。"又云："真主要展扬自己，造化了阿丹。"

或曰：人身之品若是其贵，心世之界若是其宽，乃有夭寿穷通，富贵贫贱，祸福安危，饥寒饱暖，种种不同之异变。若言前定，又属自由；若言自由，不出前定。其故者何？

曰：缘先天有性命之前定，中天有时光之前定，己身有受秉之前定，父母有善恶之前定。性命前定，如文章未成，文理已具，虽未挥于典籍毫端，其间起伏纵横，虚实轻重，引兴赋比，朴素丰彩，章句字意，万变

不同，此性命之前定也。时光前定，如长途宦客，或逢江河，或遇湖海，或登险峻，或度平川，风俗之殊，国土之异。光阴虽同，程程各别；日月虽长，年貌日更。故老者不能返少，去者不可复追，盖由天轮一转，直至世终。乃中天之大海，日月时刻，万变千更，其中不知几富几贫，几贵几贱，几寿几夭，吉凶否泰，变易万千。真主亦听其自由，若海底寻珠，得失任凭。故经云："前定如海，若人探之，个个皆死。"此时光之前定也。受秉前定，如山川林木，高低短长，花卉果品，红翠酸甜虽经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雨露之滋润，四时之更迁，阴阳之调养，不能易红为白，变酸为苦。荣枯生克，亦随天地之气运为之。此受秉之前定也。父母前定，或行一善而子孙荣昌，或行一恶而子孙夭灭。推父母之善恶，则知我为吉人，应享父母之善报，益加省惕；我为凶人，应受父母之恶报，改其宿非。即有诸恶，真主能消之且能轻之。此善恶之前定也。

世态繁剧，尘缘易蔽；习染熏煎，逐队随波。真主恐人之昧其本而忘真也，故谕以认、礼、斋、济、游之五命。圣人遵之，以修道立教，垂训万世。认有五：色以眼认，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问造五色之源孰为点染？声以耳认，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问造五声之源孰为泄露？香以鼻认，香不过五，五香之属，不可胜闻。问造五香之源孰为蕴藏？味以口

认，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问造五味之源孰为和调？理以心认，理之殊不啻万亿，问造万亿不同之殊理孰为主宰，孰为安排？则无在非主，而无处非主。若身之同命，命之同心，一息间隔，则身命两亡，而认之道得矣。礼有五：立站尽奴仆之礼，鞠躬尽禽兽之礼，叩头尽草木之礼，跪坐尽山石之礼，赞念尽风雷之礼。如是而推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坐卧饮食，进退周旋，靡不中节而礼之道得矣。斋有五：眼勿视非礼之色，耳勿听非礼之声，口勿谈非礼之言，手勿取非礼之物，足勿履非礼之地，如是而洁其饮食，更其处所，浴其身体，净其裳衣，亲贤远恶，从善止非而斋之道得矣。济有五：饥者济以食，我有食而彼饥是真主以饥试我矣；寒者济以衣，我有衣而彼寒是真主以寒试我矣；困者济以财，我有财而彼困是真主以财试我矣；愚者济以言，我能言而彼愚是真主以愚试我矣；懦者济以力，我能行而彼懦是真主以懦试我矣。如是而念及鳏寡孤独、异乡流离、困苦无告之人，不以远近差其惠，亲疏异其情，一惟以广爱公平，克己周急而济之道得矣。游亦有五：眼如观天房之景，耳如闻天语之声，鼻如闻天国之香，身如处天国之地，舌如对真主之言。临深履薄，悚惧恐惶而游之道得矣。

或曰：真主命此五常，独赐穆民抑或赐与他教人否？曰：他教之得以妈纳者亦同。盖以妈纳之在人，如

珠藏蚌，如玉藏石。求以妈纳者，如蚌求珠，如石取玉，志不在蚌石，所取者惟珠玉尔。迷人如蚌石，穆民如珠玉，虽耳聆面谕，不啻聋瞽，皆缘无此真赐。如是而立为五课：一榜打德，其时如春，因人生于寅，此人祖阿丹、好娲离而复聚东方初曙之时也。知二人之被罚，则奉禁者不宜妄食。二曰撒申，其时如夏，此倚布喇希默圣人脱火棚之时也。知火棚之可脱，则见危宜致命。三曰底格勒，其时如秋，此禹努思圣人脱鱼腹之时也，知鱼腹之被困，则临难勿苟免。四曰沙没，其时如冬，此尔撒圣人脱海难之时也。知海难之可脱，则受命不知有家。五曰虎甫滩，其时如夜，此穆泗圣人脱江水之时也。知江水之可脱，则临难不知有身。

沿千百年，至于穆罕默德圣人，主命五仙马取圣登霄，直达九重，至于歌白稿腮，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闻人之所不能闻。千古上下，天仙人神，俱不能及此。及此者，惟至圣一人。所谓种树之果，树从果出；结果之树，果生树颠。阿丹为形骸之原果，至圣乃性命之原种。果从种出，种自果生。至此方显极品，于是而承主恩。赐奴辈者亦有五仙马：一曰念特克比尔，二曰立站，三曰念阿叶特，四曰鞠躬，五曰叩头。穆民受此五课恩典，束乎身者则有四城：一曰礼体之城，千人如衣；二曰瓦直布城，于人如身；三

曰损纳特城，于人如心；四曰法理则城，于人如命。礼休坏则瓦直布坏，瓦直布坏则损纳特坏，损纳特坏则法理则坏，法理则坏则轻车熟路，在在火狱。特阿直法四字俱上声。特克比尔是赞主至大，阿叶特是天言，瓦直布是当然，损纳特是圣行，法里则是天命。是以衣不离身，身不离心，心不离命。无命之心，无心之身，无身之衣，岂可得乎？

或曰：前圣之拜，不闻有此四城，岂天命圣行有所未备乎？

曰：前辈圣人，或如树之根，或如树之干，或如树之枝叶与花香色味，而至圣则如树之果，其根干枝叶、花香色味皆备此果之内。故经谓："自我圣封印之后，不复有继之而为圣。"前辈圣人愿求为吾圣之教生而不可得，况邪途僻道，抱一异则拳拳服膺，如蚊趋膻，如蝇竞秽，终其身于醉梦，竭其志于剧场？譬犹涉行潦以为河海，登丘垤以为泰山，性命根宗渺无所识，又为前圣之罪人。

大哉，真主！以妈纳之贵独赋穆民，天堂之设独为穆民。受至大之恩典，处至高之品级，汲汲遑遑，虚延浪费，及其惨疼悲伤，追悔无及。虽属清真，罪同迷道。永狱之苦不可具说。若真主之恩慈要到奴辈，照耀之光即显于命，命即显于心，心即分派与周身，见善如

渴，从善如流，然后言为嘉言，行为嘉行。如香出麝，香不可掩；如声出钟，声不可遏。故真主谕云："我若喜他时，我是他眼、耳、鼻、舌、手。"若身体上有一件自性的黑暗，见人美色，阴计谋之；见人富足，阴计算之；见人贵显，阴计害之；见人良善，设计侮之；见人愚懵，设计误之；见人贫贱，以势凌之；妒人名节，谤言丧之；嫉人婚姻，谗言破之；闻人借贷，仇言阻之；乘人患难，侵其所好；遇人危险，暴其所短。扬人之恶，幸人之祸，乐人之死，笑人之丑。似獍而暴，似枭而残，似虎而猛，似豹而悍，似狼而吞，似犬而吝，似豕而贪，似牛而懒，似蚁而忙，似猿而聚，似雀而淫，似鸡而斗，似鼠而盗，似蛇而毒。因这些可贬的动静牵住了眼、耳、鼻、舌、身、心。铁裹绳缠，在在皆头畜栈道，与魑魅群，魍魉伍。非礼之色无忌也，非义之财无惮也，非义之食无禁也，非理之言无惧也。分其心于子女玉帛，竭其智于利禄功名。譬如病热者惧火，病寒者惧风，所以恶见正人，恶闻正言，恶行正事，虽同人类，身心已死。真主将他眼、耳封记，期欲与违命魍魉同幽地禁。故天经谕云："的实一切奸邪坏恶在至低之火口。"其有等待承领、囿于时势之艰险，真主恐其久而痼蔽，故降经差圣。圣不能周，垂之以象；象不能明，示之以梦。

大哉，真主！集万国之贤愚，当昏夜之鼾息，祸福

安危，吉凶否泰，一呼一吸，变态万千，莫不默诲醒令，隐隐于欲发未发、不觉不察之先。故天经谕云："在每一个栈道里，我是他引领护送之人。凡疑难消息，我指点，我开他的蒙蔽。"总以人身有纪录善恶、语默、呼吸、动静、饮食、衣禄、寿数之天仙，故真主谕云："他是看守你们的。你心间举念，我为主能知。"

大哉，真主！听不凭耳全是听，乃无所不听；知不凭心全是知，乃无所不知；言不凭舌全是言，乃无所不言。即若天，金星主秋而旺西，木星主春而旺东，水星主冬而旺北，火星主夏而旺南，土星主四季而旺中，盛衰易时，方位易度，而人物之征兆应之。

大哉，真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言而万物生。人秉先天造化，虽囿四行，实起万汇。心之所至，无远近，无上下，无难易，无精粗，无表里，无阻隔，无限量，无有穷尽。此真主之余光现于眼、耳、鼻、舌、身、心、手、足之间，然后凭主视，凭主听，凭主言，凭主取。故曰："人能认得自己，便能认得造化之真主。"诗曰：七万乾坤共一轮，菱花自与美人亲。请君凿沼勤磨镜，识得真容显伪容。

附答三十一章

问：罗憨亦有像否？

曰：试看梦中人。

曰：何以来去无踪？

曰：再探水底月，体用虽各殊，容貌无差别。

曰：命世是何形象？

曰：清浊未相交，如水出泉洁。三万六千程，到此方分别。

曰：何以性情不同？

曰：万紫千红锦绣春，百般娇态百般情。一溪流水随高下，透入园林果卉新。

曰：归去何如？

曰：或担荆棘或衣罗，衬作长途一片歌。请君着眼高悬镜，尽是南柯梦里魔。

问：教理孰贵？

曰：穆民。

曰：穆民何贵？

曰：穆民之贵有八。知八贵之长守，可以为穆民矣。

曰：可得闻欤？

曰：按经云："真主造化人神魔类约有十分，惟一分属于人。又将人分为一百二十五分，一百分属于野额朱者、默额朱者，归处火狱。又将二十四分，一分在日出地面，一分在日落地面，归处火狱。惟一分属于母思里妈纳。又将母思里妈纳易为七十三教，其七十二教越经旨，违圣行，任自性，扰乱清真，归处火狱，惟一分属于以思略目顺命之人，此一贵也。

又经云：真主造化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受钦差者三百一十三位，皆本至圣之余光，为一切命灵之子种。是未有天地人神万物之前，先有至圣穆罕默德之命。穆罕默德已具天地万有之根，遵其教者，皆得后世之独慈。及圣生于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后，为万圣之总统，一切列圣皆愿求为教生。故经云："自我圣封印之后，不复再有继之而为圣。"此二贵也。

主降真经一百一十四部，惟府尔歌你包括前圣一切真经。自降此经，奉主命前经尽为停止。受此经者皆蒙真主之独慈。故天经谕云："我把我的经典赐与我拣选的板德。"此三贵也。

心有七层，以象七天。第一层以思略目之矿，第二层以妈纳之矿。真主笃〔独〕慈，将以妈纳赋与穆民之心。如香在麝，如声在钟。近之则香，扣之则鸣。穆民得此真宝，先天而为受命之根，中天而发遵命之花，后天而

结复命之果。知来，知往，知显，知微，信以守内，顺以守外，故能膺两世之恩赏，登永久之天国。此四贵也。

前圣一切拜礼只有一寺，余则无准，或平生一次，便脱永苦。至圣则兼五课而行之，所到之处，皆可礼拜。可以为坟内之明灯，可以为考算之支对，可以为过桥之路引，登于天境，永享其福。此五贵也。

主降天房，定为人神朝向，平生一次，属乎天命。缘人生四达，路远道长，以七朝礼，一年不脱，准此一次。经云："朝拜之人，自家至寺，按每一步书他十件好，勾抹十件歹。"昔穆沔圣人行于山间，见一人办功崖穴，圣人问曰："尔在此办功几多年？"答曰："今五百年。"圣人默思此人岁久功多，至复生之日，何以较胜？即时命下，谕穆沔曰："尔莫羡此人功多，后有穆罕默德教生七日朝礼，胜过此人之功。"此六贵也。

又经云："穆民于钦月把斋，内外交洁，纵彼之罪多过于天上之星、雨中之点、河中之砂、海中之浪、树上之叶，真主悉行恕饶。仍许搭救一切应罪之眷属。复赐金城四千座，每城有四千宫殿，每宫院有四千楼阁，珍玩异宝，龙床仙女，以待穆民登天之需。"故真主谕云："我在我清廉的奴辈上预备下眼不曾见、耳不曾闻、心不曾思虑过的那些恩典，以待我清廉的奴辈。"此七贵也。

钦月之内，复有格德勒夜，乃一切光阴中之至宝至贵，昔府尔歌你尊经降于是夜。故真主谕圣人云："尔不知这格德勒的贵。若人在此办功一夜，胜前辈一千个月之功。我命大天仙率领一切天仙，在不睡觉的人上降安宁，直至东方发曙。"此八贵也。

穆民有此八贵，即贵为王侯，富有四海，不过浮生一瞬。有识者必不以真福易其世福，永乐易其暂乐也。穆民之贵孰愈于此？奈之何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自暴自弃？良可慨夫！

问：逭雅是迷人天堂，穆民监禁，愿问其解。

曰：迷人志在目前，故以尘世为乐场，凡诸顺意，任其所享，所谓务乎此者，必忘乎彼。故释书言："死后是地狱。"穆民志在后世，故以尘世为丹炉，凡诸嗜好，预为烧炼，所谓欲乎彼者，心舍乎此。缘真主许约是天堂。二者之间，顺违异故，忧喜亦异。譬之花果枝叶同出一本，虽经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雨露之滋润，阴阳之互调，当其红翠馨香，人所其〔共〕羡，及至花残叶落，践入泥涂，所取者惟果尔。富若花中之牡丹，贵若花中之莲，贫若花中之梅，贱若花中之柳，穆民花中之果，迷人花中之叶。

或曰：儒书不言天堂地狱，不知死后作何结局？

曰：儒书修齐治平之要道，惟“仁与不仁”四字是登天入狱之根。仁则为君子，不仁则为小人。未有小人而登天境、君子而入地禁。然天堂各有品，地禁亦不一。惟以妈纳三字非尽人可得，得之则顺，失之则逆。顺者永登，逆者永罚。诗曰：几人梦里说浮名，幻境如何错认真。智巧赢来浑似电，繁华历尽总成空。园梨昨夜摧枫叶，堤柳今朝又复青。为语陌头枯槁树，不须回首怨东风。

问：格德勒夜，草木向西叩头，果有是说乎？

曰：非也。草木之头在下，故水自下而上；人身之头在上，故水自上而下。若人与草木无分，是天地易位，贵贱颠倒，不惟瞽目谈天，抑且于理不彻。

问：盐生于井，源从何出？

曰：缘地有七海，总具人身之七窍。如眼为咸海，耳为苦海，鼻为腥海，口为淡海，乳为甜海，肾为卤海，脏为秽海。知泪之从何出，则知盐之从何生矣。

曰：亘古至今，滔滔不竭，何如是之多耶？

曰：因源出于咸海，故愈取愈旺尔。

问：先王作乐和性，清真禁之何也？

曰：苦乐不两受，得此则失彼。譬之寒窗映雪，志

在希荣，枕戈待旦，何暇作乐？盖逸思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今世之乐短而少，极则生悲；后世之乐悠而长，故不再死。有识者必不以少易多，以短易长，此修天之所以必禁也。

问：传言阿丹之前，真主曾造十次阿丹，有是说乎？

曰：此画蛇添足，不惟有悖经旨，抑且与永活、永立、无始、无终之正义相反。天经谕云："不因贵穆罕默德，我也不造乾坤万物。"盖穆罕默德泥丸之光入于阿丹顶穴，若阿丹有十，则穆罕默德亦宜有十。此一误也。穆罕默德为性命之原种，阿丹为形体之原种。阿丹未有形体之前，先有至圣穆罕默德之命。树生果里，果藏树中。天经谕云："我把他造化在高中之至高，然后归于低中之至低。"身命既有次第，节外何容生枝？此二误也。自有天地，至于穷尽，谓之一元。一元十二会，一会一万八百年，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两天地之数终矣。于会生天，丑会生地，寅会生人，岂一会而生此十阿丹？时光既促，造化难齐，此三误也。经云："真主造化天地万物，成于五日。第六日，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乃长世之光阴，总一日有四千年之远，若谓阿丹之前曾造十次阿丹，必须四十四万年方可齐全。由阿丹至今，作何归除，限长日促，辞理支离，

此四误也。

曰：然则十次之说非乎？

曰：以之论六日之前则可，论六日之中则非也。盖真主乃无始之原有，虽简尽世竹，笔尽世兔，难以纪造化之始末。若谓十次，是真主有起始，有时光矣。然则未造之前，真主何所处乎？盖天地非一岁而成，光阴非一日而就，识今日则知明日，识今年则知明年，饮一滴而大海同，拈一元而千元具。大哉，真主！前不能测其始，后不能穷其终，虽数千万，岂能罄其玄微哉！十次之说，愚恐误矣。

问：歌白稿腮经谓一弓两稍之地，何也？

曰：此不过言一个“近”字，非谓此处有弓与稍尔。盖至圣为性命之原种，在命世，从真主无色象之光明，头一点造化至圣之灵觉，谓之领命，岂不是一个“近”字？及至圣生于十二万四千有零圣人之后，为万圣之总统，欲净情消，功全果熟，奉命登霄，直达九重，至于歌白稿腮，千古圣人俱不能及此，至此者惟至圣一人，又岂不是一个“近”字？二十三年经全复命，故又言一个“见”字。彻始彻终，至亲至切，如蛾赴火，身命两忘，即用一个“弓”字，犹觉其远，况经有兴、比、赋之三体？若就一个“弓”字、“稍”字又生出许多议论，是齐人真有两妻，邻人真有日攘其鸡者。胶

柱者可以勿铙〔挠〕舌矣。

问：倚卜里思功业过于天仙，学识贤于列圣，位超仙品，号尔哑齐勒，只因不叩阿丹，永贬下极，谪为人中鬼祟，永幽地禁，罚何如是之严，罪何如是之苦耶？

曰：缘色、妙有不等之世界，故造物有不同之形体。即若鸟翔于风，风即鸟之保养；鱼潜于水，水即鱼之保养，顺之则生，逆之则死。真主造化倚卜里思之形体，禀自狱火，故火即倚卜里思之保养。每火狱中，有不同之境界，每界中，有不同之种类。以类从类，处此非有所苦，及以次功升，由火而上，由上而光，位居仙首。若龙离于水，虎离于山，种种快乐，种种妄想，皆伊幻梦。真主未尝不悯其功，特用彼以振先天之法度，成生人之妙用，坚人神之功课。机微隐密，巧置安排，一事一物，一动一静，不出真主之预定。若火炼真金，石攻美玉，不过盘根错节，焉能甄别利器？大哉，真主！无限权能，总为这一粒嘉种。顺之者永登天境，与天仙为邻；逆之者永罚罚禁，共鬼祟为伍。然鬼祟得以自由，罪人永遭束缚。故天经谕云："我在地狱中造化了许多人神，到此地位，赏得其公，罚得其平，复归原境。"苦耶？乐耶？此真主之所以至公也。

问：经谓用米思挖克，以柳木为之，用为刷牙者。一拜

胜七十拜者，何也？

曰：此不过借此以喻悔罪人之拜胜常人七十拜。盖罪之在体，犹垢之在口，必须洗刷净洁，方可膺真主之恕饶。若孟氏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斋者，非谓斋其口；戒者，非谓戒其色；沐者，非谓沐其首；浴者，非谓浴其身。盖恶人素行皆恶，则必膺造物所忌，必须内外交洁，悔过自新，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若世之屠毒人命、强暴杀人者，抑将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耶？误矣！

问：何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

曰：夏之日，阳在外，而阴在内；冬之日，阴在外，而阳在内。阳在内，万物所以敛；阴在内，万物所以生。

问：耳之于声，如钟鼓火炮，近而数里，远而数十里，虽隔以山川城郭、宫室墙垣，一响即闻，何迅速之如是耶？

曰：缘在身有心、肝、脾、肺、肾之五形，故在外有宫、商、角、徵、羽之五音。宫属土，其应在脾；商属金，其应在肺；角属木，其应在肝；徵属火，其应在心；羽属水，其应在肾。一音一司，子呼母应。天地虽大，分之不离；万物虽繁，共之不杂。推之色妙，莫不

皆然。大哉，真主！四十千年以成人极。此人之所以并三才，超万汇而包罗色妙也。

问：真主因男子而造天堂，因女人而造地狱，又云，“地狱纯是妇人”。愚想真主至公至慈，造化妇人因为生人治世，无妇人则阴阳不齐，乾坤虚设矣。信如此说，不几使妇人女子办功者无所望乎？

曰：非也。因寔雅是至低至浊之物，古来多少英雄皆因这迷恋妄想，纵情逞欲，都被磨灭，所以称他是个妇人。故凡效女子之态、受制牵连者，总谓妇人。是以地狱因妇人而设。天堂是至清至虚之境，便与这卑猥低贱、愚迷滞碍不同。所以圣贤君子惟恐这尘缘羁绊牵住了眼、耳、鼻、舌、身、心，夙兴夜寐，履薄临深，总是要跳出这个风波的剧场、危险的栈道，岂不是个男子？所以天堂因男子而造。若女子而志胜男子，天堂亦何拒彼勿登？非谓地狱纯是女子而天堂独赐男子，则世之叛命背主、肆恶无忌者，又将另置一狱，以惩其罪耶？误矣！

问：以妈纳之在人，还是众人一个，还是一人一个？

曰：试问尔，日照乾坤，还是众人一轮，还是一人一轮？盖真主付与以妈纳之光，譬如月照长空，有水者

露，春回大地，不槁即苏。然不能易荞为麦，变稻为黍。大哉，真主！以妈纳之贵，独赋穆民，以其性命时光禀自轻清，身体世界复蒙提醒。诗曰："撞罢明钟总不知，皆因沉醉自昏迷。我今觑破牢笼计，为笑黄鹂奋翼迟。"

昔一人问岱舆王先生："日月星辰系焉，系在何处？"先生曰："系在天轮。"予思列宿丽天，亘古及今定而不移者，以云系则可。若夫日月五星，天西旋，七曜东行，或迟或疾，各循其度，牵之以西入于海。若蚁行磨上，蚁左行，磨右旋，蚁迟磨疾，不得不西。天有轮，七重透彻。日行四天之上，一年一周天，东行则春，南行则夏，西行则秋，北行则冬。月行七天之下，一月一周天，春行东，夏行南，秋行西，冬行北，而有朔、望、晦、弦、日蚀、月食种种不同之乾象。五星所至，金主兵，木主贤，水主涝，火主灾，土主旱。牛、女会于七夕，慧星入昴，天子大破毛头之国。始皇私行，帝星居柳星之下；或入于厨。光武与子陵共榻，客星犯帝甚急。其动而不静，又不可谓之系。

曰：譬人一身，眼、耳、鼻、口定而不移，两手两足动而不定，动以应内，静以应外，一动一静，心为之宰。山川城郭，江河湖海，亘古及今，定而不移。巡狩

述职，客旅舟车，移而不定。人间一物，天上一司。

真主谕云："我把一切灯笼装修在七重天上。"又云："每一层天，有一个行星。"又云："列宿丽天，如蚁行板。"大哉，真主！造化一切天仙以掌日月星辰、风雷云雨、雷雪雹电、山川河岳、草木昆虫，分阴阳，定寒暑，移节度，运四时，掌祸福，示灾祥。远而能彻，高而能明，清而不混，悬而不坠。若文字之在典籍，有一字必有一字之用。智者仰观俯察，一呼一吸，天地相通。真主谕云："我是立练万物之主，我刻刻周旋万物。"此所以能观能听，能言能知，而不凭眼、耳、舌、心与物循环。若筋之同骨，舌之连心，一息间隔，则身命两离。此真主之所以全能也。

问：真主造化无穷恩典，虽纸尽世楮，笔尽世兔，难可穷纪。说到一个"死"字，殊觉无味。

曰：此正是造化色妙之世、乾坤万物、天仙神鬼、性命之始意，分别圣、智、贤、愚、邪、正、善、恶、男、女、人、畜之关头。譬之沙里求金，石中取玉，人力之经营，食用之繁费，工匠之技巧，时日之羁延，本为成此至宝。又如探海寻珠，得者便登彼岸，客商一定回家，借物终归原主。不然，则天国虚设，地禁空有，亦何以别顺违，分善恶，定贤愚，明升降？故经云："这是亘雅上临了的一个栈道，后世的头一个栈道。"

又云："你去时众人喜你，要哭，你归来时众人哭你，要喜。"诗曰："一从知觉别原初，色妙乾坤已历多。泥水未沾浑是净，尘埃方着尽皆魔。休将色欲频频恋，莫把精神事事磨。纵与箕铿同寿考，黄粱梦破识南柯。"又曰："拍掌呵呵戏一场，吉人逍乐坏人忙。应知畜类无天国，定识优娼入禁房。看见儿童乘竹马，又携扶老过东墙。英雄不肯回头看，泪滴征鞍枉断肠。"

问：前圣课礼，阿丹二拜，尔撒三拜，列圣四拜，何也？

曰：阿丹造于五土，父天母地，故礼二拜属主。尔撒有母无父，故礼三拜，二拜属主，一拜属母。列圣父母俱有，故四拜。盖天命原止二拜，其一感脱逆恩之黑暗，其二感得认实之光明。其后一拜或二拜者，以人之性命属主，身体属亲。非亲焉有已？〈非〉主焉有亲？一以感造化身体性命之洪恩，二以代父母赎生身之罪累。一而二、二而一，天人两尽，身命乃兼。

曰：列圣只此一次便脱大难永苦，而至圣兼此五课，何拜礼较列圣之多耶？

曰：予曾梦三人立于广廷之下，一人问穆罕默德圣人："何拜多过列圣？"内一人答曰："因圣人父母去世早，而父母之拜欠缺者多。真主笃爱圣人较往圣尤隆，笃爱圣人之教生较往圣之教生尤隆，故以五课定

为钦命，不惟得五圣之回赐，抑且脱亲身之罪苦。”予潸然泪，喟然叹曰：“予生六十余年矣，违命之罪拔发难纪，况予生平之拜尚难粘补，亦何能为予考予妣赎罪身后耶？”一人曰：“哀哀父母生劬劳，欲报双亲世已抛。倚闾盼见来恨晚，孤墟一旦属蓬蒿。猿啼夜静心如碎，虎吼春深魄欲销。曾记昔年临险路，忙将只手捉儿腰。”题罢别予，不知东方将白。为亲求祈，可不慎乎？

问：志传勿斯里国人，寿有至六、七、八十未见雨者，惟有一江莫知其源，浸田四十日，水退而耕。予谓雨露不降则旱，何天道之不同耶？

曰：真主以四形造化一切不同之世界，即造化一切不同之形体与不等人物类。即若鸟翔于风，入水则死；鱼潜于水，离水则亡；独活有风不动，无风自摇；石皮入水则干，离水则湿。故有偏于风者，则风为之保养；有偏于火者，则火为之保养；有偏于水者，则水为之保养；有偏于土者，则土为之保养。若夫禀四形而造化者，人也。予昔梦一人附予耳而告曰：“三日之风，足当一日之雨。”盖水者，风所余之精微。此处物禀风性，遇雨反伤，造化之权，孰能透其玄微耶？

问：近日学者多改前辙，众议纷歧，不能画一。岂

前人愚而后人智，前者缺而后者备乎？

曰：此愚而自用、贱而自专、好事者为之也。孔子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者，主之代位者也。有天子之位而无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而无天子之位，则不敢定礼。况吾教自唐至今千有余载，圣王轶出，贤才倍生，海内之大，城邑之多，人民之众，教理之盛，极东弥西，道同辙合。较之此土，譬犹蝼蚁居七重塔底，觅禄治生，奔忙一世，未尽塔底之限。乃欲以萤火之明，欲照大荒；螳螂之力，思当坚乘。学虽成而道昏，言虽明而理帐。故曰："愚人之任性易除，智人之任性艰革；邪教之异端易分，正教之异端难晰。"刻鹄类鹜，人尚笑之；画蛇添足，岂无识者？

问：身眠枕席，梦绕天涯；或与亲朋论道谈交；或逢骨肉悲欢离合。情节宛然，人境相似。幻耶？真耶？是耶？否耶？

曰：真主造化色妙两界，以色界成古今不同之形体，以妙界藏古今不同之灵觉。色界如集场，妙界如归路，此去来切近之关头，灵爽相逢之站道。反是，则古今之辽远不通，死生之灵爽永隔，遐迩之魂魄莫依，造化荒唐，明幽虚设矣。然真主造化色妙两界，总具子奴辈之心腔。心之界，一面向色世，一面向妙世。色世有

一形一物，妙世莫不有一性一理。故醒则有形之物现于目，寐则无形之理现于心。心之界清而远，故无不容纳；物之界浊而滞，故狭而且碍。譬之持镜自照，影现镜中；凿沼引泉，月明水里。影不可扳，月不可捉，似有而无，似无若有。未有无人、月，而镜、水自现其影者。

总以色世一切所有之物，以视、听、闻、尝可得，缘身体属主维持之动静。维持动静相合人之形体，离眼、耳、鼻、舌则不能也；妙世一切无形之理，以视、听、闻、尝不可得，缘灵命属主本然之动静。本然动静，相合人之灵觉，以眼、耳、鼻、舌则不能也。又如一部古册，括古今无尽之名目，载宇宙无穷之事理，人虽没而字存，事虽陈而迹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忠臣、良将战阵死亡之惨，抑冤负骗、枉屈不平之悲，侵凌夺虐、肆恶为非之歹，恢而无漏，细而无泄。若无此界，鲜不若寂灭空无，一妄而有，六道循环，人畜莫辨，亦何以别善恶、分贤愚、明赏罚、定升降、复生原体、兼满形神之苦乐耶？可知天地乃迷人之帐幔，至人不囿此间；形骸乃灵命之械纽，愚人被其奔逐。诚能于睡时淡世哄，向醒来悟无常，戳破生死关头，揭开眼前帐幔，荣也如何？辱也如何？贫也如何？贱也如何？得也如何？失也如何？生也如何？死也如何？拍掌呵呵，复归真境，此之谓大丈夫。诗曰：

"丑净旦生戏一场，争名夺利为谁忙。红尘未必长留客，白日何曾悯少亡。看破世情浑是梦，得来真路自主张。莫随蜂蝶花间闹，最怕东风一夜狂。"

问：井水何以无鱼？

曰：知田鼠之化鴽，可以知井水之无鱼矣。

曰：可得闻欤？

曰：尧有九年之水，则螽斯之子化而为鱼；汤有七年之旱，则鱼之子化而为蝗。故凡水旱莫不同然，以故山溪沟涧无水不鱼者，蝗之所致也。若井中之水，则注而不流，或居城郭，或掘村庄，蝗不能至，鱼从何而有哉？

问："天堂独赐男子，又云"世之妇人多而男子少"，又云"男子千人惟一人得登天境"。而真主谕云："我将无堂装满，地狱亦要装满。"愚想天堂至阔，登天者又复寥寥，岂此一微尘世界所有之人，集千得一，集万得十，遂能充满无量乐国耶？

曰：譬之朝廷取士，文武并任，非一城一邑；科第宾兴，鹭序鸳行，非一场一闱。大哉，真主！世界之繁，莫测其数；元会之周，莫测其运。人生斯世，若太仓之粒米、海水之涓滴、灼目之电光、悬崖之朽木。何啻鱼游沧海，燕度长空，觅禄治生，奔忙一世，乌能馨

其广大，透其玄微耶？陋矣！

问：死生多寡，世传日有定数，其说何如？

曰：死生若有定数，试问尔，阿丹之时，一日生几多？死几多？黄巢作乱，献忠族蜀，一日死几许？生几许？盖世有盛衰，国有否泰，若以人智之参谋定物主之机密，是蝼蚁欲问天高、蚊蜉不测地厚。

客不能答。

问：命世亦有阴阳否？

曰：按天经谕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美端庄里，然后归于低中之至低。"至美属主，至低属人。属主谓之前定，属人则有自由。前定无分男女，自由则有阴阳。譬之水灌林园，而色性香味各呈其质，是岂水之性哉？在物有以化之也。夫亦有阴中之阳，虽女人愈于男于；阳中之阴，虽男子不异妇人。

或曰：天仙何以无男女？

曰：天仙若有男女，则有嗜好，有嗜好则有违犯，阴阳不调，乾坤错乱矣。大哉，真主！天堂之设，独待穆民；天仙之设，独为穆民；仙女之设，独赐穆民。人惟顺主，虽女人亦无不可以进天堂。夫何堂堂男于效鼷鼠之态，无异于妇人女子？噫，危矣！

问：日月从西叩头，有是说乎？

曰：此天道循环，阴阳之定位尔。盖日月一物尔。必有司职之天仙旋转于十二月间，盈虚消长，刻不容移。试问尔，诸侯朝于天子，天子巡于诸侯，还是城动？人动？悟此，可以知灵蠢之分隔矣。

问：圣命之泥丸，主命天仙入于阿丹顶穴。施师即阿丹之子，至圣穆罕默德五十世之鼻祖也。世传阿丹、好娲因自趣，施师得于海面，其说可得闻欤？

曰：此荒唐不稽之谈，非可传之后人者也。昔阿丹生五百胎，而施师独异诸子。传至圣人，而泥丸之光不复见矣，此竖指说色略睦之根。况洪水而后，文献无征。若谓施师从海而得，昔人祖初降，天仙时刻侍奉，所谓何欤？若夫尔酒无父，后稷履拇，老聃指李为姓，千古圣贤未有不从母腹而生者。此可以证其误矣。

问：大贤尔哩，世传真主御前狮子，其说可凭欤？

曰：此不过借狮子以状其骁勇尔，非谓尔哩即系狮子。后人不揣，又添出圣人登霄，将戒指纳于狮子口中，后从尔哩而得。如此妄论，是正教之邪说，与释门六道无异矣。不惟病后发狂，抑且于理不彻。岂不闻性

有四品：上品谓之理性，中品谓之灵性，下品谓之觉性，下下品谓之生性。草木得生性而无觉性；禽兽具生、觉二性，而无灵性；天仙、神鬼具生、觉二性，并兼灵性；惟人则具生、觉、灵性，更兼理性。性灵不同，其误一也。经云：真主从无色象之光明头一点造化圣命，次及列圣，次及大贤，次及贤者，次及穆民，次及常人，次及愚人，次及迷人，次及谗人，次及天仙神鬼、水陆飞行、草木金石之本然。命复不同，其误二也。况真主无色象，无方位，无处所，至清至净。若谓狮子是狮子，尔哩是尔哩，何以一居天上，一居人间？隔靴搔痒，表里不符。其误三也。孟氏谓"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一畜一贤，性命悬隔，不啻天壤，其误四也。信如此说，昔武王梦飞熊而得子牙，孔子夸老聃为人中之龙，斯二人者果熊与龙乎？误矣！

问：虹霓挂空，日东霓西，日西霓东，世议纷纷，未存定论，愿闻其详。

曰：此地天交泰阴阳之霾气尔。〔问〕：何以试之？

曰：君取矾皂之水，当日升雾于空中，其光自显。譬之病眼看灯，霞光射目；旱天睹日，紫晕重重。太阳普照，无象不征。

〔问〕：天地何以交泰？

曰：子不闻列宿分野，司乎列上；五星垂象，应乎

五形？人间一物，天上一司，子呼母应，捷于影响。非谓上下辽远，遂无所交也。

问：清真严禁妄杀，独鱼不宰而食，无分回汉，何也？

曰：缘鱼之命属水，而血属土，所饮者风。若草木之命亦同草木，一日无水，则一日必死。鱼一刻无水，则一刻必亡，与飞禽走兽之类大相迥别。况刀痕已露，勿容再割。若必宰而后食，则市之瓜果蔬菜为他教所取者，亦必禁而勿食乎？陈仲子所以见诮于千古也。

问：鸡鸣以时，耳有所闻乎？

曰：知草木之荣枯，可以知鸡鸣之应时矣。

曰：草木无知，荣枯以节，造物如何发付？

曰：因物有寒、热、温、凉之四性，故岁有春、夏、秋、冬之四时。凉喜温，荣于春；寒喜热，荣于夏；温喜凉，荣于秋；热喜寒，荣于冬。性为体，时为用，气使之然也。

曰：松柏何以不凋？

曰：因土旺四季，松柏之性平，故四时如春。譬人性平，则逢大难而不惊，遇贫贱而能守，处富贵而不骄。

曰：人同一类，何遇不同？

曰：缘真主有时光之前定，人生有自取之因由。前定如海，自由如船，虽圣贤不能逾其定限，而况区区草木生觉之物所得逃其数运哉！

问：阿丹、好娲自天堂被贬，各不相顾，黑暗三百余年，所食何物？

曰：草木之实尔。

曰：万物非日不能成熟，非月不能成色，日月不明，四时不分，草木何以结实？

曰：日月非无，此时混沌未辟，氤氲之气所蔽尔。及尔悔罪日新，穷途日近，夫妇相逢，东方始曙，天地开朗，日月复明。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人事何有哉？

天宫赋

卓彼苍旻，渺渺无痕。溯乾坤之未造，人物之未生，孰表孰里，孰西孰东？浩浩乎永幽澄寂，无色无声。大哉，真主！要展扬自己，运无极而开众妙，使亿兆灵明寄纯清之天表；要展扬巨能，成太极而万象毕陈，一形一命，一命一性，一性一理，形殊技异，食别音分，以不同之形躯，处不同之世界，滋孕保养，生生不息。若种树之果，树从果出；结果之树，果生树中。

安排巧置，夭寿穷通，不出物主之预定。迄于今，灵明驻体，色妙兼呈，如铅在汞，如土藏金，月明水里，影现镜中。我以主有，主以我呈，如香在麝，如声在钟。仆小子注茧〔蕞〕尔微躯，叨生此界，赖真主之余光，食息起居，周旋动静，觅禄治生，以保幻体。不啻太仓粒米，虚空一尘，飘蓬野马，蜉蝣此生，萤明螳技，智拙计穷。思命原体，如月在手，若香满衣。探之无体，视之无形，捕之无影，听之无声，不离不即，不即不离，左右前后，渺无所着，寻吹踪迹，杳不可能。噫！我知之矣。

自离尊大，路远途穷。三万六千，以伪杂真。忘去来之归路，逐尘世之迷律。邪群崇党，扰性迷心。淫歌美色，乱耳蔽明。若乾坤封瓮，月暗灯昏，菱花止水，不能露美人之真容。虽主与我、我与主若鱼之同水，鸟之同风，筋连命，舌连心。当饥寒困苦，颠沛流离，默诲指点，生我育我，慈我福我，受无尽之恩典。有目若瞽，有耳若聋，口虽言而若哑，心虽明而似昏。

追忆少年，默数前非，辗转簟席，夜不能卧，披衣而起，挑灯独坐，抚衷默悔，亦不知月转星移，更漏频催。屈指岁月，隙驹易逝，倏忽间七旬古稀。展镜自照，容枯须白，对影惨然。嗟乎，非主焉有我，我有作何为？昨日之日若死，今日之日犹生，愧已往之求恕，期来者之可追。乃洗凡壳，脱秽离尘，奋冲霄之翎翼，

破云雾而高升，以与我钦差圣祖引仙骢，登悬石，追骥尾，执鞭坠镫，凌九霄而直上。旌旗灼灼，斗柄煌煌，群仙秉烛，光彻九重，俯视寰区，上下天光，乾坤一色。于是更风辇，登天轮，层层叠上，遥见诸天，飞仙云集。乃与列圣入天门，步武金阶，登琼楼，游玉苑。仰察俯观，迥异尘境。宫垣之内，珍珠为亭，黄金为阁，珍宝为垣，珊瑚为树，乳汁为河，香梁玉柱，金瓦瑶阶。前列银塔千座，相对尘世天房。奇花灼日，异禽鸣绕，忽聆仙鸡，总翅相绷，激出周身美音，异香馥馥，馨满天宫。

者白勒依勒天仙登银塔之上，念榜格纳妈资，声彻上方，一切天仙济济云集。弥咯依勒天仙登黄玛瑙宝石悯拜而之上，念虎吐白。倚思喇飞勒天仙率众朝礼。愚亦随班叩毕，惊问圣人："斯何天也？斯何宫也？斯何日也？斯何日而登斯天朝斯宫也？"圣人曰："汝亦知洪水之时，主命天仙将天房取起，夫非此宫乎？太阳东行，天轮旁转，绕地周匝，日迟轮疾，牵之以西，分阴阳，定寒暑，移节度，光彻上下，夫非此天乎？奉主命，寰宇之内，天仙人神，遐迩高下，日出日没，归故土，庆元晨，远近相逢，夫非此日乎？吾与汝相悬四十五代，隔一千一百余年，而予能守教典，传正学，译指南，继往开来，年湮世远，地隔字殊，一章一句，一字一义，凭吹的踪迹，默诲指点，印诸心而传诸口，发于笔

而挥于纸。若琴瑟钟鼓，不能自鸣必有使之鸣；笙箫管笛，不能自韵必有使之韵。尔知之乎？泰山之高，以其宽而容，故众木生之；沧海之大，以其卑而下，故众水归之；圣人之学，以其谦而和，故众理聚之。业以勤而进，功以懈而疏；德以隐而大，礼以谦而尊；用以俭而足，财以让而公。成亲之善谓之孝，格君之非谓之忠；济人之急谓之慈，怀人之惠谓之仁；嫉人之善谓之恶；扬人之非谓之奸；外是内非谓之谗，貌慈心险谓之毒。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伤，其祸将长。荧荧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遏，将为江河。多言招祸，多傲招悔，多欲损精，多食损神。天道无亲，惟德为馨。戒之哉！”

小子注俯首默听，忽闻天仙传旨，仰视圣人，莫知所往。见一童子，左手捧砚，右手持笔，美人传笺，命予为词。援笔赋之，歌曰：“登彼天轮兮，斗柄横西。星月交辉兮，玉栏影移珠棁映水兮，庭卷虾须。银塔森森兮，野径萋迷。玉燕归来兮，绕属嘹呖。鸢鱼飞跃兮，曲水流卮。鹤舞鹿鸣兮，瑞草离离。风摆垂杨兮，袅袅如丝。日照茂林兮，鲜果盈枝。琼花绽蕊兮，香染裳衣。倚栏频眺兮，目旷心怡。上有亭阁兮，蝶舞鹦啼。香风馥馥兮，屏列仙姬。宝鸭相迎兮，秦首蛾眉。秋波赛日兮，月貌花姿。窈窕婉笑兮，樱口柳肢。绫锦透骨兮，肤如凝脂。莲步轻移兮，杂珮如珪。惊予何幸

兮，得步天梯。顾影思身兮，二亲何之？曷以报德兮？木本连枝。愿祈造物兮，列考同携。念彼永狱兮，长夜无期。以慈穆民兮，同登天衢。烽烟永熄兮，岁稔双岐。老安少怀兮，茕独有依。友信朋亲兮，嘤嘤鸟啼。君明臣良兮，率土岁熙。”

题罢觉倦，隐几而卧。杖者敲门，惊而醒。启户视之，不知东方将白。凝神合目，回忆所历天境，幻耶？真耶？是耶？非耶？口拈数韵，以志不忘，诗曰：

附翼登临入上方，水晶帘内日同光。
归来不觉身如梦，犹带嫦娥匣里香。

原道跋

昔者，努海圣人忧人心之溺而主降洪水，大禹忧洪水之泛而疏九河。益忧兽，稷忧稼，契忧伦，周公忧礼。孔子忧春秋而修六经，孟子忧战国而讲仁义，司马迁忧国政而著《史记》，韩愈忧左道而进《佛骨表》。千古上下，贤人迭出，各司其事。治乱异时，兴亡异数，经济异术。孔子曰：“东方有圣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此理同也。”或问数者之忧孰急？曰：“洪水泛，忧在一时，而利于万世；人心溺，忧在万世，而急于一时。二者之功，同而异，异而同。”韩文公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若予祖倚布喇希默

圣人忧人心之久溃，复建天房，凡二千七百余年。至于穆罕默德圣人，当异端蜂起之会，西方列土正道几息，苦身焦思，拔邪反正。后五百年至于补花喇国王所非尔，忧邻国之乱，不忍如兵，率亲属部众入贡中原而正教渐兴。又二百年，至于咸阳王赡思丁公，忧齐元之乱，赈饥济民，佐世祖八年，而西秦大治。又五年而吴越熙嚣，再六年而蜀滇感化。民有溺者，犹己之溺；民有饥者，犹己之饥。制田里(理)教，树畜起庠，序明人伦，建清寺，立养院，造桥梁，明守戍。居江湖之内，则忧其君；处庙廊之上，则忧其民。流风惠政，至今称之。由赡思丁公至于今四百余岁，嗟正教之衰微，憾珷玞之冒玉。异端左道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叛正从邪，未有众于此时者也，扶危拯溺未有急于此时者也。外道之异端易分，正教之异端难晰；愚人之任性易除，智人之任性难革。愚也不辰，叨生其时。幼而孤，长而贫，壮而乱。少不能肆其业，长不能养其亲；进不能辅其国，退不能理其家；外不能利乎人，内不能济乎己。淘淘墨砚，行与心违；泛迹烟云，操瓢京邸。插管毫之短戟，驾芒履之轻舟，渔樵于黔、蜀、滇、楚、吴、越、晋、秦、齐、鲁、粤、闽之会。才非班、马，效杞人之忧天；容劣西子，仿东施之献颦。穷经问难，构思揣摸。赋《樗樵》，著《经权》，译《指南》，上《褒表》，葺陵寝，席不暖，足不停，寝不寐，食不饱，履穿裘脱，

忙忙然如丧家之犬，为时人笑。前后数十余载，亦不知岁月几何。展镜自照，须发皓然，噫，老矣。两袖清风，愧见故人。叹蜉蝣与世灰冷。青灯独卧，辗转衾席，夜不能寐，披衣而起，优游亭下。皎月当空，人影在地，顾影思身，顾身思亲，悠然泪下。嗟乎！非亲焉有我，非我孰显亲？亦何所假以买乘驹，跋峻岭，度长途，归故井，谒庐墓，抚儿孙，终余年，叙天伦之乐耶？噫，妄矣！或有启予户，携山茗揖予，前顾予而慰曰："木枯则荣，月亏则盈。兰生幽谷，其香弥馨。子虽贫，文章经世之业。先尔而生者，非子不能明；后尔而生者，非子不能成。年寿荣乐，孰与于斯主之恩，于尔至矣。子之功又何亚于昔人？"予曰："噫，子孝臣忠，各修其职，若谓予功，则吾岂敢！"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季夏望晨书于蜀会川之跨榜。指南老人马注识。

清真指南卷之十

左道通晓

按经律：回辉饮酒者，杖八十皮鞭。禁戒后复饮，倍杖。若用药入酒中，以妖术狐迷淫乱者，绑至市场，乱石打死。圣谕云："凡人饮一口酒，真主四十日不准功课。饮酒之人，后世在主御前黑脸，舌拖胸前，脓血淋漓，不受主之慈悯。"又谕云："凡人饮一口酒，地狱中必饮脓血火汁之秽。"又谕云："你们莫坐在有酒席面上吃饮。真主从此等饮食，就似从饮酒上禁止我一般。凡人在席面上饮水如饮酒，洁净之水转为不义。"

或曰：清真禁酒何若是之严？曰：设有四物于此，一宝剑、一美人、一奇货、一美酒。君将何取？少者曰："吾取色。"老者曰："吾取货。"壮者曰："取色为淫，取货为盗，吾不若取剑饮酒。"及饮面醉，于是持剑杀人，夺其货而淫其色。酒之为戒不亦慎乎？事起于微，祸藏于隐。商鞅刑弃灰于道，小可警大；汉高滴泪斩丁公，亲能戒疏。昔者仪狄作酒，饮而甘，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禹王恶之。柳下惠坐怀不

乱，不若鲁男子闭门不纳。与其寡饮勿乱，曷若禁而勿饮？昔我大圣人在世，出了十二个妖人，他念的是吾教经书，说的是我国言语，到处便宰羊与人吃，入麻药在内。中其术者，则目见天堂，而阖家之男妇老少从之，秽乱闺门，似同禽兽，不沐浴，不把斋，不礼拜，不认圣，不拜主，不禁烟酒。主命天仙谕圣人曰："这是坏你教门的，你可将他拿住杀了。"随捕得九人，斩于市朝。后大贤偶默尔代位，复捕得二人，枭首示众。逃脱一人，至今千有余载，遗种尚存。则今日之冒清真，充革兰袋者，乃其遗类也。奉主命所不待教而诛者，杀之不可，况且从之，驱之不可，尚且留之，金帛以赠之，酒食以奉之，妻妾以从之，侣〔似〕胶如漆，依依眷慕，吾不知出于何心？而甘为伤风败俗、禽兽不如之人，悬羊卖狗，掩耳盗铃，虽同人类，实如鸠酒。此等之人，不责于愚而责于智，不责于坏教而责于持教之人。

清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左道惑众者斩。从者杖一百，徒三千里。蛊毒魇魅，大赦不赦。昔汉之张角，晋之孙恩、卢循，汴州之黄巢，元末之白莲等教，率皆以烟为饵，以酒为媒，诱民间处子，恣虐采战。勋戚子弟从其妖术，势豪之家多被淫污。纠徒聚众，谋为不轨，暗地盟誓，呼应神速。一人一金，骤得千万。金钱有灵，任其弥缝。虽有正人，瞻前顾后，不敢轻首。及其事露，诛戮无遗。历朝以来，妖党倡乱，费

朝廷之兵威，竭府库之蓄积，扰地方之良民，削国家之元气。及其扑灭，所伤已多。有民社之责者，不绸缪于未雨之前，每以无事为安，诗酒作乐，一经发觉，非笞杖徒流可以本省了结，必经具题请旨，便成一桩钦案。一时舛错，受罚受参：或戮之市朝，或徙之边方，或没之奴隶。及其后悔，噬脐无及。向因忧尔旦之乱，妖人作祟，入我内境，假冒清真，潜歇寺院，华人难辨西语，几祸鱼池。感皇上洞悉回民，甄别泾渭，传谕内地回辉一概免究。仰天下各寺具结，勿得隐留外道，尽驱出边。有则即行出首，再违者斩。亲帅六师，直捣巢穴。以万乘之主，冒扑面之风霜，履至惊之危险，风行电扫，鼠辈潜消。此难瞒天下之耳目共闻共见者。

奈源去而流不清，枝剪而根未拔。外国之外道易分，内地之异端难晰。数年以来，萌蘖复生，毒流天下，乱我纪纲，伤我彝伦，败我风化，紊我教条，乱我清真。秦驱则逃之蜀，蜀驱则逃之黔，逃之滇。滇土辽远，汉、蛮杂处，妖人往来，易于潜匿，庸夫愚妇，被其迷惑，钦若神明。如永昌之潞江，大理之滨局，楚雄之洛左美，广通之菖蒲山，罗丹之龙竹科、江边，定远之松屏术，大姚之苴却，姚州之芭蕉冲，武定之西材、古柏、阿河，富民之池旧、塘子冲、魁星旧，嵩明之梨花村，寻甸之热水塘，宜良之回辉村，曲靖之保家乡、石羊、双河，六凉之宗喜、山前以及省会临沅之地，在

在皆被妖人惑乱，秽声塞耳，不堪听闻。思欲告陈当路，通行两遍，为朝廷除妖党，正教立纲常，人其人而兽其兽。熏之则虞焚木，灌之则恐涂陋。一经严缉，未免玉石俱焚。城门之火未熄，鱼沼之水先枯；掌中之刺未拔，切己之肤先疼。不教而诛，友躬不忍。村传户谕，不啻再三。奈舌不可为剑，笔不可为刑，良言美喻，槁木春风。同流污者，鸡犬并宿；执教条者，猫鼠同眠。虽教化丛兴，地不乏人，犹清流杂以潢水，嘉禾搀乎丰稗。乘此不除，不数年间，不致扰乱正学，遗害正人，尽天下为禽兽之世，征伐诛戮不止。今幸沙金一案，蒙武定府杨太爷详明两院两司，密访严拿，张示全省府属回民清寺以及僧道寺观、客店、关津，并移会邻境，互相稽查，相应通报。凡我同侪，嗜烟酗酒、勾引左道之人，有则即行出首。如或仍前隐容，或经查出，或被旁人出首，自累身家，勿怪愚言之不早也。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武定府上古柏马尽忠持副掌教保昂报状二纸，一张投圣后马赛义特，一张托圣后转投武定府杨太爷，因杨太爷在省总理厂务。又西村苏全忠书一封投圣后，书云："自别之后，几易春秋。曩者，驾过武阳，留除异谆晓，实贴寺壁，晚随抄录，纳之筒中，不啻金科玉律。奈武定山蛮之所，汉彝杂处，贤少愚多，既不通儒，又不遵经；异端左道，混杂于间。灭人伦之大典，坏朝廷之国法，将清真正道渐

入邪途。今马忠所持报状，情真事实，原无虚谬。乞圣后施一臂之力，除妖扶正，拯拔愚迷出禽类而证人品。过此无及矣。全忠顿首。”及阅报单，词曰：“报状人保罟，系武定府上古柏掌教。报为异端惑世欺民事。异端不除，民遭污玷。罟系应八月分小甲，有迤西来武定一人，姓沙名金，头戴道冠，身披百衲，腰系丝绦，足穿云履，先到西村，后来古柏。投教者，具鸡二只、酒二壶、果品米面之类。外道来往，络绎不绝，男女混杂。昼则弹丝品竹，鱼鼓简板，畅饮林泉；夜则明灯传道，度气比脐。无论老妪少妇、闺女村姑，留宿寺中。夜间学道，淫秽之声，遍满道路。不从其教者，问其姓名生庚，用番字书于纸上，作法咒咀，其人即颠倒昏迷，甚至恶疮怪症，殒命亡身。七月初四日，沙金将纸六张，用回汉两家字书保罟、马氏、李仁美、马孝恭、马应奇、黑井婆六人姓名八字，异端妖术，埋于古坟之内，被杨斯文、马祥二人看见，俟沙金去远，向坟内取出，回村中示保罟等，遂报知。

七月内，保正武刚伙头马照科、高呈秀、小甲孔树文、马似龙、孔点等报经本州袁太爷，被西村掌教伍国臣、马一贞、保岱、马仲章、马仲升等阻拦，不容到官。后又密嘱州差杨班头假传太爷吩咐，着令地方头人取和，将纸诈出火焚，送原差银壹两。小的恐查出连累地方，为此，具实上报圣后电阅，再报状一纸，求圣后

转报武定府杨太爷。”

至二十八日午，圣后具手本二扣，连来书报单一并亲报杨太爷。禀云：“清真圣裔，开滇功臣，先咸阳忠惠王孙马注，为严缉左道，遴立住持，以正风化，以绝祸胎事。武定、西村、古柏、阿河，回民所居。数年以来，因无住持，异端左道，往来其间，混入清真，传授内理。以男女混杂为接绪，比脐度气为工夫，淫乱酗酒，从者相继。亲识不敢举，旁人不便首，互相传染，其来久矣。屡经禁约，槁木春风。本月二十五日，据本地回民马尽忠持古柏副掌教保冒报单一纸并西村回民苏全忠书一封，赴王嗣投递，备言妖人沙金窝藏马腾蛟家内，酗酒作法，左道惑愚，异端之害相沿数村。事关国律，大伤风化。总缘无专责成之掌教，职非上委，废立之权操于宵小，言不服众，学难化愚，木偶而冠。任其胡为，不惟有玷清真，抑且为患匪浅。合应将报词来书一并呈阅，乞恩逐各拘讯，按律究拟。住等同会城掌教公议，佥选一二才德兼全、学品俱佳者引见阁前，俯赏遵照，责令严束数村，月取回民甘结。倘有不遵教识、仍蹈前辙者，许掌教报经本处衙门按律重处，风化可端，祸胎可息，以仰副今日圣天子崇正学以除异端之谆谕。武阳幸甚！邻境幸甚！

须至报者。右附拟备审批词一并呈阅。查得马孝恭亦楚城清真世家，名师之子侄。自陕西寻学回滇，不守

本教祖训，学得一程妖法，同大理沙金、滨川外国、楚雄洛左美之樊比略、广通蒿蒲山之金五、罗川龙竹科之金光旭、江边之王革兰袋、定远松屏街之杨茂勋、寻甸热水塘之铁兴宇、省城之铁万一等，将两迤回汉男妇被其妖术，从者不可胜纪。亲识不敢举，旁人不便首，掌教头人混俗和光，养痈护毒，异端之害流毒两迤。守教之人恨不能饮其血而食其肉，粉其骨而寝其皮，隐忍痛恨非一日矣。因马孝恭妻系武定西村已故掌教之女，伍国臣之妹，依于岳母家中，以妖术左道，将西村、古柏、阿河及富民县塘子冲、池旧魁星自等处回汉男妇被其蛊惑，入骨连心，牢不可拔，诛之不可胜诛矣！伍国臣既作妻兄，况又当西村副掌教，即宜将马孝恭苦口相劝，劝之不改，逐令回家。留此异端种子引贼入窝，以致沙金一子外道出入往来，你亲我爱，歌戏饮酒，如蝇竞秽，如蜂酿蜜，遂令妖人接踵，赌法通奸，蛊毒魇魅，无所不为。是西村一带坏教从邪，又自伍国臣为窝家始。及马孝公（恭）妻伍氏投拜沙金为师，兄岂不知？夫岂不知？及其败露，天理昭彰，出尔反尔，同伙中自相矛戟，埋名钉字，行出种种妖法，马孝恭自取，伍国臣亦自取之也。其从妖被咒诸人何须再问？事虽一府，党类散布两迤，如铅入五金，水投漏瓮，黄糵坏蜜，丰稗乱禾，妖人之为患非浅。左道不除，终为后患。非详请两院两司赏示张挂，移会两迤所属地方，明书其

罪，发示张挂，仰各处各寺具结，互相稽查，庶妖人无法可施，无路可逃，全滇幸甚！邻省幸甚！注叨清真圣裔，职在澄清，奈权微力弱，指大于臂，鼠大于猫。末议未按政体，仰冀鸿裁，永清外道。”

阅毕，随令圣后同至云南提刑按察使司李大老爷衙内，将报词书拟一一回明。是晚即发文，为密提事，仰和曲州将保罡并苏全忠所首一干人犯严拿，星夜解赴省城，赴本府查讯，毋得疏虞，致干未便。至九月初九日解到省城，初十日提审，将沙金重责十大板，不肯招认。命苏全忠款证对审，挟两挟棍，敲七十狼头，死而复苏，一一全招。所行妖事及所淫妇女，难可详题。取大枷一面，枷示省城忠爱坊，晓谕示众。奉按察司枷号两月，按律发落。窝主马腾蛟责三十板，发回和曲州，枷号两月，放革役。伍国臣既当掌教，讳妖不报，反行阻拦，责十六板，革去掌教，追遵照缴府，仰和曲州发落。杨茂勋脱逃。马一贞等各责二十。余发回落业。随通详两院、两司，将所报一干妖人存案以候密访，事发重处。

圣裔虑武定之患虽除，而妖人遍于两迤，彼驱逃此，此驱逃彼，滇土辽远，易于潜匿，除之不力，终为后患，非长策也。同会城府属掌教绅士、耆老客商具公呈同至按察司辕门叩谢，请示颁行两迤并移会邻境，严查关津客店、僧道寺观。呈为“左道既除，舆情允翕，

叩谢宪天，赏示张挂，通行两迤，除异端以靖地方，严教典以正风化事。回民自入东土，勒籍版图，士农工贾，道同辙合，修齐治平，与儒表里。首严邪教异端、男女之别以及酗酒赌博。盖谓酒乃是恶之媒，淫为万恶之首。左道沙金，非回非道，异服异言，教仿白莲，技攻妖术，与其同类，葛蔓瓜延，潜藏两迤。以药酒药烟为邪术之钓饵，诱良家子弟、闺阃妇女。中其毒者，行同禽兽，秽乱闺门。若羝羊触藩，松胶捕雀，乘其昏迷，淫奸任凭。积恶非止一年，流毒非止一处。总缘无专责成之掌教，职非上委，贪缘附势，舐痔折枝。废立之权，操于宵小，或父子相承，或兄弟替代，无学居位，无德居尊，赖教谋食，惧祸保身，以致指大于臂，鼠太于猫。若木偶而冠，酗酒赌博，听其胡为，妖人来往，视若未见。亲识不敢举，傍人不便首。守教之人恨不能饮其血而食其肉，殄其类而燔其庐，投鼠忌器，势出两难，非一日矣。今幸沙金恶贯盈满，被人首出，严刑之下，事实情真。蒙武定府杨太爷通详在案，复蒙宪批枷号示众，以一警百，迅风疾雷，妖魂落胆，回民感恩，口碑载道。

诚恐滇土辽远，山川间隔，回民星处，耳之所闻未能痛改前非。譬若久病之人非剂药可以全愈。若非赏示张挂通行两迤，仰各处各寺具结，严正教典，互相稽查，有掌教之虚名而无执法之实据，是王良无策，不能

御一车；扁鹊无药，不能治一病。乞恩赏示通行，仰地方官长月取所属回民掌教甘结，复令掌教递取回民甘结。倘有邪术异端以及造药酒、药烟勾引左道之人，或系生员，或系营兵，或系巨宦富商，或系世家子弟，或系光棍魍魉，劝之不改，许掌教头人报经本处该管衙门按律究拟。如掌教头人畏势惧情，隐容不报，或从中拦阻，即将掌教头人以及窝主并勾引邪术之人一体连坐。更祈严禁僧道寺观、客店关津，庶妖人无法可施，无地可潜，悔过自新，改邪归正。不数年间，风化自淳，祸胎永息。回民五时朝礼，默祝太平，皆赖大老爷之洪恩永垂不朽者。”

奉批准行府属各衙门张示回民各寺取结，及僧道寺观、客店关津互相稽查，毋得隐留。有则即行出首以免株连。

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奉云南府昆明县正堂梁为严禁邪术、以维风化事。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七日，奉本府正堂加一级董信牌。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蒙按察使司宪牌前事：“照得左道异术惑世愚民，罪在不赦。煌煌功令，炳于日星，乃有愍不畏法之徒居奇好异，弃正从邪。独不思圣贤立教原有正学，舍正学而外皆为异端。近见左道惑众之徒假道非道，似回非回，魇魅咒咀，流祸地方。即今武定府所详沙金者，以道人之装束，借行医为题目，歇于和曲州属上古柏之清

真寺内，假礼拜讲经为名，合村哄动，视为活佛。遂有彼地回民马腾蛟延请家内，拜为掌教，从而学道。迨至日久，以致内外不分，男女混杂，以烟为媒，以酒为饵，比脐度气，秽乱一方。间有不从者即逞其邪术，书符咒咀，将人生庚姓名埋置土内，惑众害人。种种不法被地保出首。武定府审拟枷责详司。本司当即批饬，枷号两个月，重责四十板，驱逐出境，窝留附和人等一并重究外，合行通饬严禁等因行府。仰县奉此，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县属乡保军民人等及寺观庙宇住持知悉：如有前项左道邪术惑众之徒，即便严加查拿禀报，以凭详请重究。倘敢容留徇隐，不实力严查，一经查出或被首告，定将窝留勾引之人一体从重治罪，决不轻贷。慎毋泛视，自罹法网，特示。

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十五日颁行全属，所有约束教条胪例于右，咸使通闻。”

诫　律十条

端学习

经书乃培养善脉之根源，超凡入圣之舟楫，分别邪正之关头，须要精研穷究，审问慎思。说得一句，行得一件，步步从实处着足，内可以束身，外可以约人，方不致堕入邪途。

天经谕云："我不差圣则已，第差圣必就那方之语音。"我等生居东土，学难两兼。经不通儒，若苗而不秀；儒不通经，若秀而不实。苗不秀，其弊也矫；秀不实，其弊也狂。二者之患，皆由所学不精，故邪道得而诱之。今世谓之自暴，后世必遭永罚。经云："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学者，非谓学其字迹声音足以悦人之耳目，盖谓寻其至理，可以彻始要终。

夫人之知识有限，若凭自己聪明，便落差错。譬之病人不能自治。盖谓病人之知识皆病。又云："男女寻学，直至死日，方为定限。"可知人生难再，正教难逢。若年至四十而不能改恶迁善，学、德一无所称，他的归着准备是地狱。以此观之，女人尚宜寻学，何况男子？老者尚宜尊学，何况少年？盖谓天堂非独男子可登，女人有分；无常不独老者应死，半属少年。老而无学，总谓未曾出幼；男子无学，一总叫做妇人。故经云："地狱因妇人而造。"又云："地狱纯是妇人。"何不惧哉！

择教领

掌教司风化之源，即为一方之官长，与众不同，须要择品行学识及无过犯者，方称此职。教领不择，譬延庸医，不惟己病未除，更添新症，上连祖考，下及儿孙，一方之灾也。

圣谕云："两等人将我教道后辈斩绝：一乃有学无行之学者，或人效之，习为违背；一乃有行无学之清廉，或人效之，习为异端。"违背、异端，主上吩咐是地狱。今人一味势利成风，贪缘酿俗，无论有学无学，废立之权操于富豪。或父子相承，或兄弟替代，或畏势妄举，或因情误荐，或倾人夺位，或得陇望蜀。无为有，虚为盈，约为泰，少陵长，卑犯尊，幼欺老，小加大，淫破义。自用自专，生今反古，一遇问难，赤忑嗫嚅，无异辨音于聋、问路于瞽。有学之徒皓首窘抑。于是小人进而君子退，邪道盛而正道衰，甚至讳盗讳奸，卖教谋食，以保身家，种种弊蠹，莫可枚举。而一二当道明师所司何事？竭无尽之心力，苦身焦思，训练人材，期欲挽回正道，不以贤易不肖，举直错枉，将置后人于何地？即我皇上三途取士资格之外，犹恐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未尽善，诏书屡下，搜岩穴隐逸之士，以襄化理，赏罚子夺，因之大行。倘能慎黜陟明，教理何忧不振？

教礼让

七日主妈，是五行中一件天命。贤愚会聚，尊卑不等，大掌教须面西背东，退二班之中。凡能念经亲友挨次序班，列为一排，念经幼童左右顺序侧坐，令每人念经一段，使各家考妣沾念经之回赐。不惟惠而能公，谦

而有礼，除踞傲不忿之嫌，抑且使念经亲友众中盘错，精练习熟，不负幼年所学，内可持己，外可化人。

念经毕，大掌教归位领班，圣后与众学者同二掌教居二班之中，高年及远客居二班之右，在庠及清廉居二班之左，遵守同。中年者居三班，幼童居末班，三掌教居三班之中，督率前班，勿使混淆喧语。屠牲者虽系年高，不宜搀入二班。拜毕，三掌教中有学者讲劝诫一段，或天言，或圣语，或故典，勿顺人情，勿执己见，翻译指拨，开甚茅塞。日复一日，教化自行。老练者固勿虞矣，恐年幼学浅，难以出口，须于同类中推一有学之人据经讲解，如是七七操练，工夫自然纯熟。无学者自能谦抑求教，有学者不敢高傲自尊，教肃礼严，邪道何由而生？

拜毕出寺，无拘城市路途，或子弟遇父师，或卑幼遇尊长，退立道旁。守教典者，高说色略睦，一揖，俟父兄尊长行，然后行。无教典者，止一揖。他教乡党齿德俱尊者亦同。如子弟卑幼见父母师长及乡党中齿德俱尊乘马竟过者，鸣，掌教责罚。

助婚丧

婚丧相助，教有常规。其富足者勿容论矣。间有怨女旷夫，男大未婚，女长未嫁，饥寒困苦，度日如年，虽有严父慈母，难保其不放僻邪侈，况出入无依，

鳏寡孤独之家？此是人生一件大苦事。亲房长者当为周余谋画，勿使自困以伤天和。至于死丧窘迫，事急情迫，刻难容缓，古人解骖助麦，何况同宗同教？有掌教之责者，须于平昔推一有德之人，逢钦月将本教中天课米谷丁银杂项计户清楚，分作二分，一分当时济贫，一分存置一处。复立一周急善会，每月间或百文，或五六十文，或三四十文，或朔或望，勒一日期，收获登记，入柜封锁，付诚实者掌之。遇有婚丧不给，将此二项所全钱粮本会中代为料理。风俗所以日善，情义所以日敦。凡我穆民，慎勿忽诸。

清常住

前人买置常住，或因绝嗣无依，无可寄托，欲求永久功德；或因有余之财，心存善念，希施济之回赏；或见善事当行，减食减穿，辛苦所积，欲净己身之恶孽；或慕想天堂，欲避火狱，计家产之宽容，以一半存度终身，以一半存想后世。常住之积，其用有三：一为清廉住持作岁月之养廉，二为遵守学者作经堂之使费，三为远来孤客及在地穷人周贫乏艰难。此悠久无尽之功德，真主亦即其心念之远近而回赐之。所谓种瓜得瓜，非于后人者也。食非其人、用非其当犹恐狱火牵连。近见势豪有余之家竟尔侵占常住，递年租息不清，乃声言“掌教既食常俸，我等何用待客？”若越人视秦人之

疾，了不关心。独不思常住非尔我所置，施济人人有分，后世御闷场中，太阳炎热，得考赛尔池塘的仙饮。况且教既膺两世重任，荣多辱多，功多罪多，食禄司事，分所应受。儒书有云："无小人莫养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滇士（土）薄俗，待客一委住持，是官长与庶民同差，亦何以分上下贵贱、劳逸厚薄之殊乎？自后将常住均摊三分，令清廉无弊者主之，除掌教经堂应受外，遇有远客及在地孤苦，即此一分，量为周济，庶前人得真主之回赏，后人亦免侵霸隐昧之重罪。有识者，慎毋自欺。

待远客

滇、黔、蜀、粤山路崎岖，城郭辽远，非比中州鸡鸣接壤，地密人稠，舟车可通，旦夕能至。惟此四省，烟蛮瘴疟，奔波苦楚，饥欲食，渴欲饮，寒欲衣，劳欲息，病欲调理。若婴儿之奔母，路远心忙，一蹴难至。鄙谚有云："上山擒虎易，开口靠人难。"此是远客一件说不出的苦楚。有掌教之责者，须于本寺中预设一轮值水牌，将在地亲友逐名登记，有力者书于牌首，力次者书于牌末，力薄者勿用登记。此乃论方，非论老幼尊卑，推让误事。凡远客一至，母檀位传谕礓日乡老，有力者勿拘客人多寡，待本日之食一日。至次日轮及后人。力次者，二人分早晚，待本日之客一日。

夏秋炎热日长，添一人备午食。如客众多，一家待一人，亦可如是周而复始。则远客不致受困，在地人亦得受施济之回赏。客限以三日为足，恐后人复至，难以应酬。圣后名师不在常客之例。至于程送多寡，或出公帑，或派私橐，量力周济，勿得混淆忽略。

厚师礼

面不能自察，则为之镜；道不能自明，则为之师。师者，道之所从出，学之所由明也。学明则为君子，不明则为小人。小人之心属于血肉，血肉之心同于禽兽；君子之心纯于义理，义理之心等于圣贤。等圣贤，天堂之兆；同禽兽，地狱之征。师之为恩，不亦重乎？鄙谚有云："家有三斗粮，不做猢狲王。"又云："秀才落薄，下乡教学。"虽属高品，亦系苦事。岂不闻献谷盈仓，贾逵之舌耕足法；月明满盘，薛令之糊口堪嗟？梓匠轮舆，志尚求食，画饼为食，岂能饱乎？近见于弟送入经馆，便以为放豚入苙，野鸟归笼，寒毡冷席，卧月吟风，节无礼，月无俸，岁无租，饥饱寒温，了不相关。出尔反尔，情所必至。安望其学业有成，出禽类而证人品，履贤关而跻圣域？噫！妄矣。今后凡延师授徒，须仿儒馆之例，掌教同当事乡老会议束修，一应薪米、油盐、日用之费勿使欠缺，则师席无内顾之忧、分心之处，孰有不尽心竭力培其后人哉？

慎蒙童

子弟送入学堂，无拘清儒。若白练染缁，欲求复素，如移泰山。东土习儒为最，故好子弟多送读书。倘有教门之家，尚存三分回辉气象，如无教门子弟，纯变为汉教矣。非读书之过，因近之儒者多习杨、墨，杨、墨之道杂于清儒，若甘草、甘遂，共之必反，求其为真回真儒，十无一得。故经不通儒，不能明修齐治平之大道；儒不通经，不能究原始要终之至理。欲求两兼，必于本教中选清儒两明，万无一失。

洁饮食

饮食所以滋生，犹草木之赖于雨露。温池种藕，咸水养鱼，乌可得乎？经云："凡一口不明不洁之物入于胸腹，真主四十日不准其功课。"近见教亲之开食店者惟用外教烹调，以不洁之庖人，加无名之刀刃，无异悬羊市狗，掩耳盗铃。倘有清廉学者，食之既受其伤，卖者难逃重罪。趋利忘义，虽有功课，徒为辛苦。惊哉！

重丧礼

世有三重：疼热莫过父母，义和莫如兄弟，恩爱莫若夫妻。此五伦之大伦、三纲之大纲。至于父母，自怀胎以至生育，乳哺襁负，屎尿不厌，其泣其涕，生欲口

噙，遇有疾病，痛思身代。及其成立，经营活计，娶妻生子。亲之爱子，如此其劳。子年日长，亲年日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若夫兄弟，或一二岁，三四岁，相继而生，自竹马同游，以至龙钟鹤发，恩义浃洽，如手如足，痛痒相关。至若夫妻，良缘夙缔，佳偶天成，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如衣如服，寒暑相共。

倘能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夫妻长守，一家聚会，骨肉团圆，何等快乐？设有一损，五衷寸裂，涕泪交颁〔帧〕。北邙山里，冷雨凄风。九泉非舍，黄壤为家。生之报死者，此时，死之望生者，亦惟此时。亲戚吊望，朋友相帮，或布帛米面，或油蜡银钱，及其殡送发引，远近险易不等，或风霜雨雪，徒步艰辛，或年老尊长，或有学名师，马步不同，无论亲疏长幼、贵贱贤愚，自宜登门逐谢，始卸丧家之责、孝子仁人之心。风俗所以日淳，教化所以日盛，亲识所以日睦。近见居丧子弟不识亲疏之厚薄、步送之艰苦，骄慢成俗，礼答不知，惟在寺中，仅以一揖。况又不知上下左右、贵贱贤愚，踞傲无礼，慢友轻亲。如至寺礼拜者，固不足责，倘不至寺礼拜，或别寺亲友及远来者，则将置之膜外乎？情理不通，渐沦禽兽。

俟后凡遇父母兄弟骨肉丧亡，来吊者登记姓名，勿论有奠无奠，俟丧毕，用封简单帖，登门逐谢，见者一

揖，不见者投帖而返，庶免高人耻笑。至于生死忌辰，开经济贫，量家计之丰歉，尽孝子仁人之实念，不惟报本，亦可述后。倘死者所积家财欠缺功课，有遗嘱者，抽三分之一为彼济贫。所谓生前之孝有尽，死后之孝无穷。诚孝思载《指南》，勿容赘嘱。

噫，予何人也？敢议教条，获罪于今之教人、时人，受重任而为各方之首领哉！巢居知风，穴处知雨，耕须问农，织须问女。丰草不除，嘉禾难茂；弊端不革，善教难兴。阳奉阴违，面是背非，此是教门中一件大毒。设或护毒养痈，终成大患。今幸左道败露，蒙某宪颁示两迤，通行严缉，岂惟吾教之幸？设或纠党作祟，若汉之张角、元末之白莲等教，煽祸株连，玉石俱焚，虽欲安枕，不可得矣。为告同侪，各严职守，勿顺邪途，以保教门，则两世俱庆矣。

附《典礼》二则

维初太始，万物未形，惟一真宰〔无方无似〕。命弘开辟之功，始立亿兆之类。造人祖于天方，降圣贤于中极，创制宏规而教立焉。〔厥后人物充繁，渐达四外。〕去古近者，其教犹存；去古远者，其教遂失。故四方之教，多非古教也。惟我天方得众圣新传，道统不绝，迄穆罕默德出，道愈昭明矣。删经定制，总前圣之精微而为大成焉，大道于是乎明备。其为教也，以识主为宗旨，以敬事为功夫，以归根复命为究竟。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崇五典，人道尽矣。学业精粗，存乎其人；用行舍藏，遵乎其义。婚姻有礼，丧葬有制，一切动止皆有经常达变之法也。法备三乘，理原一本；人区九品，道宗一脉。道有教而无像，教有法而无身。是以圣人之道，包贯无极；圣人之教，正大至中；圣教之人，不二不惑。会八方如一室，合千古若一时，鳖鳖相传，洵不易之宏规，垂万世而贞盛也。

维皇真宰，独一无像，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体立于二气未肇之先，用著于万像既形之后。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内；无形似，无方所，无遐迩，无对待。纲维理数，掌握天人。主万化而不化，莫非其化；

妙万迹而无迹，孰非其迹。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作焉而不待，化焉而不穷，育焉而不遗，予焉而不竭。动静不常，其生生之本也。《淑真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无产无所产，无一与之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真指南
作者=
页数=439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再次重刻《清真指南》序＆保安吉
重刻《清真指南》叙＆马大恩
卷之一
八箴
指南序马承荫
指南叙保天佐
自叙
海内赠言
进经疏
援诏
请褒表
郁速馥传
卷之二
客问十六答
真慈
体认
本用
天命
前定
卷之三
穷理
格物
性命
四行
天仙
神鬼
卷之四
认主
五课即五时朝拜
课施
戒持即钦月斋
因教三十二章
世纪
本来
卷之五
格论人神应禁一切天条凡一百五十章
忠孝
宗戒十六条
卷之六

问答一百章
卷之七
八赞
独一
大能
普慈
调养
独慈
天国
地禁
判理
圣赞
卷之八
登霄说
魔鬼传
教条八款
禁解
讨白
条目凡一百一十款
授书说
跋
卷之九
遗珠序
补遗
认己
附答三十一章
天宫赋
原道跋
卷之十
左道通晓
诫律十条
端学习
择教领
敦礼让
助婚丧
清常住
待远客
厚师礼
慎蒙童
洁饮食
重丧礼
附典礼二则
附录页